

恭賀春釐

鐵獄飛龍（民間歷史俠情故事）

陳劍飛·著

本故事描寫江湖俠士反金扶宋的英勇事蹟，羣雄桀傲，個個慷慨悲歌，抛頭顱，洒熱血，爲國爲民，可歌可泣，祇以打開鐵牢飛蛟龍一節，其佈局救人，令你拍案叫絕……



編者話

春回大地，金牛獻瑞，乙丑來臨，萬象更生。本刊同人謹祝各位讀者新春大吉，萬事如意，爲祝，爲頌！

* * *

今期賀歲巨型小說是一篇民間歷史故事：﹂鐵獄飛龍﹁，由新秀作家陳劍飛執筆。內容講述一段江湖俠士反金扶宋的英勇事蹟，慷慨激昂，可歌可泣，他們爲了抗禦外侮入侵，不惜抛頭顱、洒熱血，一幕劫獄救駕，佈局新奇，從所未睹，保証令你拍案驚奇，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天地雙煞﹁﹂美人計﹁及﹂飛仙劍俠奇緣﹁三個中篇今期相告終結，精采非常，不容錯過。由下期起，四大新篇同期刊出，計有：四大名捕故事﹂易水寒﹁、長篇連載﹂珠緣佛劫龍鳳配﹁、司馬洛故事﹂金鏢客﹁和東方玉的俠情中篇﹂天壤一劍﹁，部部精采，保証滿意。還有每期固定性的巨型小說﹂邊塞風雲﹁，由馬行空担綱。故事敍述兩個不甘寂寞的江湖人物，遠走邊塞，誓要開創一番新天地，然而，能否得償所願？……下期告訴您！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50期
（總號133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間歷史俠情故事／陳劍飛‧文
可飛‧圖

鐵獄飛龍

一腔熱血救康王

溪水從山中流出來，那溪澗又闊又淺，水不過兩尺來深，清澈見底，水平靜得像是靜止了一樣，水底的鵝卵石，在陽光下閃着光。但溪水自然不是靜止不動的，當溪澗的附近處，一個人猝然飛了起來，又跌進入溪澗之後，就可以證明了這一點了。那人跌進了水中，濺起老高的水花，在水中打了一個滾，被一塊大石阻止，不再動彈了。

而自他身上流出來的血，混在清澈的水中，形成一股又一股鮮紅的血流，正在順着溪水流開去，越流得遠，顏色越淺，終於消失在溪水中，而在那人的身邊，一股股的血流，仍然是鮮紅色的。

草叢中又傳來了一陣悉索的聲响，一個人，手中握着單刀，從草叢中慢慢走了出來。

他身上的血，看來比跌進了溪水中的那人更多，他喘息着，自草叢中走了出來之後，彎着腰刀尖抵在一塊石上，順着刀尖，血往下淌着，很快地就在那塊石頭的凹凸不平之處，聚了一小灘鮮血。

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精壯漢子，他喘息了好一會，才勉力一挺身，站直了身子，接着便發出了一下極其難聽的呼叫聲來。

隨着他那下呼叫聲，一片雜木林子之中，傳來了蹄聲，一匹灰斑馬奔了過來，停在那人的身邊，那人拉着馬鞍，翻身上馬，伏在馬背上，用手中的單刀，拍着馬，馬兒向前，奔了出去。

馬兒奔過了一條狹窄的山徑，奔向一個高阜上，有許多方整的大石，還有十來株奇形怪狀的松樹，馬兒直奔了上去，一塊大石之後，忽然有人叫道：「是劉三哥來了！」

一時之間，幾乎每一塊大石之後，都有人頭探了出來，但是他們只是探出頭來看一下，便又立時縮回頭去，馬上的那人一側身，自馬背上滾了下來，砰地跌在地上，他忙又用刀去支住了地，站了起來，在他滿是血污的臉上，現出充滿了希望的神色來，他驚喜交集地道：「你們全在……那……太好了！」

他踉蹌向前走了兩步，又道：「追我們的，一共有七個賊子，我們雖死了三個，但是最後一個賊子，也給我殺死了！」

他說着，自一塊大石之後，突然竄出了一個人來，那人出來，便拉住了他的手，身子打滾，將那人一起拉得滾到了大石之後，那是一個年輕人，在他的額上，大大小小的汗珠，因爲他身形滾動，而全流了下來。

他們一起滾到了大石之後，那年輕人才喘着氣道：「劉三哥，你四面看看，我們被包圍住了！」

那人陡地一呆，揚起了他滿是血污的臉來。

他的視綫，因爲汗和血不斷自他的臉上淌下來，是以顯得很模糊。但是他還是可以看得到，在那高阜的四周圍，是一圈密密的林子，他剛才，就是穿過了那片林子，才馳到那高阜上來的。

他抬頭向上望去的時候，也沒有看到什麼人，可是却看到，在四面的密林之中，樹上，陽光下，全是閃動的一亮一亮的光芒。那是陽光射在鋒銳的兵刃上，所反射出來的光芒。

他看不到人，可是那些兵刃，一定是握在敵人手中的，有多少敵人埋伏在林中？他突然大叫了一聲，身子一挺，又站了起來。

當他站立起來之際，有好幾個人一起叫道：「劉三哥，伏下！」

可是他却像是瘋子一樣，高舉着刀，啞着喉嚨，狂叫道：「出來，老子與你們拚了！」

他舉着刀，向前疾奔了出去，可是才奔出了兩步，「颼」地一聲，一柄尖矛，已從樹上飛了下來，射向他的胸口。

在另一塊大石之後，另一個中年人疾撲而出，揮起手中的銅鎚，「錚」地一聲响，將那柄短矛，砸了開去，伸手待去拉那人。

然而就在這時，又是「嗤嗤」兩柄飛矛，帶起勁疾的風聲射到，兩柄矛，穿過了兩個人的咽喉，兩個人一齊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當那兩人幾乎同時倒地之際，在大石之後，傳來了各人急速的喘息聲。眼看同伴被利矛貫喉而死，那股血腥味，簡直就像是從自己喉嚨中，直冒出來一樣，只聽得一個粗豪的聲音中，充滿了悲痛叫道：「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這樣等着有什麼用？」

另一塊大石後，一個較老的聲音說道：「只等到有援兵來，我們就可以衝出去了！」

在大石後的十多個人，已不是第一次聽到那句話了，可是他們被圍在這個高阜上，已足有三個時辰了，只看到四周圍的樹上，閃亮的兵刃，越來越多，而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可以有援兵來！

另一塊大石後，傳出了一個女子的聲音，道：「要是援兵不來呢？」

剎時之間，土阜上又靜了下來。

要是援兵不來呢？這個問題，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已想了千百次，但是却還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來。一旦有人提了出來，他們的心頭，更加沉重。

因爲他們明白，能有人來援助他們的可能，實在是太少了，他們一共是四十二個人，全是來自各地的武林高手。

四十二個人分成四批，第一批十五個

人，清早出發，但是三天之後，就傳來了那十五個人的噩耗。

十五個人，全被殺死，敵人在路邊豎起了木樁，將那十五個人吊在木樁之上。

第二批七個人，是翻山抄一條小路前去的，但是第二天，就有人發現他們的屍體，被壓在大石之下。

第三批四個人，抄另一條小路前去的，那個劉三哥是四個人中的一個，他總算勉力逃了出來，可是也一樣死在高阜上，其餘三個高手自然也死了。

而現在在高阜上被圍的，是四十二人中的第四批，一共是十六個人，剛才爲了救劉三哥，死了一個，還有十五個人，全都隱藏在大石之後。

隱藏在大石之後，暫時看來是安全的，因爲四周圍的尖矛、弓箭，射不中他們的。

但是，圍在高阜旁的敵人，看來越來越多，如果他們衝了上來……

這令得他們更不敢想，敵人要衝了上來，那麼，高阜上會有一塲血戰，而結果必然是他們伏屍高阜，再令得別的武林高手，聞耗心驚，就像他們聽到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人相繼遇難時一樣。

他們也知道，他們不會有援兵來，也只不過是十來個武林高手，也無濟於事！

在大石後，不時有半邊臉探出來，向外面看看，不論是男是女，臉上的神情，在焦切之中，還帶着嚴肅，他們知道自己陷在絕境之中了，可是也並不慌張，他們本來就是抱着必死之心而來的！沒有人驅策他們來送死，他們是自願來的。

他們從四面八方前來，集在一起，走上了不同的一條路，爲的是要到一個地方去救一個人。

而與他們爲敵的，是氣燄沖天，數十萬大軍，已席捲了大宋以北大好河山，手握兵符，收羅了數百名各地高手金太子。

他們要救的人，是在金太子營中成爲人質的康王，宋朝的康王趙構。

康王英武雄智，在康王府中，時有武林高手長住，康王待他們就像是弟兄一樣，彷彿他自己也是他們的一份子。然而那還不是武林高手，前仆後繼，要去救他的原因，康王受質於金兵，金人氣燄更盛，而且不斷有金人終將殺害康王的消息傳出來。

天下人都相信康王如果能夠逃出金營，就能夠統率天下兵馬，和金人周旋，收復大宋河山。

爲了這個，各路英雄，才憑着自己的一腔熱血，要去搶救康王。

金太子自然也知道這一點，是以他將康王軟禁在離軍營不遠處的山中，山上的一個石坪之上，有一所巨宅，那本是一個黑道高手的老巢。

黑道高手投了金營，那所巨宅，便恰好用來囚禁康王。

通向山去的道路，不論是大路，小道，全被封死了，一批又一批的武林高手前去，沒有一個人可以到達山腳下的，別說見到康王了！

但是，還是不斷有人來，現在被圍在高阜上的那十五個人就是！

在烈日下，時間過得異常地慢，驀地，又是一陣馬蹄聲傳來，大石後的人充滿了希望，抬頭向前看去，只看到三五十匹駿馬，穿過林子，馳到了近前，爲首一人，身形又高又瘦，披着一件紅得像火一樣的袍子，才一勒住了馬，便發出了一陣桀桀的怪笑聲，道：「一共有多少個？」

林上有人大聲應道：「十五個！」

那紅衣人厲聲長嘯，道：「別等了，那邊路上，又發現了一批，解決了這裏再說！」

大石後的各人，臉色個個變得蒼白無比，他們的希望絕了！

來的不是自己人，那個紅袍的瘦高子，就算以前沒有見過，也可知道他是什麼人，那是武林中第一敗類，金太子手下的紅人，自稱「火神」的劉天雄！

在幾塊大石後，有人迅速地竄了出來，奔到了一個中年人的身前，在他們竄出來之際，幾柄利矛，又呼嘯着飛射而下，但却沒有射中他們。

那幾個人一竄到了中年人的身邊，便急急地道：「火神來了。我們怎麼辦！」

那中年人面上的肌肉抽動着，道：「不能等死了，我們各自衝出去，逃得一個是一個。」

他話一說完，便發出一聲大叫，大石後的所有人，都一起高叫了起來，火神劉天雄率領的那二三十人，也一起殺了開來，只見他們每一個人，都從背後扯下了鐵胎弓來，將一枚枚的鴿卵木小的鐵彈，搭在弓弦之上，向前射了過來。

一時之間，空中呼嘯不絕，全是飛射而來的鐵彈，有幾顆鐵彈，在半空之中相碰，已經發出驚天動地的响聲，爆了開來，化爲巨大的火團，鐵彈落在高阜上，相繼爆裂，化成一團團的烈火。

大石後的十五人，一起吶喊着，自大石後躍起，便向前衝了出去。

高阜四周圍的樹林中，樹上尖矛，利箭，如雨而下，有七八個人，根本一向前躍出，便被利箭射中，抱住大石，號叫而死。

還有四五個，總算衝到了高阜的邊上，但是一樣難免被飛射而下的箭、矛射中，滾下高阜來，只有三個人，衝下了高阜，衝到了離火神不遠處。

可是他們的身上，也早已着火，身上也帶着傷，只聽得火神發出陣陣的厲嘯聲，四面八方，足有五六十人，湧了出來。

那兩三人奮力殺了七八人，也倒在血泊之中，由於他們死前，傷得實在太重，是以連他們的面目，也認不出來了。火神手臂高擧，道：「走！」

他撥轉馬頭，跟他一齊來的那二十來人，也一起撥轉馬頭，向前疾馳去出。

跟在火神身後的那二十來人，也全是一色紅衣，當他們七八個一排，列隊在大路上飛馳之際，看來簡直就像是一蓬烈火，趁着風勢，捲燒了過來一樣！

他們馳出了四五里，路旁，全是因爲兵禍而廢棄了的村子，在其中的一個廢村中，忽然大聲吶喊，跳出十來個人來，火神振臂高嘯，火彈又疾射而出，他們那些人根本未曾勒住馬，火彈射出，爆炸，自廢村中奔出來的十來個人，立時陷進了一

團一團的烈火之中，亂了起來，二三十匹馬，在他們身邊馳過，馬上的人，雪亮的刀，亂砍亂殺，哀號聲，呼叫聲，瀰漫着大地。

等到火神那一隊人馬，直衝出了三四十丈，勒住了馬，又拉轉馬頭時，只見大路上，火彈的火頭，還未曾熄滅，那十幾個人，個個倒在血泊之中，好幾個人的身上，還在冒着火。

只有兩個人，還擧着刀，站立着。

但是，在火神那一隊人，才撥過馬頭之後不久，那兩個人，也各自發出了一下慘叫聲倒了下去！

火神哈哈大笑，他身後的二十四人，也哈哈大笑，他們又抖起韁繩，旋風也似，向前衝了過去，像是一蓬烈火一樣，馬蹄踏在路面上，踏在屍首上，踏在棄落的兵刄上，迅速地，馳遠了！

等到馬蹄聲聽不到之後，在那個廢村子中，才有一個人，慢慢地探出了腦袋之後，看到了大路上的情形，他突然像一個受驚的兔子一樣，跳了起來，奔着，拚命地奔着，直奔了開去。

太陽已漸漸偏西了。

×　×　×

鎭上很冷清，一大半店舖，房子全是空的，人，全逃難去了。

還有幾家舖子開着，也是一點生氣也沒有，好幾頭大黃狗，夾着尾巴，在團團打轉，連狗也有生逢亂世，惶然不安的感覺。

在鎭尾的一間空屋子中，燈光閃了一閃，一個貌相威嚴的中年人，點了一盞油燈。油燈放在桌上，桌子折了一條腿，所以只好倚着牆放着，在桌旁，連那中年人在內，一共有五個人，看來年紀都已不輕了。

點着了燈之後，幾個人都不出聲，氣氛顯得十分沉鬱，好像有一塊大石，壓在每個人心頭一樣。

那五個人聚在一起，如果是在太平盛世，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高手大聚會，那還不夠轟動麼？

可是現在，他們在那個半荒的小鎭上，在一間破房子中，他們，淮西大俠朱造，河北青雲堡堡主曾青雲，大江以北第一莊金龍莊主成一快，還有來自北地，却名滿天下的祁連雙龍，龍博、龍義兩兄弟，他們這樣鼎鼎大名的五個人，却聚在一間破屋子之中。

點着了燈火的，是淮西大俠朱造，他向各人看了一眼，伸手按在桌上。

他的聲音，聽來沉痛得使人心頭更不舒服，他緩緩地道：「不到一個月，至少已有上百個江湖豪傑，血洒原野，連康王的影子也沒有瞧見！」

青雲堡主是一個身形矮小的老頭子，他的動作很緩慢，自懷中摸出了一張地圖來，慢慢攤了開來，那羊皮地圖上，有着許多黑褐色的血斑。

他指着那地圖，道：「用青雲堡三十名高手的性命，才換來了這幅地圖！」

朱造沉聲道：「三位令郎——」

曾青雲連面上的肉也不見動一下，淡淡地道：「自然也在其中！」

曾青雲的話，令得各人的心中，又是沉了一沉，青雲堡在武林中赫赫有名，自然也人人皆知，青雲堡主的三個兒子，英武挺發，是一小輩豪傑中了不起的人才，可是他們三人，却也死了！

正因爲青雲堡主提及他三個兒子的死難之際，口氣是那麼平淡，是以才格外使人感到青雲堡主心頭的哀痛，是無可形容，難以補償。或許，救出了康王殿下，他心頭也會感到一絲安慰，國破了，家也一樣要亡，有人能夠挽回國家的命運，犧牲了三個兒子，也是值得的。

可是，對手的力量是如此之强，能不能將康王自金人的手中救出來，誰也只好望天打掛！

曾青雲略頓了一頓，剔亮了燈火，那張地圖既是化了那麼大代價得來的，是以人人都十分注意，只見地圖上繪的是通向囚禁康王的那懸崖去的各條道路，曾青雲的手指，在地圖上緩緩移動着。

他的聲音聽來有點發顫，也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他指尖在每條通路上，都略爲停頓一下，道：「一共有七條路可以前往，但是這七條路，都有人試過了，結果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通過！」

圍在桌旁的四大高手，都緩緩吸了一口氣，沒有人出聲，因爲他們知道曾青雲的話是對的。

那七條路，每一條路，都有對方大批高手封鎖着，根本沒有人能通過得去。

死難的又豈止是青雲堡的三十個高手？其餘的四個高手，誰沒有至親友好死在這七條路上。

曾青雲的聲音又停了一停，隨即响起，是各人的長嘆聲。

曾青雲的手指慢慢移動，說道：「可是，他們却發現另有一條小道，攀越過兩座山峯，就可以到這一座懸崖，在那座懸崖之上，他們可以看到囚禁康王的那所巨宅，到如今爲止，只有他們看到過那所巨宅！」

各人的臉上都現出興奮的神色來，既然看到了那巨宅，那就有希望了！

而曾青雲接下來的話，更令得各人與奮，他道：「那根本不是一條路，是他們披荊斬棘走出來的，可是他們也只是看到了那巨宅而莫可奈何！」

朱造沉聲道：「爲什麼？」

曾青雲苦笑了起來，指着那地圖，道：「各位看，這就是那座懸崖，這裏是那所巨宅，在另一座懸崖之上，兩座懸崖之間，是一座狹谷，足有四五丈寬！」

各人面面相覷，四五丈寬的峽谷，人不是飛鳥，如何渡得過去？

曾青雲的聲音更低沉，他先苦笑了一下，道：「也不知是什麼年代，有人在兩座懸崖之間，築了一道木橋，可是這道木橋，却全已朽腐了，兩面只剩下丈許來的橋脚，當中還有兩丈來的空隙！」

曾青雲抬起頭來，繼續道：「兩丈來的距離，輕功好的人可以一躍而過，可是兩邊的橋架，也已朽腐不堪，他們一行去的人，便有三個，冒險欲躍過去，結果因爲踏在朽木之上，而跌下了萬丈懸崖，喪生在峽谷之底，可以說屍首無存！」

各人面上的肌肉，都不由自主，抽搐

了起來。

曾青雲長嘆了一聲，道：「可是，這還是我們唯一可以前去的道路，因為這條路，無人知曉，是以沒有金營的高手阻攔，而且在兩座懸崖之間，並無道路，是以金兵的防守也很弱。」

朱造沉聲道：「曾堡主的意思，可是我們多調人去，伐木為橋，飛渡天險？」

曾青雲搖頭道：「那決計行不通，人一多，只好匿在草叢中，因為兩座懸崖，相隔雖有四五丈，也不斷有人巡邏，若是伐木為橋，定被發現！」

各人都望着曾青雲，問道：「那又如何？」

曾青雲一字一頓，緩緩地道：「我們五個人，先去看看情形，看我們是否能夠過得去！」

各人都吸了一口氣，並不出聲。

過了半晌，才聽得朱造道：「若是我們過不去呢？」

曾青雲道：「那我們眞可以說是山窮水盡，到了末路了，但是我還有最後一個辦法！」

各人驚訝地問道：「什麼辦法？」

曾青雲却只是長嘆了一聲，並不說出什麼辦法來，說道：「不到萬一，我不願意用這個方法，甚至我現在，提也不願提起！」

各人心中雖然疑惑，但是曾青雲既然如此說了，各人自然也不便追問。

青雲堡主在江湖上，素以智勇雙全，文武全才著稱，五大高手，固然各有各的名望，各有各的本領，也自然而然，以青雲堡主為首。

曾青雲收起了地圖，道：「我們今夜就動身，金營之中，招募了不少武林敗類，本來就是我們的仇人，我們一上路，就引人注目，是以我們在路上，要小心一些，免得節外生枝，最好我們都扮成小販，難民，雜在行人之中，各位意下如何？」

幾個高手聽得曾青雲那樣說，心中雖然不很願意，但是若以大局為重，曾青雲的話，却也沒有反駁的餘地，是以各人默不作聲，點了點頭。

曾青雲苦笑了一下，在屋角中，提出一個布包袱來，解開包袱，乃是幾套舊衣服，各人都一起換上，將兵刃藏在衣服之內。

這五個武林之中頂尖兒的高手，在換上破舊的衣服之後，乍一看來，也和尋常人沒有多大的分別了！

他們互使了一個眼色，曾青雲一掌打出，掌風過處，「呼」地一聲，已將燈火打熄。

他們到這裏來的時候，雖然行踪十分秘密，但是金營高手，耳目衆多，而他們又是武林之中，萬方矚目的人物，也怕有人已知道了他們的行踪，是以行動十分小心，打熄了燈火之後，五人在黑暗中等了片刻，聽得外面實在沒有什麼動靜，才相繼走了出去。

他們穿過了斷牆殘垣，轉進了一條小路，藉着小路兩旁，比人還高的野草的掩遮，迅速向前走去，除了草叢中發出簌簌的聲響之外，根本不可能知道，有五個人正在連夜趕路。

他們五個人的心頭，都極其沉重，那是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此行，究竟能否成功，一點把握也沒有，飛渡懸崖，非得有絕頂輕功不可，他們五人，都自信能以一當百，敵得過金營中的高手。

但是，他們五人之中，却沒有一個是懷有絕頂輕功絕技的，然而，他們還是一直向前走去！

一直向前去，過了大河，越向前去，就越顯得太平日子和戰亂的不同，這個村子不那麼荒涼了。

雖然他們還可以見到一羣一羣，鶉衣百結，面有菜色，從北邊來的難民，但是田野之上是綠油油的，一到了黃昏，家家戶戶，都有炊烟冒了出來。再向南去，到了興隆鎮，逃難的人，都會鬆一口氣，他們都會感到，逃到了這裏，也可以歇一歇了。

金兵也曾打到過興隆鎮，但後來又退了回去，那已是兩年之前的事了。

現在，興隆鎮上，看不到一點戰亂的痕跡，名副其實，一片興隆，拖男帶女的難民，雖然是蜷縮在興隆鎮的大街小巷中，但是他們也得到了暫時的滿足，也有人不斷行善施捨，總比金兵的大刀長矛，迎面砍來要好得多了。

天色才黑，大街兩旁的店舖，便已點起了燈來，來來往往的人，在兩邊店的燈火照耀下，映出淩亂的影子來，這時，有一個瘦削的青年人，慢慢地踏上興隆鎮的大街來。

鎮上近來，來的陌生人實在太多了，誰也不會去注意一個那樣衣着破舊的青年人。

那青年人慢慢向前走着，他的神色很沉鬱，像是有着什麼重大的心事一樣，他仔細地打量着沿街每一家店舖的招牌。

終於，那年青人停在一家掛着「集古軒」招牌的古董店之前。

古董店的店堂不大，但是很深邃也很有氣派，店堂中點着兩盞燈，有幾個錦衣的公子哥兒，正和一個掌櫃，一起在把玩着一隻火紅瑪瑙的獅子。

那青年人略停了一停，就走了進去。

那青年人的行動十分慢，可是他在走路的時候，却一點脚步聲也沒有。是以當他走進了店堂，就像一個幽靈閃了進去一樣，根本沒有人注意他，直到那掌櫃的抬起頭來，才忽然見到了他。

掌櫃的呆了一呆，這家古玩店，是遠近馳名的，顧客也非富即貴，大都是鮮衣怒馬的有錢人，那年青人這樣子，無論如何，不是來買古玩的！

掌櫃的皺眉，道：「這位客官——」

那青年人開了口，他講話的聲音，是平平板板，聽來一點感情也沒有的，他道：「我來找我師兄。」掌櫃的又怔了一怔，心中不禁有些啼笑皆非，道：「你是弄錯了吧，這裏怎會有你的師兄？」

那青年人的聲音，仍是那麼平板，但是在平板的聲音中，却也可以聽出他聲音中的那份固執，他道：「我來找我師兄，他在興隆鎮，集古軒！」

掌櫃的有點無可奈何，他道：「好，好，那麼，你師兄總該有個姓名吧！」

青年人點頭道：「自然，他姓宋，名

德仁。」

掌櫃的一聽，身子陡地一震，手中的一件銅鼎，「噹」地一聲，跌到地上，他忙將跌在地上的銅鼎，拾了起來，向那幾個顧客，陪着笑，道：「各位，店中有事，請明天再來把玩！」

那幾個顧客，嘻笑着離開了古玩店，掌櫃的立時送了出去，青年人仍然畢挺地站着，掌櫃的一回來，立時迅速地上好了店門，這才回過頭來，看他的樣子，像是直到了這時份，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那向青年人：「我的少爺，你怎麼將宋大爺的名字，隨便亂叫？」

年青人略揚了揚眉，道：「我師兄是叫這名字，為什麼不能說？」

掌櫃的一副又好氣，又好笑的神情，打量了那年青人幾眼，道：「少爺，敢情你從未曾走過江湖，來，跟我來！」

掌櫃的撚低了店堂中的幾盞大燈，又掌了一盞油燈在手，掀起了一幅簾子，走了進去，那青年人就跟在他的後面。青年人走路的時候，一點聲息也沒有，以致那掌櫃的，時時要回過頭來看看，他是不是跟在後面。

他們兩個人，穿過了一條黑黝黝的長廊，來到了一扇月洞門，是一個好大的花園，在花園正中，是一個高閣。

高閣一共有兩層，下面那層，漆黑無光，但是上面那層，則有燈光透出，青年人和掌櫃的一起向有燈光透出的第二層看了一眼，只見在燈光的掩映中，可以看得出，窗紙上映着兩個人的影子。

掌櫃的略停了一停，大聲道：「宋大爺，有一位少爺，說是你的師弟！」

從窗紙的人影看來，那兩個人中的一個，本來是正在揮着手，像正在高談闊論的，但是掌櫃的才一出聲，那人便停了下來。接着，人影一閃，那人的影子，已在窗紙上消失了。

然後，便是一個又高又瘦的影子。站了起來，窗子推開，那人站在窗前，由於那人背着光，是以也看不清他的臉面，只聽得他語帶怒意，喝道：「什麼人上門來混認師兄弟？」

掌櫃的忙打橫退開一步，好讓樓上的那人，看清楚那個青年人的模樣。

那青年人抬起了頭來，望着樓上的那人。

樓上的那人，像是怔了一怔，道：「你……你是……」接着，他陡地提高了聲音，叫道：「是你……小虎子，你怎麼來了？」

那年青人的口角，泛出一絲微笑來，他道：「師兄，你總算還認得我！」

樓上那人哈哈笑着，道：「好！好！你倒眞長大了，師父呢？你上來！」

那青年人向前走出了幾步，樓上那人忽然道：「別走上來，我要看看你得了師父幾分眞傳！」

青年人又笑了一下，說道：「是！」

隨着那個「是」字，他的身形，突然向上，拔了起來，在半空之中，陡地一翻，頭下脚上，足尖已鈎住了屋簷，緊接着，身子一挺，直豎了起來，再一縱，已然從窗中竄了進去！

那掌櫃的站着，眼看那青年人用那麼靈巧的身法上了樓，他不禁呆住了，只聽得樓上那人笑道：「哈哈，不錯，有老頭子的五成功夫，也有我的七八成了！」接着，便是那青年人的聲音說道：「師兄過獎了！」

樓上那人又揚聲道：「黃掌櫃，你去吧，沒有你的事情了！」

黃掌櫃轉身走了開去，他一面走，一面心中在想：原來宋大爺還有一個師弟，只怕不但自己不知道，江湖上的人，也未必有人知道。

黃掌櫃其實不是掌櫃，他是黑道上極其有名的一個高手，千手如來黃森，千手如來是獨來獨往的大盜，但是自從他敗在飛龍宋德仁手中之後，他就成了黃掌櫃，而飛龍宋德仁，人人都只道他是興隆集古軒的老闆，宋老闆樂善好施，誰都知道，自從北地戰禍連綿，不知多少難民逃來興隆鎮之後，宋老闆還在鎮西開了一個粥廠，大事施捨，他宋大善人的名字也就更著了。

整個鎮上，知道宋德仁是黑道高手的只是黃森一個，武林中知道有這樣一個輕功絕頂高手的人，自然不是沒有，但是知道他在興隆鎮開設了一家古董店作掩飾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那青年人在竄進了樓上之後，他的臉上，現出十分訝異的神色來，他從來也沒有見過一間屋子之中，有那麼華麗的陳設的。

在每一根柱上，都掛着燈，燈盞全是水晶雕成的，將燈火映得更明亮。地上鋪着猩紅的毯子，桌椅全是紫檀木的，鑲着貝殼、寶石，一張案上，放着老大的一座翡翠假山，和一隻瑪瑙筆筒。

那青年人好奇地打量着，終於，他的目光，停在一大幅，鑲滿了珍珠寶石的屏風上，他的臉上，泛出一絲笑容來，道：「師兄，你倒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有變，師父他老人家已過世！」

宋德仁看起來，眞是一個大善人。他身形雖然又高又瘦，但是一身華服，腰際又掛着玉珮，却使他變得十分威嚴，當他聽得那青年人說及「師父已過世了」之際，他雙眉倏地一揚，突然「哈哈」一笑！

但是他那一聲笑，只笑到了一半便突然停止。

宋德仁發現那青年人正以十分嚴峻的目光瞪着他，那種眼光，使他有說不出來的不舒服之感。

那青年人的目光是嚴峻的，他的語聲更加嚴峻，他冷冷地道：「師兄，師父死了你很高興麼？」

宋德仁咳嗽了一聲，又乾笑了兩聲道：「當然不，小虎子，你找到了我總算有了着落，好吃好住，過些日子，我再帶你到各處走走，開開眼界。」

小虎子道：「師兄，師父臨死之際，有幾句話吩咐過我，要我向你轉述。」

宋德仁皺了皺眉，像是對小虎子所說的話，一點興趣也沒有，可是他却又不得敷衍道：「哦，師父臨歿時，說了些什麼話？」

小虎子走動了幾步，才道：「師父說，他和你年紀相差不大，你在投師之際，武功已在他之上，只不過是向師父去學輕

功絕技的。」

宋德仁點點頭，說道：「這倒是實話，師父一定想要我傳授你武功了，這也不難——」

可是小虎子却搖着頭，打斷了宋德仁的話題，道：「不，你聽我說下去，師父說：正因爲你武功高，而當時又瞞着他，使他一時不察，收你爲徒，後來你輕功有成，離他而去，你在江湖上胡作非爲，他也拿你無可奈何，但心中却痛苦萬分！」

小虎子據直而言，語氣十分冷峻，倒像是他不是宋德仁的師弟，而是宋德仁的師父一樣！

宋德仁的神情，多少有點尷尬，但是在他瘦骨嶙峋的臉上，却也已有了幾分怒意。

他「哼」地一聲，道：「這是什麼話，人各有志，誰强得了誰？」

然而小虎子却像是不曾聽得宋德仁的話一樣，他自顧自說了下去，道：「所以師父要我在他死後來找你，他要我來監視你，不准你再和黑道上的人來往，也不准你幹沒本錢的買賣！」

當小虎子這幾句話出口之際，宋德仁的神色陡地一怔，接着，他便「呵呵」大笑了起來。看來，他的心中一定是十分開心，不然，他一定不會笑得那樣長久，他不住地笑着，足足笑了三四盞茶時，才漸漸止住了笑聲，道：「師父他老人家，一定是老糊塗了！」

可是小虎子却一直緊繃着臉，看來對這件事，一點也不覺得好笑，等到宋德仁笑完，又講了那樣一句話，他才又一本正經地道：「我就是爲這個來的！」

宋德仁伸手在小虎子的肩頭上拍了拍道：「好！你從小就是那樣，長大了還是一樣，你遠道而來，一定已經困頓了，我替你弄一間好房間，你先睡一覺如何？」

小虎子點頭道：「好，可是——」

他一面說，一面又轉向屛風望了一眼，宋德仁在他望向屛風之際，也多少有點不自在。小虎子道：「我剛才來得突然，你是正在和朋友交談吧，何以他一知道有人來，就躲了起來，只怕不是什麼好人，讓我看看他，以後不准他上門！」

小虎子說得十分認眞，倒像是他此來，眞的是爲了要監管宋德仁一樣，宋德仁又好氣，又好笑，沉聲叱道：「胡說！」

可是小虎子雙眉一揚，身形一閃，已然閃向那扇屛風，宋德仁陡地大怒，反手一掌，拍向身邊的長案，「叭」地一聲響，喝道：「回來！」

而小虎子的身形靈巧之極，他一到了屛風之際，一翻手，「錚」地一聲響，手中已多了一柄短而細的利劍，以宋德仁武功之高，竟看不清他那一柄短劍，是在什麼地方取出來的。

而且，他取出了短劍，立時手臂一伸，「刷」地一聲，短劍已穿過了屛風，向後刺去！

他一劍才刺出，便聽得屛風之後，傳來了一聲又驚又怒的呼叫聲，整扇屛風，突然向下，倒了下來，小虎子就在屛風前面，看來非被壓倒不可，但是他一劍刺出，像是料定了屛風一定會向下倒來一樣，立時抽身後退，「砰」地一聲響，屛風便倒在地上，只見一個身形高大，面色紅潤的老者，大踏步走了過來，滿面怒容，喝道：「宋老大，這是怎麼的，這小子瘋了麼？」

那老者講話之際，聲若洪鐘，中氣充沛，分明武功的造詣極高，小虎子剛才的那一劍，並沒有刺中他，但是他胸前衣服，却有一個小小的洞口子！

這時候，小虎子將那柄利劍，緩緩地收進了衣袖之中，宋德仁這才看清，原來小虎子的衣袖上，有一個軟鞘，他那柄劍，就在他的手臂之上，是以一出來，劍便出鞘，快得連看也看不清楚。

宋德仁這時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極其難看，看着小虎子那種若有其事，像是眞要來監管他的神情，他不禁氣往上冲，冷笑一聲，向那自屛風走出來的人，揮了揮手，道：「閣下請坐！」

那身形高大的人，低頭向自已胸前被刺破的衣服，看了一眼，悶哼一聲，滿面怒容，坐了下來。

宋德仁倏地轉過臉來，盯定了小虎子，小虎子却還在問道：「師兄，這是什麼人？」

宋德仁實在忍無可忍，大喝一聲，倏地伸手，便向小虎子的右腕，抓了過去，他五指如鈎，出招如風，五指一緊，已將小虎子牢牢抓住！

剛才小虎子出手，快疾，動手靈敏，宋德仁親眼所見，是以他一出手抓向小虎子，已是全力以赴，而他自己也想不到居然一抓便中！是以他五指一緊，已將小虎子的右臂抓住之後，他也不禁陡地一呆，接着，他一聲冷笑，手臂一縮，將小虎子拉近了一步，厲聲喝道：「你無處可去，來投奔我，就要少管我的閒事！」

小虎子仍然一本正經，說道：「不是，師父是叫我來看着你，不讓你胡作非爲的！」

宋德仁怒極反笑，笑聲十分怪異，厲聲喝道：「我將你殺了，等於捏死一隻臭虫！」

小虎子的神情，極其冷峻，他搖着頭，道：「你殺不了我，師父已將你功夫的弱點，全都告訴了我！」

宋德仁一聽，更是驚怒交集，一聲冷笑道：「我如今一掌拍下，你就完了！」

小虎子這時，被宋德仁抓住了右臂，他無法出劍，而且，他又被宋德仁拉得向前跌出了一步，任何人都看得出，宋德仁那一句話，並不是虛言恫嚇，他要是一掌擊下的話，的確可以致小虎子於死地的。

但是，小虎子却仍然搖着頭，道：「不，師兄，你要是一掌向我頭頂拍下，我不必躲避，只消抬腿，以膝頂你的氣海穴，你就不能得手了！」

宋德仁面色一變，旋又厲聲道：「我騈指攻你華蓋穴，你便活不了！」

小虎子竟然笑了起來，道：「那更不行了，你攻向我前胸，我彈你尺澤穴，再拍你腕節，你便變成自己攻自己，若是下手重了，不免受傷！」

小虎子說來，輕描淡寫，可是在刹時之間，宋德仁的額上，不禁滲出了汗來。心中着實慶幸自己只是口中說說，並未眞的出手！

要知道宋德仁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他自然聽得出來，小虎子若是照他所說的動手的話，那麼這時，他已經吃了六虧了。

這時，不但宋德仁吃驚，連坐在一旁，身形高大的那漢子，也是陡地一驚，失聲道：「宋老大，這……小伙子究竟是什麼人？」

那身形高大的人，本來是想說：「這小子是什麼人的」，但是說到了一個「小」字，却有點不敢得罪小虎子，是以改了口，變成了「小伙子」。

宋德仁道：「他是我師弟！」

他說了一句話，便鬆開了小虎子的手臂，伸手輕輕在小虎子的肩頭上拍了拍，笑道：「小虎子，看來你的武功，决不會在我之下！」

小虎子一板眼道：「在你之上！」

宋德仁又勉强地笑了一下，才道：「我們是師兄弟，武功誰在誰之上，都是一樣？」

小虎子心眼却實，他又道：「那可不一樣，如果你武功在我之上，我如何管得了你！」

宋德仁的心中，實是怒極，那身形高大的人，站了起來，道：「宋老大，我們的事，今晚怕談不成了，待你打發了這小子之後，改天再談吧！」

宋德仁面色鐵青，說道：「好！」

那人轉身向外走去，但小虎子却大聲的說道：「慢一慢，我看你鬼鬼祟祟，不像是什麼好人，以後你再也別來找我師兄了！」

那人已走到了梯口，但是，小虎子一喝，他就轉身回來，冷冷地等着小虎子把話講完，他和宋德仁兩人，不約而同，互使了一個眼色，他道：「是麼？」

小虎子道：「是——」

小虎子才講了一個字，只聽得那人一聲怒喝，身形如風，突然向前欺了過來，蒲扇也似的手掌，霍地翻起，掌風呼呼，已向小虎子當胸排山壓倒！

那一掌之勢，來得十分雄渾，小虎子身形一側，避開了那人的一掌，緊接着，反手一掌切了下去，切向那人的手腕，可是也就在此際，宋德仁已然悄沒聲地掩到小虎子的背後，一掌拍下！

宋德仁進身，出掌，可以說一點聲音也沒有，但是他那一掌，剛一拍下，小虎子却已疾轉過身來，喝道：「師哥，你那些本領——」

那人被小虎子的一切掌，只不過逼開了半步，等到小虎子疾轉過身去面對宋德仁時，那人急切間，也來不及出掌再攻，這本是小虎子打算好了的，不然，他也不會那麼大意，以背向敵。

可是，小虎子對於江湖上的險詐，却還知道得太少了，宋德仁陡地見他轉過身來，嚇了老大一跳，立時向後退出了一步，而那身形高大的人也確然來不及發招，可是他却一揚手，「颼颼」兩聲，自他的衣袖之中，直飛出了兩柄飛刀來！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小虎子的武功再高，也無法避得過那兩柄飛刀！

他只來得及身子陡地一側，兩柄飛刀一齊射進了他的左肩之上，他大叫了一聲，身形疾拔而起。

小虎子幸而身形拔得快，因爲他一中刀之後，宋德仁和那人，各自雙掌一錯，四掌前後夾攻，小虎子中刀之後，立時翻起，他們四掌自然擊空，反倒是他們出掌太急，「砰砰」兩聲轟響，對了兩掌。

而在那時候，小虎子身在半空，用力一翻，「砰」一聲，撞破了窗子，洒下數十滴鮮血，身子已經翻出了窗外。

等到宋德仁轉身，掠到窗口，向外看去時，已經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到了！

宋德仁喘了一口氣，轉過頭來，道：「于兄，眞對不起，誰也想不到他忽然會來！」

那身形高大的人冷冷地道：「我看他的武功在你之上，他受的不是致命傷，一定還會來找你，我和你說的事，你也該作個決定了！」

宋德仁苦笑着，道：「不是這小子前來，我也早已有了打算了！」

那人的神情，像是很緊張，他道：「你準備怎樣？」

宋德仁「哈哈」一笑道：「自然是照于兄的吩咐行事，煩于兄上覆金太子，我只消幾日，將這裏的事情，安排停當，便北上謁見！」

那身形高大的人高興地道：「好，識時務者爲俊傑，這才是你的聰明處！」

宋德仁和那人，一起笑了起來，他們的笑聲，聽來陰驚深沉得令人心中發毛！

× × ×

小虎子一穿窗而出，便翻身而下，向前奔走着，掠過了圍牆，繼續向前奔着。

一直到他穿過了許多條巷子，他才在一堵牆前停了下來，低頭向肩頭上看去，那兩柄飛刀，深嵌在他的肩頭，血已染了他的半身，他正待咬牙將那兩柄刀拔出來時，忽然聽得一陣馬蹄聲，疾傳了過來。

小虎子身子貼着牆，疾滾了幾滾，可是那兩匹馬的來勢太快，他還未滾過牆角，那兩匹馬已然馳到了近前，馬上的兩人，都執着火把，只聽得一人大喝道：「什麼人？」

隨着那一聲呼喝，一支火把，已然向着小虎子，迎面飛了過來。

小虎子一伸手，接住了那支火把。

本來，他的身子，貼着牆在轉動着，看來只是一條黑影，並看不清他是什麼人，但等到他一接了火把在手，自然將他照亮。

只聽得馬上那兩人中的一個道：「咦，是一個受傷的人，傷得不輕！」

就這一句話工夫，馬上兩人已然掠下馬，來到了小虎子的身前，小虎子定睛看時，只見首先掠到自己面前的，是一個神俊英武、身形高大的年青人。

那青年人兩道濃眉，神采飛揚，一掠到了小虎子身前，伸手便向小虎子的肩頭上按來，小虎子一側身，避了開去，那年青人像是對小虎子避得如此之快，心中覺得十分奇怪，「咦」地一聲，抬脚便踢？

另一人忙叫道：「不要魯莽！」

那青年人的行動，雖然魯莽些，但是倒也聽話。

這個人一叫，他立時硬生生地收回了那一踢之勢，可是小虎子看到他一脚踢來

，早已有了預防，也是一腳踢出，等到那青年人收住了勢子，小虎子的那一腳，便恰好踢在那青年人的腿彎之上。

那一腳的力道並不重，却正好踢在那青年人的腿彎中，那青年人身形一晃，便跌倒在地，立時一躍而起，面上已有了怒容。

而那人則在這時，攔在那青年人的面前，只見他面目威嚴，是一個氣概非凡的中年人，他向小虎子打量着，目光停在小虎子肩頭上所中的兩柄飛刀之上，冷然道：「你和飛刀于彬，有什麼糾葛？」

小虎子緩緩吹了一口氣，道：「我不認識什麼人是飛刀于彬！」

那中年人道：「你肩頭上中了他兩柄飛刀，你還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小虎子怔了一怔，一伸手，咬着牙，將肩頭上的兩柄飛刀，拔了出來，抛在地上，向前便走，可是他才走出了一步，便覺天旋地轉，竟然身不由主，「咕咚」一聲，栽倒地上！

這時，小虎子已感到了一片迷糊，他在迷糊之中，只覺得自己的身子，被人扶了起來，同時又聽得那青年人的聲音，道：「這人中了于賊飛刀，那一定是我們自己人，快救他一救！」

而那中年人則嘆了一聲，道：「于賊的飛刀，分有毒無毒兩種，他中的是有毒的一種，現在毒已發，我們要救他，談何容易！」

小虎子將兩人的話，聽得十分清楚，他想要開口說話，可是却軟得一點力氣也沒有。他張大了口，他看那青年人的臉在向他湊近。

那青年人的臉上，怒意早已消失了，小虎子看到的，是一張充滿了關注之情，熱情坦誠的臉，和一對十分坦率使人感到極其親切的眼睛。

他想向那青年人笑一笑，來表示他心中的友善，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笑出來，因爲就在那一剎間，他眼前一陣發黑，昏了過去。

輕功絕頂小虎子

青雲堡主，淮西大俠等五個高手，攀着崎嶇的山路，終於登上了峭壁，他們俯伏在野草，矮樹叢中，在尖削的山頂上，又向前走了里許，就看到了那一座斷橋。

他們一路上來，也遇到了幾批金營的高手，遇有對方人少的，他們就出手殲敵，對方人多的，他們就匿伏起來，不和對方交手。等到轉進了那條僻靜的小路之後，他們就未曾再遇到敵人。

而這時，當他們看到了那座斷橋之際，他們不禁齊齊抽了一口涼氣！

斷橋是架在兩座峭壁之間的，在對面那座峭壁，林木掩映之中，可以看到有一所巨宅，那自然就是他們的目的地了，宋太子康王殿下，就囚在那巨宅之中，他們又向前走近了些，更是一起苦笑起來，雲霧在斷橋之間，穿來穿去，這座橋的木質，早已朽腐得發了黑色，中間斷去的有兩丈來長的一大段！

他們伏在橋頭的草叢中，看了半晌，曾青雲才道：「讓我先去試試，是不是能過得去！」

淮西大俠忙道：「曾堡主，講到輕功，不客氣說一句，兄弟在你之上，還是我先去試！」

曾青雲雙眉一揚，他們五人，全是武林中極有地位的人物，但只要是學武之士，提起武功的高下，極有地位的人，和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全是一樣的，誰也不肯認自己的武功比人低，是以曾青雲聽得淮西大俠朱造那樣說，心中着實很不服氣。

可是朱造話一說完，身形一縱，已然從草叢中穿了出去，落在斷橋的橋頭上。

那斷橋上的朽木，絕不能載得起兩個人，這是人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是以朱造一躍了出去，曾青雲也就不再行動，他和金龍莊主，祁連雙龍，都屏氣靜息，向前看着，朱造的身形極美妙地落在斷橋的橋頭上之時，簡直就如同一片樹葉，輕輕地飄了下去一樣。

可是雖是那樣，朱造的身子一落了下去，斷橋的朽木，仍是不免發出一陣「吱吱」一聲，有不少朽腐了的木片，簌簌落了下來。

祁連雙龍，龍氏兄弟，一見這等情形，齊聲道：「朱大俠小心！」

朱造並沒有接口，只是向後揮了揮手，然後，向前連跨出了三步。

他接連向前跨出了三步，在草叢中的四人，心也接連向上提了三次，朱造的輕功好，他們全知道，但是走在這樣已朽腐了數十年的斷橋之上，却是驚心動魄，令人提心吊胆。

走出了三步之後，朱造略停了一停，身子突然又向上拔起來，身形拔起好幾寸，便貼着斷橋，陡地向前滑了出去，這一滑，已滑出了丈許，等到他雙脚又站在斷橋上之際，離斷口處，已只不過數尺了！

這一下身法之美妙，連得剛才還挺不服氣的曾青雲，也不禁脫口，叫了一聲：「好！」

而朱造在身子一站定之後，身形左右搖擺不已，那是上乘輕功身法中的一式「風擺楊柳」，在身形左右搖擺之際，下沉的力道，都被化解了開去，使他的身子輕若無物！

在草叢中的四大高手，都看出，淮西大俠朱造，是準備蓄力拔起身形，向對面躍去了！

只要能躍過斷橋的斷口，到達對面，那麼，至少朱造是可以接近囚禁康王的那所巨宅了，是以在這時候，四人的心情，也特別緊張。

只聽得朱造發出了一下低沉的聲音來，隨着那一下低嘯聲，他的身子，搖搖擺擺，向上拔起，然後，陡地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兩個身。

他身子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兩下，當他的身形翻動之際，他身下就是萬丈深淵，一無憑藉，直看得四人一顆心，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

但是淮西大陝在連翻過了斷口，身子到了另一邊斷橋之上，只見他身形一直，身子已輕飄飄落了下來。

朱大俠成功了！在草叢中的四人，與奮得一起站了起來，但是，他們却高興得太過早了！就在朱造的雙足才一點到對面斷橋的那一剎間，只聽得極其輕微的「刷」地一聲響，朱造落脚之處的木頭，已然斷裂，朱造的身子，已跟着向下沉去！

在剎那間，四人全都呆住了，只見朱造立時一翻手，又抓住了斷橋。

四人的心中，又鬆了一鬆，可是，那却只是電光石火一剎間的事，朱造伸手抓住的那段朽木，又斷了下來，朱造的身子又向下一沉，他已經抓不中任何東西了，他的輕功再好，但人總不是飛鳥，是決不能凌空飛起來的，他在半空中翻騰着，但是身子却在迅速地跌下去。

曾青雲等四人，衝到懸崖邊上，向下看去，只見朱造的身子，在迅速變小，在迅速地向下跌着，終於成了一個小黑點，終於看不見了。

曾青雲、成一快、龍博、龍義四大高手，在那時候，只覺得遍體冷汗直淋！

淮西大俠朱造，乃是武林中何等有名的高手，一剎之前，四人還曾爲他美妙的輕功身法，心中覺得由衷地佩服，但是一剎間之後，他却墮入了萬丈深淵，屍骨無存，就此世上沒有了這人！

這四個人中，金龍莊主朱大俠的交情最好，性子也最急，他雙手緊握着拳，突然大踏步向前走去；曾青雲忙道：「成莊主！」

成一快頭也不回，道：「別叫我，朱大俠不幸未能成功，但也嚇不倒我！」

龍氏兄弟齊聲道：「成莊主，別去白送死！」

成一快厲聲說道：「死就死了，怕什麼？」

他說着，身形一躍而起，龍氏兄弟雙雙縱身，想將成一快拉了回來，但終於慢了一步。

成一快身形一閃，已然又落在斷橋之上。

成一快一落到了斷橋之上，龍氏兄弟勢不能再上去，再上去的話，三個人非一起跌下去不可。

只見成一快一抖手，「嗆啷」一聲響，自他的身邊，抖起一條又細又長，金光閃閃的金鍊來，那金鍊的一端，連着一隻龍心，五指銳利。

成一快一抖出了龍爪鍊，身子已向上疾拔而起。有了剛才驚心動魄，淮西大俠朱造慘死的那一幕在心頭，成一快身形略拔了起來之後，龍氏兄弟和曾青雲三人，更是手心之中，直冒冷汗。

只見成一快到了半空之中，身子向前掠去，手中的金龍爪，「颼」地向前飛了出去，他金龍爪的鍊子，足有一丈五六長，一揮而去，「奪」地一聲，已然釘在對面的斷橋之上。

那時候，他的身子，也在向下沉下去，但是金龍爪釘在對面的斷橋之上，他的身子雖然下沉，却被金鍊吊住，立時向前盪了上去。

可是，他才盪了兩三尺，金龍爪抓住的斷橋，一整塊朽木，已然鬆了下來，撒下了一陣木粉！

隨着那一種木粉，金龍爪也自斷橋之上，脫了出來，成一快發出了一聲悶吼，立時又揮起金龍爪抓向對面的懸崖。

曾青雲等三人，看得十分清楚，成一快這一抖，將一條一丈五六的細鍊，抖得筆也似直，功力之深，只怕當世使用軟兵刃的人，已是罕有其匹！

但是，即使他將金龍爪抖得筆也似直，離對面的峭壁，還差了三五尺，金龍爪抓不住對面的峭壁，成一快的身子，迅速地落下！情況就如淮西大俠朱造一樣消失了。

曾青雲等三人痛苦得全身肌肉都在抽搐，成一快的身子，跌進了暗暗的峽谷之中，已經幾乎看不見了，只有他的金龍爪，還在閃耀着點點的金光，看來他一面向下跌着，一面還在不斷揮舞金龍爪，想抓住一點什麼，好使他不致於粉身碎骨。

然而他却什麼也沒有抓住，轉眼之間，連那一點金光也消失了！

曾青雲是何等英雄人物，但在這時候，他也不禁雙眼之中，淚水迸流，痛苦地道：「是我嗎？他們兩人！」

龍氏兄弟也難過得緊握着雙拳，啞着聲音道：「這……斷橋，無人能渡！」

曾青雲雙手，緊緊地握着拳，他的指節間，在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道：「不，只有一個人，可以渡過這斷橋！」

龍氏兄弟强抑悲痛，道：「誰？」

曾青雲苦笑着，道：「這個人，我實在不願意提起他的名字來，但是一說他的名字，兩位也必定知曉。」

曾青雲又道：「他就是輕功絕頂，獨行無影，千里追魂宋德仁！」

龍氏兄弟的面色，本來就十分蒼白，這時一聽得曾青雲講出「獨行無影，千里追魂宋德仁」這十一個字來，他們的臉色更白了！

他們一字一頓道：「我們怎能去求這種人！」

曾青雲苦澀地笑着道：「我又何嘗願意和這種人打交道？可是武林之中還有什麼人輕功能勝過他？我們不是爲了自己的事去求他，或者他尚有一絲天良未泯，可以爲我們所動，將康王救了出來！」

龍博沉聲說道：「依我看來，還不如召集武林高手，分頭從那幾條大路衝殺過去！」

曾青雲嘆了一聲，道：「武林中人，前仆後繼，死的已夠多了，從這裏過去，是唯一的辦法，若是硬拚，怎敵得過金營的千軍萬馬？」

龍氏兄弟面上的肌肉抽搐着，顯見得他們的心中，十分痛苦，他們全是仁俠之士，想到不免要和宋德仁這等窮兇極惡的邪魔外道去打交道，心中自然是不願之極，可是捨此而外，又別無他法！

他們望着對面懸崖上，隱約可見的那所巨宅，長嘆了一聲，緩緩轉過身，走了開去。

他們是五個人來的，但是回去的時候，却已只剩下了三個人。淮西大俠和金龍莊主，這兩大高手，幾乎什麼也未曾做，便死在深淵之中了！

×　×　×

三匹馬馳進了與隆鎮，奔在最前面的，馬上所騎的正是青雲堡主，青雲堡主本就身形矮小，這時他神色憔悴，看來更是形容枯槁。

而跟在他後面的龍氏兄弟，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們是連趕了二日二夜路才到達興隆鎮的。

本來，以他們三人的武功而論，趕上二日二夜路，實在算不得什麼，可是沿途他們看到荒棄了的田野，已成廢墟的村莊，流離失所的難民，却使他們的心頭覺得無比的沉重，天下蒼生，都在金兵的鐵蹄下呻吟，他們深深感到那種痛苦的壓迫！

一馳進了鎮上的大街，三人便勒住了馬，曾青雲轉過頭來，道：「那是兩年前的事了，我聽得一個朋友說起，宋德仁在這鎮上開了一家古董店，叫做集古軒，和他在一起，是千手如來黃森。」

龍氏兄弟一揚眉道：「原來是這條漏網之魚，早幾年在陝甘道上，他差點就死在我們兄弟之手了！」曾青雲又苦笑了一下，三人勒馬前行，不一會，就來到了集古軒的門口，龍氏兄弟也一眼看到了黃森正在店中，招呼着客人！

他們兩人互望了一眼，飛身下馬，曾青雲忙低聲道：「兩位，以前的事，一筆勾銷，再也別提了！」

龍氏兄弟略停了一停，點了點頭道：「大踏步走進店堂去，黃森還未及抬起頭來，兩人已齊聲道：「黃朋友，好久不見了啊！」

黃森聽得有人叫喚他，滿面笑容，抬起頭來，當他抬起頭來時，龍氏兄弟，也已到了他的面前，黃森一看到祁連雙龍，他臉上的笑容，立時僵凝，神情實是古怪之極，祁連雙龍趁他發怔的那一刹間，身形一左一右，分了開來，各自伸手，挽住了黃森的手臂，笑着向幾個顧客道：「各位請便吧，我們有事相商！」

那幾個顧客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可是看看祁連雙龍的來意不善，又有一個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也進了店堂之中，自然唯唯答應着，退了出去。

黃森號稱「千手如來」，那是因爲他有一門絕技，便是雙手連發十七般暗器，所以祁連雙龍一上來，就挽住了他的雙臂，叫他難以放暗器。

那幾個顧客一走，龍博就道：「黃朋友，這位是青雲堡主！」

看到祁連雙龍，黃森便已涼了半截，這時一聽，名聞大江南北的曾堡主都來了，黃森只覺得身子發軟，幾乎站不穩，勉強在他的胖臉上，擠出了一絲苦笑來，道：「這……這……三位有話好說！」

曾青雲已向前走來，沉聲道：「黃……朋友，我們想見一見宋老大。」

像黃森這等黑道上人，曾青雲絕不屑與之往來，是以他在稱呼他爲「黃朋友」之際，也顯得不自在。但是他既然有求於人，自然也只好如此。

黃森這時，也看出三人，似乎不像有什麼惡意，提在半天的一顆心，總算又慢慢落了下來，他忙道：「三位要見宋老大，請跟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向祁連雙龍，望了一眼，祁連雙龍一笑，鬆開了手，黃森轉身向後走去，曾青雲等三人，便跟在後面，他們才穿過了店堂，便看到宋德仁迎面走了過來，黃森忙道：「宋大哥，有三位朋友要來見你。」宋德仁也不在意，順口道：「可是金——」

他才講了三個字，黃森趕緊大聲打斷了他的話題，說道：「是曾堡主和祁連雙龍！」

宋德仁本來想說「可是金營來的麼」，若不是黃森見機，他話已說出口來了，及至聽得黃森說了三人的名頭，他心中陡地一怔，暗叫了一聲好險！

而她只說了三個字，祁連雙龍和曾青雲，就算機伶些，也無法在這三個字中，知道宋德仁早已和金營高手，有了勾搭。

宋德仁這時，也還不知三人的來意如何，三人全是武林赫赫有名的人物，與他絕不往來，這時却找上門來，宋德仁多少有點心寒！

但宋德仁究竟是老奸巨猾了，他滿面堆笑，道：「原來是三位大俠光臨，眞是蓬蓽生輝，三位請到屋中坐！」

曾青雲也和氣地客氣了幾句，無非是什麼「冒昧來訪」等等，不一會，五人已到了一個小小的客廳之中坐下，自有小僮端上茶來。

那小客廳陳設得極其雅緻，坐定之後，宋德仁順手自檀木架上，取了一個古銅香爐摩挲着，只是望住了曾青雲等三人，顯然他是在等三人先開口。

曾青雲咳嗽了兩聲，道：「宋兄，我大宋康王殿下，在金營受質，宋兄是知道的了！」

宋德仁心頭怦地一跳，但是他却立時雙眉一緊，道：「是啊，聽說康王殿下英明神武，官家和百姓，都望他能出來，重振士氣，收復河山！」

曾青雲點頭道：「是的，爲了救康王殿下不知有多少江湖豪傑已然喪生了！」

宋德仁敷衍着，道：「是啊，眞是可惜！」

他一面心中在暗暗好笑，心忖，這三人不見得是要我來救康王的吧，如果是，那就好笑了。前兩天，金營中還有好手來，要自己去投効金營，許以厚利，自己早已答應了，他們三人却還撞了上來！

曾青雲等三人自然不知宋德仁在想些什麼，他們聽得宋德仁的口氣似乎活動，不像是沒有希望，心中還在暗自高興！

龍博忙道：「宋兄，現在看來，能將康王救出，只有你一個人！」

宋德仁一揚眉，道：「龍朋友此言何意？」

曾青雲又乾咳了幾聲，道：「金營廣派高手在各處堵截前去救人的英雄豪傑，但是我們却發現了一條秘徑，但若不是身懷絕頂輕功，萬難渡過，是以想請宋兄，念在國家命脈，仗義出手！」

在那刹間，宋德仁的心中，已不知打了多少主意，他的神情看來很嚴肅，道：「若眞只有我一人能成事，我雖然不像三位那樣是行俠仗義的仁人君子，但是倒也義不容辭！」

曾青雲等三人忍着心頭對宋德仁的厭惡，來求宋德仁出手，心中正有說不出的不自在，他們只當宋德仁一定推托不允，那時更是不知如何才好了，却不料宋德仁竟一口答應！

曾青雲等三人一聽得宋德仁如此說法，心中不禁肅然起敬，齊聲道：「江湖上是非，本難有定論，宋朋友若能憑輕功絕技，救出康王來，一定天下知名。」

宋德仁笑着，道：「在下自知聲名不好，倒也不再求什麼天下知名，只求心中安心，自己對得起自己，也就算了。」

要知道曾青雲、龍氏兄弟，全是君子仁人，常言道：「君子可以欺其方」，他們又怎麼想得到宋德仁口中說得如此堂皇，實際上，却正在轉着骯髒念頭。

是以他三人聽得宋德仁那樣說法，心中大是佩服，反倒有點不好意思，曾青雲忙說道：「既是如此，那麼請宋兄立時啓行！」

宋德仁道：「三位乃是武林中知名的大俠，惠然肯來，實是宋某人之幸，怎可如此匆匆，我藏有一罎好酒，當共謀一醉如何？」

龍博性急，道：「宋朋友，謀救康王，急如星火，不能耽擱。」

宋德仁笑道：「我命人去找幾匹快馬來，一路上省下時間，也足夠我們一聚了，黃兄弟，你快去閣中準備，我要歡宴三位大俠？」

千手如來黃森在一旁，一直未曾出過聲，宋德仁的話，騙得過曾青雲等三人，却是騙不過黃森，這宋德仁揚聲一說，黃森心中，立時明白，答應了一聲，便向外退了出去，曾青雲等三人見宋德仁興致甚好，也不忍拂他的意思，跟着他一起來到了後院的閣中。

不一會，黃森便帶着人擺上了酒來，曾青雲已攤開地圖，和宋德仁詳細解釋當地的地形，和淮西大俠，金龍莊主不幸墮崖的經過。

宋德仁用心聽着，燈光搖曳，每一個人的臉色都很沉重，桌上的酒菜，也漸漸冷了。

× × ×

接連兩天，小虎子的頭，沉得像是鉛澆成的一樣，他兩處刀傷，也痛得火灼一樣。直到了第三天，他才能勉力撐起身子來。

他在一間陳設得十分樸實的房間，躺了兩天。

在這兩天中，他只見過兩個人，那兩個人，也就是那天晚上，他中了飛刀之後逃出來，在街角上見到的那兩個人，是那兩個人將他扶進屋子來，用傷藥替他調治傷口，又服侍着他吃食的。

那兩天中，小虎子緊緊咬着牙關，忍着痛，一句話也沒有說過，他也不知道那個人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但是他却已知道，那年青的一個，性子十分暴烈，在這兩天中，小虎子也不知捱了多少罵。可是小虎子的心中，却一點也不怨他。

因爲那年青人雖然在罵他，然而小虎子却從對方那雙坦誠的雙眼中，感到對方對他的關切。他非但不怨那年青人，反倒對他十分感激。

另一個年紀較長的人，看來十分鄭重，也不怎麼出聲，小虎子對他倒反而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這時，小虎子坐了起來，他的頭仍然有點沉甸甸地，但是傷口却已不再那麼疼痛了，他揮手，手臂也已經可以轉動自如了。

就在這時，門外響起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聽得那陣腳步聲，小虎子的口角，就不禁泛起了微笑來，他知道這是那脾氣暴躁的年青人來了。

果然，腳步迅速地到了門前，「砰」一聲響，門被踢了開來，那年青人大踏步跨了進來，他才跨出了一步，便站定了身子，瞪着眼，揚着眉，大聲喝道：「你怎麼坐起來了？」

小虎子微微笑一笑，這還是他兩天來，第一次開口，他說道：「我已覺得好多了！」

那年青人立時喝道：「放屁，你知道什麼，傷成這樣，兩三天就好得了？哼，武功不如人家，就別和人家動手，受了傷，要躭擱人家工夫！」

小虎子微笑着，說道：「我是中了暗算！」

那年青人「呸」地一聲，說道：「中了人家暗算，也是輸了，有什麼好說的？不過……」

他講到這裏，居然笑了一笑，向前走了過來，在小虎子的肩頭上，輕輕拍了兩下，又說道：「不過你中了于彬的兩柄飛刀，還能逃得出來，眞不容易，而且于彬的飛刀，專取人咽喉，你是如何避得過去的？」

小虎子道：「當時我身在半空之中，强扭了扭身，但還是被他射中了！」

年青人雙眉一揚，「哼」地一聲，說道：「吹什麼大氣，你能在半空中强扭身子？」

小虎子瞪大了眼，道：「那有什麼不能？」

年青人冷冷地望着小虎子，道：「好，你扭一個給我看看！」

小虎子爲人很樸實固執，決不是處處和人爭勝的人，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任誰都不免爲人所激，一時之間，他忘了自己身帶重傷，立時道：「好！」

他一聲「好」字才出口，雙手在床上一按，身子已「呼」地一聲，到了半空之中，一到半空中，他猛一提氣，身子連翻兩翻，才落下地來。

可是他究竟傷得重，一落下地來，身子一晃，傷口之中，便已經汩汩地滲出血來，他臉色變得更蒼白，但他還是昂着頭道：「怎麼樣？」

那年青人臉上的神色，極其激動，一步跨了過來，抱住小虎子，將小虎子扶到了床上，一面大聲叫喊，道：「師兄！師兄！」

他一叫，那中年人便應聲而至，那中年人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進來的時候，神情極其緊張，及至一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才吁了一口氣，直來到了小虎子的身前，道：「咦，他傷口怎樣又出血了？」

那年青人忙道：「師哥，是我不好，剛才我不信他能在空中扭身，師哥，你猜他怎麼樣？他躍在半空，連翻了兩下，師哥，你可曾見過輕功如此之好的人？」

那中年人本來一臉怒容，看來像是要大大責備那年青人一番的，但是聽得那年青人這樣說，他也不禁呆了，怔怔地望住了小虎子道：「閣下尊姓大名！」

小虎子倒要想上一想，才明白那中年人那麼問是什麼意思，他道：「我姓趙，叫虎子，人家都叫我小虎子！」

中年人和年青人互望了一眼，輕功好的人，普天下自然不少，眞正造詣高的人，倒也屈指可數，像小虎子那樣，身負重傷，還能在半空之中，連翻兩翻，那簡直是驚世駭俗的輕功身法了，可是無論是趙虎子也好，是「小虎子」也好，這名字可實在陌生得很。

那中年人「嗯」地一聲，道：「趙朋友，我向你提一個人，不知道你認識不認識？」

小虎子搖着頭，道：「除了我師兄之外，我只怕沒什麼人認識的。」

那中年人「哦」地一聲道：「令師兄是誰？」

小虎子道：「他姓宋，叫宋德仁。」

這「宋德仁」三字一出口，那中年人和年青人的臉色都變了，他們向後連退了三步，互相望着，神情看來，實是古怪之極！

小虎子初涉江湖，根本不知道他師兄獨行無影、千里追魂宋德仁的聲名有多麼壞，是以看了這等情形，還感到莫名其妙，道：「你們怎麼啦？」

他一問，那年青人虎吼一聲，揚起手來，一掌就向小虎子拍了下去，可是他那一掌，才拍到一半，那中年人一揚手，已將年青人的一掌攔住，那年青人急叫道：「師兄，我們救錯這小王八了！」

那中年人怒瞪年青人一眼，向小虎子道：「就是在鎮上開古董店的那個？」

小虎子再不通世務，這時也看出形勢不對來了，他一欠身，已經坐了起，但他還是回答道：「正是！」

那中年人「哼」地一聲，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們看到飛刀于彬，進進出出好幾次，和宋德仁正在勾搭，你是宋德仁的師弟，怎麼會和于彬動起手來，傷在他的有毒飛刀之下？」

小虎子徐徐地道：「我奉師父之命，不准我師兄再做壞事，那使飛刀的正在，我看他不是什麼好東西，喝令他不可再來，他們兩人一起出手，我就受了傷！」

那青年人眞爽直得可以，一聽小虎子那樣說，忙道：「呀，這樣說來，我剛才幾乎打錯你了！」

小虎子勉强笑了一下，下了床道：「多謝兩位，救了我一命，我現在已可以行動，要告辭了！」

他搖搖晃晃，向前走兩步，那中年人欲語又止，像是想說什麼，但是又像是不想說出口來，但是那年青人已道：「別走，你傷還未好！」

小虎子道「你們已疑心我不是好人，我還留在你們這裏作甚？」

他一面說，一面已經走出了屋子，那年輕人忙跟在後面，中年人也隨後跟着，轉眼之間，三個人已一起出了大門，那屋子正在一條巷子的盡頭，小虎子出了屋門，那中年人才道：「趙朋友，我們——」

他才講了兩個字，小虎子突然站定了身子，道：「有人來了，那人好像受了傷，腳步不穩！」

這時，正是夜間，巷子中靜得出奇，根本連一點聲音也沒有，小虎子那樣一說，兩人都是一呆，那年青人道：「那裏有人？」

小虎子道：「快來了，正向這巷子奔來！」

正說着，那中年人也道：「不錯，有腳步聲了！」他一面說，一面不由自主，向小虎子望了一眼，在他的眼色之中，壓不住對小虎子的佩服，因爲當他那樣說的時候，他也僅僅聽到有一陣極其輕微的腳步聲傳過來而已，可是小虎子却早已聽到，不但聽到了，還聽出了來人受了傷！

由此可知，小虎子的耳力，是如何之好。也由此可知，小虎子的輕功造詣，實在是高得難以言喻，因爲唯有輕功高的人，才能夠有那麼好的耳力，憑着極其輕微的聲音，來覺察到別人的一行一動！

那年青人却還未曾聽到什麼聲響，但是正當他想再發問間，已看到一個人，歪歪斜斜奔了進來。

那人在巷子中，身子搖擺着，向前奔來，一面不斷扶着巷子左、右的牆壁，以防身子跌倒，那中年人一掠身，迎了上去，道：「誰？」

只聽得奔來的那人，啞着聲音道：「是……是……何大俠麼？」

奔來的人才說了一句話，便「砰」地倒在地上。

當那人跌倒時，他已奔到了小虎子的近側，幾乎跌向小虎子那邊。

小虎子連忙一側身，背貼着牆站定，青年人和中年人早已奔了過來，那中年人一屈膝，俯身下去，失聲地叫道：「曾堡主！」

倒在地上，身受重傷的那人，不是別人，竟正是青雲堡主曾青雲！

只見曾青雲一伸手，緊緊握住了那中年人的手，喘着氣，道：「我……我不行了，連……祁連雙龍，都遇了害，我們……與虎……謀皮……」

他說到這裏，已是上氣不接下氣，那中年人忙道：「是誰下的毒手？」

曾青雲連喘了幾下，才又道：「是獨行無影……宋德仁，他……他……已投了金營！」

曾青雲那一句話才出口，在一旁的那年青人，突然虎吼一聲，身子便向小虎子撲了過來。他一面撲向小虎子，一面十指便叉向小虎子的咽喉。

小虎子只覺得有一股勁風，直撲了過來，他連忙身子貼着牆滾了一滾，避了開去。

那年青人的一叉之勢，實在來得太猛，小虎子一閃身避了開去，他十指插在磚牆上，竟插得磚屑亂飛，小虎子心知避開了他又會再來，是以就在那年青人十指插在磚牆上的時候，他一腳已然飛出，踢向那年青人的腰際。

小虎子身受重傷，那一腳的力道，自然不是太重，但是他出腳快捷，認穴極準，那一腳正踢在青年人的軟穴之上，踢得那年青人「砰」地一聲，倒在地上，小虎子背貼着牆，已然拔了起來。

他身形起得極快，人影一閃，便已到了屋頂，等那青年人怪叫着虎躍而起時，小虎子的身形，早已隱沒在黑暗之中了！

那年青人還待去追，但是那中年人已然道：「來，快將堡主扶進屋去！」

那年青人立時走過去，兩個人一起扶着曾青雲，進了屋子，直到了裏間，將曾青雲在床上放了下來。

曾青雲面如死灰，口角處不斷有汩汩的鮮血流出來，他仍然緊握着那中年人的手，掙扎着在說話。道：「何大俠，你自然也是爲了救護康王殿下才來的了？」

那中年人點點頭道：「正是，現下只有我們師兄弟兩人，想多等些人到了才動手！」

曾青雲道：「所有通道……金營皆有重兵扼守，唯有一條……道路……你在我懷中……取那幅地圖……出來一看就明白……；那必需有一個輕功絕頂的人，方能成事，所以我們想到了宋德仁，却不知他……已和金營有了勾結，我們全飲下了他的毒酒……何大俠……」

曾青雲講到這裏，自他的口中，不但泛出鮮血，還泛出了很多奇腥無比的紫色泡沫來，跟着雙眼向上一翻，顯然是不濟事了！

曾青雲還掙扎着想說話，但到了這時候，他如何出得了聲，只在喉間發出了一陣「格格」聲，便已然斷了氣。

那中年人用力扳開了曾青雲的手指，轉過頭來，說道：「師弟，這裏不能再躭了！」

那青年人一張口，還未曾說話，就聽得外面巷子中，傳來了一陣呼喝喧嘩之聲，其中有人道：「看，血漬還在，曾青雲一定是逃進屋子了！」

隨着那一句話，「砰」地一聲響，顯得大門已被人踢了開來。

那中年人忙說道：「師弟，快從屋後走！」

可是那年輕人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中年人的叫聲一樣，大喝了一聲，一伸手！拿起了一條鑌鐵棍來，呼叫着，向外直衝了前去。

那中年人一頓足，抖出長劍，也奔了出去，他們兩人才一到天井，便見一條人影，如鬼似魅，快得像輕烟一樣，首先掠了進來，正迎着了那青年人！那青年人「呼」地一棍，便已盪了出去！

那向前撲來的人，雖然快絕，但是避得却也快，年青人那一棍才掃出，他便已身形疾拔而起，並在那年青人的頭頂上越過。

那中年人一見來人輕功如此之好，立時一聲大喝，道：「哼！宋德仁，你這臭賊！」

那拔身而起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宋德仁，一聽得有人叫出他的名字來，他身子在半空中陡地一翻，反倒得高了些，向下一看，看到了那中年人的面目，他便哈哈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何際聽何大俠！」

他在半空中從從容容地講話，何際聽已然連刺了三劍，但是那三劍，却被他在半空中，身形翻動，輕飄飄地避了開去。

他避開了三劍，才落下地來，而何際聽的第四劍，又已刺了出來。

那一邊，年青人一棍搗出，宋德仁人已不見，他還待轉過身來，可是只聽得「嗤嗤」兩聲響，迎面已有兩枚暗器飛了過來，年青人一聲大喝，鑌鐵棍砸飛了暗器，只見門口人影晃動，他短棍已呼嘯着掃了出去。

在門口發暗器的，不是別人，正是千手如來黃森，黃森的暗器功夫極高。雙手可發十餘種暗器，可是那年青人的來勢，實在太快，他兩枚暗器才發出，年青人已撲到了他的身前！

他急忙一閃身，鑌鐵棍砸了下來，「砰」地一聲響，正砸在一扇大門上，將一扇大門直砸了下來。

黃森向後退開，雙手連揮，又有七八枚暗器，一起飛了過來，那年青人飛起一腳，將那扇搖搖欲倒的門，踢得向前飛了前去，七八枚暗器，一起釘在門上。

年青人一棍砸向門上，棍將門砸了一個大洞，直砸向黃森的面門，黃森再也料不到對方的來勢如此威猛，一聲怪叫，「砰」地一響，鐵棍已砸在他的臉上，徑可寸許的鐵棍，直陷進了他的面門之中，他只叫了一聲，便已被年青人的那一棍，生生砸死！

那年青人一棍砸死了黃森，虎地轉過身來，只見宋德仁和他的師兄，正在動手，他大聲叫着，奔了過去，短棍向宋德仁腦後便砸！

宋德仁正在和劍術超羣的高手何際聽動手，背後一棍突然砸到，對他來說，自然是莫大的威脅，但宋德仁的輕功絕頂，他一聽背後風生，已然有了主意，身子突然向後一縮，「呼」地一聲，帶起一股輕風，就在那年青人身邊，掠了過去，到了那年青人的身後！

宋德仁突然避開，那青年人的一棍，便變得向他師兄何際聽疾砸了過去，那年青人大叫了一聲，正待硬生生將棍勢收住，可是這時候，宋德仁已到了那年青人的背後，「砰」地一掌，在那年青人的背上，擊得那年青人口中鮮血狂噴，那一棍的勢子，再也收不住，他一棍砸上，何際聽向上一揚「錚」地一聲，劍棍相交，年青人手中鐵棍，磕飛上了半天。

何際聽一聲大喝，那年青人也一聲大喝，他的身子還在向前衝去，但他衝出了兩步，雙手突然向何際聽的腰際一托，疾聲喝道：「師兄！」

他用力一托，將何際聽的身子，托得向上，直飛了起來，何際聽身形一翻，長劍抖動疾刺向宋德仁！

由於有了那年青人的一托，是以何際聽的那一劍，去勢之快，實是難以形容，宋德仁立時向後退去，可也是慢了一步，「刷」地一聲喝，何際聽的長劍，已然刺進了他的胸口！

而在這時，宋德仁的雙手，突然緊緊地握住了何際聽的頷子！那是他死前的一握，力道是何等之大，握得何際聽雙眼怒凸，推着宋德仁，騰騰騰向前，倒退了三四步，「砰！」地一聲響，兩人一起跌倒在地！

那年青人托起了何際聽之後，身子也倒在地，他伏在地上，叫道：「師哥！師哥！」

可是他連叫了四五聲，却是沒有得到何際聽的任何回答，此時四周圍靜得如此

出奇。

年青人轉過頭來，才看到何際聽的長劍，刺進了宋德仁的心口，宋德仁的雙手，却掐住了何際聽的頸子，兩人已一起倒在地上了！年青人大吃一驚，連忙躍起，跌跌撞撞，向前奔了過去！

他奔到了兩人的面前，用力將宋德仁的手指，扳了開來。

宋德仁掐得實在太緊，手指根根被青年人扳斷了，發出驚心動魄的「格格」聲來。

但是等到十根手指，全已扳開之後，何際聽依然是雙睛怒凸，眼珠呆定，他已經被宋德仁掐死了！

那年青人雙睛怒凸，樣子變得十分可怕，看來竟和被扼死的何際聽差不多，他啞着聲，怒呼了起來，大叫了起來，猛地抬起頭來，才看到小虎子，已經站在他的身前，他立卽站了起來。

可是，他已傷得相當重，虎地站了起來之後，身子一晃，重又跌倒在地。

小虎子沉聲道：「快起來，我聽得又有脚步聲傳到，又有人來了！」

那年青人怒喝道：「你是宋德仁的師弟，我們……白救了你！」

小虎子苦笑了一下：「師兄弟不一定是一樣的，我看再來的絕不是甚麼好人，一定和宋德仁是一伙，你再不走，就走不脫了。」

小虎子一面說，一面已向曾青雲的屍體走去，那年青人掙扎着站了起來，當他看到小虎子在曾青雲的身上搜尋着的時候，他又大聲喝道：「你在幹甚麼？」

小虎子道：「你剛才沒有聽得他說麼？他有一張地圖在身上！」

小虎子一面說着，一面已在曾青雲的懷中，找出了那幅地圖來，這時，連那青年人，也可以聽到脚步了，小虎子忙道：「快走，可要我扶你？」

那年青人怒道：「誰要你扶！」

他跌跌撞撞，向前走來，來到了小虎子的身前，身子一側，又要跌倒，還是小虎子扶住了他，他們兩人全都受了傷，但是兩個人相扶着，總比一個人來得好些，他們匆匆穿出了一條小巷！只揀小巷子亂走，走了大半個時辰，才靠着牆，停了下來喘氣。

那年青人瞪着小虎子，道：「你拿了那幅地圖，可是想去獻給金兵？」

小虎子皺着眉，道：「胡說，剛才死的曾堡主，不是說；一定要有一個輕功絕頂的人，才能夠救出康王來麼？你也聽到了。」

那年青人道：「自然聽到了，可是誰是能救出康王的輕功絕頂之人？」

小虎子道：「我。」

小虎子的那一個「我」字，說來十分平淡，好像那是理所當然之事，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一樣。可是那一個「我」字，却聽得那年青人，睜大了眼，半晌，方道：「你……你去救康王？」

小虎子又道：「如果一定要一個輕功好的人去救他，那就只有我了！」

那年青人又望了小虎子半晌，突然道：「如果是，受我飽廷天一拜！」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一俯，看樣子，像是要跪了下去，但是他身子向前一俯，却「砰」地一聲跌倒在地，小虎子連忙想去扶他，但是也一起滾跌在地。

他們兩人倒在地上，相互扶住了對方，又一起掙扎着站了起來，當他們站起之後，他們兩人，相互望着，不由自主，都笑了起來。

× × ×

陽光燦爛，在興隆鎮北七八里的一片柳林旁，小河邊，小虎子和飽廷天兩人，都躺在河坡上。

河上有幾艘小船，緩緩駛過，飽廷天轉過頭來，說道：「我們一面趕路，一面養傷，有何不可，我瞧你不是眞的想去救人！」

小虎子却不和他爭執，只是望着河中的流水，飽廷天性急大聲道：「你不願去，儘可不去。」

小虎子道：「不！我說過去，就一定去。」

飽廷天又望了小虎子半晌，說道：「那麼，我剛才說的話，你爲甚麼不回答我呢？」

小虎子的性子却不是那麼急，他連講起話來，都是慢吞吞地，他道：「你想想，多少武林高手，全都喪了命，我們兩人，若是不養好傷，能夠成功麼？」

飽廷天呆了一呆，他明知自己傷不好，肯定是不能成事的，但是他心中仍盼着快快飛到了那峭壁之前才好，是以他「哼」地一聲，道：「原來你貪生怕死！」

小虎子又望着河水，不再出聲。

飽廷天等了半晌，不見小虎子有甚麼反應，心中又氣又急，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小虎子却在這時候開了口道：「飽兄，死人可救得出康王來？」

飽廷天站定，叱道：「廢話！」

小虎子忽然笑了一下，道：「那就是了，你不該責我貪生怕死，我們不論做甚麼，總要活着才能去做，死了就甚麼都完了！」

飽廷天瞪着小虎子，他覺得小虎子講的話，十分不是味兒，可是却又實在難以反駁。英雄豪傑之士，講的是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但是小虎子却要養傷，却要千方百計，保全性命！

但是飽廷天却再也難以責罵小虎子「貪生怕死」了，因爲人要是死了，還能做甚麼事？

小虎子看到飽廷天那種發怔的樣子，像是感到很好笑，他又笑了一下，道：「你心太急，師父常說性急的人是練不好輕功的。」

飽廷天大聲道：「哼！輕功有什麼稀奇？」

小虎子道：「輕功好，可以過那斷橋，可以救人，這就大有用處了！」

飽廷天的每一句話，都駁不過小虎子，他賭氣地說道：「妳好，好，依你說怎麼樣？」

小虎子倒是一副指揮若定的氣派，他也不回答飽廷天的話，只是向一艘由上游緩緩搖下來的船，揮着手，叫道：「船家，船家！」

小虎子一伸手叫船，飽廷天又着急了起來，忙道：「喂，你弄錯了，到那斷橋應該走陸路去！」

小虎子道：「我們現在不到斷橋去，先找個地方養傷，等傷好了再說！」

飽廷天瞪着眼，不論他多麼心急，他那受傷的身子虛弱無比，絕無法一人單獨行動，也只好無可奈何，轉眼之間，船已傍了岸，小虎子向那梢公道：「由這裏往下游，可有什麼清靜的所在？」

那梢公道：「有，下游七里鋪，有好幾所大宅空着，全是有錢人的宅子，逃避金兵走了的。」

小虎子不再說什麼，和飽廷天兩人，相扶着上了船，一上了船，他們就倒在船艙之中。

在七里鋪鎭尾，他們一共住了五天。

那五天之中，開始的兩天，飽廷天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時刻暴跳如雷，他們住在一所被廢棄了的空宅之中，飽廷天一大聲呼喝，全宅都起回聲，但小虎子却始終只是微微地笑着，很少出聲。

飽廷天在開始的兩天之中，對小虎子不但沒有一點好感，而且簡直討厭透頂，但是漸漸地，他却對虎子越來越佩服了！

飽廷天是名門正派出身，年紀輕輕，但是在武林之中，名頭也頗爲响亮，提起他的名字來，也可以說是响噹噹的人物。

可是，若向武林中人，提起趙虎子來，只怕十個人會有五雙搖頭，說起來也未曾聽說過有這樣的一個人，但是飽廷天却越來越覺得，小虎子的武功，見識，樣樣都在他之上。

第五天之後，傷勢已癒，他們買了兩匹馬啓程時，飽廷天對小虎子，簡直已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唯命是從了，但小虎夜却還是那樣，看來只像一個楞頭楞腦的鄉下小子，不時掛着微笑，說話慢吞吞地，他說話的時候，從來也不提高聲音，但是飽廷天的嗓門再大，却也扭不過小虎子輕輕的幾句話。

他們策馬上路，連走了兩天，越向北去，途中便越是荒凉，第二天傍晚時分，他們經過一片林子！那樹林子有數十株參天古木，但是却被一把火，燒得所有的樹木，都只剩下樹幹。

而每一株樹幹上，都釘着一具屍體，那數十具屍體，有的燒得焦頭爛額，有的斷臂缺腿。

飽廷天是何等豪氣干雲的漢子，看了這等情形，身子也不免發顫。

他下了馬，牽着馬，慢慢地穿過來那片枯樹林，在快出林子的時候，他在一株大樹前停了一停。

那株大樹，也釘着一個人，那人花白的頭髮，花白的鬍子上，凝着一塊一塊褚褐色的血斑，看來極其駭人，小虎子吸了一口氣，道：「這是什麼人？」

飽廷天面上的肉，在不由自主跳動着，道：「那是山東開彈手谷泰！」

小虎子「嗯」一聲，道：「我聽師父說起過他的名字，也算是武林高手，他們死在此處，只怕全是遭了金兵的暗算。」

飽廷天憤恨之極，額上青筋的，一根根綻了出來，厲聲道：「金兵那有這樣的本領，這些人全是力敵萬夫的好漢，他們全是死在認賊作父的江湖下三濫之手！」

飽廷天罵到這裏，瞪住小虎子，道：「你師兄宋德仁就是那樣的賊！」

小虎子的聲音，却仍然很平靜，他道：「他眞是那樣的人，自然就不再是我的師兄了。」

飽廷天雙手握着拳，指節骨「格格」作响，但是小虎子却甚至連神情都十分平淡，他道：「我們該上路了，向前去，總得小心些。」

飽廷天道：「哼！小心什麼，怕他們麼？」

小虎子皺着眉，道：「和他們拚命，有什麼意思，我們是去救人！」

飽廷天還站着不肯走，小虎子在他身後，用力推了一下，飽廷天向前跌出了兩步，回過頭來，向小虎子怒目而視，小虎子道：「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小虎子大踏步向前走去，飽廷天跟在他的後面，道：「小虎子，這許多江湖朋友，死在這裏，你居然無動於衷，你簡直是——」

小虎子的聲音更平板，他打斷了飽廷天的話，道：「我不知道，我有動於衷，又有什麼用，救得出人來麼？我只知道，要過那斷橋，要去救人！」

飽廷天一直在小虎子的背後，瞪着眼，瞪視着小虎子瘦小的背影，他心中實在一點也不明白小虎子這個人，他似乎絕不是武林中人，也似乎和江湖上所有的紛擾，全沒有一點關係。

但是現在，他却負起犧牲了多少高手，未能完成的任務，他要去救康王殿下！

而他，似乎爲了做成這一件事外，便什麼也不再想了，好像連他自己，也幾乎不存在了。

飽廷天加快了脚步，趕上了小虎子，和小虎子並肩，大踏步向前走去。

飽廷天還不時回頭去看小虎子，小虎子却只是雙眼直視着前面，細緊抿嘴，看得飽廷天在不知不覺之間，也學起他那種樣子來。

× × ×

小虎子和飽廷天兩人，終於趕到了斷橋之前，由他們拂開了比人還高的野草，看到了那座斷橋之際，他們兩人，不禁齊齊吸了一口氣。

兩邊斷橋中的缺口，比青雲堡主幾個人，上次來到的時候所看到的更闊了！因爲曾有兩個人跌下深淵去，他們在跌下去的時候，踏斷了幾尺朽木。

飽廷天看到在深淵中飄蕩的淡薄的雲霧，他語聲苦澀，說道：「天，這怎麼過得去？」

小虎子沉聲道：「低聲些，莫讓對崖的人知道了有人到這裏來了。」

飽廷天雖然壓低了聲音，但是他還是道：「假使我是對面的人，知道有人，我也不担心，根本沒有人可以過得了這座斷橋。」

小虎子不再說什麼，只是慢慢地向前走着，當他來到斷橋脚下之際，他站定了身子，雙眼直視向前，眉心打着結，一動也不動。

飽廷天慢慢來到小虎子的身邊，道：「讓我去試試，這橋穩不穩。」

他一面說，一面一步跨向前去，可是別看小虎子站着不動的時候，像是一尊石

像一樣，但是一動起來，卻是快疾無比，鮑廷天的一隻腳還未曾踏下來，小虎子陡地伸出手來，已拉住了鮑廷天的衣服，向後一拉，沉聲喝道：「別去！」

鮑廷天道：「試試怕什麼？」

小虎子道：「像你這樣的輕功，只怕一腳踏下去，橋已坍了！」

鮑廷天翻着眼，他的心中，實在不服，但是這些日子來，他和小虎子在一起，卻已經覺得不論什麼事，都不能和小虎子爭，就算爭了，等到後來，總是他啞口無言收場，還不如不說算了。

小虎子俯身，拾起了一塊小石子來，輕輕向前，拋了出去，「啪」地一聲，那塊拳頭大小的石頭，剛好落在斷橋的盡頭了。

而石頭才一落下，斷橋頭上，便裂下了一塊朽木，那塊朽木，和石頭一起跌進深淵去了。

鮑廷天看到這等情形，舌頭伸出來，半响縮不進去，小虎子嘆了一聲，鮑廷天關切地問道：「怎麼樣？」

小虎子緩緩地搖着頭：「我也無法在這橋上，走過這深淵去。」

鮑廷天一聽，心中涼了大半截，這幾天來，他幾乎已相信小虎子一定可以飛渡深淵，爲人所不能爲，他們兩人，也一定可以將康王救出來的。

鮑廷天好不容易和小虎子來到這裏，小虎子卻講出了這樣的話來。

鮑廷天呆了半响，才道：「你……你……不是說，天下武林中人，以你輕功最高？」

小虎子緩緩地道：「可以那麼說，我不能從這橋上走過去，天下就再也沒有人可以自這斷橋上走過去了！」

鮑廷天臉上漲得通紅，道：「那麼，豈不是死的人全白死，再也救不出康王殿下來了？」

小虎子聽得鮑廷天那樣說，卻又不怒不忙地道：「我只是說，我不能從這斷橋上過去，卻並沒有說我不能過這深淵！」

鮑廷天是性急的人，一聽得小虎子那樣講，他直跳了起來道：「你怎麼不早說，你怎麼過去？」

小虎子也不回答，突然踏出了一步，重重一腳，向那斷橋，踏了下去。

小虎子的動作極快，鮑廷天想拉他，已然來不及了，小虎子一腳踏下去，只聽得「蒲」地一聲，接着，木屑亂飛，那半道斷橋，化得無數木片，已經紛紛落下深淵去，小虎子只不過踏了一腳，半座橋已經無影無踪！

鮑廷天看到這等情形，不禁苦笑。

小虎子轉過身來，道：「有這斷橋在，每一個人來到這裏，總想利用這斷橋過去，明知這斷橋是萬不能憑持的了！卻還是不免要去依賴它，現在，我要過對面去，首先得將橋斷去，才能眞的過去！」

鮑廷天苦笑道：「聽你說來，倒很有道理，但是你怎麼過去？」

小虎子道：「我們割樹皮搓繩子，我先蕩過去，等我過去了，拉直繩子，你再攀過來。」

鮑廷天深吸了一口氣，說道：「蕩過去？」

小虎子道：「是的，這辦法看來好像太笨了一些，不像利用現成的斷橋那麼聰明，不過有時候，笨的法子比聰明的辦法，更要有用得多！」

鮑廷天不再說什麼，他們兩人，一起退開到草叢之中。

天色漸黑了，他們可以望到對面那所巨宅，在黑暗之中，像是一頭龐然巨大的怪獸一樣，自屋中有閃耀的火光映出來。

漸漸地，夜更深了，燈火也熄滅了，想是所有的人，全都睡了，但是小虎子和鮑廷天卻並沒有睡，他們在割樹皮，一個在用樹皮搓着繩子。

接連三天，他們睡覺的時候極少，卻只是在搓繩子，已有二十多丈長了。

他們有時，可以聽到對面巨宅附近，不時傳來縱笑聲，每當對面巨宅有縱笑聲傳來時，他們的心中，就不禁感到心裏一陣難過。

他們知道，那一定是對方有了得意的事，而又有江湖豪傑，遭了不測了。

第四天一早，鮑廷天和小虎子兩人就醒了！昨天晚上，由於連日來的疲倦，他們倒睡得很沉，早上天濛濛亮，他們醒來的時候，頭髮上，還站着露珠，鮑廷天醒來之後的第一句話就問道：「繩子已經夠了麼？」

小虎子道：「夠了！」

他一躍而起，拿起繩子的一端，打了一個活結，結在一個老樹樁上，用力抽緊了活結。

他扭緊了活結之後，一揚手，將繩子拋了下去，抬頭向鮑廷天望來，鮑廷天呆了一陣，才說道：「小虎子，你可得小心了。」

小虎子的聲音，仍然那麼平靜，他道：「要是我跌死了——你得勸別人，絕對別再來試了！」

鮑廷天苦笑了一下，道：「小虎子，你眞那麼自負？」

小虎子翻了翻眼，道：「你看我可是自負的人？我只是在說實話！」

鮑廷天說道：「好了，算是你輕功第一，但你若是不行，我說什麼也得再試一試！」

小虎子冷冷地道：「天下就有你這樣，喜歡白白送死的蠢人！」

鮑廷天道：「你不是也一樣？你有把握，一定可以過到對崖去麼？你也一樣在冒生命危險！」

小虎子呆了半响，他沒有再出聲，那時繩子已全拋下去了，小虎子是望定了鮑廷天的，突然之間，他身子向下一墮，他雙手只是鬆鬆地握着繩子的，身子向前一滑，便直瀉了下去。

鮑廷天大吃一驚，一時之間，還只當小虎子失手跌了下去，他連忙俯身出去看時，卻見小虎子的身子，已滑下了兩三丈，但他雙手已握緊了繩索，原來剛才那一下，他是故意滑下去的。

鮑廷天鬆了一口氣，小虎子卻只是低頭望着下面，只見他雙手又是略略一鬆，整個人，又向下滑了下去，這下子滑得更多，已滑下了八九丈左右了。這道懸崖間的距離，也不過七八丈，小虎子若是要盪到對面去的話，那是足够有餘的了。

鮑廷天屏住了氣息，他看到小虎子鬆開了一隻手，將多餘的繩子，拉了起來，就用一隻手，將繩子打了一個結，繫在自己腰際。

等到他繫好了繩子，小虎子手握着繩，雙足在峭壁之上，用力一蹬，只見他整個人，陡地向上，盪了起來，那一盪，盪高了五六丈，離對面峭壁，已只有三四丈距離了。

可是，鮑廷天卻看得出，那一盪之勢，已到了盡頭，小虎子並不能借那一盪之勢，到達對崖。

就在此際，只見小虎子的雙手，突然一鬆，身子向上一挺，疾飛了起來，在半空中，連翻了兩翻，翻向對崖。

那時，他的雙手，已經鬆開了繩子，雖然繩子還在他的腰際繫着，但是這種情景，也不禁看得人身上直冒冷汗！

只見小虎子在連翻了兩翻之後，離對崖只不過丈許遠近了，小虎子的身子，再向上一挺，雙手伸出，向對崖的石縫之中，打橫長出的一株小樹抓去，他十指一緊，竟然已將那株樹抓住！

在那一刹間鮑廷天高興得幾乎要大叫了起來！

但是也就在那一刹間，鮑廷天才張大口了，只見那株小樹，竟已被連根拔了起來，小虎子的身子也直向下跌了下去，只見小虎子立時拋去了小樹，抓住了繩子，他的身子，直盪回峭壁來。

小虎子手抓住繩子，自然不致於跌下深淵去，可是他盪回峭壁來的那股力道，卻是非同小可，如果撞在石壁上，怕不是骨折筋裂而已，看得鮑廷天着實替他揑着一把冷汗！

小虎子盪回來的勢子，比去的時候，快了許多，他整個人像是在深淵之中，直飛了回來一樣，轉眼之間，便要撞在石壁上了！

也就在這時，小虎子的雙腿一屈，雙足重重蹬在石壁之上，就着那一蹬之力，他整個人，又向上盪了起來！這一次，由於他撞向石壁的力道大，是以一蹬之下，反彈出去的力道也更强，身子足盪高了有七八丈，勢子再近，小虎子又像上次那樣，雙手鬆開，翻了起來。

他身子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兩三下，身子一挺，這一次，他雙手抱住了一塊大石。

小虎子雙手抱住了大石，大石自然不會再向下跌來，而他離對崖崖頂，只不過兩三丈的距離，以小虎子的輕功而論，要上兩三丈，簡直如履平地一樣。



鮑廷天見小虎子屢遭奇險不由替他担心起來。

鮑廷天長長在吁了一口氣，不論怎樣，他和小虎子兩人，可以過對崖去，是毫無問題的了！

小虎子的身子輕輕向上一縱，已躍到了大石之上，他向鮑廷天揮着手，鮑廷天也向他揮着手，小虎子如同猿猴一樣，手足並用，迅速地向上，攀了過去，轉眼間，已到了對面的峭壁頂上。

小虎子將繩子拉直，套在對崖的一塊大石上，招手示意鮑廷天攀過來，鮑廷天搓了搓手，正待縱身去抓繩子時，突然看到小虎子的背後，草叢之中，陡地冒出了兩個人來，鮑廷天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張口欲叫，但小虎子顯然也立即發現身後的人，陡地轉過身來。

小虎子才轉過身，一柄長劍，已到了小虎子的肩頭。

只見小虎子身形向上疾拔而起，那人的一劍刺空，小虎子已到了他的身後，一肘撞出。

鮑廷天在對面，看得十分分明，小虎子一肘撞出，那持劍的人，口噴鮮血，噗地起便倒。

但是，小虎子剛一落地，另外一個人的手中，却飛起了一條長鞭來。

那條長鞭，又細又長，簡直就如同一條毒蛇一樣，靈活無比，才一發出，便已纏住了小虎子的足踝，那人接着用力一扯，小虎子身形一側，便已跌倒。

小虎子一跌倒在地，手在地上一按，又騰身而起，可是那使軟鞭的人，武功分

明極高，小虎子一躍起，他手向下一沉，小虎子「砰」地一聲，又跌下地來。

飽廷天在對崖，急得雙手握着拳，頓足不已，突然之間，他看到那條繩索，仍然繫在兩崖之間，足可供自己爬過去，他再不考慮，立時雙手抓着繩索，迅速地向對面攀了過去。

他人掛在繩索之上，對面崖上，小虎子和那使軟鞭的人動手的情形，他自然再看不到了，可是，他却可以看到，捱了小虎子一肘，口噴鮮血倒地的那人，却以劍支地，搖搖晃晃站了起來。

在那一剎間，飽廷天的雙手之中直沁汗，他只不過攀到了一半，只要那人舉劍斬斷了繩索，他就無法到達對面了！

而小虎子和那長鞭的人交手，一上來就落了下風，纏鬥下去，對方的人，聞聲趕來，那是萬無倖理！

飽廷天一面心中發急，一面去得更快，只見那人站直了身子之後，立時揚起劍來，可是那人敢情傷得眞不輕，才一揚起劍來，身子一側，又要跌倒，只得以劍支住了地。

而就在那一個躭擱間，飽廷天又近了丈許！

那人支着劍，喘息着，挺了挺身子，又揚起劍來，他揚劍之勢十分慢，飽廷天迅速地打橫攀着，等到那人揚起劍來時，他離對崖已只有四五尺了，就在那一剎間，那人的一劍，疾砍了下來。

當劍光閃耀，向下疾砍下來之際，飽廷天甚至閉上眼睛，什麼也不想看了！因那一劍斬下來，一定可以將繩子斬斷，而繩子一斷，他自然攀不到對崖了！

飛越絕崖陷敵陣

可是，就在他閉上眼睛的那一剎間，他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飽廷天心中陡地一動，立時睜開眼來，只見那人的一劍，居然未曾砍中繩索，只是砍在石上，而他人也仆倒在地！

飽廷天這一喜，實在非同小可，他本來已然是絕望的了，這時，他雙手連動，左手已攀到了石角，他雙手一抓到了對崖的石角，不由自主地，發出了一聲嘯聲，身子向上，疾翻了起來。

飽廷天翻到了對崖上，身子才一點地，便大吃了一驚，他本來才一開始攀過來時，小虎子的情形，已然大是不妙了，可是這時候却更糟了！

這時候，小虎子的足踝，仍然被那人的軟鞭纏着，而那人將軟鞭，又纏在一個老樹椿上，小虎子本來可以解開軟鞭來的，可是偏偏又多了三四個人，各持利器，正在攻擊小虎子！

小虎子身子來來去去無法離開那老樹椿一尺，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可以不受傷，已是難得之極，如何還得抽出空來，將纏在足鞭上的軟鞭解開去？

飽廷天一見這等情形，大叫了一聲，身子向前，直撲了出去，在他撲出去的時候，他手中已然舞起了鐵棍，可是，他才撲出去一步，突然之間，在他身後，伏在大石上受了傷的那人，陡地一個翻身，一劍向他刺了過來。

飽廷天一看到小虎子情形危急，心急衝過去，如何還料得到那個早已受傷的人，會突然向他刺出了一劍，他突然聽到了金刃刺空之聲，急忙回過頭來之際，劍已刺到了他的右腿。

飽廷天急忙向前跨出一步，「嗤」地一聲，劍尖已在他的腿上，劃出了一道口子，幸而那人傷得重，這一劍的力道不會太大，只不過深半寸而已，但飽廷天經過這一躭擱，小虎子的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小虎子一隻足踝被纏在樹椿上，當三個人的進攻，左閃右避，險象環生，就在飽廷天被突然一劍刺中之際，小虎子一聲叫喚，原來他身子一左閃之際，一柄尖刺，已經刺中了他的肩頭！

飽廷天一聽得小虎子的叫喚聲，心中大急，大叫了一聲，一抬腿，便將那人踢得向懸崖之下，直跌了下去，飽廷天乃是一等一的硬漢，腿上那一點傷，他也根本不在乎，一面大叫着，一面向前，直衝了過去，他一衝到了小虎子面前，陡地一聲大喝，猶如半空之中響起了一個霹靂，鐵棍橫掃，「砰」地一聲，已將一個人掃得一聲慘叫，打橫直飛了出去。

另外兩個，一個手一縮，自小虎子的肩頭，拔出尖刺來，那尖刺之上，鮮血還在向下直滴，飽廷天看到小虎子受了傷，心中已是又急又恨，這時再看到對方的兵刃之上，還沾着自己最好朋友的血，更是怒從心頭起，又是一聲怪吼，鐵棍向上，直揚了起來，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和那人的尖刺相交，敢情那人的尖刺，也全是精鋼打就的，隨着那「錚」地一聲響，火星向四下迸射了開來。

但是飽廷天的變招快，兩件兵刃，才一相交，他手腕一翻，鐵棍已向前擲了出去。

只聽得「啪」地一聲響，鐵棍搠到了那人的胸口，將那人的一根肋骨，生生撞斷，鐵棍還直搠了進去半尺有餘，那人口中鮮血狂噴，飽廷天跟着一脚踹出，那人的身子又直跌在地上，眼看活不成了！

還有一個，看到飽廷天如此勇猛無匹，嚇得呆了，等到飽廷天踢開了那人，他大叫一聲，掉頭便跑。飽廷天罵道：「他奶奶的，往那裏走！」

他聲隨人到，「呼」地一聲，疾掠而過，已抓住了那人的後頸，將那人的身子，扳了回來。

也就在那時，只聽得小虎子急叫道：「他們又有人來了，我們快走！」

飽廷天伸手一推，將那人推出了一步，緊跟着，一脚踢出，踢得那人口噴鮮血，仆倒在地，立時轉過身來，在地上拾起了一柄刀，道：「小虎子，你的脚，還不碍事麼？」

小虎子的面色十分蒼白，他的一隻手，掩住了肩頭的傷口，血自他的指縫中，直湧了出來。

飽廷天手起刀落，砍斷了軟鞭，小虎子一個跟蹌，向前跌出了兩步，飽廷天忙過去將他扶住，小虎子喘着氣，道：「快！趁他們還沒有追上來，我們還來得及逃到對崖去。」

飽廷天陡地一呆，說道：「什麼？逃走？」

小虎子道：「自然是先行逃命，留着命，下次再來。」

飽廷天不禁苦笑了起來，道：「小虎子，還能有下次的機會麼？」

他們兩人在說着，已聽得自那所巨宅那裏傳出來的人聲，已越來越近，還可以聽得有人在大聲叫道：「喂，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小虎子厲聲道：「你還不走，却想作什麼？」

小虎子講話做事，一直都是不急不徐，淡淡定定，飽廷天從來也未聽過他那樣疾言厲色地講過話，是以不禁呆了一呆。

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飽廷天自己却有他的打算，他立時道：「這次給我們過了崖，他們必然加緊防守，再也不會有什麼機會了，我的傷不重，我要去與他們拚一拚，你管你走吧！」

小虎子急得頓足，道：「你——」

然而，小虎子才講出了一個字，只聽得幾聲叱喝，已有四五個人，疾奔到了近前，飽廷天不理一切也是一聲大喝，揮棍便迎了出去。

小虎子看到這等情形，不禁呆了！

此際，他離開峭壁，只不過三五丈，他肩頭雖然受創不輕，但是以他的輕功而論，這三五丈的距離，還是一躍可達。

而只要他到了峭壁邊上，抓住了繩子，將繩子弄斷。小虎子那樣就可以盪了過去，對方絕對無法追趕！

本來，他就是打定了這個主意，準備和飽廷天一起逃走的，却不料飽廷天竟不顧一切地衝向前去，他難道能一個人逃走，棄飽廷天於不顧？

飽廷天一衝了上去，鑌鐵棍飛舞，已和對方那四五個人交上了手，看來是萬萬扯他不回來的了。

而事實上，小虎子也根本沒有機會將飽廷天扯回來，因爲就在他一個猶豫間，又有四五個人，越過了飽廷天，來到了他的身前！

向前奔過來的五個人，三個立時揮動兵刃向小虎子攻了過來，還有兩個，奔到了峭壁上，一個叫道：「好傢伙，這兩人居然能結了一條繩索！」

另一個手起刀落，「啪」地一聲，已將繩子砍斷，轉過身來，叫道：「好賊子，退路已絕，還不束手就擒，看你逃向何處！」

那兩個人一面高聲大叫，一面又反撲了過來。

當三個人攻向小虎子之際，小虎子身形一閃，閃到了其中一個持斧的人身後，一探手，抓住了那人的後頸，那人反手一斧砍來，被小虎子順手在那人的手腕上一捏，便將斧奪了過來，一斧砍出，正砍在那人的後腦之上，左手一推，推出了死屍，撞向另一人。

小虎子雖然一上來就得了手，但是他終究傷得不輕，身形又是一個跟蹌。

另一人見小虎子如此神勇，本來已嚇得不敢進招，但此際，適才向峭壁的兩個，又撲了回來，這時小虎子又成了以一敵三之勢。

那一邊，飽廷天以一敵五，大聲呼喝，勇不可當，已有兩人，被他的鑌鐵棍掃跌在地，另外三個，也是一點都佔不了上風。

飽廷天神威凜凜，勇猛得很，「砰」地一聲響，鐵棍又將一個人掃得直飛了出去，他轉頭一看，小虎子以一敵三佔不了上風，身形立時向後退來。

飽廷天向後一退，還有兩人，不知死活，以爲飽廷天已落了下風，急於想走，是以他們向前趕了過來，口中還在喝道：「往那裏走，看——」

可是，他們下面一個「刀」字，還未出口，飽廷天身形突然拔起，雙脚飛踢而出，「砰砰」兩聲響，正踢在他們兩人的面門之上。

飽廷天的靴尖上，包着鐵塊，那兩脚踢中了兩人的面門，兩人的鼻骨，立時陷了進去，鮮血從眼中、口中，一起擠了出來，只喊得半聲，便已被飽廷天硬生生兩脚踢死了！

飽廷天身子一翻，翻過了一個人的頭頂，到了小虎子的身後。

那人驟覺頭上有人翻過，呆了一呆，飽廷天的鐵棍，已自那人的口中，直搗了進去，將那人的滿口牙齒，盡皆搗落。

那人口中發出「荷荷」的聲響，轉身急奔了開去，小虎子沒有了後顧之憂，手中的利斧，也砍死了一人。

自巨宅中奔出來的，一共是十個人，但是轉眼之間，只有一個負傷的逃走，還有一個，還在動手，其餘的盡皆死去！

還在動手的那個金營高手，早已嚇得手忙脚亂，飽廷天揚起一棍，將他手中的單刀砸飛，手腕一翻，重重一棍，擊在那人的肩頭之上，將那人的身子，壓得直跪了下來，飽廷天大聲喝道：「康王殿下在何處？」

那人口角鮮血直流道：「我……我不知道！」

飽廷天性子最烈，一聽得那人說不知，大喝一聲，道：「留你無用！」

他鐵棍橫揮，擊在那人的面頰之上，將那人的頸骨打斷，頭側向一邊，立時死於非命！

小虎子喘着氣道：「現在可好了，走不了！」

飽廷天已是滿身血汚，他殺得性起，道：「正好前去拚命！」

小虎子立時冷冷地道：「咱們是救人來了，還是拚命來了？」

飽廷天怒道：「人救不成，拚命也是好的！」

小虎子道：「聽我的話，人還不致於救不成，眞要和他們拚了命，人就一定救不成了！」

飽廷天道：「你還有法子救人？」

小虎子苦笑道：「看着罷啦，死馬當活馬醫，好歹得盡最後的努力！」

飽廷天又呆了一呆，這時，巨宅更是人聲鼎沸，從人聲聽來，正不知有多少人，自巨宅之中湧了出來，小虎子道：「我們快躲一躲，上樹去！」

飽廷天還在猶豫，小虎子已向一株大樹，奔了過去，飽廷天跟在後面，轉眼之間，兩人便已上了那株枝葉茂密的大樹。

他們兩人才上了大樹不久，只見足有二三十人，都奔了過來。

那二三十人，看到了地上十一二具屍體，面上的神色，盡皆驚駭莫名，一起散了開來，有人叫道：「入侵的敵人呢，何以不見了？」

有的道：「一定躲起來了！」

更有的人道：「來人的武功，如此之高，要小心他們突然暗算！」

那人一說，各金營高手，更是神色驚慌，四五個人一組，各自背靠背站定，如臨大敵。

在樹上的鮑廷天，好幾次皆要出聲大喝，但是都被小虎子以手勢止住。也就在那刹間，只聽得一干人突然叫了起來道：「好了，劉大爺來了！」

隨着衆人的叫喚，只見一個又高又瘦，披着一件火也似的紅袍的中年人，又帶着七八人，疾奔了過來，那中年人一到，各人的神色，立時鎭定了不少。在樹上的小虎子也看得分明，跟在火神劉天雄身後的一人，正是在興隆鎭上，用飛刀傷了他，令得他幾乎送了性命的飛刀于彬！

火神劉天雄一到便厲聲道：「敵人在何處？」

一個答道：「來人退路已斷，一定躲起來了！」

劉天雄先冷笑一聲，身形閃動，到了峭壁邊上，看了一看，轉過身來，一聲道：「朋友何必藏頭露尾，難道就想躲得過去麼？」

鮑廷天雖然還看到小虎子在向自己做手勢，然而他實在按捺不住，道：「我們在這裏！」

他一面叫，一面作勢待向下撲去！

小虎子立時大叫了一聲，道：「絕對不可！」

小虎子拉住了鮑廷天的衣袖，不讓鮑廷天跳下去，那刹之間，下面三四十人，早已圍住了他們兩人棲身的那株大樹！

鮑廷天回頭向小虎子望了一眼，道：「現在不拚命也不行了，算是我累了你，其實，大丈夫男子漢，要是怕死，那實在不像話！」

小虎子的聲音十分低沉，道：「誰說我們要拚命？」

鮑廷天陡地一呆，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道小虎子那樣說是什麼意思，因爲照眼前的情形來看，除了拚命之外，根本沒有別的辦法了！

鮑廷天想問小虎子，他那樣說，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是他的話還未曾出口，便聽得飛刀于彬，在樹下發出了一下冷笑聲，道：「躲在樹上的朋友，還不現身，却在等些什麼？」

小虎子拉了拉鮑廷天，耳語道：「你若信得過我，千萬照我的主意行事！」

鮑廷天的神色，仍然十分疑惑，望定了小虎子，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小虎子立時又道：「你答應我！」

鮑廷天在那一刹間，想起小虎子和自己在一起，見識遠在自己之上，就算依他之計行事，多半也錯不了哪裏去的，是以他咬着牙，點了點頭。

就在他們兩人耳語幾句之間，已聽得劉天雄大聲喝道：「各人後退，我放火彈燒樹，看他們下不下來！」

劉天雄才一叫，小虎子便接口道：「不必放火彈，我們下來了！」

他一面叫，一面一手拉着鮑廷天，身形輕輕一縱，便自大樹之上，躍了下來。他肩頭的傷口甚大，一縱一躍間，鮮血又汩汩流出。

小虎子和鮑廷天兩人，一自大樹上躍下，氣氛便大是緊張，各人圍成了一個圓圈，將他們兩人，團團圍住，劉天雄一看自樹上躍下來的，只是兩個年青人，一個神威凜凜，手持鐵棍，虎眼圓睜，一望而知，是一個武功極高的少年英俠，另一個却是貌不驚人，瘦削蒼白，看來只是一個鄉下小子，劉天雄也不禁一怔，「哼」地一聲，道：「就祗得你們兩人麼？」

鮑廷天一聲大喝，道：「就是我們兩個，已鬧得你們鷄犬不寧，再多一個，你們更受不了！」

小虎子却在鮑廷天狂呼之際，面上帶着微笑，道：「于彬，你還認得我麼？」

于彬就在劉天雄的旁邊，小虎子一現身，他就覺得這個鄉下小子，十分面善，可是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他來，那自然是小虎子的樣貌，實在太過普通，絕不驚人之故。

等到小虎子一開口，于彬也已經陡地想了起來，刹那之間，他面上的神色，不禁十分驚訝。

在興隆鎭上，他發飛刀偷襲，小虎子中了他的飛刀，仍能帶傷逃走，當時于彬感到十分驚訝，但總不如小虎子此際仍然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爲甚！

小虎子走後，于彬和宋德仁已經商議妥當，宋德仁也決定投入金營效勞，並且還要帶幾個武林高手，前來立功，恰好在宋德仁還未曾離開興隆鎭時，曾青雲等三人，却不知底細，摸了上去。

宋德仁一見曾青雲找上門來，心中實是大喜，因爲曾青雲的武功極高，在武林中又極有地位，反抗金兵，天下知名，若是能將曾青雲擒到金營，自然是大功一件，是以就和千手如來黃森兩人，在酒中下了毒。

曾青雲三人，固然是懵懂不知，但是宋德仁却也將曾青雲等三人，武功估得太低，三人一發覺酒中有毒，立時翻臉，動起手來。

一動手，龍博、龍義兩兄弟，首先遇害，曾青雲身負重傷，却逃了出來。

曾青雲一直遇到了鮑廷天師兄弟和小虎子，才行死去，而宋德仁、黃森，隨後趕到，也死在鮑廷天師兄弟之手，這一切，前文已經表過。

而這時，宋德仁、黃森的死訊，也早已傳到了劉天雄處，于彬自然也已經知道，是以于彬這時看到了小虎子，神情更是訝異。

劉天雄在一旁，看出了于彬的神色有異，便「哼」地一聲，道：「這小子是什麼人？」

于彬道：「他是宋老大的師弟，叫什麼小虎子。」劉天雄雙眉一揚，道：「有這等事？」

小虎子接口道：「怎麼不是？」

劉天雄冷笑道：「你是宋老大的師弟，如何偷上崖來，你想作什麼？」

鮑廷天大聲喝道：「廢話作甚，接我一棍！」

他手中鐵棍，「呼」地一聲，舞了起來，眼看他一棍就待向下砸去，可是就在此際，小虎子突然一伸手，抓住了他的衣服。

鮑廷天一棍砸向前，身子向前衝出，勢子十分猛烈，陡然間，身後的衣服被小虎子抓住，「嗤」地一聲响，一件衣服立時被撕裂，他衝向前的勢子，略一受阻，那一棍自然也發不出去了。

鮑廷天立時站住了身子，向小虎子怒喝道：「你，你作什麼？」

小虎子道：「怎麼啦？我們上崖來作什麼的，你難道忘了麼？」

鮑廷天一呆道：「我們是來救康王殿下的。」

小虎子雙眉一揚，道：「救康王殿下？康王願在金營爲質，乃是宋、金兩國朝廷的事，我們理會作甚？誰說我們是來救人的？」

鮑廷天突然之間，聽得小虎子那樣說法，他整個人全都僵住了！

不但鮑廷天發呆，連圍在他們身邊的劉天雄、于彬等人，也呆住了出不得聲。

小虎子又向劉天雄一笑，道：「劉朋友，你防守得不夠嚴啊，你以爲後崖無人能夠飛渡，現在你可知道，那靠不住了，我們只來了兩個人，便已如此，來得人多了，又當如何，你要好好感謝我才是！」

小虎子話一出口，劉天雄還未曾搭口，鮑廷天却實在按捺不住了！

刹那之間，他只覺得氣血上湧，臉漲得通紅，心頭的憤怒，實是難以形容，那是一個人在發現了自己與人肝胆相照，但結果却受了欺騙的憤怒！

這種憤怒，一發有如江河奔瀉，如何還克制得住，鮑廷天倏地一個轉身，大喝一聲，鑌鐵棍一舉直向着小虎子，當頭砸了下來！

小虎子像是早已料到了鮑廷天會向自己一棍砸下一樣，棍風呼呼，鮑廷天才一發動，小虎子身形一閃，便已在鮑廷天的身邊，掠了過去，到了鮑廷天的背後，伸手在鮑廷天的背後，推了一下。

那時候，鮑廷天心中盛怒，怒火遮眼，那一棍，實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下壓去的，就算沒有小虎子在後一推，他那一棍砸了個空，是不是收得住勢子，也大有疑問，便何況被小虎子推了一下，他身子陡地向前，，跌出了一步，「砰」地一聲响，鐵棍砸在一塊大石上，只見石屑四飛，火星四冒，那一棍的力道，將那塊大石，砸得齊中裂了開來。

而小虎子也在那時，疾轉過身來，一脚踢出，踢在鮑廷天的軟穴之上。

鮑廷天一棍砸空，正想轉過身來，腰際一麻，已然乏身發軟，再也難以動彈，他身子伏在大石上，手一鬆，那條鐵棍，也嗆啷一聲，跌在地上。

小虎子却若無其事，又轉過身去，向劉天雄道：「這位鮑朋友，一身武功，極是驚人，就是性子烈些，若能說服他，是一個極好的帮手！」

鮑廷天伏在石上不能動，他的雙眼之中，幾乎噴出火來，他破口大罵了起來，道：「他媽的小王八，你竟是這樣的一個畜牲！」

鮑廷天一直在罵，劉天雄，于彬等全是一等一的老江湖了，可是一時之間，心中却也拿捏不定，劉天雄是何等老奸巨滑的人，他一聲大喝道：「先將這姓鮑的小子，拖到石牢中去，等我來處置他！」

隨着劉天雄的話，只見三四個人走了過來，拉住了鮑廷天的雙手，將鮑廷天拖了開去，鮑廷天還在罵，但是小虎子走前幾步，一脚踢出，將鮑廷天的鐵棍，踢了起來，順手一拍，將那條鐵棍，拍得向深淵之中，直跌了下去。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互望了一眼，小虎子道：「剛才搏鬬時，我受了傷，快帶我去裹傷！」

于彬一拉劉天雄，兩人退後了些，低聲道：「劉大哥，這小子年紀雖輕，但是輕功却比宋老大更好，金太子正在招募輕功絕頂的人，留他在此，大是有用！」

劉天雄冷笑了一聲，說道：「看他的樣子，分明是來救人的，如何會忽然投順我們呢？」

于彬陰惻惻一笑道：「這個我自有辦法，不如和他敷衍着，等他養好了傷，我自有辦法，逼他投順我們，叫他跳不出我手心去！」

劉天雄眼珠轉動，一聲長笑道：「小虎朋友——」

小虎子笑道：「我姓趙！」

劉天雄道：「趙朋友，原來你是來投順的！」

小虎子道：「你現在自然不信，但日久見人心，你自然就會明白的，我一個人，難道你們還怕我能將康王救出去麼？」

劉天雄「哈哈」一笑，自負地道：「那怕你有三頭六臂，想要對我們不利，也只有自身難保！」

小虎子道：「本來麼！」

劉天雄「哼」地一聲，揚首道：「多派幾個人在這裏把守，其餘各人都跟我回去。」

小虎子搖着手，道：「大可不必了，這道斷崖，捨我而外，還沒有第二個人可以過得來。」

劉天雄瞪了小虎子一眼，轉身便向大宅內走去，于彬向幾個人一使眼色，七八個人，便圍住小虎子的身邊，一起走向巨宅。

小虎子却完全像是沒事人一樣，一路上東張西望，不斷地說些無關緊要的話。

不一會，已來到了巨宅的近前，只見那巨宅的圍牆極高，足有兩丈五六，有一扇門，正洞開着，一行人進了門，是一個看來荒蕪的後園，也有亭台樓閣，一逕向前走去，已然不見了劉天雄。

于彬領着小虎子，來到了巨宅之中，二樓的一間房間中，道：「趙朋友先在此安息，等傷好之後，還要由金太子親自考察你的技藝！」

小虎子笑道：「不要緊，反正我已來了，遲幾天早幾天都是一樣的。」

說話之間，已有一人拿着傷藥進來，小虎子裹好了傷，于彬和幾個人就告辭離去。

于彬等人一走，小虎子躺在一張榻上，四周圍好像很靜，但是小虎子却聽得出

，屋頂上至少有兩個人伏着，每一扇窗外有人，門口也有人在輕輕踱着步。

小虎子心中，暗嘆了一聲。

這時候，他心中最難過的事，便是他知道，鮑廷天是再也不會原諒他的了！

鮑廷天是絕不會明白的，但是小虎子却明白，要是他們從樹上躍下來的時候，就和對方動手的話，那麼，他們一定已屍橫就地了！

鮑廷天那樣的英雄人物，講的是動不動就拚命，頭可斷，血可流，彷彿斷了頭，流了血，就什麼問題，全都解決了！

或許小虎子不是英雄，他只知道他是來救康王的，他只知道，人死了，就什麼都完了，就救不出康王殿下來了。所以他要活着。

他無論如何都要活着，因爲他到這裏來，是要救康王，他要將康王救出去。

小虎子又嘆了一聲，現在自然不是行動的時候，他閉上眼睛，睡着了。

小虎子料得不錯，在他的房間外面，足有十二個人，隱伏着，看守着他，那十二個高手都是奉命，一看到小虎子有走出房間的跡象，立時發出信號，所有的人就一起來圍捕他，因爲小虎子的輕功好，很容易走脫。

然而，小虎子却不知道，因他的來到，使得火神劉天雄，面臨了一個很大抉擇的難題。

劉天雄自投靠金營之後，飛黃騰達，金太子乃是何等驕奢的人，但是對劉天雄，也是優禮有加，劉天雄在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官職，但是他的權勢却極大，劉天雄倒也知恩報德，着實替金營拉了不少黑道高手來助陣，妖風橫掃，劉天雄自然得意非凡。

但自從上兩個月，金太子忽然要他找一個輕功絕頂的武林高手時，劉天雄就覺得有點棘手了。

一提起「輕功絕頂」，任何學武之士，第一個想起來的，自然就是宋德仁。

可是宋德仁的行踪很詭秘，劉天雄化了不少心血，才打探出來，宋德仁在興隆鎮，和千手如來黃森一起，他立時派于彬前往。

于彬見到了宋德仁，許以重利，宋德仁已經肯來了，劉天雄上告金太子，金太子着實嘉許了劉天雄幾句，說劉天雄交遊滿天下，不愧是天下武林人物之首。幾句話將劉天雄說得輕飄飄。

但是，宋德仁還沒有來，他的死訊却傳到了！

劉天雄還未曾將宋德仁的死訊告訴金太子，因爲他雖然還不知道金太子爲什麼要找輕功絕頂的人，但是却知道金太子要人要得十分急，如果他交不出人來，那麼就難以在金太子面前交差了！

如果根本沒有小虎子和鮑廷天兩人闖到了懸崖上來，劉天雄或許會替金太子再另找一個人，但這時，他却看出了小虎子輕功，只有在宋德仁之上！

一個輕功絕頂的高手，自己送上門來了！這應該是劉天雄感到高興的事。

但是這個高手，却分明懷着敵意前來的，然而，他在被圍之後，却忽然又改變了主意，態度不定，難以捉摸，他是不是能將小虎子推薦給金太子呢？

劉天雄在他華麗的書齋中踱來踱去，緊皺着雙眉，好久，他才站直了身子。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門外，有一陣輕微的脚步聲，接着，門外守衞的黑道高手揚聲道：「劉爺，于爺來了！」

劉天雄沉聲道：「請！」

門推開，飛刀于彬走了進來，劉天雄轉過身來，道：「那小子怎麼樣子？」

于彬皺着眉，道：「倒眞猜不透這小子是什麼路數，他倒像是若無其事一樣，敷了傷藥之後，就睡着了，別無異動。」

劉天雄回答道：「他眞是宋老大的師弟？」

于彬點頭道：「是倒是眞的，但是我看他，決計不是宋老大一路人物，他……說是前來投順，自然是飾詞，這決不可輕信。」

劉天雄「哼」地一聲，道：「太子殿下要找輕功絕頂的人，要得十分之急，你是知道的了，如果我們竟找不出一個令他滿意的人來，豈不是被他小覷了我們？」

于彬沉吟道：「這個……只是不知道他要那人，去做什麼事？」

劉天雄道：「上次我也問過，但他只是說時機未到，等我們找到人之後，自會相告。」

于彬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倒有一個法子，足以考驗那小子是否可爲我們辦事！」

劉天雄忙道：「什麼法子？」

于彬道：「和那小子一起來的那人，已自報名頭，他叫鮑廷天，名門弟子，在武林之中，也頗有盛名，也是個响噹噹的人物。」

劉天鎮有點不耐煩道：「那又有什麼相干？」

于彬笑了起來，他的笑容，極其陰森、詭異。他道：「小虎子說對我們忠誠，我們可以命他去殺了鮑廷天，他若肯下手，那自是沒有問題了，若不肯下手，他還在我們手中，怕他飛上去？」

劉天雄一聽，立時大喜，伸手拍着于彬的肩頭，道：「于兄弟，你眞是智勇雙全，文武全材！」

于彬聽得劉天雄這樣稱讚自己，心中非但不高興，反倒吃一驚。劉天雄爲人，陰險毒辣，他所素知，如果在劉天雄的心中，感到了有什麼人本領在他之上的話，那麼這個人就危險了！

是以飛刀于彬一聽，立時恭恭敬敬地道：「劉大哥，這不過是小花樣，怎可當得大哥那樣盛讚，我是萬萬不能和大哥相比的。」

劉天雄「呵呵」笑着，道：「他如殺了鮑廷天，我們再派人到江湖上去傳播消息，那麼，這小子在江湖上自然再也沒有立足之地，想要不死心塌地爲我們效勞，也是不行的了！」

于彬趁機道：「劉大哥明智之見令人佩服！」

劉天雄已有了考驗小虎子的辦法，心中十分高興，他正想令于彬去立時將小虎子叫來，命他到地牢中去殺鮑廷天，可是就在此際，一陣號角聲，却傳了過來。

那一陣號角角聲，才一傳入劉天雄和

于彬兩人的耳際之時，還是從極遠的地方傳來的，是以飄飄忽忽，若斷若續。但是山上實在靜得可以，所以也還可以聽得眞切。而在轉眼之間號角聲已近了許多。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一聽到了號角聲，便陡地一震，于彬立時道：「咦，金太子來了！」

劉天雄道：「是啊，他夤夜前來，必有要事，我們快去門口迎接！」

劉天雄一面說一面已向門口走了出去，于彬緊跟在他的身後出了書齋，號角聲聽來更是清楚，劉天雄，于彬，急急下了樓，到了巨宅的正門口。

那巨宅的後門，面對着斷崖，正門口，是一個老大的石坪，坪前金兵早之排成了隊，數十支火把，明晃晃地照着，石坪之前，是一個頗爲陡峭的山坡，在山坡上，有一條盤旋曲折的山路，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山下，金兵營帳的點點營火。

那條路，直通向金兵的大營，數萬精兵，就紮在山下。

有不少武林高手，爲了要救康王，拚着命衝金營，也不知犧牲了多少人！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在巨宅門口，略站了一站，巨宅中又有幾個高手跟了出來，劉天雄回首叱道：「還不快回去，各有職守，來看什麼熱鬧？」

那幾個高手受了叱喝，諾諾連聲，一起退了回去，只見那條山路上，有四五個火把，正迅速地向上移來，號角聲一直在持續着。

等到號角聲突然停下來之後，急驟的馬蹄聲，已然清晰可聞，上山的路，雖然盤旋曲折，但也很斜，不是好馬，根本馳不上來。但是來的人既然是金太子，那還怕沒有良馬。

不久，一行五騎，已然馳上了山頂，爲首兩人，身形高大，面目平板，正是金太子近身侍衞，再後面，就是一個通譯，那通譯雖是金人，却講得一口好漢語，也極有武功造詣。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看到和金太子一起來的人中，竟有一個蒙面人，心中不禁打了一個突，他們連忙趨前見禮，金太子翻身下馬，笑道：「來得匆忙，劉先生，進屋去再說！」

金太子一面說着，一面握住劉天雄的手，略向于彬點了點頭，便一起向巨宅走去。

劉天雄被金太子握住了手，心中不禁有點飄然之感。金太子統率雄兵，眼看滅宋之後，一登大殿，就是皇帝，却對自己如此優禮有加，封王列土，不是就在眼前的事情了麼？

劉天雄心中高興，但是臉上還是裝出一副誠惶誠恐，不勝榮幸的樣子來。

一行人向前走去，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不住向那個蒙面人打量着，又相互交換着眼色，可是他們仍然無法知道那蒙面人是什麼人，也不知道這個蒙面人和金太子在一起，是什麼身份。

而當他們向金太子望去時，金太子的臉上，却只是帶着神秘的笑容。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只好將事情悶在心裏，不一會，已到了劉天雄議事的密室之中，金太子的侍衞，進了四個人，那四個侍衞一進來，就站在密室的四角處，一動也不動。

那蒙面人也跟了進來。金太子「呵呵」笑着，道：「各位請坐。」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全告了罪，才坐了下來，那蒙面人却一聲不出，便自坐下來，劉天雄心中實在忍不住，道：「這位是——」

可是他才說了三個字，金太子便像是故意地打斷了他的話題。

金太子道：「劉壯士，康王在我們這裏，民間盛傳我要殺他，不斷有武林高手來救他，現在情勢如何？」

金太子有問，劉天雄也不敢不答，他恭恭敬敬道：「不錯，雖然有很多人想來救康王，但都是非死即傷，我們大獲全勝，只怕不會再有人來送死了！」

金太子微微笑着，道：「如此說來，康王是脫不開我們掌握之中的了？」

劉天雄又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他也猜不透金太子那樣說，是什麼意思，他想了一想道：「自然，普天下人都只知道康王在我這巨宅之中，但究竟他被囚在何處，也只有我和于兄弟兩人知道。」

金太子又釘着問了一句，道：「那是萬無一失的了？」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乃是何等樣的老江湖，他們聽得金太子一問再問，也已知道事有蹊蹺，是以兩人又互望了一眼。

但是他們又立時放下心來，因爲，康王在他們的囚禁之下，是可以說萬無一失的。

是以，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大聲道：「眞的是萬無一失！」

金太子聽了，却沒有作什麼表示，只是「呵呵」大笑了起來，他站了起來，來到了那蒙面人的前面，說道：「兩位請看一看！」

他一個「看」字才出口，一伸手，便將那蒙面人臉上的黑布，扯了下來。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對那蒙面人早已加以注意，這時，又是金太子叫他們看的，是以他們早已目不轉睛地望着那蒙面人，等到那蒙面人臉上的黑布，一扯下來，劉天雄和于彬兩人的臉色，「刷」地一變了！

他們兩人的臉色，變得極其蒼白！

坐在椅上的那蒙面人，三十不到年紀，長臉、濃眉、隆鼻，雙眼有神，雖然他只是坐着不動，但是也含有一股凜然的神威！

這人，他們如何會不認識，那就是囚禁在巨宅中的大宋康王殿下，就是他們負有嚴密監守任務的要人！

可是，如今，他却是跟着金太子，一起從外面來的！

于彬究竟不如劉天雄那樣有大氣派，他一想及走了康王，自己只怕首級難保，身子便已把不住發起抖來，而劉天雄則是邪派之中，數一數二的高手，這時他的心中，雖然吃驚，但是也還可以沉得住氣，他陡地站了起來，驚叫道：「這是絕無可能的事！」

金太子笑嘻嘻地道：「什麼事絕無可能？」

劉天雄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康王

還在密室之中，決沒有人能使他離開密室一步！」

金太子面色一沉，說道：「然則他是誰？」

劉天雄一步跨到那人的面前，瞪大了眼睛，望着那人，足足過了半盞茶時，他才轉過身來，面如死灰，道：「殿下，微臣還是不信，要到密室中去看一下！」

金太子到了這時，又是「呵呵」大笑了起來，道：「不必了！劉壯士，康王還是密室之中，眞是萬無一失，我只不過和你開個玩笑！」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一聽，頓時吁了一口氣，于彬的身子，也不再發抖了，但是，他們兩人的心中，仍然極其疑惑，于彬指着那人道：「然則這人是誰？」

金太子一字一頓，道：「他姓趙，名構，乃是當今皇上之子，封爲康王。」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直如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一樣，因爲金太子剛才還說，康王在巨宅的密室之中，萬無一失，但是現在又說，眼前這人，正是趙構，饒是他們見多識廣，也不禁弄糊塗了。

金太子笑着，雙手在劉天雄和于彬兩人的肩上，拍了拍道：「從現在起，這個人就是康王趙構，康王趙構也就是他。兩位，你們看他可還像麼？」

于彬和劉天雄兩人，已隱隱感到這其間，有着巨大無比的陰謀在了！

而金太子讓他們兩人，參與那個陰謀，那正是表示對他們的寵信，這使得他們兩人，心頭在駭然之餘，又感到極度的興奮！

劉天雄高興地道：「非但像，簡直就是了！」

金太子笑道：「我找到他，已歷時三個月了，在這三個月中，他已熟知大宋宮廷內情，一切儀注，日常和康王常接近的貴胄，我也都着人畫了像，令他細細辨認，這二個月的時間可沒有白費！」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都吸了一口氣，劉天雄道：「殿下可是要命他回去，冒充康王？」

他講到「冒充康王」四字之際，雖然明知那是在他自己議事的密室之內，決計不會有外人偷聽的，可是他還是不由自主，將聲音壓低了些。

因爲，這件事實在太重大了，不論劉天雄在江湖上的勢力多麼大，行爲多麼囂張，做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但是他却做夢也不會想到，連天皇貴胄，也可以使人假冒，那實在使人吃驚。

金太子的神情很得意，走來走去，又叫那人講了幾句，連聲音也維肖維妙。然後，金太子坐了下來，道：「我準備放康王回去！」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先是吃了一驚，但立時笑了起來，道：「回去的自然是這位仁兄了！」

金太子道：「是，前些日子，我曾着你們找一個輕功絕頂的高手，已經找到了麼？」

于彬道：「這個……」

劉天雄不等于彬講完便道：「已經找到了！」

金太子一揚眉，道：「聽說普天之下，輕功最高的人叫宋德仁，可是他麼？」

劉天雄又道：「不是，但這人的輕功比宋德仁更高，他是宋德仁的師弟！」

金太子的臉色突然一沉，現出十分嚴肅的神態來，道：「可能叫他參與這等機密大事？」

劉天雄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暫時還不能，但是我們却有辦法，可以使他在短期之內，對我們死心塌地投順，不作他想！」

金太子微一笑道：「江湖上的朋友，辦法正多，這個輕功絕頂的人，我要他去刺殺大宋皇帝！」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一聽，又陡地嚇了一跳，一個假皇子，已足以令他他們吃驚的了，再要刺殺皇帝，那確然令他們意想不到。

金太子又得意地笑了起來道：「康王英明睿智，威望極高，受質在我朝，更得人心，他若能回到臨安城，皇帝一駕崩，接皇帝位者，捨他莫屬！」

金太子講到這裏，劉天雄和于彬兩人，齊齊「啊」地一聲，一齊向那個假康王望去！

現在，他們總算明白了！

金太子要的，不是一個假皇子，而是一個假皇帝！

金太子也看出兩人已經明白，是以他更大笑起來，指着假康王，道：「那時，他就是大宋皇帝，宋即是金，金即是宋，宋金兩國之間，何分彼此？我朝可以對付北面入寇的蒙古人，天下之大，莫非金土了！」

金太子越講越興奮，臉色也紅了起來，劉天雄和于彬兩人，趁機拜伏在地，道：「殿下神智英明，人所難及！」

金太子一見兩人跪下，立時欠起了身，將兩人扶了起來，道：「兩位，這件事成功之後，兩位當居首功！」

他講到這裏，向假康王笑了一笑，道：「喂，他們兩人，該居何官職？」

假康王一本正經，道：「兩位卿家，立此大功，各居上將軍之職，賜宅第，准在京畿擁兵，隨時朝見！」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已被金太子扶了起來，他們聽得假康王如此說法，心中實是高興之極！

要知道這個人，如今雖然無權無勢，當他們的陰謀，逐步得以實施之後，這個人，就是大宋皇帝，他們也眞可以得到那樣的待遇！他們兩人，一想到這一點，當眞是心花怒放！

金太子又道：「現在，我要令他和康王在一起，過上幾天，那麼，待他回到宮中，就更加不會露出破綻來了。」

劉天雄忙道：「殿下，康王見到了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人，能不起疑？」

金太子道：「由得他起疑，單等我們的人一動身，那時就一刀結果了康王，免留後患！」

劉天雄笑道：「正是，我實在多慮了，殿下可要去見見康王？」

金太子點了點頭道：「好！」

劉天雄走到了一張圓桌之前，他雙手按住了桌沿，用力向前推轉着。

那圓桌分明極其沉重，劉天雄乃是何

等武功的人，剎時之間，也推得滿頭大汗，那圓桌才一轉了一轉。

而在圓桌轉了一轉之外，牆上軋軋有聲，一隻書櫥，已陷入進去。

金太子並不是第一次進那密室，他自然知道道路，書櫥一陷進去，有一個空隙，可以供人側身而入，金太子首先走進去，那個假康王就跟在後面。

金太子走了一步，轉過頭來，道：「劉壯士，你何不一起進來？」

劉天雄忙說道：「殿下，這暗門一開，劉某人就守在門口，寸步不離，以策萬全。」

金太子笑道：「現在這樣情形，還怕甚麼呢？」

劉天雄回答道：「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金太子道：「劉壯士辦事如此負責，眞是國家棟樑之才，難得，難得。」

劉天雄受了誇獎，和于彬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中都感到莫大高興。

他們兩人，當眞站在暗門之前，過了兩盞茶時，只見金太子和假康王兩人，已經走了出來，金太子滿面怒容，假康王的神色，却十分尷尬。

金太子一出來，便大聲道：「關了暗門！」

劉天雄忙又來到圓石桌之前，用力轉動着，那書櫥又漸漸閤上，金太子仍是怒容滿面，來回踱了幾步，恨聲不絕，道：「趙構可惡！」

看到金太子氣得臉色煞白，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也不敢問甚麼，心知一定見了康王之後，受了康王的一頓奚落。金太子踱了一會，陡地站定了身子！道：「你們就照我剛才的計劃去辦，我想，後天，就使那位輕功極高的朋友和他一起離去。」

金太子指着康王，劉天雄忙點頭道：「是！」

金太子又道：「他一出現，宋國自然上下歡迎，自然可以將我們的人，帶着混進宮去，只要一刺死了皇帝，大功便可告成了！」

劉天雄忙道：「殿下，這通盤計劃，是不是要告訴那行刺之人？」

金太子想了一想，道：「要他去行刺皇帝，自然是將通盤計劃告訴他的好！」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聽了，互望一眼，金太子立時道：「怎麼？可是那人靠不住？」

于彬忙道：「不是靠不住，我們定然照殿下的吩咐去辦便是。」

金太子道：「這人在何處？我去見他一見！」

劉天雄吃了一驚，道：「這人現在不宜見他，等我們考驗了他的忠誠之後，再見不遲。」

金太子點頭道：「好，我如今回大營去，他留在此處，爲免他人起疑，仍着他蒙上了面！」

那假庸王一聽，立時將布罩罩在臉上，金太子已轉身向外走去，衆護衛立時跟着，劉天雄、于彬和假康王、一直恭送了前去。

等金太子上了馬，馬正疾馳而去之際，號角聲又响了起來，送走了金太子，于彬才笑着問假康王道：「朋友，剛才太子殿下，何以盛怒？」

假康王道：「趙構對太子無禮。」

于彬「嗯」地一聲，道：「我們也不甚願去見他，見一次，便捱一次罵。」

假康王道：「可是我總得找個機會和他在一起，否則，到了宮中，只怕會露破綻。」

劉天雄想了一想，道：「這個……尊駕要是不嫌委屈的話，那麼……倒有一個辦法，尊駕剛才下去過，總看到石牢之外的鐵門上，有一個小洞，閣下大可在鐵門之外，觀察他的行動！」

假康王喜道：「好主意！」

想到那假康王，雖然不知是甚麼來歷，但總是金太子十分寵信之人，而且事成之後，他就是大宋皇帝，是以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倒對他十分客氣，又將他引進密室去了。

× × ×

小虎子躺在床，他隱約地聽到那兩次號角聲，但是他却不知道爲甚麼會有號角聲的。他睡了很短的時間，就醒了過來。

他靜靜地躺在床上，他在想着：現在，自己總算混進這所巨宅來了，可是，要取得劉天雄和于彬兩人的信任，已經不是易事，有甚麼辦法可以救出康王來呢？自己連康王被囚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而且還絕不能問，一問就會惹起對方的疑心來了。

小虎子雙手緊握着拳頭，他從來也未曾想到過，他會有一天担當那麼重要的任務。但是現在，事情已經逼上來了，逼得他非去做這件事不可！

小虎子閉着眼，但房間四周圍的那些人，即使目前極輕微的聲响，也逃不過他的耳朵，他知道自己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必須等待機會。

然而，機會甚麼時候才來呢？

小虎子的雙手，越握越緊，在他的手心之中，也不住冒着冷汗。

突然，他聽到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小虎子立時睜大了眼睛，他只不過聽到了脚步聲，但是他已可以聽出，來的是兩個人：那兩個人，一個是火神劉天雄，另一個，正是飛刀于彬。

小虎子坐直了身子，脚步聲已停在門口，門口似乎有人在低聲交談着。

接着，便是拍門聲和于彬的聲音，道：「趙朋友，請開門，有要事相商。」

小虎子手在床上一按，一躍而起，打開了門，于彬和劉天雄兩人，板着臉，走了進來。小虎子的心中十分緊張，但是自他的臉上，却一點看不出甚麼動靜來，他仍是那樣若無其事，彷彿天塌下來，也與他絕不相干一樣。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一進來，各拉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于彬先開口，道：「趙朋友，你是專程來投誠的，何以翻後崖來？」

小虎子沉聲道：「總要有點本領，才可蒙你們收錄，是以才從後崖來。」

于彬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聲，道：「那麼，何以到了之後，殺了那麼多人？」

小虎子沉聲道：「與我同來的朋友心

急些，一言不合，是以動起手來，刀槍無眼，死傷難免！」

于彬陰惻惻一笑，道：「趙朋友，你這樣行徑，要我們相信你是懷着善意而來，那眞當我們是三歲娃兒了！」

小虎子苦笑了一下，他也知道，要對方相信自己懷着善意而來，那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他只不過是在拖時間，拖得一刻是一刻。

可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但是拖不下去了！

他在苦笑了一下之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並不言語，劉天雄却在這時道：「如果你肯做一件事，那麼！我們倒可以相信你的忠誠！」

小虎子一聽，心中便是一喜，他心中立時想到，爲了要達到目的，他連假作投誠肯做了，大約沒有甚麼事，再可以難得倒他的了！

是以他立時道：「不論是甚麼事無不從命。」

劉天雄盯着小虎子，過了半晌，才以極其緩慢的聲調，道：「好，和你同來的飽廷天，是名門正派的弟子，肯定是和我們作對的人，你去將他殺了，以表示對我們忠貞。」

小虎子究竟是初涉江湖的人，他如何知道江湖上人心之險詐！在他未聽到劉天雄要他做甚麼之前，他做夢也想不到，劉天雄要他做的，竟是要他去殺飽廷天。

剎那之間，小虎子像是五雷轟頂一樣，整個人都是一陣僵硬痲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劉天雄要他去殺飽廷天！飽廷天是他唯一的好友，可是劉天雄却要他去殺他！

在小虎子發怔的時候，劉天雄和于彬兩人，都冷冷地望定了小虎子，過了好一會，才聽得小虎子說道：「要是我不殺他呢？」

小虎子的聲音，像是不是自他的口中發出來，而是從那虛無飄渺處得了過來的一樣。

劉天雄立道：「你們兩個人都死。」

小虎子的身子，震了一震，然後又問道：「要是我殺了他呢？」

于彬冷冷地道：「要是你殺了飽廷天，我們會差人到江湖上，四處去散播消息，說飽廷天已死在你趙虎子之手，那我們就是自己人啦！」

小虎子喃喃地說道：「那就是自己人啦！」

劉天雄道：「是的，我們有一件極重要的事，正用得着你，會派你去做！」

小虎子揚了揚眉，他雖然未曾出聲，但是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問：「那是甚麼事？」

劉天雄一看到小虎子這等神情，忙向于彬使了一個眼色，道：「現在自然不能對你說，但如你能確實表示投順，做成了這件事之後，你的地位，至少與我們兩人相等。富貴榮華，指日可待！」

小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一定要我殺了飽廷天，才能使你們信嗎？」

劉天雄和于彬齊聲奸笑，道：「自然，不然，口說無憑，我們爲甚麼要把你當作自己人？」

小虎子又緩緩地吁口氣，這時候，他的腦中，可以說是渾沌一片，亂到了極點，實在不知道該想些甚麼才好，但是他却想到了一點：他到這裏來，是爲了救康王，將康王救出去，他能夠整頓軍馬，與金兵打仗，國家江山，才不會沉淪！

這是他聽過不知多少人講過的了，武林中的英雄豪傑，前仆後繼，不顧生死的，也正是爲了這個。

爲了這件事，許多成名的高手死了，他們雖然連命也丟了，可是却於事無補，康王仍然被囚禁着，時時刻刻，都可能遭金兵的毒手。

他，小虎子和飽廷天兩個人，如果死了，當他們的死訊得出去時，絕不會再使聽到的人，心中會產生更大的哀傷，至多不過大家長嘆幾聲而已，因爲這些日子來，死的高手實在太多了，多得大家都已經痲木了，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哀痛。

小虎子不怕死，可是他却不願意死，因爲人死了，就不能再做甚麼！自然也救不出康王來了。

在一片混亂中，小虎子想到飽廷天。飽廷天已被敵人捉住，他實在是有死無生了，飽廷天可以說是小虎子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如果小虎子忽然聽到飽廷天的死訊，他一定會忍不住放聲大哭。但是，現在，却要他去殺飽廷天！

殺了飽廷天，就可以獲得敵人的信任，就可以成爲他們的自己人，就可以有希望救出康王……

小虎子不停地想着，他的身子，猶如泥塑木雕一樣，站着，一動也不動，除了他面上的肌肉，小時在抽搐、跳動之外！簡直無從判斷他是一個死人，還是一個活人。

劉天雄和于彬，就在小虎子的面前，冷冷地望着他，等候他的決定。

過了好一會，小虎子仍然不出聲，劉天雄忍不住大聲叱道：「怎麼樣？」

小虎子的身子，陡地震了一震，但是出乎劉天雄和于彬兩人意料之外，他的聲音，竟是出奇地平靜，他道：「好，我去殺飽廷天！」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中都十分高興，如果小虎子不肯答應的話，那麼，他們也實在找不到有甚麼人，輕功好到足以刺殺皇帝的，那麼，金太子的計劃，自然也難以實現了！

而今，小虎子已經答應去殺飽廷天，那麼，自然是沒有問題的了。

他們兩人一轉身向外走去，小虎子就跟在他們的後面。

爲正義甘受恥辱

跟在劉天雄和于彬兩人的身後，小虎子的腦中，仍是混亂一片，他經過了很多走廊，走廊兩旁，也有着很多人，可是小虎子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經過了那些地方，看到了一些甚麼人。

直到他的眼前，忽然一片漆黑，接着在他的眼前，亮起一個閃耀着的火把時，他才看到，自己已經來到了地牢之中了。

地牢中十分陰暗，只看到一株株石柱豎立着，在每一條石柱上，都綁着人，總

共有十七八人，被牢牢綁在石柱上。火把一個接一個亮了起來，開始將陰暗的石牢照亮，小虎子可以看到綁在石柱上的那些人！他根本沒有法子分出那些被綁在石柱上的人，究竟誰是誰來，因爲看來，每一個人，都幾乎是一樣的，他們的身上，幾乎沒有衣服，但是却也無法看到他們的身體，因爲全是血污，和凝結了的疤痕。

他們的臉，被血塊和頭髮結在一起，有的人，還可以看到他們是睜大了眼，有的人，根本是死是活，也無從分辨了。

劉天雄手下的幾個高手，高舉着火把，看到了那樣的情形，小虎子實在想哭出來！

但是小虎子却絕沒有流淚，他只是緊抿着嘴，站着，一動也不動。

劉天雄轉過面去，問道：「飽廷天在哪裏？」

在劉天雄身邊的那個黑道高手，還未曾回答，便聽得石牢的一角，响起了一個微弱的，但是却充滿了憤怒的聲音，道：「我在這裏，劉天雄，我在這裏！」

一聽到了那熟悉的聲音，小虎子陡地震動了一下，立時抬起頭來，循聲看去。

他看到了飽廷天！

而事實上，他如果不是聽到了飽廷天聲音的聲音，他根本認不出那個人就是飽廷天了！

飽廷天被綁在石柱上，他的上身赤裸，他的身上，全是橫一道豎一道的鞭痕，瘀瘀紫紫的、艷紅的鞭痕，一道蓋着一道，根本沒有一點完好的肌膚了！

他臉被垂下來的長髮半遮着，長髮上，全是血塊。他睜大着眼，但是小虎子却只能看到他一隻眼，另一隻眼，不知是被頭髮遮着，還是已被刺瞎了，而在他睜得老大的那一隻眼睛之中，却噴着像是要燃燒的怒火！

一接觸到飽廷天的目光，小虎子心頭便一陣劇痛！

小虎子心頭突然產生的那一股劇痛，實在是要使得身受的人，不由自主，屈起身子來的。

但是小虎子仍然站着，木然而無表情地站着。

劉天雄也循聲望了過去，「哈哈」一笑，道：「飽廷天，你的好朋友，瞧你來了！」

飽廷天在被投進這石牢中之後，顯然是被折磨得夠了，他似乎根本不知道除了劉天雄外，還有什麼人來到石牢之中，直到劉天雄叫了一聲，他才陡地一怔，略轉動了一下頭，望到了小虎子。

小虎子一接觸到了飽天廷的眼光，他的心中，就是一陣絞痛，只聽得飽天廷發出一陣哭笑難分的聲响來，就像是一頭傷得不能再動的雄獅，在發出臨死之前的咆哮聲一樣。

他一面發出那樣的怪聲，一面嚎叫道：「是的，好朋友來了，眞是好朋友！」

飽天廷說到這裏，聲音已嘶啞得令人不忍卒聞，但是他還是聲嘶力竭地號叫着：「這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兩人，共生死，共患難，大家到這裏來救康王，現在，我在石牢之中，他却不同了，你們看他，和劉天雄在一起！」

飽廷天的聲音在石牢中迴蕩着，發出一陣陣極其可怕的回聲來。

飽廷天一叫，石牢中，被綁在石柱中，那些血肉模糊的人，都一起抬起頭來，他們之中，有的根本雙眼已被挖了出來，只剩下了兩個深血框子，可是他們也一樣仰着頭，轉動着，想面對着飽廷天的「好朋友」，來表示他們心中的憤怒和鄙夷。

小虎子仍然站着，幾乎一動也不動，他臉上的肌肉，在不斷跳動，抽搐着，但是却也沒有人注意到，人人都以爲那只是火光的跳動而已。

他的心中不住地說着：看吧，看個夠，看清楚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就要下手殺飽廷天了，我必需殺他，雖然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一定要殺，因爲只有那樣，才能救得出康王來。

只有殺了飽廷天，我才能活着，而人只有活着，才能做事，你們大家不是都要救出康王來麼？我也是一樣，你們看吧？你們看個夠吧！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也並不制止飽廷天的嘶叫，他們的心中，還感到十分高興，他們已經想到了新的計劃，在小虎子殺了飽廷天之後，他們根本不必派人四處到江湖上去傳播消息了，他們派出去的人，到江湖上去傳播消息，人家未必會相信。現在，只消將石牢中目擊此事的人，放出去就行了！

這些人，在石牢中受盡了折磨，就算是放他們出去，他們也無能爲力的了，但是，從他們口中，講出他們目擊趙虎子殺死飽廷天的情形，江湖上却再也不會有人懷疑的了！

于彬和劉天雄兩人，全是一樣心思，于彬笑嘻嘻地道：「不錯，飽廷天，趙虎子現在已經是我們的好朋友，爲了表明他對我們的心跡，他是來殺你的！」

飽廷天陡地一震，在剎那間，他心頭所受的痛苦，實在是比死尤甚！

他一隻眼仍然睜着，突然之間，他狂笑了起來，他的笑聲發着顫，聽來實在不像是笑，但是他却不斷地發出那樣的笑聲，而且還嘶叫着，道：「你們大家聽着，記得他的名字，他叫趙虎子，是宋德仁的師弟，輕功絕頂，哈哈，我曾經當他是一個人，怎知他，他是一個……畜牲！」

飽廷天最後那「畜牲」兩個字，是自他滿口鮮血的齒縫中直迸了出來的。

那兩個字聽來像是有千鈞的份量，像是一塊巨大的大石，向着小虎子的頭頂之上，疾壓了下來！

但是，小虎子仍然一動不動地站着。

他決定了要做一件事，是沒有什麼力量可以輕易改變他的決定的。

小虎子已經知道，必需將康王救出來，已經死了那麼多英雄豪傑，都未能做得成的事，他要做成。他並不是想藉此表現自己是英雄，事實上，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他已經變成了飽廷天口中的「畜牲」了！

但是他仍然要去做，因爲他知道自己那樣做，有極大的用處，大宋的半壁江山，等待康王去收拾，人家連死都不怕，他又何怕做一次「畜牲」？

飽廷天不住地喘着氣，劉天雄已喝道

：「拿刀來！」

一個黑道高手，立時提着一柄雪亮鋒利的鋼刀，來到了劉天雄的面前，劉天雄一伸手，接過了刀，順手揮了一個圈兒。

雪亮的鋼刀映着火把的光芒揮出了一圈奪目的光彩來。劉天雄將刀向小虎子一伸，道：「刀！」

小虎子的身子，震動了一下，伸手接過了刀。

他握刀在手，才又抬頭，向鮑廷天望了過去，鮑廷天又是一陣怪笑，道：「咦，你的手爲什麼在發抖，像你這種畜牲，莫非心中還會過意不去？」

小虎子握着刀，緩緩向前，走了幾步，來到了鮑廷天的身前，他心中不知道有多少話，想要對鮑廷天說，他也想抱住鮑廷天來大哭一場！

可是在如今那樣情形下，他却什麼也不能說！

然而，他總要說幾句話的，雖然他的喉頭，像是有什麼東西塞着一樣，但是他一定要說，他終於開了口，他的聲音，是極其乾澀的，他道：「鮑大哥，你，你視死如歸，眞是英雄！」

鮑廷天「呸」地一聲，道：「似你這般豬狗不如的東西，英雄兩字，出自你口，天下英雄，都感羞辱！」

石牢之中有幾個人，異口同聲叫了起來，道：「罵得好！」

小虎子面上的肌肉，又抖動了兩下，道：「鮑大哥，我來殺你了，英雄視死如歸，或者死了是一種解脫，我，我却也說不上來！」

小虎子又走近了一步，鮑廷天那一隻眼中，似乎要噴出火來，他開始猛烈地掙扎之際，綁在他手、足上的牛筋，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響。

看他的樣子，他若是能將綁縛的牛筋掙斷的話，一定會將小虎子的肉一口一口咬了下來。

小虎子大叫一聲，道：「鮑大哥！」

隨着他一叫，他倏地揚起刀來，一刀刺進了鮑廷天的心口！

當他那一刀深深地刺進鮑廷天的心口之際，他只覺得耳中嗡地一响，他好像感到石牢之中，响起了許多聲音。

其中有劉天雄和于彬的笑聲，也有別人的辱罵聲。可是小虎子却什麼聲音也聽不清楚，他只覺得剎那間，一切好像完全不存在了。

他連劉天雄和于彬兩人，是什麼時候來到他身邊的也不知道。

直到于彬在他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他才如夢初醒，陡地怔了一怔。他的手中，仍然握着那柄刀，而刀的一半，刺在鮑廷天的心中。

鮑廷天已經死了，小虎子那一刀才刺進去，鮑廷天就已經死了！

但是鮑廷天雖然已經死了，他那隻眼睛仍然睜得老大，向前瞪着，甚至連眼中那一種憤怒，鄙夷之極的神采，一點也未曾消失。

小虎子的身上陡地向後退了一步，鬆開了手，刀柄自他的手中脫開之後，向下沉了一沉，鮮紅的，濃稠的血，就順着刀柄流了下來。

這時候，石牢之中出奇的寂靜，是以血滴在石板上，發出了一陣拍拍聲來。

于彬的手仍搭在小虎子的肩上，他打破了沉寂，道：「行了，我們走吧！」

小虎子的身子很僵硬，他覺得，在他轉過身去的時候，甚至他的骨頭，也在發出「格格」的聲响來，他跟着于彬和劉天雄兩人向外走去。

也不知道那一個人開始，石牢中那些被綁在石柱上的江湖豪傑，向小虎子吐起唾沫來，他們用力地吐着，來表示他們心中的憤怒和鄙夷，小虎子像是無動於衷一樣，甚至不曾加快脚步！

等到他們三個人全都出了石牢，石牢之中，又响起了一陣接一陣悲憤之極的呼叫聲來。

劉天雄略停了一停，轉頭對身後的一個黑道高手說道：「將所有石牢中人，盡皆放走了。」

那黑道高手呆了一呆，道：「放了他們？」

劉天雄道：「是，不但放了他們，還得將他們好好護送出去，叫他們能平安回去！」

那黑道高手自然想不透其中的機關，然而劉天雄既然那麼吩咐了，他也不敢不從，是以他答應了一聲，道：「是！」

劉天雄追上了于彬和小虎子兩人，笑嘻嘻地說道：「趙朋友，請到我密室中商議去！」

小虎子勉强笑了一下，于彬也道：「趙朋友，自此之後，你已是我們自己人了，你即將參與一件極大的機密，那一定令你吃驚！」

小虎子似乎十分痲木，他只是淡淡地應道：「是麼？」說話之間，三人已經一起進了劉天雄的密室，劉天雄轉動着那張圓桌，現開了暗門。

小虎子像是十分感興趣地看着。轉開了暗門之後，劉天雄向着甬通叫道：「朋友請出來議事！」

暗門之中，有人聲傳了出來，道：「我來了！」

小虎子望着那暗門，不一會，一個身體魁梧，貌相端正，自然威嚴的人，從暗門中走了出來，那正是那個假冒的康王。

劉天雄問趙虎子道：「這人是誰，你認識嗎？」

小虎子雖然犯險來救康王，但是康王究竟是什麼模樣的，他却全然不知，是以他聽得劉天雄那一問，便搖了搖頭，道：「不識！」

劉天雄「呵呵」笑了起來，說道：「你跟我來，到下面去看一看，就可以明白了！」

小虎子向那人望了一眼，心中充滿了疑惑，但是他也不出聲相問，看到劉天雄已向暗門中走進去，他也就跟在後面。

一進了那暗門，便是一條通向下面去的鐵梯，走下了二十來級，又是一條甬道，甬道中點着長明燈，甬道的盡頭是兩度鐵門，那兩度鐵門之上，都有一個徑才三寸的圓孔，劉天雄一直來到了鐵門之前，才側了側身，將聲音壓得十分之低，道：「你向內看，別出聲！」

那圓孔十分高，小虎子要踮起雙脚，

才能向內張望進去，只見裏面是一間鐵牢，四壁上下，全是鐵板，牢中點着一盞油燈，除了一榻一几之外，別無他物，在榻上坐着一個身形魁梧的人，手中握着一卷書，正在看書。那人雖然低着頭，可是小虎子一看之下，不由的吃了一驚，連忙轉過頭來。

這時，于彬和假康王也來到了身後，小虎子向假康王望了一眼，又轉頭向圓孔中張望了片刻。

劉天雄輕輕在他肩頭上，作了一個手勢，一行又退了出來，退出了密室之後，劉天雄先旋轉着桌子，將暗門關上。

于彬笑着說道：「趙朋友，你明白了麼？」

小虎子搖着頭道：「我……不明白，那關在鐵牢中是什麼人？」

于彬道：「他就是康王趙構。」

小虎子又望了假康王一眼道：「那麼他呢？」

劉天雄已將暗門關上，道：「他是假的，你得和他一起到臨安去！」

小虎子「哦」地一聲，說道：「其實，他和康王一模一樣，只要一離開此處，沿途皆有武林豪傑照應，何必要我去護送他！」

劉天雄「呵呵」笑着，道：「不是要你護送他，你們分途前往臨安，你到了臨安，找地方躲起來，等到聽人家說康王回朝了，你到康王府求見，他自然會見你，你們會面之後……」

劉天雄接着對小虎子道：「你們會面之後，他會指點你宮中的途徑，你輕功絕頂，又有了內應，對於刺殺大宋皇帝，該不是難事了？」

小虎子聽到了最後「刺殺大宋皇帝」一句，他整個人都震動了起來。

現在，他明白了，他明白爲什麼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一定要找一個輕功絕頂之人了！到深宮去行刺當今皇帝，這豈是尋常人能做得到的事？

小虎子在那剎間，只感到自己幾乎窒息了過去，他要很用力地才能慢慢吁出一口氣來。

劉天雄道：「趙朋友，這可是一件大富貴！」

假康王在一旁笑着說道：「事成之後，我封你爲飄揚大將軍，建大將軍府於臨安！」

于彬道：「皇帝一死，他接位做皇帝，趙朋友，你還不謝主龍恩？」

小虎子勉强笑了一下，道：「這……大將軍，得來可容易得很！」

于彬道：「你可得先成功了再說！」

小虎子道：「自然，富貴逼人來，本來這件富貴，是我師兄的吧？」

于彬說道：「不錯，可是他却無福消受！」

小虎子又定定望了假康王半晌，道：「我們何時可以動身？」

假康王說道：「再過兩天，待我在鐵牢門外，多觀察康王的行爲動靜，便可不致露出破綻了。」

小虎子點着頭，道：「這眞是好計，這一計，勝似千萬雄兵！」

假康王道：「殿下英明，這是他想出來的妙計。」

小虎子說道：「你也好啊，幾天之內，就可以做皇帝了，豈是尋常人能得的福份？」

假康王摸着自己的臉，道：「天知道，長得和康王一樣，也有好處！」

各人一起笑了起來，小虎子也跟着笑着，笑得很高興，高興得他的笑聲，比別人的更响亮！

他眞的很高興，因爲他不但知道康王被囚禁在何處，而且，又知道了對方的密謀，更因爲他已想到了將康王救出來的妙法！那能不高興？

各人都在笑着，小虎子最先停住了笑聲，他皺着眉，道：「這位仁兄，當眞和康王一模一樣，着實令人難以相信！」

劉天雄正在高興頭上，而且小虎子既然已殺了鮑廷天，劉天雄對他再不疑心，立時道：「你若是不相信，自己可以下去看看。」

小虎子道：「倒是要見識！」

他一面說，一面已向暗門之中，走了進去，劉天雄，于彬和假康王三人，跟在他的後面。

小虎子走下了石級，走過了通道，來到了鐵牢的鐵門之前，從那個小方孔中，望了進去。

他看到了康王，康王背負雙手，雙眉深鎖，對住鐵壁站着，一動也不動。

牢中的康王，和牢外的康王，在乍看之下，的確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如果仔細去看，却可以分辨出他們眼神之間，大有不同之處，在牢中的那個憂鬱、沉着，而在牢外的那個，却是虛浮、狡猾！

但是這一點些微的差別，有誰會注意得到呢？

小虎子看了一會，就轉過身來，笑道：「不是眼見，眞難相信！」

于彬和劉天雄兩人，一邊一個搭住了小虎子的肩頭，，笑着走了出來，假康王仍然留在鐵牢之外。

當晚，于彬和劉天雄兩人，又接到了兩處地方截擊武林中人大獲全勝的捷報，而他們又自然爲收服了小虎子，是以興高彩烈，大擺筵席。這一席酒，幾乎吃到天明，小虎子已是酩酊大醉，由人扶着他，到了他的房中，倒頭便睡，鼾聲大作。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也有了幾分醉意，各自也斜着脚步，回房去了，小虎子的軒聲，聽來均匀而又有節奏，那全是一個人在沉睡中發出來的軒聲。

可是，他的軒聲却突然停止了。

他一面在打鼾，一面在仔細傾聽着他房間四周圍的動靜，直到他肯定房間四周圍巳一個人也沒有了，他才停止了鼾聲，一翻身，躍了起來。

他沒有醉，也沒有睡着！

陽光燦爛，那是一個很好的晴天，小虎子站了起來之後，閃到了門邊，將門拉開了一道縫，等他看到門外沒有人時，他就大搖大擺，走了出去。

陽光照在他的身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麼多江湖上的英雄豪傑死了，鮑廷天也來了，但是，當他們終於知道康王殿下已被救出之際，他們在九泉之下，是

不是會感到安慰？小虎子對這個問題，其實也並不關心，他關心的是，鮑廷天是不是會原諒自己殺了他！

鮑廷天那種充滿了憤怒，鄙夷的目光，是小虎子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但是，如果他不下手，他們兩個人都得死，而且救不出康王來。鮑廷天是不是會原諒他，他當然不得而知，但是小虎子自己是原諒自己，他絕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他一面想，一面已來到了劉天雄的密室之前。

在通向密室的門口，有八個高手，一字排開守着，小虎子自然可以出其不意地制服他們，然而他却並不出手，他只是若無其事地繞了過去。

他繞到了屋後，背靠牆站着，等到看清楚四周圍沒有人了，他身形略矮，接着一挺身，身子就像是一縷烟一樣，直上了屋頂。一到屋頂上，他立時像貓一樣，伏了下來。

他在屋頂上伏了片刻，打着滾，滾到了屋脊下，輕輕掀開了幾片瓦，使屋頂上現出一個尺許見方的洞，落進了屋子中，那是劉天雄的密室，小虎子的身子落下來，恰好落在那張石桌之上。

他再一縱身，下了那張石桌，雙臂抱着那張石桌，用力轉動起來。石桌十分沉重，小虎子咬着牙，用力地轉着，好不容易，石桌才轉動了一寸，而在轉動了第一寸之後，就容易得多了。

暗門現出來，小虎子抹了抹汗，來到了暗門之前，一閃身，走了進去，只聽得下面假康王在高聲道：「可是送飯菜來了麼？」

小虎子略怔一怔才從容答道：「不是，是我！」

他已然下了鐵梯，到了通道中，假康王也迎上來，一見是小虎子，假康王便笑道：「原來是你！」

小虎子也笑道：「可不是我麼？」

假康王剛想開口，問小虎子來幹什麼，小虎子那一句話才出口，突然一橫肘，「砰」地一聲，已撞在假康王的胸前。他還以爲假康王的武功，一定不低，是以出手又快又重，却不料假康王竟是一點武功也不會，一被小虎子撞中，身子立時軟癱在地，翻着眼，幾乎昏了過去。

小虎子一看到這等情形，連忙伸手一提，將假康王提了起來，順手點了他的啞穴，假康王眼睛亂眨，顯是他已經知道情形不對頭了，可是他一上來便被制住，如今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小虎子拖着假康王，直來到了鐵牢之前，鐵牢的門口，有一柄老大的鎖鎖着。

小虎子拿起鎖來，端詳了一會，取出了一把鐵籤子來，刺了幾下，「啪」地一聲，那柄鎖已被他弄了開來，小虎子一推，便「軋軋」地開來，小虎子拖着假康王，走了進去。

只見牢中，康王背對門，昂首，背負雙手而立，對進來的人根本不看一眼，只是冷冷地道：「背信棄義，可是來殺我了？」他的聲音，十分鎮定，絕沒有一點因爲死到臨頭，而慌亂不堪的樣子。

小虎子道：「不，我來救你的。」

康王倏地轉過身來，在他的臉上，充滿了驚詫的神色。他先是定定地望住小虎子，然後，他的目光，又移到了被小虎子拖進來的假康王身上。

當他看到假康王的時候，他神色更加驚訝，他問道：「你是誰？這人是——」

小虎子忙道：「你快和他換了衣服，我會一面將經過告訴你的，他們準備用這人冒充你的，又叫我刺殺當今皇帝，好讓這個假冒你的接皇帝位！」

康王陡地抽了一口涼氣，他也明白了，他迅速地將身上的衣服脫了下來，小虎子則脫着假康王的衣服，不一會，兩人的衣服已經對調好了，小虎子將假康王拖到了榻上，點了他的穴道由得他躺着。

他和康王一起出了鐵門，仍然加上了鎖，低聲道：「至多後天，我們就會離開，在這兩天之內，你可要小心應付，不能露出馬脚來。」

康王將手加在小虎子的肩頭上，好半响後說不出話來，小虎子身子一閃，已閃過了通道，出了暗門，將石桌轉回原位，掠上了屋頂，蓋好了瓦片，神不知鬼不覺，回到了房中。

這一次，他眞的倒頭就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小虎子還在睡夢中，就被「嗚嗚」的號角聲驚醒了。一聽得那號角聲，他也知道，那是金太子來了。他連忙一骨碌翻起身來，披衣走了出去。

在這兩天中，他曾和劉天雄、于彬兩人，一起進入地牢三次，但是劉天雄和于彬兩人，根本沒有發現眞假康王經已在鐵牢內被調轉了。

那假康王穴道一直未解，這兩天，他就一直躺在榻上，康王冒充假康王，顯然冒充得十分成功，只要可以瞞過金太子，那就是天空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了！

小虎子趕到了巨宅門口，劉天雄、于彬及一干高手也已經在了，金太子在護衛簇擁之下馳上山來，在宅前下馬，小虎子隨着衆人拜見，劉天雄忙替金太子引見，着實將小虎子的輕功吹噓了一番。金太子笑嘻嘻地道：「你已全知道了！事成之後，你要做什麼官，只管向他開口好了！」

金太子口中的「他」，自然是指假康王而言的了，小虎子道：「自然是大將軍了。」

金太子呵呵笑着，一行人走進了劉天雄的密室之中，金太子道：「沿途已準備妥善，現在立刻啓程，一有人來送康王，趙虎子，你就要獨自到長安去，你以暗號到王府求見，他自然會見你的。」

小虎子對金太子應道：「是！」

劉天雄已轉動了石桌，暗門打開，劉天雄揚聲道：「太子殿下來了！」

只聞得暗門中，傳來了一陣脚步聲，接着，康王便自暗門中走了出來。

康王一自暗門中走了出來，金太子抬頭向他一看，只見金太子的神色陡地一呆，但是他隨即失笑道：「嘿，我幾乎以爲你是眞的趙構了！」

小虎子一聽心頭不禁怦怦亂跳起來。

康王則笑着，道：「這兩天來，我學了他不少動作，看我走幾步，可像是天王貴胄？」

他一面說，一面又向前走了幾步。

金太子揉着眼，然後又瞪大了眼，過了好一會，才「哈」地一聲，道：「我幾乎不能相信！你這次回去，一定可以瞞過任何人了！」

康王笑了一下，道：「但願如此！」

金太子一揚頭，向劉天雄道：「將趙構殺了，免留後患，快去！」

劉天雄答應一聲，忙向暗門走去，小虎子道：「一切讓我下手，豈不是好？」

他一面說，一面也跟着劉天雄，走進了暗門，一起來到了鐵牢之中。一進了鐵牢，小虎子搶前一步，一伸手，便握住了假康王的咽喉，將他自床上提了起來，同時膝頭一頂，便已解開了他的穴道。

假康王的穴道一被解開，雙手亂舞，身子用力掙扎着，但小虎子一上來就抓住了他的咽喉，假康王喉際發出一陣咕咕的聲音，却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小虎子回過頭來，道：「你看，他也知道自己死到臨頭了，不知他想說些什麼？」

劉天雄道：「誰還聽他囉嗦！」

小虎子手用力一抖，五指一緊，只聽得「卡」地一响，已將假康王的喉骨，生生扭斷，假康王額上的汗珠，比豆還大，滾滾而下，小虎子雖然鬆開了手，假康王也是一句也說不出來，他只是向着劉天雄翻着眼，不斷地做着手勢。

但是劉天雄怎知道其間已經有了那麼大的變化，他踏前兩步，假康王自地上爬起來，雙手張開，拖住了劉天雄的左腿。

就在那時，劉天雄的掌已倏然擊下！

那一掌，「啪」地一聲，正擊在假康王的頭頂之上，自假康王的口中，發出了一下悶哼聲，劉天雄抬腿一踢，假康王的身子「砰」地跌下，早已七竅流血，死在鐵牢之中了！

小虎子笑道：「劉大哥，你這個功勞不小！」

劉天雄笑道：「趙朋友，我們到臨安，大家都是將軍，在臨安朝上相見了！」

小虎子笑道：「自然，多虧劉大哥提携！」

劉天雄呵呵笑着，和小虎子一起走出了暗室；到了密室中，只見于彬，金太子和康王正在笑着，康王還在走來走去，看得金太子讚不絕口。

小虎子出來，就道：「好了，我們該走了，我到王府來見你的暗號是什麼？」

康王笑着道：「就說一切太平，萬事如意！」

小虎子點着頭，金太子道：「馬已備好，你們這就可以動程了！」

康王伸手，握住了小虎子的手，一起走了出來，到了巨宅之外，已有兩匹駿馬準備着，金太子也上了馬，十幾個侍從，盡皆上馬，號角响起，一行人順着山路，向山上疾馳了下去。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望着漸漸遠去的馬影，都躊躇滿志地笑了起來。

×　×　×

康王脫險，天下轟動。

康王回到了朝中，闔朝上下，更是歡欣鼓舞，沒有幾天，康王就任天下兵馬大元帥。

劉天雄和于彬，以及一干黑道中人，還在那所巨宅中，飲酒作樂，假康王死在劉天雄的掌下之後，劉天雄輕鬆了許多，他的責任已經完了，接下來的，只是等着接受說不盡的榮華富貴了。

號角聲又响起來，于彬放下酒杯，道：「太子殿下來了，一定有好消息了！」

劉天雄笑道：「這半個月來，也未曾下山，莫非趙虎子已得手了麼？」

于彬一拍大腿，道：「敢情是！」

號角聲越來越近，這一次，號角聲聽來似乎更加急驟，而且，馬蹄聲也格外嘈雜，于彬、劉天雄忙迎了出去，當他們來到了巨宅門口時，不禁怔了一怔，一直以來金太子只是帶十來個隨從上山來的，但是這次跟着上山來的，竟有百餘名士兵。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在金營中久了，都知道那些金兵，全是百裏挑一的健漢，是金太子親率的精兵，全隊上山來一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正在疑惑，已看到金太子馳到近前。

金太子的面色鐵青，像是罩着一重寒霜一樣，劉天雄和于彬兩人，互望了一下，剛要躬下身去請安，已聽得金太子，發出了霹靂也似一聲呼喝，道：「拿了！」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根本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已有十幾個人撲了上來，那十幾個人，顯然全是相撲的能手，一衝上了來，有的抱頭，有的拉手，有的拖胸。

劉天雄和于彬兩人，縱有一身武功，但是根本未曾想到會有那樣的事發生！

是以他們只是呆了一呆，便已被按倒在地，接着，有人已抖起了鐵鍊，將劉天雄和于彬兩人鎖了起來，兩個武士，一足踏住了兩人的腰，一手拖着劉天雄和于彬兩人的頭髮，將他們兩人的臉，拉得硬向上仰了起來。

劉天雄首先怪聲叫了起來，道：「殿下，可是過了河要拆橋麼？」

過河拆橋，這本是劉天雄這樣的黑道中人常幹的事，是以他會有此一問。

金太子一聲怒喝，道：「我問你們，你們是怎樣串通了來破我奇謀妙計的？」

于彬一聽，首先叫起屈來，道：「殿下，這話……這話是從何說起？」

金太子怒得連揚了起來的手，都在發着抖，一聲大喝，道：「將他們兩人，活活打死，用軍棍，快！」

七八個武士各自揮起軍棍，沒頭沒腦，就向劉天雄和于彬兩人打了下去，兩人怪聲呼叫了起來，可是金太子既然認定是他們串通了的，自然不容他們解釋，十七八棍下去，劉天雄和于彬兩人，已經連呻吟聲也漸漸低微了！

金太子的惱怒，不是沒有道理的，康王一受職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時，他心中是十分歡喜，但是等到幾次仗打下來，他就知道事情不對頭了！

而且，他早派進王府中的細作，全都無緣無故失了踪，趙虎子踪影全無，金太子也是聰明人，自然可以想得到，走了眞的康王，而不是他安排好的假康王！

任何人到了這時候，都會將劉天雄和于彬兩人拿來出氣的，何況是驕奢慣了的金太子！

×　×　×

小虎子回到了興隆鎮，集古軒精緻的陳設架上，都已經蒙上了一重塵埃。

（以下轉入第104頁）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案中案



恐怖雙屍案

下午四時十三分。

卡凡腹如雷鳴，正從一幢大廈內匆匆地走出來。

他由上午十一時許趕到這幢樓高三十層的住宅大廈。直到這個時候，連一滴水也沒有到肚。在那兇案現場採訪時，由於一心只顧着採集資料。所以不覺得肚餓，但這時候採訪完畢，鬆弛下來後，可就覺得飢腸轆轆，餓得難受了，口中猛吞口水，是故，他現在急於要找到一間食肆。先「醫」好肚子，才趕返報社，整理採訪到的資料，準備明天在報紙上刋登。

大廈的門外，仍然有人圍觀——雖然什麼也看不到（因爲兇案的現場是在十五樓）。但似乎這樣站着看一下，也能滿足一下好奇心，人們就是這樣奇怪的。

而路邊，仍然停放着一輛警車與私家車，兇案現場的屍體，却早已被舁走了。大廈的門前，有兩名軍裝警員在守着，那是避免閑雜人等，爲了好奇而進入大廈，造成擁擠混亂，妨碍了警方的偵查辦案工作。

卡凡才走出大廈門外，略一張望，便看到馬路對面有一間食肆，忙趁車輛在前面那個路口亮紅燈停下來時，快步橫過馬路，走進那家專賣粉麵的食肆，揀了個空座位坐下來，急不及待地要了一碗魚蛋粉，一碗牛腩麵，待那伙記走開後，這才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長長地吁了口氣。兇案現場的情景，在他閉上雙眼的剎那，馬上便映現在他的腦海中。

雙傑起思疑

那實在是太恐怖了。卡凡不想影响自己的胃口，忙睜開了雙眼，以便驅散映現在腦海中的恐怖影像。

但那些恐怖的影像，就像在他的腦中生了根般，驅之不散……

兇案的現場，是那大廈的第十五樓其中一個單位，現場之內血漬斑斑，簡直就像屠塲一樣，令人悚目驚心。

死者是兩個年約三十許四十之間的男子，兩人的身上滿是刀傷，其中一個死者左耳被削去，前額被劈至裂開來，那應該是致命的一刀，身上少說點，也是二三十道傷痕，另一個年紀比較大的，身上也是刀傷纍纍，左手被斬去四指，右手臂與臉頰上，各有一道深可見骨的刀傷，而心胸上那個刀口，應該就是致命傷了。而兩人的手上，各自執着一柄菜刀與牛肉刀，倒臥在客廳的地上。

從兩人死去的情形，就算是沒偵探知識的人，也看出，兩名死者是互相惡鬥而致兩敗俱傷，死在對方的刀下的！

卡凡這剎那不由感到一陣噁心，整個胃難受得抽搐起來，幸好，這時那伙記將他要的兩碗粉麵送了上來，他嚥下一口口水，摒去仍映現在腦中的血腥映像，唏哩呼嚕地將那兩碗粉麵吞下肚子。

他簡直食不知其味。

兩碗粉麵到肚，總算好受了。付了賬，走出食肆，他又忙着乘車趕回報館，整

理那些採訪到的資料。

因爲這宗兇殺案新聞，是要趕在明天早報登載的。

× × ×

翌日，全市不少的報章，均在新聞版登載了昨天發生在市東郊一幢住宅大厦內的兇殺案的新聞報導。

這宗血腥兇殘的命案，市民在閱報之後，馬上便成了茶餘飯後的話題。

因爲新聞報導上所登載的，警方在現場偵查過後，初步推測，那是一宗仇殺案，因爲根據現場的情形，兩名死者是經過一番兇猛的打鬥後，雙方皆中了對方致命的一刀，死在對方的刀下的。

致於兩名死者因何互相動手斬殺對方，警方暫時還未能夠妄下判斷，還需要進一步進行偵查。

而市民的興趣，就在這一點點，猜測兩名死者因何會互相斬殺對方的原因。

很自然的，衆說紛紜，於是乎，什麼樣離奇怪誕的猜測也有：有的猜測是情殺，兩名死者是爲了爭奪同一個女人而大動干戈的；有的却猜測兩名死者是爲了利益而動手的……總之，那種種的猜測，不得不令人佩服那些市民想像力的豐富。相信就連負責偵查此宗兇殺案的東區警署兇殺組探長張超，聽了市民那各種猜測後，也佩服不已。

而卡凡因爲與泰迪在不久之前，協助張超破獲了另一宗殺夫謀財的兇案，因而認識了這位探長（關於那宗殺夫謀財命案，詳情請閱拙作：「情殺」），也因了這種關係，他在那兇案現場採訪時，得到了不少方便，也採訪到比別家報社更詳盡的第一手資料。

這自然得到報館老總的嘉獎，卡凡自然感到興奮了。

自己的工作能夠得到上司的賞識嘉獎，相信每一個敬業樂業的人，都會感到欣喜的。

這一天，卡凡由於一早便將份內的工作做妥了，所以在六時正時，他便可以下班了。

他在臨離開報館前，先撥了個電話給泰迪，泰迪剛好在家，他便相約泰迪出來吃晚飯。

坐在馬路邊一家大排檔的一張枱子兩邊，卡凡與泰迪未點菜，却先要了兩瓶凍啤酒喝了起來。

這時候還未到晚上七時，時候還早，所以遲一下才吃飯，先喝點啤酒，舒暢一下整疲勞身心。

大口大口的喝着啤酒，眞夠意思，泰迪舒了口氣，帶笑道：「卡凡，怎麼今天這麼早就下班了？』

卡凡吞下一口啤酒，眨眨眼道：「今天的工作不多，做完了，便下班。難得的是，你沒有外出！你知道麼，近來，十次撥電話找你，有八次找不到你的。是不是與那位蘇小姐晚晚拖手仔啊？」

泰迪連忙加以否認。「那有這回事。近來比較忙，卡凡，你知道，幹我們這一行的，不但辛苦危險，也沒有時間規限的，要麼十天半月沒有戲拍，悶在家中，要麼一連十日八日趕戲，拍個通宵。你知道麼，這個星期我已連拍了兩晚通宵，今日恰好有半日空閑，你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還在睡覺，那有精神去拖手仔。」

卡凡說道：「那我約你出來，豈不是要……」

泰迪擺擺手，說道：「卡凡，咱們是老友兼死黨，那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我不是個重色輕友的人！」

卡凡連連點頭道：「這一點，我是信得過你。不過，說眞的，你今晚有沒有約了那位蘇小姐？若有，你只管走，我不會怪你的，我也想早些飲你那一杯喜酒。」

泰迪笑罵道：「卡凡，瞧你說得那樣認眞，似乎我非她莫娶！我與她還只是普通朋友，根本還未到那個階段，你別只顧說我，你也有那一天的。」

卡凡笑道：「我倒是希望有那一天，可惜，我命中欠缺桃花運，不像你。桃花照命，我眞羨慕你！」說着，哈哈大笑了起來。

泰迪罵道：「卡凡。你笑吧，總有一天，我要笑到你臉黃！」

說完「咕嘟嘟」一口氣將半杯啤酒喝下肚。

嘻笑着的卡凡忽然正經地將泰迪說道：「泰迪，你有沒有看今天的早報？」

泰迪怔了一下，眨眨眼，望着卡凡，有點疑惑地道：「有啊，什麼事？」

卡凡道：「那你一定有看那宗兇殺案的新聞報導吧？」

「當然有了。」泰迪有點詫訝地道：「那宗兇殺案刋載在報紙的第一版，一拿在手便看到，那自然是先看爲快了。」

「你知道麼，負責此兇殺案的偵查工作，正是東區警署的那位張超探長，我昨天在那兇案現場採訪時，虧他給了我不少的方便，讓我採集到第一手資料。」

泰迪「啊」了一聲，瞧着卡凡。「卡凡，你想說什麼，只管說吧。」

泰迪之所以忽然這樣說，是因爲他忽然弄明白，卡凡可能有什麼要對他說。

果然，卡凡說道：「泰迪，憑我昨天採訪搜集到的第一手資料，加上我昨晚仔細地思想了一遍，發覺這宗案命可能另有內情……」

泰迪一聽，興趣馬上來了，急聲道：「卡凡，你發現了什麼疑點？有沒有與張超探長說過？」

卡凡喝口啤酒，搖搖頭道：「當時我忙於在現場採訪，而張探長也忙着在現場進行偵查。咱們很少交談，而我說可能另有內情，那只是我的感覺，一時間，要我說，我又說不出來。」

泰迪的好奇心越來越大。「卡凡，你可否將當時的情形，說一遍？或許可以發覺一些疑點？」

卡凡點一下頭，不過，他馬上又搖一下頭道：「泰迪，在這種地方說話不大方便，咱們還是快些吃飯，回我那裏，再詳細地說吧。」

泰迪馬上點頭贊成，而且急不及待地招手叫來伙記，點了兩三個小菜。

卡凡笑望着泰迪——這位死黨兼老友，正因爲兩人同樣喜歡刺激，好奇心一樣重，兼且富有正義感，兩人之間的友情，才不但沒有疏減，反而親如兄弟。

只有志趣相投，才能成爲知己。

× × ×

「卡凡，快說吧。」泰迪還未坐下，便心急地催促卡凡。「我雖然看過報紙上刊載的。相信你說出來的，一定會比較詳盡。」

泰迪所說的，確是事實，因爲報紙報導的新聞，只是一般性的，特別是有關罪案的新聞報導，那更要小心，以免觸犯法例，及造成輿論或是誤導，一般都只是就現場採訪到的資料加以發表，不能妄加推測。而私下兩個人作一番討論，那就不用顧忌什麼，盡可以將自己的猜測及疑點說出來。

卡凡却先走到雪櫃拿出兩罐啤酒及一包炸薯片，再將風扇開着，這才在梳發上坐下來，笑對泰迪說道：「急什麼，喝口啤酒再說不遲。」

說着，他已「噗」地一聲，將拿在手上的那罐啤酒的鋁片掀起來，仰頭喝了一口，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來。

這時候，雖然已過了中秋。但在這地處亞熱帶的南方都市，仍然頗爲炎熱。

泰迪却沒有動那罐啤酒，只是瞧着卡凡。

卡凡無奈在嘆口氣，放下那罐啤酒，嘆口氣道：「泰迪，你幾時學得這樣急性子的？」

泰迪仍然不出聲，卡凡只好認輸地道：「好了，我說了。」

「那快說吧。」泰迪這才露齒一笑，拿起那罐啤酒，掀開那蓋，喝了一口。

「泰迪，那宗兇案報紙已作了一般性的報導，我也不再多說。我要說的是，我感到興趣的那些事情。」卡凡沉思着說：「首先，令到我感到不解的是，那兩名死者在揮刀互斬時，居然沒有驚動到同樓的住客，照說，兩個人打鬥得那樣激烈，負傷之下，必然會弄出聲响或是大聲痛罵的，但住在同一層樓，與命案那個單位相對的一條走廊的那個單位內的那名阿婆，在警方向她查詢時，她却說什麼也聽不到。是住在隔隣單位的那名住客在開啓大門時，無意中瞥到隔隣的單位大門下有血流出來，他在驚疑之下，致電報警，才揭發了這一宗兇殺案。」

「當時，那層樓的其他單位，就只有那個單位有人——那位阿婆，其餘別的單位都沒有人麼？」泰迪忍不住問。

「不錯，那座大廈每一層樓皆有六個單位，除了命案那個單位之外，就只有隔了一條走廊的那個單位有人——那位阿婆。其餘單位的住客，不是上了班，便是上學，或是外出了，這是我親眼看到的，警方逐個單位按鈴查詢時，就只有那位阿婆應聲開門。」卡凡肯定地說。

「會不會阿婆的耳朵有點不靈，再加上隔了一條走廊，又是關上大門的，所以，聽不到命案現場發出聲响來？」泰迪提出他的疑問。

「那位阿婆的耳朵很靈，應該沒有問題。」卡凡說道：「那位查詢的警員才按响門鐘，那位阿婆便馬上開門上。隔着一道鐵門，與那位警員對答起來，那位警員也不需要大聲說話，她便聽到了。」

「卡凡，你是否懷疑，那兩個人不是互毆致死，而是被人佈局弄成那樣，目的是爲了混淆警方的偵查，而引導警方走入歧途？」泰迪的腦筋很靈活，馬上便想及這一點。

卡凡點頭道：「我正是這種猜想。」

卡凡瞥一聲泰迪。「你想一下，兩個人的身上，少說點，起碼也有十多二十處刀傷，而且一個左耳被斬掉，一個左手被斬去四指。可見搏鬥是如何兇猛了，負創如此重之下，任是鐵打的人，也忍不住發出痛叫聲，而客廳內的枱椅也被弄做了，肯定會造成很大的聲响，那位阿婆絕不會聽不到的。那位阿婆却說聽不到任何聲响，泰迪，你說這是不是不合常理？」

「嗯，這確是有點不合常理。」泰迪摸着下頷。沉吟着道：「這是一個疑點。卡凡，你再說下去。」

卡凡想了一下，才道：「從現場的跡像看來，連張探長也認爲，那不可能是刦殺，因爲屋內沒有被搜掠過的跡像，據張探長說，屋內有數十元現鈔，一些首飾，皆完好無損地擺放在房內的抽屜內，故此，他認爲刦殺的成份不大。」

「但也有可能，那名刦匪入屋行刦之時，被事主發覺，在他還未搜掠時，事主便反抗，展開惡鬥之下，兩敗俱死也不定。」泰迪說道：「這個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張探長也想到了這個可能性。」卡凡點頭道：「泰迪，依我說，你有這樣靈活的頭腦，精細的觀察推測，你不去做偵探，那實在是浪費了你這方面的專長。」

泰迪笑着搥了卡凡一拳，說道：「好傢伙，你又笑我了！」頓一下，接着說：

「那兩名死者的身份，其中那個年紀較大的，報章在報導中，已說明經過大廈看更的辨認後，證實是那個單位的住客，那麼，另一個死者的身份，張探長他們還未查到嗎？」

「這就不清楚了，大概查到了也說不定。」卡凡道：「據張探長的初步推測，那兩名死者，可能是互相認識的，因爲門鎖沒有被撬毀的跡像……」

「但可能那人是一名開鎖高手也說不定。」泰迪插口說道：「當然，從那兩名死者打鬥得那樣激烈，居然悶聲不哼，極有可能是熟人，而且……」

「而且可能另有內情！」卡凡脫口而出了這一句話，一直梗在他的心中。「那兩人要不是有什麼隱秘，不欲驚動外人，兩名死者在負傷纍纍之下，斷不會忍痛咬牙，强忍着不發出呼叫的，泰迪，你說是麼？」

卡凡說時，急切地望着泰迪。

泰迪一掌拍在大腿上，緊接着說道：「對，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疑點，所謂螻蟻尚且貪生，兩名死者在那種情形之下，若是仇殺或是刦殺，斷不會不大聲呼叫求救的，尤其是那名屋主，除非其中有不足爲人知悉的內情，才會悶聲不响，死捱到底的！」

「泰迪，我正是想到這一個疑問，怎也想不通，才找你談說的，想不到你與我的見解也是一樣。」卡凡顯得很興奮。

泰迪笑笑道：「卡凡，這是警方的事，你發現了這些疑點又怎樣？你只是一名記者……」

「但我可以向警方提供意見。」卡凡認眞地道：「張探長認識我們，他會重視我們的意見的。」

「嗯……這不失是一個帮忙警方破案的好辦法。」泰迪忽然含有深意地法視着卡凡。「卡凡，難道你不想刺激冒險一下麼？」

卡凡先是愕了一下，繼之興奮地道：「泰迪，我就是等着你說這句話，你終於說了。」

泰迪笑篤道：「卡凡，你幾時學得如此蠱惑的！」

「彼此彼此！」卡凡笑着說，忽然認眞地道：「對啊，我可以利用職務上的方便，協助警方偵查的啊！」

泰迪忙提醒他一句：「卡凡，別忘了我這個死黨！」

卡凡迭聲道：「怎會呢，咱們是最佳拍檔啊。只是，你又要拍戲，又要拍拖，那有時間？」

泰迪說道：「這你少躭心，拍完明天那組戲後，我有幾天空閒，至於拍拖，根本還未到那階段，就算是，拍少幾天拖，也不會甩拖的。記着，有什麼發現或是行動，趕快通知我！」

卡凡帶笑望着泰迪。「你眞的那樣放得下？」

泰迪笑篤道：「別再取笑我了，我又不是那些還未拖過手仔的純情少男，我自有分寸的！」

卡凡眨眨眼，道：「記着，別到時與蘇小姐甩了拖，便找我算帳，這筆賬是不能算在我的身上！」

泰迪道：「放心，我不是姓賴的！」

說着，打了個呵欠，看一下腕表，經已是晚上十一時十七分了，忙站起身來。「卡凡，你明天還要上班，我也要拍戲，我回去了。」

「好吧，我不留你了。」卡凡說着也打了個呵欠，起身相送。

臨出門口，泰迪仍忘不了叮囑一句：「卡凡，記着明天晚上打電話給我。」

「知道了。」卡凡笑着將泰迪一把推出門口。「快回去睡吧。」

說着，將鐵門與大門關起來。

× × ×

張探長坐在辦公室內，正埋頭在看着一份報告。

那是有關那一宗雙屍兇殺案的驗屍報告。

報告上寫得很清楚，那兩名死者是互相斬劈之下，傷重致死的。

換言之，已排除了是有人佈局弄成兩名死者互鬥至兩敗俱亡的可能。

張探長放下那份驗屍報告，抽出一支烟，點燃了，長長地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將烟吐出來，這時他的雙眉，也慢慢地皺了起來。

此刻，他就是想不明白，那兩名死者爲何互斬至重傷，負痛之下，仍然忍受着不發出呼叫，這是有悖常理的。

雖然，他已查出，那名年紀較大的死者——兇案現場的住客——趙禹權，乃是一名黑社會人物，但却有正當的職業，乃是一間出入口商行的東主之一，經營的業務範圍頗廣，未婚，一人獨居兇案現場的那個單位還住不到一年。

查到了這些，自然對偵查此案有所帮助，但直到目前爲止，他仍未能查到另一名死者的身份。雖然那死者身上帶着身份證，但經過核對查驗，發覺是假的，這就令到張超對其身份大爲起疑，懷疑那名死者是一名非法居留者，是由某一地方，非法潛居本市的。

這另一名死者的身份，可以說是破案的關鍵，若是能夠查到那死者的眞正身份，起碼也對此案的性質，有點眉目，也有助於此案的偵查。雖然此案暫時列爲兇殺案處理，但却是未能加以肯定的。

張超探長已吩咐手下，盡快查明那名身份不明的死者的身份姓名，同時向那些綫人查問有無其他綫索。

可惜直到現在，仍未有最新的資料，怎不叫他眉頭大皺。

忽然間，有人在外面敲响了辦公門，他噴出一口烟來，隨口叫道：「進來。」

推門進來的是一名軍裝警員。「張SIR，外面有一位記者想見你。」

張探長不耐煩地道：「出去告訴他，我忙得很，沒有時間見他，請他改天再來吧。」

那名警員却沒有退出去，反而說道：「張SIR，他說是認識你的。」

張超雙眼一睜，望着那警員。「他有說叫什麼名字麼？」

「張SIR，他說叫卡凡……」

「怎麼不早說，快去請他進來。」張超口氣馬上變了，臉上不耐煩的神精一掃而空，露出了一絲笑容來了。

那名警員奇怪地瞥了張探長一眼，口裏應道：「YES SIR！」轉身快步走了出去。

不久，又响起了敲門聲。

張超坐正了身子，叫道：「進來。」

這一次，推門進來的，正是卡凡。「張探長，難得你肯見我，沒有妨碍了你辦事吧？」

張超站起身子，連聲道：「卡凡，快請坐，咱們好久沒有一起喝兩杯了，泰迪好麼？他近來忙不忙？」

卡凡就在辦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來，還笑說道：「張探長，他還不是那樣，好好地，聽說他拍完今天那一組戲，接着有幾天空閒，張探長，幾時有空，我們與你喝兩杯。」

張探長苦笑道：「唉，前天那宗命案，到今日仍然一點進展也沒有，看來還得忙一段時間，短時期內，很難有空與你們去喝兩杯了。」

一頓，瞧着卡凡問道：「卡凡，你是否來採訪關於那宗命案的最近進展？那恕我無可奉告了。」

卡凡笑了一笑，道：「張探長，你只說對了一半，我這一次來，是不揣冒昧，順道將我對此案的一些疑點，向你提供一下……」

張探長自從泰迪協助他破了那件「情殺」命案後，經過一番傾談，對這兩位年青人的頭腦與胆識甚爲欣賞，曾開玩笑地對兩人說，若是兩人投身警界，那眞是社會之幸，其成就連他也比不上，日後不難成爲神探。

對於卡凡說有些疑點要向他提供，他馬上感興趣地道：「卡凡，我知道你頗有偵探頭腦，你想到了什麼疑點，快說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卡凡見張探長那樣重視，自是大爲高興，想了一下，才認眞地道：「張探長，昨晚我曾經與泰迪探討過那宗命案的各個方面，發覺到，那兩名死者互相打鬥至死，居然沒有發出呼叫求救聲，這似乎有點不合常理……」

「卡凡，你與泰迪不投身警界，眞是浪費了人材！」張超那雙明銳的眼中，閃亮發光，瞧住卡凡。「你們所想的，與我不謀而合，剛才打斷了你的話，對不起，請你繼續說下去。」

卡凡這才繼續說下去。「張探長，我與泰迪皆懷疑，兩名死者互毆至死也不呼叫求救，其中可能隱藏有內情，這可能不像表面上所露的——刦殺或是仇殺事情那樣簡單！」

「說得好！」張超興奮地道：「我也想到了這一點，如今經你這一說，這種可能性就頗高了！」

「還有，我與泰迪也懷疑，那兩名死者可能是認識的，爲了某一種原因，才動手打鬥起來的！」

「卡凡，不怕對你說，我的手下若是人人都像你與泰迪頭腦靈活，思維精細，那我就不用這樣頭痛了。」張超讚賞地瞧着卡凡。「好高興你向我提供了這些意見，看來，這兩天我不論如何，也要抽點空，與你們喝兩杯，也好再得到一點有益與有建設性的意見。」

說到這裏，兩人都爲那句「有益有建設性」那句話感到好笑，哈哈笑了起來。

「張探長，你實在太誇獎我們了。」卡凡謙虛地說道：「我與泰迪怎能與你那班手足相比。」

「卡凡，我說的是實話，絕對沒有過份誇獎，你們兩個的事情，我聽不少同僚說起過，你與泰迪確實具有偵探的頭腦，要不是你們已經有了固定的職業，我會勸你們投身警界的。」張探長由衷地說。

卡凡忙岔開話題道：「張探長，這宗兇案眞的一點進展也沒有？」

張超爲難地道：「也不是完全沒有，最少，已排除了有人佈局弄成兩名死者互毆至死這種可能性。」

張探長邊說邊將那份驗屍報告拿給卡凡看。「還有，咱們已經查出，另一名死者身上所有的那張身份證，是僞造的，至今爲止，還未查出此人的眞實姓名。」

「張探長，好高興你向我提供了這些寶貴的資料，我沒有白跑一趟，回去可以交差了。」卡凡忙記錄下來。

「卡凡，你也知道我說的話，有那些是可以登載，有那些是不可以登載的了。」張探長朝卡凡笑笑。

卡凡點了一下頭。

張探長說道：「還有，咱們也查出了，那位死者趙禹權雖然有正當職業，但却是一名黑社會份子，這就增加了這件兇殺案的複離成份。」

「啊，這眞是令人意想不到。」卡凡感到意外，道：「這確是令到案情大爲複雜起來。」

「卡凡，很抱歉，我只能夠對你說這樣多。」張超探長說到這裏，一眼瞥到有人推門進來，馬上起身道：「爛頭勇，查到了什麼？」

推門進來的是一名便衣探員，外號爛頭勇，乃是張超探長手下一名幹探。

爛頭勇叫了一聲：「波士……」便窒住了，目光却瞥向卡凡。

卡凡馬上識趣地道：「張探長，打擾了你這樣時間，我也該告辭了。」

張超也沒有挽留，起身道：「卡凡，對不起，這兩天我一定抽空與你及泰迪去喝兩杯聊一下。」

「好，張探長，那我先走了。」卡凡說着與張探長握了一下手，於是轉身便走了出去。

張超這才坐下來，望着爛頭勇，「是否有『料』到？」

爛頭勇點點頭。「查到了那名持假證件的死者的身份與姓名！」

張超目光一亮，「說出來。」

「那人名叫何森，不是一名非法移民，而是本市的合法居民，不過，却是在三年前，才移民來本市的，他沒有固定的職業，暫時也查不到他有什麼親人，住在茶果山邊的一間木屋內……」爛頭勇把扼要地說着。

「有沒有去那間木屋查過？」張超插口問。

「李仔與大頭坤已去了，我趕着回來向你報告。」爛頭勇忙說。

「嗯，總算有點成績。」張超道：「起初，我猜疑他是一名非法移民，嘿！却原來不是，此人旣無固定職業，又身帶僞證，其身份就頗爲令人思疑了。」

「波士，我也是這樣想。」爛頭勇道：「說不定，他幹的是見不得人的犯法勾當。」

「有可能！」張超曲指敲着桌面。「說不定，從這位何森的身上，可以偵破此案！」

× × ×

卡凡與泰迪來到了那幢發生命案的海豐大厦。

這個時候，已經是晚上八時多了。

兩人之所以來到這幢大厦，是想找尋一點綫索。

這是卡凡提議的。

因爲兩人覺得，這件案似乎不像表面般單純的兇殺案，這才引起了卡凡、泰迪兩人的好奇與興趣，决定做一次義務偵探，說不定可以協助警方，偵破這宗兇殺案的眞正內情。

兩人先去詢問那大厦看更王根。

恰好王根由前天開始，輪到他值夜更，命案發生的時候，他在場採訪時，曾經訪問過這位看更人幾個問題，所以，他一眼便認出王根。

可是，王根却不認得他了。

但是當卡凡出示他的記者證後，這位王伯却頗爲合作，樂意答覆卡凡所提出的問題。

卡凡的問題却很簡單，「王伯，在命案發生的那一天，發現命案的前後那段時間之內，你仔細想一下，有沒有發覺有什麼値得可疑的人，或者是碍眼的人出入過

呢？」

王伯仔細地想了一下，然後以不大肯定的語氣說道：「在十一時半到十二時半這段時間，是我午飯的時間，我照例是到街頭那間飯店吃飯的，這一段時間之內出入的人，我就看不到了。」

頓了一下，蹙着雙眉說下去。「總之，我想不起，那天有些什麼值得可疑的人進出過。」

看到卡凡那有點失望的樣子，他攤攤手又說：「卡凡先生，每天進出的人那樣多，我怎能像錄映機那樣，每一個也看上一眼，只是相熟的住客，才打一聲招呼，何況，那一天在發現命案後，警方的人，你們這些記者，還有救護人員，與及其他我說不出名堂的人像風車轉般出出入入，根本就弄不清那些人的身份，看得我眼也花了。」

「王伯，那你總該記得，那另一名死者是否在命案發生前，是一個人還是與別的人進入大厦的吧？」這個問題，卡凡雖然當日已問過王伯，但他仍然再問一次，希望能夠得到與上一次不同的答覆。

但得到的答覆，却與上次的一樣。「那另一名死者是在早上十時許——確實的時間我不清楚，進入大厦就乘電梯上去的，我看不到有人陪他進來。」王伯用肯定語氣說。

卡凡不得要領，只好道：「王伯，眞多謝你，不打擾你了，我與這位朋友想上去案發的那層樓，詢問一下其他的住客，可以麼？」

王伯點頭道：「當然可以，你們只管上去。」

卡凡與泰迪於是離開大厦管理處，乘升降機直上十五樓。

由於兇殺案發生的時候，就只有那位住在A座單位的阿婆在屋內，其餘的單位均沒有人在，所以，卡凡只是去A座問那位阿婆。

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什麼的，這一層樓顯得有點陰森，那發生兇殺案的單位，已經沒有警員看守，卡凡一走出來，便指給泰迪看。

泰迪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走到那個單位門前，看了一下，才走回卡凡身邊，聳聳肩，沒有說什麼。

卡凡於是上前去按A座的門鈴。

門鈴才响，便有脚步聲從屋內响起，接着，大門便自內打開，隔着通花鐵門，露出一個中年男子的頭臉來，雙眼警覺地打量着卡凡兩人。

卡凡忙出示他的記者證，隔着鐵門對那男人道：「對不起，我是新報報館的記者，有些話，想請問一下那位阿婆，可以請她出來與我說幾句話麼？」

泰迪爲免那男子不放心，補了一句：「只是這樣隔着鐵門說便行了。」

那男子終於露出一絲笑容來，說道：「好吧，兩位請等一下，我去叫我母親出來。」

一頓，接着又補充說道：「對不起，如今社會治安不好，只好要你們站在屋外了。」

卡凡忙道：「不要緊，我們多謝你肯方便及合作才是。」

那男子返身走入去，未幾，那位阿婆便走出來，隔着鐵門，看了卡凡與泰迪一眼，嘟喃道：「這幾天，眞是煩也煩死了，三番四次有人來向我問話，我眞後悔那日不出去走一下，留在屋內，惹上這種無謂麻煩。」

卡凡與泰迪苦笑一下，溫聲對那阿婆道：「阿婆，實在對不起，打攪你，請你不要見怪。」

那阿婆見卡凡這樣有禮，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你有什麼話，只管問吧，我剛才說的話，只是老人發牢騷，請你們不要放在心上。」

「阿婆，請你記一下，發生命案的那天，你眞的一點聲响也聽不到？」卡凡單刀直入的問。

那阿婆凝神想了一下，搖搖頭道：「聽不到，那時候，我正看電視。」

卡凡有點失望地道：「阿婆，你再想清楚一下。」

泰迪也冀求地望着阿婆。

阿婆看到兩人那種盼求的目光，不忍心讓兩人太過失望，於是，又細細地想起來。

大約總有兩三分鐘，她緩緩地搖着頭，說道：「我實在想不起，那天有聽到什麼聲响……」

卡凡與泰迪一聽，知道再也問不出什麼，兩人看了一眼，正想告辭，那阿婆却忽然遲疑地說道：「我想起來，那段時間，我好像聽到一下輕微的關門聲，但我不敢肯定。」

「阿婆，你眞的聽到？」泰迪與卡凡急聲問道。

阿婆瞇着眼道：「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因爲當時電視上映出來的畫面，恰好也是那個女傭好姐關門，我實在不敢肯定，當時我聽到的，是外面傳來的關門聲，抑或是電視銀幕上那個好姐關門時發出的聲响。」

「阿婆，當日你爲什麼沒有向查詢的警員說？」卡凡問。

阿婆說道：「當時，我確是以爲聽到的，只是電視上發出的關門聲，我自然不放在心上，又怎會說呢，要不是你今晚再三問我，要我仔細想一下，我還想不起來，覺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

「阿婆，你眞的不能肯定？」泰迪定眼望着阿婆。

阿婆搖搖頭道：「我確實不敢肯定那是電視上的關門聲，或是外面傳來的關門聲，我年紀這樣大，耳朶沒有以前那樣靈了，產生錯覺也有的。」

卡凡知道再也問不出什麼，便說道：「阿婆，多謝你肯回答我們的問題，打擾了，告辭。」

那位阿婆忙說道：「兩位先生太客氣了，慢慢走啊。」

說完，關上了大門。

兩人於是乘升降機下去，朝那個看更王伯打了個招呼，走出大厦外面。

「卡凡，你認爲那位阿婆後來說的話，是聽錯呢，還是眞的有人在那段時間內，關門離去時，發出來的聲音呢？」泰迪邊走邊偏頭對卡凡說。

「連那位阿婆也不敢肯定，我們更難

斷。」卡凡沉吟了一下，說道：「不過，那阿婆不敢肯定，那就有可能那一下關門聲，是外面傳來的，只是那樣巧，恰好與電視上發出的關門聲同時响起，致令那阿婆以爲自己聽錯了，咱們且將那一個關門聲當作是外面傳來的，那就可以循着這一條綫索，追查下去了，是麼？」

泰迪連連點頭，「對啊，那些偵探小說上的神探，不是常常說，切不可放過或是忽視一切任何微小的綫索的麼？我們就從這條綫索追查下去。」

卡凡却搖頭道：「這一點我們很難追查下去，也有所不便，還是交給張探長去追查，比較我們去查會事半功倍，也方便得多，你認爲如何？」

泰迪想了一下，頗以爲地道：「嗯，你說得也是，追查這一條綫索的事，警方確是比我們方便得多，我同意交給張探長去追查。」

一頓，却說道：「那我們豈不是沒有事可幹？」

卡凡笑笑，伸手拍一下泰迪的肩頭，說道：「這又不然，我們可以用這一條綫索，與張探長交換一些消息資料的啊，說不定，可以從中找到一些適合我們追查的綫索。」

「妙啊，怎麼我就想不到，就這樣決定！」泰迪高興地拍了一下卡凡的肩頭。

卡凡半邊身一歪，張口嚷道：「泰迪，你不是想將我的肩頭拍碎吧？」

泰迪哈哈笑起來，搥了卡凡一拳。「你又不是紙扎的，叫什麼。」

「殊——」卡凡忽然向泰迪作出一個噤聲的手勢。

泰迪打了個「突」，愕然望着卡凡，不明白他爲何要他噤聲，正想張口問，卡凡已一把拉着他，就向身邊的那條橫巷急走去。

那條橫巷是緊貼着那幢海豐大厦的側面的，另一邊却是一幢商業大厦，巷寬不到一丈，由於巷內沒有街燈，加上兩邊連有一些用木板或是鐵皮搭建的低矮僭建物，所以，橫巷內不但黑暗無光，也很容易躲藏遮蔽。

剛才，卡凡就是無意中瞥到巷內有一條人影閃沒在一間僭建矮屋的後面，而那條人影手上似乎拿着一包物品，卡凡心頭一動的刹那，思疑那人影可能是鼠竊狗偷之類的人物，好奇之下，不及多說，拉了泰迪便奔入橫巷內。

而泰迪也不是笨人，被卡凡拉着奔入橫巷，他便馬上想到，卡凡必是發現了什麼，才會忽然間像發神經般衝入橫巷，所以，他馬上閉上嘴巴，不再吭聲。

卡凡才衝入巷內，便扭頭低聲對泰迪道：「小心一點，那間鐵皮屋的後面，似乎有人躲着……」

泰迪一聽，馬上將目光望向卡凡手指的那間搭建在巷中間，又矮又窄的小屋子，一跳跳開去，與卡凡離遠一點，以便應付突發的變故，有迴旋的餘地。

兩人一先一後，慢慢掩近那間小屋子的背後。

快掩到小屋子側後的一刹那，走在前面的泰迪猛地向前一竄，竄越過那間小木屋子。

泰迪這樣做，乃是恐防小屋的側後會忽然撲出人來向他襲擊，那是很吃虧的，如今他這一竄了過去，不但可以避免遭到襲擊，也與卡凡形成了兜截之勢，不怕躲在那小屋側後的人逃得了。

但那小屋的側後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而泰迪也一眼便瞥到，那裏根本就沒有躲着人，他不禁放鬆地透出一口氣來。「卡凡，你不是眼花看錯了吧？你來瞧一下，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卡凡聞言之下，一步搶上前去，目光一掃，那小屋的側後果然連鬼影也不見一個，別說是人了，不禁抓抓頭皮，有點疑詫地自語道：「莫非我自已花了眼，眞的看錯不成？」

語聲微頓，目光四下掃了一下，接又說道：「我明明看到一條人影閃沒在這小屋的側後面，不會因爲眼花看錯的。咦，是了，泰迪，你看一下，有可能我看到的那條人影，不是閃躲在這小屋的側面，而是閃沒入這條後巷之內。」

卡凡說時，伸手指着那小屋側後面，牆角處的那條又黑又窄的後巷。

泰迪早已注意到那條長長的後巷，雖然看不大清楚這條又窄又黑的後巷內的情形，但却一看就知道，這條後巷是通向海豐大厦的後門的，亦即是說，這條窄巷是海豐大厦的後巷！

兩人目光皆望入那條後巷內！一個念頭亦同時閃現，幾乎是同時說道：「會不會是竄入了這條後巷內！」

兩人不禁發出一聲無聲的微笑，互望一眼，朝對方點了一下頭，泰迪二話不說，很小心地走入那條後巷內。

卡凡忙緊跟在後，目光銳利地掃視着巷內的情形，以防有驟發的襲擊事發生。

這條後巷又黑又窄，還堆放了不少的木箱，破籮，爛梳化之類的物品，一個不小心，便會碰撞到那些破爛物品之上，很容易會被跘倒！所以，兩人皆很小心。

小心翼翼地走入不到十呎，泰迪正走到一堆疊起的破籮旁邊，驀地，那堆破籮猛地往他的身上傾撞過來。

泰迪雖然加了小心，但在冷不提防之下，加上巷內又窄，根本就無法閃避，只好一躬腰，雙臂橫擧，護着頭臉，一步往前標去。

那一疊比人還高的破籮傾撞在他的手臂及身上，對泰迪來說，不會造成傷害，也不太痛，因爲那些破籮不是笨重的物件，但他腿脚上挨的那一下，却很重，痛得他叫出聲來，脚下一蹌，仆跌在地上。

原來，那疊破籮的後面，躲着一個人，便是將那疊破籮推撞向泰迪的身上，同時乘機在泰迪的脚下掃了一棍！

就在泰迪仆倒落地的刹那，卡凡已一步搶上前去，一件黑忽忽的物品，猛地飛擲向他的身上，他連忙一矮身，雙臂急抬，護注了頭臉。

「嗖」地一聲，那黑忽忽的物件從他的頭上飛過，落地之後彈跳了兩下，滾到牆邊便不動了。

那原來是一隻破籮。

一條人影也就在這刹那，自牆邊往前猛竄，竄向後巷的那一頭。

卡凡疾喝一聲：「那裏走！」身形往

前疾竄，雙脚一跳，越過那倒跌在地上的破籮，朝那黑影窮追。

就在他越過那些破籮時，仆倒在地上的泰迪立即亦從地上急標了起來，拐着脚向前追去。

「泰迪，你沒有什麼事吧？」卡凡邊追邊問。

泰迪「哼」了一聲，咬着牙道：「沒事，只不過腿上挨了一下。」

兩人幾乎是不分先後，並肩向前面那狂奔的人影追去，忽然間，那條人影猝然轉身揮手，一道黑影急如飛鏢般朝着兩人飛來。

兩人吃了一驚，同時一個急偏身，背脊貼在兩邊的牆上，間髮之險，避過那道飛擲過來的黑影。

「啪」一下急响，那道向他們身邊飛過的黑影，擊出左邊的牆上，斷成兩截，彈落在地上。

兩人不用看，只聽那一下擊折聲，便知道，那是一條木棍，不是很粗的，否則，不會擊在牆上便折斷，否則泰迪腿脚上挨了那一下，只怕連脚骨也會斷，焉能拐着脚追那人影。

就在兩人側身避讓的刹那，前面那條人影已經一閃身，拐入左手邊的一個巷口內。

兩人發足追到那個巷口時，只見那個人影已閃落在前面左手面的牆角後。

兩人自然不甘心讓那人逃脫，一先一後追入那條比較寬的橫巷內，一陣風般，衝到那一頭的牆角處，原來那又是一條小巷，那個人影已不見了影踪。

兩人毫不猶豫地追了入去，從巷子的那一頭奔出，這才發現，外面是一條比較僻靜的橫路，橫路的左邊路口，就是海豐大厦的牆側角，兩人在巷口停下來，各自朝左右兩邊搜望，昏黯的燈下，兩人都看不到他們要追的那條人影。

因這條昏黯的橫路上，一個人影也沒有。

但兩邊的路旁，却泊滿了大小不一，各式各樣的貨車，小型客貨車與私家車。

卡凡與泰迪立刻交換了一下眼色，互相微一頷首，便各自乃沿着泊在路邊的車輛，向相反的路口走去。

而兩人的目光邊走邊向那些排列的車輛之間的空隙及車底搜尋着。

原來，兩人皆懷疑，那條人影躲匿在這些車輛之間。

因爲從那個巷口到左右兩邊的路口，皆有三十多公尺的距離，而他們一直只落後那條人影不到二十公尺，他們追出這條巷口，那條人影無論如何也逃不遠。

那只有一個可能，那條人影匿在那些車輛之中。

但兩人搜遍了這邊一排泊着的車輛，就是發現不到那條人影，兩人於是越過路面，自兩頭沿着路邊，一內一外地搜尋那邊路邊的車輛。

兩人在路中相遇，依舊毫無發現，兩人交換一下目光，同時做出失望的表情。

泰迪一屁股靠在身邊那輛房車的車頭上，將左脚伸長，擱在前面那輛私家車的車尾箱上，伸手揉搓着脚側，他的身上手上，髒污一片。

「他媽的！」泰迪咬着牙，吐出一句粗話來：「算他夠運，讓他逃了，否則，有他好受。」

卡凡仍然不甘心地左右張望着！咀裏嘀咕道：「那傢伙怎會逃得了的？實在令人奇怪……會不會仍然躲匿在這些車輛之中？」

泰迪邊搓揉着脚側，邊說道：「卡凡，剛才搜遍了，也不見那傢伙的影子，我看他極可能是從這邊的其中一條巷子逃走了。」

泰迪說時，指一下這邊道旁一幢幢大厦之間的巷口。

原來，這一邊的每一幢大厦皆不是相連接的，大厦與大厦之間，皆有一條小巷隔着，共有四條之多。

卡凡望了一眼那些巷口，不得不同意泰迪的說話，走到泰迪的身邊，關切地望着泰迪，問道：「有沒有傷到筋骨，很痛麼？」

泰迪吐口氣道：「應該不會傷到筋骨，回去搽些跌打酒，相信便沒有事了。」

卡凡伸手攙扶，「我扶你到路口那邊，截的士回去吧。」

泰迪點點頭，站起來，却不要卡凡攙扶，拐着脚，慢慢向路口那邊進去。

助警擒疑犯　案中另有案

在一間酒吧內，泰迪卡凡兩人正與張超探長在喝着啤酒。

張超雖然很忙，但却是個言而有信的人，就在這一晚，撥電話相約泰迪卡凡在這間酒吧內聚晤一下。

這個時間是酒吧比較清淡的時間，因爲現在只是下午四時許五時未到，還未到下班的時候，所以來此消遣的人還不多。

這個時間，最適宜飲酒談天。

張超正是貪圖這個時間的清靜，才揀了這個時間相約兩人喝兩杯。

泰迪這幾天都不用拍戲，由於昨天晚上，在那條後巷內挨了那個見人影，而不見盧山眞面目的傢伙一悶棍，臉側面瘀黑了一塊，雖然搽了跌打酒，好了很多，但行走時來，還是一拐一拐的，所以他沒有外出，張超探長撥電話一找就找到他。

卡凡却是告了兩小時假，提早下班趕來的。

這時候，三個人已經是飲到第三杯啤酒了。

「張探長，那宗兇殺案有什麼新的進展？」卡凡側着頭，望着張超，「可以給我一點最新的消息麼？」

張超喝下一口啤酒，沉吟着道：「這宗兇殺案頗爲棘手，現在雖然有一些進展，但却沒有什麼突破破性的發展，所以，暫時來說，我是無可奉告。」

「張探長，你怎麼和我們打起官腔來了？」泰迪笑望着張探長：「可不可以像朋友般，私下向我們透露一點點消息？」

張超聽了泰迪那番話，不禁也好笑起來：「泰廸，不是我打官腔，而是與卡凡的行家打交道太多了，你們也知道的，應付卡凡的行家，那眞是不容易，那一句『無可奉告』便成了擋箭牌，久而又之，也就成了口頭禪。」

卡凡聽着，也笑了起來：「張探長，

幹我們這一行的，最緊要是找到『料』！若不苦纏到底，又怎能從你們的口中，拿到『料』呢？其實，幹我們這一行的，是很辛苦的啊。」

「這一點我知道，」張超笑笑道：「幹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苦處。好吧，我就透露一點最新消息給你們聽一下，不過，我事先聲明，這是不能當新聞登載在報紙上的，卡凡，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卡凡點點頭：「張探長，你放心，你既然這樣說了，我斷不會把聽到的消息登載在報紙上的。」

「張探長，你不會白說的，我們也有一點消息告訴你的。」泰迪笑望張探長，目中射出好奇的光芒。

張探長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啤酒，這才低聲道：「暫時來說，那宗兇殺案的最新進展是，我們查到了那名死者叫何森，不是非法移民，而是合法移民，是在三年前移居本市的，至於他爲何死時身帶假證，初步推斷，此人可能幹的是不正當的職業，甚至是犯罪的勾當，否則，他不會使用假證件的！」

「張探長，你們既然已經查到了那名死者的身份姓名，必定也查到了他的住處，是麼？」泰迪心急地揷口打斷了張超探長的話。

張超却不以爲忤，讚賞地瞟了泰迪一眼，接說下去：「對，那名死者何森就住在茶果山邊那一片木屋區中的一間石屋中，據我們調查所得，那間木屋是他在大半年前，以一萬多元買下的，獨自一人住在那裏，但很多時候，却有人在他那間木屋中住一宵或是兩三日，我的手足查問過附近的人，都說不知道他是幹什麼職業的，只說他有時早早便外出，有時又很遲才出門，也有時幾天不回去，屋內的物件很簡單，我的手足搜查遍了，也找不到可供追查的綫索，所以，目前來說，仍然找不到關鍵性的破案綫索。」

張超探長說完，露出一個苦惱的表情，拿起那杯啤酒，如牛飲水般，接連喝了幾大口。

卡凡與泰迪聽了張超探長這番話，一時之間，也無話可說，亦端起酒杯，將啤酒往口裏便倒。

「泰迪，你不是說有消息要告訴我的麼？」張超伸手拍拍泰迪的肩頭，含笑說：「怎麼？這樣快就忘記了？」

泰迪忙道：「怎會呢——」接着轉對卡凡道：「卡凡，還是你來說吧。」

卡凡點一下頭，「張探長，我與泰迪由於好奇，昨晚再到發生命案的大厦詢問那位看更，及那位在命案發生時，唯一留在屋內的那位阿婆，結果，我們查到了一點可能有用的綫索。」

「卡凡，查到了什麼？快說！」張探長緊張地抓住了卡凡的手臂。

泰迪却道：「張探長，你不會怪我們多事吧？」

張超心急地道：「怎會呢？你們協助警方找尋綫索，應該得到嘉賞才對！」

卡凡於是將昨晚訪問那位看更及阿婆的經過，說了一遍：「張探長，那位阿婆終於想起，在兇案發生的那段時間，似乎聽到有一下關門聲，雖然她不敢確定，但這總是一條綫索啊，是麼？」

張超聽了，眼中登時發出光采，「對，這確是一條綫索，你們做得好！」

張探長說時，盡力地拍了一下卡凡與泰迪的肩頭。

「張探長，還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否那樣巧，也與那宗兇殺案有關連。」泰迪側側肩膊，對張探長說。

「是什麼事了，」張探長滿有興趣地說：「說出來聽聽，在目前毫無進展的情形下，任何事情都可能有用的。」

「事情是這樣的。」卡凡說道：「昨晚我與泰迪離開海豐大厦，我驟眼間，瞥到一條人影在一條橫巷內閃沒，心裏起疑之下，便與泰迪追入那條巷內，却發現那條人影竄匿入海豐大厦後面的那條後巷中，襲擊泰迪，泰迪的脚上挨了一下……終於還是讓那人溜脫了……」

卡凡將昨晚追那人影的經過，詳細地述說了一遍，末了加上自己的意見道：「張探長，我們不敢肯定，那條人影是否與那宗案件有關連，但巧的是，那條人影却在那條後巷內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什麼勾當，我與泰迪都覺得有點可疑，所以，便將這件事說出來。」

「嗯，不管你們發現的那條人影是不是與那宗兇殺案有關連，這都是值得重視的，目前來說，絕不能放過一絲一毫值得懷疑的事情，那條人影，在發生命案的大厦從巷內竄匿，只是這一點，就值得懷疑，很多謝你們提供了這兩條綫索給我，說眞的，你們不投身警界，那是警方的一大損失！」張超讚許地望着兩人。「憑良心說，你們甚至比我手下最幹練的手足還具偵探頭腦。」

卡凡與泰迪忙說道：「張探長，你太看得起我們了，我們怎能與你手下那些受過專業訓練的探員相比，那只是我們湊巧，查到了一些綫索。」

張探長身上的傳呼機忽然「啤啤」地響起來，張探長忙對卡凡兩人道：「失陪一會，我去覆機。」

說着，已站起身來，走向電話間的地方處打電話。

大約三分鐘，張探長急急走回來。對兩人道：「兩位，對不起，我要先走一步，趕回警署。」

兩人忙起身道：「張探長，你有事只管先走，下次有時間，才再談吧。」

張探長匆匆地說道：「一定，你們繼續喝酒談天，我已吩咐侍者，酒錢記在我的賬上。」

說着，不等兩人說話，經已轉身急匆匆向外走去。

兩人只好相對一笑，繼續喝酒。

忽然間，泰迪省覺地道：「卡凡，我們何不到茶果山的那片木區走一遭，好過在這裏喝悶酒啊！」

卡凡却遲疑地道：「這不大好吧？那裏一定有張探長的手下在暗中監視着，萬一引起誤會或是妨礙了……」

泰迪截斷了卡凡的話，急聲道：「卡凡，你太多慮了，我們只要在行動上小心一點，相信不會妨礙警方的行動的，說不定夠運的話，還意外地有所收獲呢！」

說着，他已站了起來，往外就走。

卡凡無奈，只好亦跟着站起來，朝一名侍者招手示意，那名侍者馬上做了一個叫他們只管走的手勢，於是，他便急急脚向外走去，追上泰迪。

× × ×

泰迪與卡凡來到茶果山脚下那片木屋區時，經已是晚上八時四十分左右了。

夜色中，只見那些依着山脚之勢搭建的木屋，凌亂地散佈着，散發出點點燈光來，倒也好看。

一直急急走着的泰迪，忽然停下脚步，拍拍腦袋對卡凡說道：「卡凡，你知道那何森的木屋，在那一處麼？」

卡凡瞧一眼那片星羅棋佈般的木屋，搖搖頭道：「張探長可沒有說啊，你不知道，我又怎會知道？」

泰迪問道：「那怎辦？」

卡凡聳聳肩問道：「你瞧一下，那些木屋有如八陣圖般，星羅棋佈，就算知道在那一處，也很難找，何妨不知道，我看，咱們還是回去吧……」

泰迪却不以爲然地道：「咱們既然已經來到了，就這麼，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無論如何，我也要去查一下才甘心，這裏雖然有如八陣圖，只要向別人査問一下，總會找到何森那間木屋的！」

卡凡見泰迪一副「誓不罷休」的樣子，只得答道：「好吧，我拗不過你，我們先去查問一下吧。」

泰迪高興地應了一聲，當先向那邊的一條路口走去。

那一條路口就是通向山下脚上的那些木屋的。

那條路很窄，大概僅夠一輛貨車通過，而且凹凸不平，幸好不是雨季，否則，必定是泥濘滿路，很難走的了。

小路的兩邊，長滿了野草，蟲聲「喞喞」，比起繁囂的市區來，靜謐得多了。

兩人才走入那條小路，急急脚向最近的一間木屋走去，忽然之間，從左邊的山脚下，傳來一聲叱喝聲，兩人抬眼循聲望去，依稀看到，那邊陡峭的山脚下，正有三條人影，一先兩後，追逐着向下急奔下來。

兩人一時間弄不清楚那追逐的三人是什麼身份，而在這種比較僻靜的地方，搶刦，仇殺之類的事情，是常有發生的，兩人在不明所以之下，自然是不便採取行動，以免惹上是非！

而這刹那，前面那些木屋中，已有很多人被那一聲叱喝聲驚動了。不少人走出來，朝那邊山脚張望。

被追逐的那條人影似乎頗爲熟悉這一帶的情形，連奔帶跳的，奔跑得好快，眨眼間，已將後面那兩條人影拋離一大段距離，斜斜地朝着山脚拐彎處那面奔去。

而山脚拐彎處的對面，就是一片遍植矮松的山崗，只要讓那人逃入去，那就很難找得到他了。

「站住，別跑。否則我開鎗了！」後面追着的兩條人影之人，忽然大喝。

前面那條人影却充耳不聞，奔跑得更快。

泰迪聽聞那一下喝聲，馬上對卡凡道：「卡凡，我們快去兜截那人！」

說着，拔足就朝那邊飛奔過去。

他却不是返身跑出路口那邊，而是奔出路邊的荒野地，筆直地向那邊奔過去，那樣，就不用繞多一節路，快很多。

卡凡急應一聲，也跟着放步飛奔。

因爲兩人已從那一聲警告性的呼喝中，聽出後面追着的兩人是警方人員，那麼，被追的那條人影，不用說，也不是什麼好人了！

協助警方撲滅罪行，這是每一個市民的義務，泰迪與卡凡一向就勇於協助警務撲滅罪行，如今讓他們遇上了，兩人自然不會放過了。

「砰」然一下震響，在夜空中聽來，份外震人心弦。

在後面緊追不捨的兩條人影之一，終於開了一鎗。

不過，却是朝天開的。

泰迪與卡凡沒有被那一下鎗聲震嚇得停下來，依然飛奔追截那條愴惶奔逃的人影。

那條奔逃的人影在鎗聲乍響的刹那，可能受了驚嚇，忽然間身形一歪，順着山脚一直往下滾。

但很快，便又跳起身來，拐着脚，向下奔跳。

泰迪與卡凡已箭一樣，已奔近了山脚拐彎處。

又一下鎗聲響起，在馬路上馳過的車輛，慌急地有的刹停，有的加速向前飛馳，幸好不是在繁忙時間，加上這條馬路一向不太多車輛經過，否則，說不定會釀成車禍。

那條人影這時已奔跑到山脚下，在第二下鎗聲響起的刹那，身形倏伏，嗖地一下跳到路面上！

泰迪與卡凡却還有十呎左右，才追截得住那條人影。

在這樣近的距離下，兩人經已可以勉強看到那條人影的身材樣貌。

那人身材壯碩，穿一件無袖的黑色背心，一條牛仔褲，脚穿波鞋，臉目黝黑，身手矯捷，只見他一跳下路面，還未站起來，便已斜竄向對面那片山崗。

泰迪眼看追截不住那人，情急之下，大喝一聲：「站住，我是警方人員！」

那人影已竄出路面，聞聲之下，不禁窒了一下，扭頭瞥了泰迪與卡凡一眼，却沒有停下來，像支箭般，急衝向馬路的對面。

一輛小型貨車恰好在那刹飛馳而至，那司機驟眼見到那人疾竄出路面，大驚之下，急忙手脚齊施，將車子煞停。

因爲他若不將車子煞停，肯定會將那人撞倒。

那人也是大驚失色，張口發出一聲驚叫，急忙煞停脚步。

但由於慣性作用，人車雖然急煞止步，但仍然相撞在一起。不過，却撞得不太重，那人被撞倒之後，一跳起身，便欲貼着車身跑向車尾後面，企圖繞過車子，奔竄向對面那片山崗。

但泰迪已一個箭步衝到那人的身後，伸手急抓那人的後衣領！

那人好敏捷的動作，身形一躬，泰迪便抓了個空，而他亦已一竄便竄到車尾！

只見他身形急閃，便已繞過車尾，却

在這刹那，他的脚下不知被什麼絆了一下，猛地向前一傾，仆跌在地上。

「看你還走！」是卡凡的聲音。

原來，是卡凡伸脚將那人絆倒的。

卡凡那刹那飛身撲落那人的身上。

那人雖然跌得手脚生痛，但反應很快，身形側滾，一下子便滾入了車子底下。

卡凡那一撲，自然撲了個空，撲在地上，痛得他直滋牙。

那人一滾入車底，便手脚一撐，竄了出去，人影一閃，卻有一人阻截在他的面前。

那正是泰迪。

那人窒了一下，情急之下，猛地一頭撞向泰迪的身上。

泰迪若不閃避，非給他撞跌不可，若是閃身避開，那正好上了他的當，他可以乘機奔竄向那片山崗。

因爲這時他們已經在馬路中心，距那路邊的山崗，二十呎不到，一衝便衝了過去，只要讓他衝入崗脚下的松樹林內，在黑夜之中，要想抓住他，那就難了。

那人這一着，打的是如意算盤，但他卻低估了泰迪。

泰迪果如他所料，一閃身，向旁邊避了開去，但卻在開的刹那，左手一揚，一掌切向那人的後頸部位！

泰迪這一着，卻是那人意料不到的。

所以，泰迪那一掌切在那人的後頸之上！

那人悶叫一聲。身形猛地撲在地上，跌了個狗吃屎。

泰迪正欲抬脚朝那人的身上踢去，一條身形已飛撲在那人的身上。

泰迪一眼便認出來的是卡凡，急忙收脚。

那人卻好兇悍，怪叫一聲。猛地一翻身，將卡凡翻落地面，伸手便卡向卡凡的喉頭。

卡凡卻已曲膝一頂，撞在那人的下陰上。

那人發出一聲怪異的痛叫聲，全身一搐一軟，卡凡身形一翻，重新將那人壓住，並將他的一條右臂扭到背後。

泰迪亦已抬脚將那人的腦袋踏住，那人刹時動彈不得，失去了抵抗力。

「喂，手足，多謝你們帮手制服了這傢伙……」這時，那兩名追得氣喘喘的便裝警探，手上握着佩鎗，追到來，由於方才泰迪情急之下，爲了嚇阻那人逃竄，謊說自己是警方人員，令到那兩名探員誤會兩人是伙記。

泰迪抬眼看清楚那兩名探員的樣貌，卻發覺其中一人正是張超探長手下的一名幹探——爛頭勇，忙招呼道：「阿SIR，還認得我麼？」

爛頭勇聞言之下，定眼一看，刹時雙眼一睜，一把執住了泰迪的一條手臂，意外地道：「是你，泰迪先生，我怎會不認得你！」

一頓接又說道：「我剛才聽你說是警方人員，還以爲那一個手足這樣巧，恰好經過，哈，眞料不到是你！」

泰迪嘻嘻一笑道：「阿SIR，你不會告我冒警罪名吧？」

爛頭勇鬆開抓住泰迪手臂的手，拍了一下，笑道：「泰迪先生，我多謝還來不及呢，你眞會開玩笑，也太客氣了，你就叫我阿勇好麼？」

泰迪說道：「那麼你也叫我泰迪，好麼？」

爛頭勇用力地點了一下頭，低頭一望，恰好與卡凡的目光相遇，馬上「咦」了一聲。「這不是卡凡先生麼？」

這時，那另一名探員經已蹲下來，拿出手扣，將那人雙手反扣在背後，與卡凡合力將那人扯起來。

卡凡摸着手肘處被擦傷的地方，笑說道：「阿SIR，叫我卡凡吧。」

爛頭勇伸手握住卡凡的手，搖撼着道：「別叫我阿SIR好麼，這一次，眞是多得兩位的帮忙，否則，必被那傢伙逃之夭夭了。」

接着，他爲泰迪兩人介紹了他的同伴——另一名探員李志新。

那名貨車司機弄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自然不想惹痲煩上身，走上前對爛頭勇道：「阿SIR，我可以走麼？」

爛頭勇通情達理地說道：「當然可以走，不過，請你留下姓名地址，若是有需要的話，我們會請你協助提供資料的，好麼？」

那司機迭聲答應，將自己的姓名住址，電話號碼說出來，讓爛頭勇記錄。

然後，他便開車走了。

爛頭勇卻轉對泰迪兩人道：「兩位，痲煩請跟我們回警署一趟吧！手續如此，眞對不起。」

泰迪卡凡兩人毫無豫色地說道：「勇哥，你太客氣了，咱們走吧。」

而那名探員張志新，則早已對那名被捕的傢伙，說了警誡語。

於是，四人押着那傢伙，走到停在路口不遠處的空地上的私家車，一同乘車趕返警署。

× × ×

張超親自訊問那名被捕的傢伙。

那個傢伙的證件上登記的姓名叫何家武。

而從警方的檔案資料中，卻查不出此人曾有案底，但卻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包毒品。

這就讓張超抓到了把柄，對那人乘機施展壓力，盤問那人的口供。

由晚上十時許，一直盤問到深夜一時許，足足三個小時，張超終於從那叫何志武疑犯的口中，訊問出了極之重要有用的綫索來。

而他根據何志新提供的綫索，馬上展開了行動。

二十分鐘不到，他已與爛頭勇等一羣手下，分乘三輛私家車，駛出警署，飛馳趕往市內最熱鬧的紅燈區。

十多分鐘後，他們已乘車來到紅燈區邊沿的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在一幢大廈的側面悄然停下來，下了車。

這是一幢比較高級的住宅大廈，之所以說它比較高級，因爲這幢大廈的每一個住宅單位，面積最小的也在八百呎以上，最大的有千多尺，在這個寸金尺土的都市來說，這是比較高級的住宅大廈了。

而能夠住在這種比較高級的住宅大廈

的住客，自然亦是中上階級了，一般的打工仔，根本就無條件居住。

張超將其手下集中起來，將人手分配妥當，這才帶着一班手下，繞到大廈的前面。

而留下的四名探員，有兩個走入大廈後那條橫街中，把守住大廈的後門，另兩名探員則分別駕駛一輛房車，守住大廈兩邊的路口，這種佈置，可說萬無一失，他們今晚要拘捕的人就算能夠自大廈內逃出來，也逃不去張超佈下的天羅地網。

跟着張探長入大廈的，只有爛頭勇及另三名探員。

像這種比較高級的大廈，大門自然是鎖上了的，也有護衞員值更，張超只好按動門鐘。

一名年約四十許，穿了制服的護衞員馬上從管理處走出來，打量着張超，露出懷疑的神色，正想開口詢問，張超巳搶先從袋中拿出他的證件，自通花鐵門中遞進了入去。「我是警方人員，這是我的證件，請你開門讓我入去。」

那看更一聽張超是警方人員，臉色變了一下，定眼看清楚張超的證件後，馬上開門。「阿SIR，發生了什麼事啊，快請進來。」

張超收回證件，一擺手，爛頭勇等四名探員從牆角處閃出來，一下子便湧了入去。

那看更一見，還以爲張超他們是刼匪，利用假證件騙他開門，臉色驟變之下，剛想張口驚叫，卻被張超低沉的語聲喝止了。「聽着，別亂叫，若是驚動了疑犯，讓他走脫了，你要負全責！」

那名看更一聽，臉色再一變，連忙閉上嘴巴，這才相信張超他們眞的是警方人員。

張超對那名看更道：「你認不認識十一樓B座的住客？」

那看更點頭道：「認識，就是那位蘇先生麼？」

「對！」張超說道：「那個單位住了多少人？」

「就只住了蘇先生一人。」那看更說：「不過，他經常帶女人回家的。」

「你知道他今晚回來了麼？」張超又問。

那看更不敢肯定地道：「這我就不清楚了，我七時接班，沒有看到他回來，至於他是否在七時前回來了，或是在我去小便，巡樓時回來，我就不得而知了，阿SIR，你們何不直接上去找他？」

「這不用你教我做！」張超沒好氣地對他說。

那名看更馬上閉上嘴巴。

張超吩咐一名探員留守在面，順便監視那名看更，接對爛頭勇道：「阿勇，你與阿佳由後樓梯上去，我與阿志由電梯上去，記住，咱們會合後，才拍門叫人。」

爛頭勇點了一下頭，馬上與一名探員由後樓梯上去。

那名叫阿志的探員，正是今晚與爛頭勇一起，在茶果山脚那片木屋追捕那叫何家武的傢伙的一名探員張志新。

這時，他巳按開了電梯門，張超一步走了入去，他跟着進入，按了按鈕，乘電梯直上十一樓。

乘電梯當然比徒步登樓快，張超與阿志從電梯出來時，爛頭勇他們還未上來。

於是，張超便與阿志走到A座單位的門前，分兩邊守着，同時傾耳聽一下屋內是否有什麼動靜。

兩分鐘不到，爛頭勇便與另一名探員微喘着氣從後樓那邊走出來。

爛頭勇走上前，另一名探員則閃身藏在牆角後，守着樓梯口，以防萬一。

佈置好後，張超才示意探員張志新去按動門鐘。

夜深人靜，屋內連串响起的門鐘聲，連張超三人也清楚地聽到。

但卻聽不到有脚步聲。

阿志繼續按鐘。

足足按了五六分鐘，屋內仍然沒有動靜，張超示意張志新大力拍門。

「嘭嘭嘭。」張志新大力拍着鐵門，相信就是熟睡如豬的人，也會被這一陣有如打「雷」般的拍門聲，驚醒了。

但屋內依舊沒有動靜，倒是這一層樓其餘三個單位的住客，卻被驚醒了。

隔隣一個住宅單位的大門打開了，一個穿着睡衣的中年人隔着通花鐵閘望出來，語氣極之不滿地朝張超三人道：「喂，這是什麼時間了？這樣大力拍門，擾人安睡，小聲一點吧，不然我報警了！」

這時，其他住戶的人也打開大門，隔着鐵門，望着張超三人，神色極之不滿。

張超只好走到那中年人的門前，隔着鐵門，將證件遞到那人的眼前，「對不起，我們是警方人員，有事要找B座的住客，驚擾了你們，請你們包涵一下。」

那中年人看清楚張超的證件後，不滿的態度馬上改變了，速聲道：「阿SIR，我剛才不知你們在執行任務，請你們不要見怪。」

沉吟了一下，有點奇怪地道：「十一時許的時候，我剛巧遇到那位蘇先生自外回來，與他一同乘電梯上來的，他還和我打了個招呼，後來我也聽不到他有外出的動靜，照說，他應該在家的啊。」

豈料他話未說完，C座的一個年輕人隔着鐵閘道：「阿SIR，在十分鐘前，我聽到一下關大門與鐵閘的聲响，極似是B座傳來的，不過我卻不敢肯定。」

張超一聽，暗叫一聲：「不妙！」馬上問那位中年人道：「先生，在十分鐘前，你家有人外出麼？」

那中年人搖搖頭，「這時候差不多深夜二時了，我全家早巳睡了。」

「阿SIR，我家也沒有人外出。」D座那雙男女也隔着鐵門說。

張超望着C座那年青人急聲問道：「你怎會聽到關門聲的？」

那年青人說道：「因爲我還未睡，正在客廳看一場歐洲杯足球决賽的現場直播，夜深人靜，那兩下關門聲很响，所以我聽到。」

張超也顧不了向那年青人致謝，馬上對爛頭勇道：「阿勇，快跟我上天台，阿安，你由樓梯上去，阿志，你留在這裏，設法將門弄開，進去看一下。」

那守在後樓梯處的阿志應了一聲，便轉身自後樓梯飛登上天台。

阿勇則已按了電梯按鈕，心急地瞧着指示燈，電梯門才開，他便衝了進去，張超緊跟着亦閃了進去。

阿志則已經從袋中掏出一串鎖匙來，拈起一根鋼綫，探入匙孔中，撥弄起來。

原來，他對於開鎖這一門學問，甚有研究，故此，張超才會留下他，將門鎖弄開。

而那些左隣右里，知道警方夤夜出動，登門找尋那位蘇先生，必有事故，這時候反而睡不下去了，一個個站在大門前，隔着鐵閘，等着看「戲」，大家都想知道結果。

阿志果然有兩下子，很快便將鐵閘弄開，跟着他又撥開大門的鎖孔了。

正當他全神貫注用鋼絲撥弄大門匙孔的時候，驀地，大門却猛地自內被人拉開來。

阿志在猝然不防之下，身形隨着那道被拉開的大門往內傾跌入去，門內人影一閃，阿志心知不妙，但還來不及有所反應，門內那人影已猛然大力在他頭上敲了一下，他只能夠發出一下悶叫聲，雙眼一黑，便失去了知覺。

ACD三個住宅單位隔着鐵門在看着的中年人，以及那名年青人與一雙男女，却看得好清楚，一眼就認出了，那將阿志擊倒的人，正是那個單位的住客蘇先生，他們都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臉色驟變之下，急急關上大門，分別致電管理處於報警。

那位姓蘇的傢伙原來一直在屋內的，想來，他一定是發覺了警方來找他，他便施狡計，先是假裝外出，大力將大門與鐵閘關上，令到左隣右舍的住客聽到，而這一着他果然成功了，張超聽了那名年青人的話，以爲他先一步警覺到他們來抓他，在無路可走之下，逃上了天台，再逃越隔隣大厦的天台，逃遁而去，所以，張超急不及待地與阿勇與另一名探員趕上天台，却中了計。

姓蘇的一直在屋內躲着，不出聲，聽到張超他們趕上天台，心中竊笑不已，並已躡足走到大門後，聽着阿志將鐵閘弄開，跟着又撥開大門匙孔，他就在那剎那猝然將大門拉開，一掌砍在阿志的後頸上，將探員張志新擊昏。

他是謀定而後動，所以，奸計得逞。

他馬上伸手在張志新的身上亂摸，將他的佩鎗取到手中，便急急竄向後樓梯那邊，沿着樓梯飛逃下去。

× × ×

再說張超三人，這時候已登上了天台，正在散開來，在天台上搜索起來。

但天台上却闃無人影，爛頭勇撲到天台側面，往下附望，隔隣相距約一丈左右，比這幢大厦矮了兩層的大厦天台上，也看不到人影，而事實上，要是從這裏跳越落隔隣那座大厦的天台，那是很危險的，別忘記隔隣那座大厦的天台矮了兩層，而距離又有十尺遠，萬一跳不過，直跌下去，肯定活不了，就算跳到那幢大厦的天台，相信也會跌傷，所以，爛頭勇只看了一下，便走開了。

因爲他相信，不會有人冒險跳越落隔隣那座大厦天台的，除非那人不要命了。

而天台的另一邊則是空的，下面就是那條他們來時停車的橫路，這幢大厦足有十八層高，斷無可能由此爬下去，要爬，也在十一樓，那總比天台矮得多。

後巷那邊雖然有去水渠的管子可供攀援下去，但勢必被守在後巷內大厦後門的探員發覺，而事實上也看不到有人沿水管爬下去，這令到張超惑然不解。

就在這時候，他手上拿着的那具無綫電通話器「嗶嗶」地响起來，他忙按動了通話器馬上傳出話聲：「波士，你聽到了麼？」

張超回忙答：「聽到，有什麼事，請說！」

「波士，阿志在弄開十一樓B座大門時，受到一名疑匪的突然襲擊，那疑匪已逃向後樓梯那邊，相信是沿着樓梯逃下來，波士，咱們怎樣做？」

張超已聽出向他報告的探員是留守在大厦地下的手足阿波，當下立刻發出指示：「阿波，轉告各位手足不要亂動，緊守原來的崗位，那傢伙逃不了的，我這就沿着樓梯下來，告訴各位手足小心守着。」

說完，他關上了通話器，轉對走過來的爛頭勇道：「阿勇，咱們中計了，那傢伙原來一直在屋內，乘咱們上來時，猝然向阿志襲擊，從後樓梯逃了，你立刻沿樓梯下去，小心一點，那傢伙可能搶了阿志的佩鎗，我與阿安乘電梯下去，快！」

說着，他已招呼另一名手下阿安。

爛頭勇匆匆應了一聲，立刻轉身朝後樓梯衝去。

× × ×

那個姓蘇的疑犯，果然是沿着樓梯向下逃。

不過，他却不是逃落樓下，而是想逃到二樓，然後逃到平台，那就有機會逃走了。

這一點，亦是張超他們料不到的。

姓蘇的飛奔下三樓後樓梯，在那裏停下來，用鎗柄敲碎了那面固定鑲嵌的玻璃窗，然後雙手攀住窗沿邊，一聳身，攀上窗台，自那個破窗口鑽了出去，躍身往下一跳，跳落二樓的平台上。

姓蘇的也不理會有沒有驚動了二三樓的住客，拔足便向平台的左邊奔去。

那一邊，剛巧貼着隔隣那座大厦的平台，他是想從那邊跳過去，然後從那邊的平台逃走。

看來，他是一個犯罪經驗十分豐富的傢伙。

在夜深人靜之中，敲破玻璃窗的聲响份外响亮，不但驚動了二三樓的住客，也驚動了守在大厦地下的那名探員阿波！

他遲疑了一下，一邊用通話器通知張超又發生了情形，一邊衝向後樓梯那邊，他決定衝上去看一下。

正在十一樓的張超，從通話器中聽到阿波的報告後，馬上乘電梯下去。

而這時，阿波已衝上了三樓，一眼看到那個破了玻璃的窗口，馬上用通話器通知了張超。

張超恰好下到三樓，忙將門推開，走出來，衝向後樓梯那邊，一眼先瞥到阿波，衝口叫道：「阿波，發現那傢伙麼？」

阿波忙道：「波士，那傢伙可能敲破

這面玻璃，從窗口跳了下去！」

張超疾聲道：「快追！」

阿波立刻攀上那個窗口，鑽出去，跳了下去。

張超却用通話器命令外面的手下嚴密監視二樓平台，提防有人從平台跳下地面逃走，然後，他也從那個窗口跳下平台。

恰好，爛頭勇也沿樓梯奔下來，忙亦跟着跳下去。

這時，那姓蘇的傢伙，經已藉着放置在平台上的一根長木杆，來了一個持竿跳，從這邊飛越過隔隣大厦的平台，但他却料不到對面的平台邊沿地上，擺放了兩列花盆，跳下去時，壓破了三四個花盆，也因此失去了平衡，扭傷了足踝。

但他却咬牙忍痛，從地上竄起來，拐着脚，竄向平台的對面。

阿波恰好聽到隔隣平台响起的瓦碎聲，發足奔了過去，奔到平台邊沿時，瞥到一條人影正拐着脚，竄到隔隣平台的另一邊，忙疾喝一聲：「站住，我是警方人員，否則我開鎗！」

那傢伙豈肯停下來，鬨喝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扭轉身，朝這邊開了一鎗。

這一下鎗聲，份外震响。

阿波在鎗聲乍响的刹那，急忙伏下身來。

尾隨着飛奔過來的張超，忙亦矮身蹲了下來，免被流彈所傷。

那傢伙也不管射不射得中人，一個箭步標到平台那低矮的圍牆前，伸手一按圍牆，身子便已飛了出去，向地上跳落去！

而那一邊雖然無路可逃，是一條「掘頭路」，但却可以攀上那陡峭的山脚，從山崗上逃之夭夭。

而那傢伙正是這樣打算。

阿波張超躬起身抬頭瞥望時，恰好瞥到那傢伙從平台上跳下去，想開鎗，經已來不及了！

張超急忙用通話器通知守在後巷與兩邊路口的探員，趕往那邊，追截那傢伙。

然後，他與阿波由那傢伙飛越過隔隣平台的邊沿，跳下地面！

一下吆喝聲與一下鎗聲也就在這時响起。

× × ×

那傢伙才跳下地面，由於左脚扭傷了足踝，所以他跳下地面時，便穩不住身體，歪跌在地上。

他剛用手一撐地面，竄起來，大厦後面的牆角處，却驀地响起一聲叱喝聲：「什麼人？站住！」

那傢伙刹時如遭雷殛，渾身震憾了一下，猛地擰身揚臂，朝發話處胡亂開了一鎗！

隨之，他發瘋般竄向對面的山脚邊！

喝令那傢伙「站住」的人，是兩名守在後巷大厦後門的兩名探員之人，他是在通話器中，知道要拘捕的人已從這幢大厦的平台逃到隔隣大厦的平台，他連忙沿着後巷衝向那邊，他的同伴則留下來，仍然守着那處後門。

他才衝到隔隣那座大厦的後門前，便聽到大厦那邊响起一下重物墮下的聲响，便脚步不停，飛奔過去，才衝到牆角處，便瞥到一條影從地上竄起來，連忙高呼大喝一聲。

而他也很機警，喝聲出口，他便往牆角後一貼。

「錚！」一下激响，鎗彈射在牆角上，激濺出火花石屑，他也不甘示弱，疾探出半邊身來，朝那竄奔到山脚邊的那傢伙開了一鎗。

那一鎗却沒有射中那傢伙，但却嚇得他急忙伏下身來，並一連向那探員開了兩鎗！

那探員却早已閃回牆角後，所以，那兩鎗根本射不中他。

但那傢伙却乘機從地上竄起來，亡命地向山脚上躍奔上去。

那探員一閃身，探臂又朝那姓蘇疑犯開了一鎗。

那傢伙立刻發出一聲怪叫，從山脚上滾跌下來。

那探員開的那一鎗，射中了他。

那探員却沒有貿然衝出來，一閃身隱回牆角後。

也幸虧他沒有冒失地衝出來，否則，一定吃虧。

那傢伙也眞兇悍，滾跌落地的刹那，咬着牙，又開了兩槍！

鎗彈擊在牆角上，石屑四濺，那探員却毫不理會，一閃身自牆角後現身出來，朝那傢伙疾喝一聲：「將鎗扔掉，伏在地上不要動！」

他之所以敢現身出來，是因爲他已算準，那傢伙手上的鎗經已將子彈射光，這一點，他是再清楚不過的，凡是警員的佩鎗，都是只有六發子彈的，而他計算得好清楚，那傢伙前後一共發射了六鎗，換言之，鎗彈經已發射清光。

豈料他才現身出來，那傢伙却猛地從地上撲起身來，揚臂將手上的空鎗向他擲過去。

他想不到這傢伙如此兇悍，吃驚之下，忙一矮身，躲避那擲來的空鎗。

一條人影也就在這剎那從那探員的身後衝出來，兩三個箭步，便衝到那傢伙的面前，飛起一脚，將那傢伙踢倒在地上。

接飛身一撲，重重地壓在那傢伙的身上，壓得他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叫。

那人原來是爛頭勇。

爛頭勇却毫不理會那傢伙的慘叫，一把將他的手反扭起來，一手掏出手扣，快速俐落地將他鎖起來，這才挺起身，將他扯了起來。

那傢伙又發出一聲發抖的痛叫聲。

原來，他的左手臂上，被那探員一鎗射傷了，血流如注。

張超與一衆手下忙走上前，恰好這時救傷車已來到，於是，救護員替那傢伙包紮好後，將他與探員阿志一並載返醫院救治。

張超吩咐爛頭勇與另一名探員隨車到醫院，他則與其餘的手下，留下來，搜查那姓蘇所居住的單位。

這時候，那兩幢大厦的住客，早已被那一連串的槍聲驚醒了，兩幢大厦皆燈光大亮，不少人從窗口探出頭來，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

經過一連的偵查，從那位被拘捕的何

家武及那姓蘇的傢伙的口供中，那件發生在海豐大厦的兇殺案，終於眞相大白。

至此，張超這才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

破了這宗兇殺案，他沒有忘記曾答應卡凡泰迪兩人，將這宗兇殺案的內情告知他們，於是，他撥了個電話給泰迪，約他兩人到那間酒吧傾談一下。

泰迪與卡凡先後趕到那家酒吧時，張超經已在喝着啤酒了。

這時候，才只不過下午四時許，所以，酒吧內頗爲清靜，只有二三個客人在喝着酒，這個時候是酒吧最清靜的時候，適宜傾談。

但若是過了五時以後的時間，那便喧嘈得很了。

泰迪喝了一大口啤酒，便急不及待地問說道：「張探長，那宗兇殺案的進展如何呢？」

張超却不忙答話，端起杯子，喝了口啤酒，才舒暢地長長透了口氣，滿臉是笑地望了兩人一眼，打趣地道：「你們猜一下？」

卡凡馬上衝口而出道：「張探長，看你那滿臉笑容，神態輕鬆，那一定是破案了！」

張超輕鬆地笑出聲來，點了點頭，說道：「哈哈……反應好快，不錯，那宗命案於前晚拘捕了一名疑犯後，便巳案情大白！」

說完，舉杯對泰迪兩人道：「來，爲破了那宗兇殺案乾杯！」

卡凡兩人聽了，也替張超感到高興。忙亦笑着舉杯互相碰了一下，各自一口氣將杯中的啤酒倒入口中。

「痛快，眞痛快！」張超放下杯子，高興地說。「泰迪，卡凡，和你們喝酒，最痛快！」

泰迪却性急地說道：「張探長，現在我只想知道那宗兇殺案的內情。」

卡凡雖然沒有說什麼，但那雙目光却焦急地盯在張超的臉上。

張超伸手拍拍泰迪的肩頭，笑說道：「急什麼，快叫侍應生拿三杯啤酒來，咱們邊喝邊談。」

泰迪馬上招手招來侍應，吩咐他拿三杯啤酒來。

張超待那侍者退下，才說道：「說來，這一次能夠破案，眞要多謝你兩個，要不是你兩個恰好趕到茶果山脚下木屋區，協助爛頭勇他們將那個叫何家武的傢伙捉住，相信不會那樣快破案。」

那侍應這時候恰好將啤酒端了過來，三人各自取了一杯，喝了一口，待那侍者走開，泰迪才道：「張探長，你又客氣了，你不怪我與卡凡多管閑事，我與卡凡便放心了。張探長，那個叫何家武的傢伙，到底是什麼人？與那宗兇殺案有什麼關連呢？」

張探長低聲道：「那傢伙是海豐大厦那宗兇殺案中，持有假證件的那名死者何森的同鄉，他在二個月前，與何森合伙，從外地偷運了一批毒品進本市，由於他們資本不夠，所以那一次只帶了大約兩公斤毒品回本市，本來，依那傢伙的主意，是馬上將之脫手，賺一筆算了，但死者何森却不同意，說警方反毒組在前一段日子接連破獲了兩宗大毒品案，令到市面毒品供應緊張，在這種情形之下，毒品的價錢必定會上漲，他們冒這樣大的險，偷運毒品，無非是想賺大錢，那何不等一下，待毒品價錢上漲時，才再脫手放出去，那就可以賺多一些。何家武想想也是，便同意了何森的主意，而那些毒品，就藏在何森的那間木屋之內。」

張超說到這裏，停下來，拿起杯子，喝口啤酒。

卡凡與泰迪皆沒有出聲說話，靜等張超說下去。

「何家武本身是做街邊小販的，他想弄一筆錢，可以租一個舖面做生意，那就不用日日『走鬼』，日晒雨淋，他是在那死者何森慫慂之下，將私蓄拿出來，作孤注一擲，與何森從外地買了毒品，偷運回本市的。」張超似乎有點替何家武惋惜。「那知道一念之差，便害了自己一生。這裏雖然是冒險家的樂園，但失敗了，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

一頓，掃了泰迪兩人一眼，才說下去。

「至於毒品脫手的事，是何森一手包辦的，因爲何森認識不少黑社會人物，所以有門路。而在半個月前，何森曾對何家武說，已搭到了路，以高價將毒品賣出去，到時，他們每人可以分到十多萬元，那他就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開店子做老板了，何家武自然高興非常。而何森爲了愼重起見，也將他與之交易的人的姓名及住址，一一告訴了何森，看來，他巳經想到了黑社會那種利字當頭，不惜黑吃黑的惡毒手段了，也想到了，他萬一眞的遇上這種事情，他若是死了，何家武必是不甘損失，帮他報仇的。」

「也幸好何森想到了這一點，否則，咱們就算捉到何家武，也不能從他的身上，查問出破案的綫索來的！」張探長喝口啤酒再說下去。「就在何森準備交易的時候，何家武因爲接到鄉下的家信，母親生病，着他即速回鄉一行，於是，他便匆匆趕返鄉下，所以，不知道何森被人殺死了，他自鄉下返回本市後，以爲何森經巳將毒品脫手，便急不及待地貪夜趕去何森住的地方拿錢，豈料，他拍門沒有人應，正在狐疑之際，一直在附近監視的爛頭勇及另一名手足却現身出來，欲上去向他查問，他在作賊心虛之下馬上以爲何森出了事，被警方拘捕了，驚慌之下，發足便奔，爛頭勇他們一見，連忙喝令他停下來，並表露身份，他更加以爲何森出了事，將他供了出來，伏在那裏等着捉他的，於是，發狂地奔竄下山脚，爛頭勇兩人見他行動可疑，自然不會放過他……幸得你兩個協助，將他捉住，回到警署之後，不用我們怎樣訊問，他以爲我們經巳全部知道了他們幹的紀錄勾當，就像吃了瀉藥般，異常合作地，將他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並求我們帮忙減輕他的罪責，哭着說他知錯了。

「從他的口供中，我們知道，何森那批毒品是經過一個叫蘇健生的黑社會人物居中介紹，與黑社會一個新近崛起的毒販交易的。那名毒犯正是命案現場的另一死者，那個住宅單位的住客趙禹權，何森在

返鄉之前，將這兩人的資料都告訴了何家武，所以，他將那兩人的姓名住址說了出來。

「有了這兩個人的資料後，既然趙禹權巳死，那麼，唯一可供追查的綫索，便是那個蘇健生了，於是，我決定將他請回警局查問一下，而我也作了一個大胆的假設，既然何森在生前巳有預感可能會遭到黑吃黑，所以才將交易的對手資料告訴了何家武，那麼，有可能那位蘇健生果然來個黑吃黑，殺了何森與趙禹權。我之所以作出這個大胆的假設，是基於蘇健生是一名黑社會人物，而那宗毒品交易，就只有何森，趙禹權與蘇健生知道，在這種極端機密的情形下，起歹念黑吃黑，是極有可能的！」

張超說到這裏，吐口氣，端起酒杯，一口氣喝了大半杯。

泰迪與卡凡也喝了口啤酒，等着張超說下去。

張超長長地透了口氣，才說下去。「蘇健生被我們捉到後，起初矢口否認認識何森與趙禹權，但當我們將從他屋內搜到的一包毒品及一筆鉅欵，擺在他的面前，再經何家武的當面指證那包毒品，正是他與何森，從外地偷運入本市的後，他便招供了。

「據蘇健生說，那確是一件黑吃黑，而他也確是起了那種歹念，他知道何森與趙禹權會在那一天的上午在趙禹權的住宅中交易，便一早就混進了大厦內，匿在後樓梯內，準備在何、趙兩人交易後，乘趙禹權送何森出門時，從防火門後衝出來，用手槍要脅兩人就範，然後將那包毒品及那筆鉅欵掠走，再殺了兩人，做成兩人是互毆傷重死亡的，豈料他的消防門後匿伏了好一會，仍不見何森出來，他不禁又急又疑，弄不清楚何森爲何在屋內逗留這樣久，終於忍不住，躡足走到趙禹權住宅的門前，傾耳聽一下，兩人到底在屋內攪什麼鬼。

「這一聽，令到他的心頭狂跳起來，他聽到屋內似乎有人打鬥，他再靜聽一下，馬上便確定自己的猜測不錯，屋內的兩個人，果然在悶聲不響的，在互相毆打着，只是發出悶哼聲，他不禁狂喜，同時也猜到，兩人可能亦動了黑吃黑的念頭，所以才動手互毆起來。

「蘇健生聽了一會，忽然打鬥停止了，他只聽到喘氣聲，他再聽了一陣，再也忍不住，便從身上掏出一串鎖匙，利用一條萬能鎖匙，弄開了鐵閘與大門，閃身走進去一看，發現趙禹權與何森倒在地上，鮮血淋漓，各自執着一柄利刀，何森巳經沒了聲息，趙禹權却還未死，但巳起不了身，喘着大氣，一見蘇健生進來，忙拚着全身力氣，對蘇健生急促低啞斷地道：「阿生，快救我，快，快扶我起身，送我去醫院……』蘭健生看到這種情形，心中竊喜不巳，正所謂不用自巳動手，便可以遂巳所謀，當下假意答應，在扶起趙禹權的時候，乘機，把捂住了趙禹權的咀巴，再執起何森的刀子，在趙禹權的胸口上猛刺了一刀，可憐趙禹權還以爲來了救星，那知道却是索命拘魂使者，連一聲也叫不出，便咽了氣！

「蘇健生見趙禹權巳死，便將刀柄抹乾淨，塞回何森的手上，然後從容不迫地，將那包毒品與那筆鉅欵取走，從後樓梯溜下去，再從後門溜出後巷，神不知鬼不覺地走了。」張超吐出一口氣，目光閃閃地道：「他以爲自己做得天衣無縫，神鬼不知，因爲他不知道，何森將交易的事情，告訴了何家武，他以爲，這一宗交易，只有他們知道，而趙禹權與何森又是互毆至死的，就算警方怎樣查，也查不出破綻來，豈料何森留下了一着伏子，他終於法網難逃！」

「張探長，到底是不是何森先起意殺趙禹權的？」卡凡問。

「這一點，是個永遠也解不開的謎。」張超吁口氣。「因爲只有何森趙禹權兩人，才知道這一點，雖然趙禹權在臨死時，說何森先動手殺他的，焉知他會不會說謊？」

「張探長，案巳破了，我敬你一杯。」泰迪舉杯，「永遠也解不開的謎，就不要去想它了，還是喝個痛快吧！」

卡凡也舉起了杯子，「張探長，咱們乾！」

張超亦舉杯，與兩人一碰杯。「喝個痛快！」

三人在碰杯聲中，各自仰頭將杯中的啤酒，一口氣喝得杯底朝天……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一

妲　己（三）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故事以商周年代作背景，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無道昏君紂王的殘害忠良行爲……“妲己”原本是個良臣之後賢淑之女，後周紂王侮辱了女神，指示狐精附體於妲己之身惑亂君心，敗其朝政，以報被辱之恨……



61　次日，蘇護修書一封，並贈金帛，請散宜生先回西岐。他說：「姬伯之言，實是有理。我隨後便送女進京。」



62　散宜生出城後，見了侯虎弟兄，述說了下書冀州經過。黑虎一聽，埋怨侯虎說：「你也是一鎭大諸侯，不與朝廷幹好事，弄得天下人都怨你。你五萬之師，不如西伯一紙書信，愧也不愧！」





63　黑虎令左右釋放蘇全忠。他對全忠說：「賢侄，告訴你父，叫他快收拾進京，我也給他上表在天子面前說說情。」全忠再三拜謝，上馬回冀州去了。



64　自散宜生走後，蘇護日夜收拾行裝，整備毡車，催女兒妲己進京。妲己難捨父母，終日涕泣，左右侍兒苦苦勸解。



65　這日，妲己拜別母親、長兄，含淚上車。蘇護點三千人馬護送。

66　一路飢餐渴飲，逢州過縣，涉水登山。那日黃昏，已至恩州地方。



67　恩州驛丞出來迎接，蘇護叫收拾驛中廳堂，安置貴人。驛丞說：「啟稟老爺，此驛三年前出一妖精，凡過往老爺，皆不在裏面安歇。可請貴人在行營安歇，以防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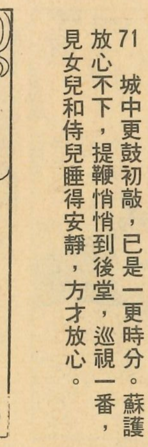


68　蘇護哪裏肯聽，大喝道：「天子貴人，豈懼怕什麼妖精！快去打掃，不得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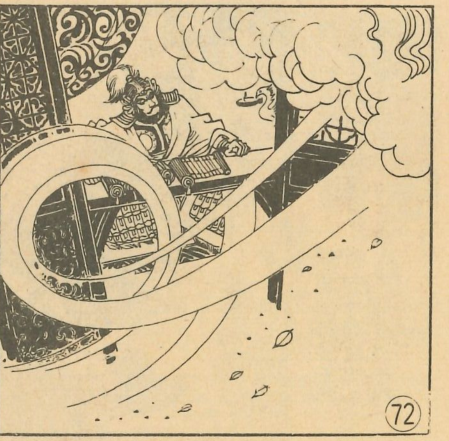


69　驛丞不敢多說，忙叫衆人收拾好廳堂內室，請貴人進去休息。

70　蘇護將三千人馬安置在驛館周圍，獨自到前廳休息。他暗想：此乃官家駐節之處，人烟集中，豈能有妖精！不過驛丞說了，也不能不防。於是，將豹尾鞭放在案上，剔燈閱讀兵書。



71　城中更鼓初敲，已是一更時分。蘇護放心不下，提鞭悄悄到後堂，巡視一番，見女兒和侍兒睡得安靜，方才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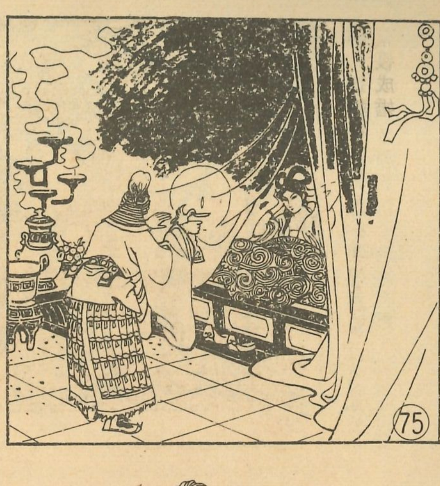
72　他回到前廳又看兵書。快交三鼓的時候，忽然一陣風響，燈滅而復明，蘇護被吹得毛骨悚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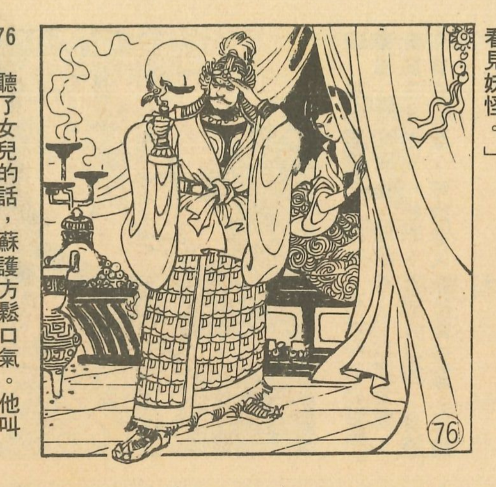
73　他正在疑惑，忽聽後堂侍兒一聲喊叫：「妖精來了！」蘇護急忙掌燈提鞭，快步轉到大廳背後，燈忽然被妖風撲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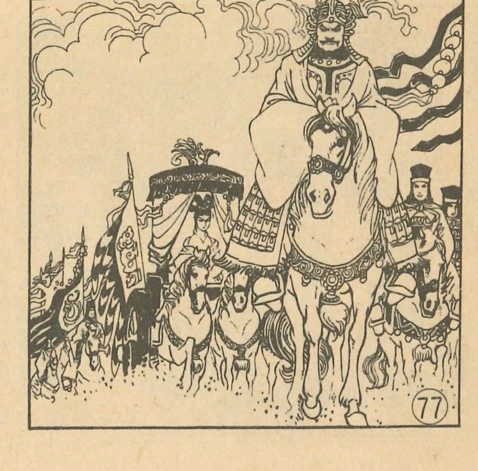
74　蘇護慌忙叫家將取來燈火，進到內堂時，見衆侍驚慌失措，嚇得連話也說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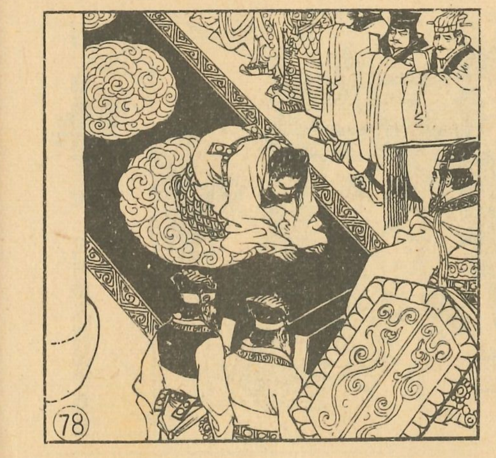
75 蘇護跑到妲己床前，揭起帳子問道：「我兒，你看見什麼了？」妲己說：「孩兒夢中聽見喊叫『妖精來了』。等孩兒睜眼看時，燈火亮了，爹爹進來了，並沒有看見妖怪。」



76 聽了女兒的話，蘇護方鬆口氣。他叫女兒安息，自己又去巡視，不敢入寢。他那裏知道，燈滅時，妲己的魂魄被狐狸吸去，人已死，狐狸借人體成形，答話的正是千年狐狸精。



77 蘇護心慌，一夜不曾合眼。等到天亮，趕快離開恩州，前往朝歌。



78 來到朝歌，蘇護不敢冠帶，穿犯官之服，跪在殿下，口稱：「犯臣蘇護，死罪，死罪！」



79 紂王責問蘇護：「你題反詩於午門，抗拒天兵，殺戮天將，還有什麼說的？」蘇護無言可對，紂王命人將他拿出午門，斬首示衆。



80 首相商容連忙勸止道：「以前蘇護不送女進宮有罪，今天將女兒送來又加罪，這樣做恐非聖上本意！」費仲奏道：「可宣妲己朝見，如容貌出衆，聖上稱心如意，便赦免蘇護死罪。」

81 紂王一聽有理，便命召妲己朝見。妲己進午門，過九龍橋，走到大殿滴水檐前，高擧牙笏，進禮下拜，口稱：「萬歲！」



82 紂王定睛觀看，見妲己烏雲疊鬢，杏眼桃腮，嬌柔柳腰，直似海棠醉日，梨花帶雨，九天仙女下瑤池。直把紂王看得耳熱眼跳，魂遊天外，站起來說：「美人平身！」

83 宮女攙走妲己之後，紂王忙叫當駕官傳旨：「赦蘇護滿門無罪，官復舊職，每月加薪兩千担，顯慶殿筵宴三日。」兩班大臣見紂王如此好色，都有不悅之意。

84 退朝後，紂王同妲己在壽仙宮筵宴，當夜成婚。

85 自此以後，紂王日夜尋歡作樂，有兩月不理朝政，羣臣議論紛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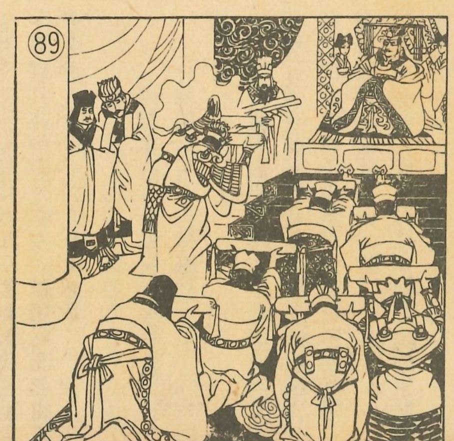
86 上大夫梅伯對首相商容、丞相比干說：「天子不理朝政，恐怕是大亂之兆。下官與二位丞相都有責任。今日不如鳴鐘擊鼓，請聖駕臨朝，以力勸諫。」商容說：「大夫之言有理。」

87 於是，他們叫執殿官鳴鐘擊鼓，請紂王升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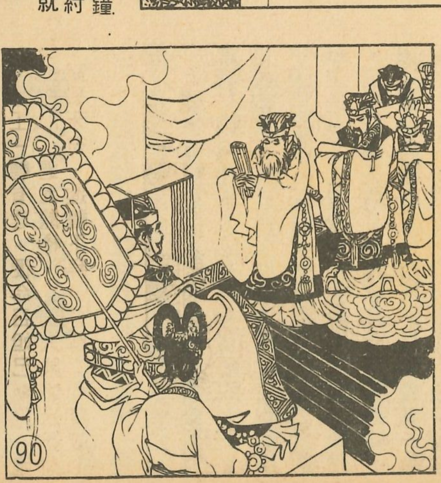




88 紂王正在摘星樓宴樂，忽聽大殿上鐘鼓齊鳴，左右齊奏道：「請王升殿。」紂王不得已，吩咐妲己暫且休息，他去去就回。



89 紂王登殿後，見二丞相抱本上，八大夫抱本上，武成王黃飛虎也抱本上，心想奏本這麼多，一時如何能看得完，不如早早退朝。



90 二位丞相連忙俯伏奏道：「陛下日坐深宮，全不理朝政，此必受人迷惑。願陛下以國事為重，痛改前非。」紂王說：「朝廷百事，都有首相代勞，朕何必事事親自過問！」（待續）

武俠短篇故事

續不肖生·文
可飛·圖

冰釋

絕藝獲傳人

在君山的密林深處，突然爆出震天的打鬥和喊殺聲，是誰吃了熊心豹胆？敢在船帮總壇內院，製造出如此不受歡迎的噪音！是誰？沒有人回答。

「誰」？「是誰」？「有種就再打下去？」這時，在內院附近担任警戒的高手，都紛紛從樹葉中現身了，不僅是現身，而且發出了開山裂石的吆喝。這一陣比一陣宏亮的吆喝，顯示了他們的功力，是頂而尖的武林人物。

雖然有這一羣高人在樹林中奔竄，大大地攪和了一陣，却是一無所獲。他們只得楞頭呆腦在那裏東張西望。

「人已經到岳陽樓了，你們還在這兒東張張、西望望，眞是一羣只會玩捉迷藏的傢伙！」

這一陣連珠炮似的連笑帶罵，來自君山千年古柏的枝頭，一個全身破爛的老乞丐，正半坐半臥的在一根高枝上伸懶腰。

「枝頭高人是那位？請下來和我們兄弟見見。」這羣警戒的頭兒打先叫了陣。

「我是你祖宗，見我？你們不配！」

「尊駕莫再相戲了，須知忍耐是有限的。」

「忍不住了！去！找我第五代徒孫龍志光來接駕！」

「什麼？本帮的帮主是你的第五代徒孫！」

「哼！信不信由你。反正你是請不動我的！」

神功滅邪教

「老前輩，那就在樹枝上再坐歇一會兒，待我去請本帮帮主來接駕好了。」

龍志光在接到這一報告後，覺得不可思議。因爲他本人已是八五高齡的人了。他那個常年在外行乞度日的師父，也是兩甲子以上的。那這位太師祖怕不是二百歲以上的人了！還會活在人世嗎？無論如何，這是鮮事一樁，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經過考慮之後，他決定去會會這一老人。

「尊駕是何方神聖？」龍志光看到這位樹上高人，居然一身破爛，同他師父一般無二，不禁一揖及地，唱名迎接了！

「哈哈，你是龍志光嗎？見了本座還不跪下！」話音剛落，只見兩物激射而來，分別打在龍志光的左右膝彎，龍志光來不及運功抗拒，便自跪落塵埃。

「龍志光，這樣才算迎駕！」

「老前輩的尊銜如何稱呼？」

「哈哈哈……你懷疑我不是你的太師祖？」

龍志光剛想再問時，只是疾風一閃，他師父項傳馨已恭恭敬敬跪在他的前面，船帮的內院高手大多認識這位江湖老怪，見他跪下，便不約而同跪了一地。

「劣徒不識太師祖，冒犯之處，尚請原諒！」

「項傳馨！你能及時趕到，算是船帮之福。剛剛天山冰怪率徒前來偷襲，被我用樹葉打跑了。此怪既來，不會善罷甘休

的。以後由你來負責抵禦，不到必要時，千萬不要擾我清夢。帶孩子們去吧！我還要去同周公談話哩！」

「請問太師祖，如何供應食宿？」

「我自會料理，用不着你操心。」

「項傳馨恭敬不如從命，這就帶孩子們下山去了！」

空中靜寂，只傳來了陣陣鼾聲，那老怪果眞是說睡就睡了，理也不理他們這一羣。

「志光！」

「徒兒在，師父有何吩咐？」

「對頭來了，頗不簡單，據我所知，是傾天山全力而來，誓雪六十年前，我師與你父所共同結下的一段樑子。洞庭船帮沒有好日子過了！」

「六十年前，徒兒已廿多歲了。船帮如何與天山冰宮結怨，雖不明原委，當年天山老怪在船帮的兇殺，尙歷歷在目。如何抵禦此一魔頭，還請師父作主。」

「志光，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你也用不着六神無主，稍待我會理出一個頭緒來。」

「呂總管，擺出好酒招待我師父。」

「有酒無餚乎？」

「徒兒不敢如此無禮，只是你老人家要些什麼菜下酒？吩咐下來，徒兒親自下厨做來。」

「盡出湖南臘味，像什麼鹿脯，豬舌、豬耳、熊肝等等都好。叫孩子們去弄，你陪我聊聊。」

「徒兒遵命。」

頃刻酒菜齊來，項傳馨在一罈酒下肚後，昏昏欲睡的眼珠，才放出了烱烱神光。這才向龍志光問話。

「天山老怪來襲，你事先果眞一無所知？」

「當眞一無所知。」

「幸好太師祖先來，守住了內院，否則今日的偷襲，帮中精英，或許要盡遭殺害。」

「太師祖拯救了船帮，天高地厚的恩典，徒兒刻骨銘心，當圖報答。」

「他已二百五十歲了，猶自風塵僕僕，宿露餐風，你想報答，還眞無從着手哩！我看這一點說也是白說。」

「那該當如何？」

「恢宏船帮，造福商旅，這恐怕是他最高興的事，你要知道，他才是船帮當初出力最大的人。」

「請師父開示，徒兒不知。」

在一百五十年前，洞庭船帮第四十三代帮主龍性初，因生性豪放，好管天下不平事。有一次忙中出錯，放了兇手，殺了好人，引起了武林公憤，以欲消滅船帮才肯罷休，幸好太師祖徒兩人，行經洞庭，知道了這一件事情，便公開收龍性初爲徒孫，扛下來這一趟子難事。經過太師祖向各門各派負荆請罪，細說原委，事情才能平息，他解了這一塲船帮遭殲的噩運。

「你是船帮第四十五代帮子，這百餘年間，船帮還有不少的困厄，總賴乃祖乃父盡心盡力，均能有驚無險度過，現在輪到你了，應該有所作爲，以光先緒。」

「師父教訓得是，徒兒當盡力而爲，不敢稍有懈怠！」

「光說有個屁用！現在已是兵臨城下，有何退兵之策不說，連敵人在那裏你都不知道！盡力，如何盡？盡什麼力！盡力喝酒？盡力吃肉？」

「徒兒知錯！徒兒汗顏！」

「少來，快些調集人手，先守住內院，湖中盡撤，明天再派高手前往。人人要眼明手快，一有敵踪，儘快傳回。」

「徒兒這就去調集人手。」

龍志光剛欲舉步離開內院大廳時，只見天井中紅光一閃，全身紅裝而身手嬌捷的一個勁裝少女，進入了大廳。

「坐在廳上的老頭可是項傳馨？」

「何方妖女？敢直呼家師名諱，看招。」龍志光伸手一指，用上了火龍神功的第三招「烈火焚天」。誰知那少女只舉脚一擋，嗤嗤有聲的「烈火焚天」居然消失於無形，不僅未傷到那少女，反而有一股涼透心的壓力逼得龍志光步步後退。

「小娃兒的把戲，不夠看！你滾回去吧！」

「尊駕的『冰消烈燄』已有了十分火候。小娃兒自非對手！志光，還不快退回來？」

「項傳馨，算你還有眼光，可饒你徒兒不死！」

「項傳馨謝謝蔡紫姑，不過，一百七十多歲的老仙姑同一個小娃兒動手過招，怕不有損名頭。」

「項傳馨，廢話少說。蔡紫姑奉師下書，約你明天中午到岳陽樓小酌聚談。談得攏化干爲玉帛，再加上喜事一樁，談不攏再兵戎相見，血洗洞庭船帮，殺盡你娃兒的徒子徒孫。」

「蔡紫姑仙長，在妳的眼裏，我自然是小娃兒，讓小娃兒敬一杯。」只見項傳馨中指一伸，桌上滿滿的一杯酒，竟然離桌緩緩飛向了蔡紫姑，她却不用手接，待杯自近唇邊，慢慢品嘗。

「項傳馨！的確是好酒，盛情心領。明日之會，希望你耐心應付。縱有天大困難，我會帮你化解。還有，到時別忘了帶龍五哥來！喜事在他身上。」

「傳馨遵命，恭送紫姑。」

一宵轉眼即過，天剛冒出一絲絲亮，龍志光便帶着他的么兒五哥，在內院議事廳等待項傳馨的傳見。五哥仍自睡眼惺忪，坐在太師椅上昏昏欲睡。一幅六神無主圖畫在他的臉上，叫人心慌意亂。

「志光，來得太早了。」自議事廳的八仙桌上傳來了項傳馨的叫聲。

「師父，你老人家怎麼席地而眠？」

「床上睡不慣，方塊地睡來倒也挺舒服的。怎麼？這麼早就把五哥帶來了？」

「孩子醒了，帶來了也省事。」

「志光，你是不是心情很緊張？放心，有蔡紫姑帮忙，不會出大厤煩的。她是一個出汚泥而不染的老太婆，心地滿善良的。」

龍志光侍候項傳馨漱洗早膳後，師徒兩人曾就可能發生的情況，作了種種的推測。他們對於所謂的「喜事」一樁，始終弄不清楚。正在猶疑不決的時候，突然從天井中傳來一綫聲音！

「傳馨，告訴志光，確是喜事一樁。」

但你要小心應付，不要把事情弄砸了！到時我也會在岳陽樓上的。」

「謝謝太師祖的關心，現在不要考慮了，我帶五哥走。」

一艘懸掛船帮帮主令旗的扁舟，出君山內港後，即箭一般向岳陽樓的方向激射而去。大約一個時辰左右，扁舟便停靠在岳陽樓下的洞庭碼頭。項傳馨剛領着五哥自艙中躍上碼頭，空中紅光一閃，蔡紫姑不前不後落在他們五步之處。

「老小兩個人都來了，蔡紫姑代師迎客。」

「眞是折煞小子了，何敢當仙姑的迎接！」

「哈哈，大概是敢當我的迎接了！」一綫聲音從岳陽樓頭傳來。

「說那裏話，小子更是不敢了！」

「管你敢不敢，我是迎你上來。」話音剛落，突來一股勁力硬是把項傳馨和五哥自碼頭吸入了百多丈高的岳陽樓內。項傳馨剛一站穩，便要立即下跪叩見天山冰怪。

「叩見老前輩……」話說出了，人却跪不下去，因爲在他前面堵了一道看不見的牆。

「傳馨，你畢竟是兩甲子以上人了，可以免了，龍五哥這娃兒的跪拜，我可接受。」

「再再再再再晚龍五哥拜見老前輩。」好一個乖巧伶俐的龍五哥，一聽到冰怪願意接受他的跪拜，便自跪拜下去了。

「紫姑，見面禮準備好了沒有？」

「早就準備好了。」

應聲而上的是四個妙齡少女，全身紅色勁裝，共抬一個托盤。托盤中供的却是天山冰怪行走江湖的令牌。項傳馨睹此令牌，心中已知大事不妙。立刻屈膝一跪。

「老前輩，五哥只是髫齡孺子，何堪受此貴重禮物！晚輩特此代爲辭謝！」

「哈哈，禮是重了一些，五哥人也是太年輕了！不過，有志不在年高。當老夫贈禮之言一出，在天山冰盟之內，他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盟主了！想辭掉這份禮，這可由不得你。」

冰魔的話音一落，五哥已滑出項傳馨的牽執，平地緩緩飛升，高到了頭頂在岳陽樓的大樑上。

「冰盟弟子，還不叩見新盟主！」

這時從正門、側門如蜂般飛入了一羣天山冰怪的徒子徒孫，在蔡紫姑的帶領下，跪滿了一地。

「天山冰盟的徒衆，叩見新盟主。而今而後，唯命是從，忠心不二。盟主洪福齊天，冰盟永世昌隆！」

「大家起來吧！從現在起，冰盟一切事務，由龍五哥全權執掌。本人在盟中地位，僅爲新盟主顧問。不過問帮中一切事務。蔡紫姑爲盟中總護法，協助新盟主開拓盟業！望大家心口如一，不得有所異議。敢生異心者，有如此案！」

這時只見廳中一香案，突然之間，化爲灰燼。妙的是案上的香爐，蠟插、常明燈、杯、盤等物，一概懸在室中，就好像仍放在原來的香案上一樣，一無滑落地上或發出任何聲音。而龍五哥也仍高懸空中，就好像在那根大樑上生了根。約莫過了兩盅熱茶之久，始見一冰盟弟子手托一新香案，飄然而來，置放原香案處，一切物品也自然放於香案上。

「項傳馨！怔怔何爲？快向老夫道賀。得此人間僅有奇才爲傳人，乃老夫極大的樂事！」

天山冰怪將龍五哥放置地上後，始滿臉含春，笑容可掬地向項傳馨問話。

「老盟主洪福齊天，冰盟永世昌隆。」的聲音，裝滿了岳陽樓，震得屋瓦門窗格格作響。項傳馨這時已似大夢初醒，連忙將頭搖了搖，證實自己是清醒的。覺得事已至此，如何挽救？以後再說，便立即向天山冰怪道賀。

「老前輩眼力確是超人一等。龍五哥出任冰盟新盟主，船帮冰盟之嫌隙消於烏有，化干戈爲玉帛，乃船帮冰盟的大快事，確是值得向老前輩道賀。」

「老夫年輕時的行爲，囂張拔扈，快意恩仇，有過不少敵人，也有過不少惡跡。難爲人所諒解，然午夜捫胸自問，一生所作所爲，除與船帮所結下的樑子，其咎在我之外；其餘的打打殺殺，死在我手下人，莫不都有自取死亡的理由。項老弟，你說對不對？」

「稱我老弟，無論在武功與年齡上，都愧不敢當，至於老前輩剛剛所作的自我檢討，倒也是眞的。你一生行事，介於正邪之間，有小缺點，並無大惡，這是我們師徒所共認的！」

「哈哈，哈哈，哈哈！難得有此平心之論。項老弟，從現在起，你在冰盟的地位是和我一樣的了。蔡紫姑也要讓你三分了！蔡紫姑意下如何？」

「師令如山，紫姑敬謹遵行就是！」

「紫姑，吩咐擺酒。孩子們散去休息，你留下來照顧龍五哥。」

紫姑轉述了冰怪的命令後，滿樓的勁裝男女又悄然散去，正廳中這時只剩冰怪、項傳馨等四人，原本認爲應有一場兇險打鬥的，這時却和平解決。岳陽樓上又恢復了往日的活躍。岳陽樓上呂洞賓的肉身，正斜倚在神龕中的榻中，臉上掛有幾分令人摸不透的神秘微笑。好像在說，這也是一樁遊戲人間的怪事。

頃刻，酒宴傳來，龍五哥已是盟主的身份，冰怪尊他上座，他與傳馨左右對坐，蔡紫姑打橫相陪。酒過三巡，便言歸正傳了。

「項老弟，眼見一場腥風血雨，由於你能忍，便瓦解於無形，眞爲船帮冰盟造福不淺，老夫敬你三杯。」

「不是晚輩能忍，而是紫姑仙長早有吩咐。今日杯酒言歡，紫姑仙長的功勞最大。論功行賞，晚輩應先敬紫姑仙長。」

「紫姑的功勞不小，老夫知道。然而老弟能聽信良言，還是要居首功。乾了老夫的三杯，再敬紫姑，又有何不可？」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晚輩先乾！」

項傳馨的杯子，似乎有千斤重壓，怎麼用力，仍舉不起來。

「慢來。說好了是老夫敬您。怎可喧賓奪主？看吧，看您如何舉起杯子？」

「先乾爲敬，晚輩並不失禮。現在我不舉杯也可乾！」

只見一縷酒箭自杯中激射而出，剛近

項傳馨唇邊時，却又一滴不漏，被壓入了項傳馨的杯中。

「老弟，結果如何？酒依然乾不了。看老夫先乾爲敬！」

老怪的酒居然一飛冲天，像飛瀑流泉般從大樑上流下了一縷酒綫，但酒至中途，却化成一道輕烟飛了。

「杯先乾而酒未沾唇，這杯不算！」

第二杯又飛騰而上，酒在半空中却變成了一道冰柱懸在空中。

「老前輩，您想乾杯溫酒的雅願難償了！我不發烈火，酒柱便融不了！」

「老小子您眞機靈，老夫又着道！」

「老前輩，講功夫我差得太遠了，談機智要略勝一點點。兩人同乾算了！」

冰怪與項傳馨等人酒罷，樓頭小憩。面對浩瀚洞庭，綠水長天，萬頃無波，這兩個叱咤江湖，各領風騷百餘年或兩百年以上的老人，居然也觸景感懷，心情平靜，明心見性了。

「項老弟，老夫有事相商。」

「老前輩，不必客氣，有話直說。」

「龍五哥的神龍烈火練到了第幾層？我想將老夫畢生功力傳輸與他，不知是否承受得了？不然偃苗助長，對他反而是有害無益。」

「五哥尙是髫齡，雖然已在練功，怕只怕還在紮下根基階段，連神龍烈火的入門功夫都還沒有練！」

「這樣一來，時間便要拖得長了，老夫只得先返天山，留蔡紫姑在船帮長住，教導新盟主練寒冰淬雪掌了。」

「老前輩也長駐洞庭如何？」

「小住則可，長住便非所宜了，過慣了冰天雪地生活的人，換一個不同氣候的地方長住，日子久了對身體會造成許多害處。」

「深信君山底層約四千尺處有一神井，寒冷不亞天山。老前輩何妨下井小住？」

「老夫也聽說過君山有此神井，如能下井一遊，當屬人生快事，紫姑想不想下去走走？」

「徒兒謹遵師命，自當入井探視，如能作爲龍五哥練功的場地，新盟主或可不離洞庭，便可練成寒冰神掌，那就省事多了！」

「老前輩何時起駕君山，晚輩先去通知迎接。」

「這不是一件大事，船帮冰盟自今日起，已是一家人了！來來去去是平常事，何必要那些俗套。」

「頭一遭總是免不了的。」

「那就隨你去吧，事不宜遲，說走就走。」

「果眞說風就是雨，叫我如何通知他們迎駕。」

「不迎不就得了，這樣倒是方便。」

「第四代傻徒孫，這些擺架子的場面，老夫早就代你準備好了。你們只管說走就走。」

「項老弟，你太師祖何時來岳陽樓？快請現身，讓晚輩參見。」

「冰怪，以後要見的機會很多，何必急在一時，老夫先回君山去了！」

岳陽樓的正殿大樑上人影一閃，快如鷹隼般衝向天井遠颺。待他們趕到岳陽樓前廊觀看，只見一個黑點飄落湖中一艘小舟上，却又激射而去，立時去得無影無踪了。

「太師祖的絕活，眞是出神入化，老小子望塵莫及。」

「家太師祖一生行乞江湖，瘋瘋癲癲，不敬之處，尙望原諒。」

「你說那裏話？你的太師祖，也就是我的太師祖了！瘋瘋癲癲，也只好由他去了！」

「冰怪，承您看得起，老叫化等一下跟您大乾三罈！」

「項老弟，怎麼？太師祖過湖去了，怎麼有他的聲音？他又怎麼能聽到我們的談話，幸而我留了口德，要是罵了他，豈不慘哉！」

「老前輩，他已練就了天視天聽的功夫，二十里以內，只要他注意聽，便能聽得見，也能把話傳送到。」

「眞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幸好我這次洞庭之行，不是存心來找碴的，否則就有得瞧了！」

「老前輩，現在可以啓駕了，其他不必多談。」

「古人有詩，『近鄉情更怯』。現在，我是『近山情更怯』了，可是不去還不行！」

「來吧，我們兩個糟老頭對飲三天。不醉不休。」

冰怪對這一呼喚感到十分親切，不是爲酒，而是爲了人情。

「走吧，有酒須當醉，難得人生見白頭，兩個白頭翁比酒如青年，情趣自是不同了！」

舟行途中，仰觀碧空白雲變幻，俯察湖中魚羣嬉遊，處處變化無窮，亦處處生機盎然，使冰怪對上天有好生之德，不禁有了深一層的體會和融釋於心，他對於江湖俠義中人，畢生濟世救人的舉措，不禁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紫姑勸我結交洞庭船帮，不僅是爲冰盟獲一奇才以爲承傳，主要在找機會變化我的暴戾和一意孤行的氣質！在入土之前，好做些造福人類的事。」

這雖是冰怪的自言自語，但項傳馨等人都已字字入耳。尤其項傳馨，一顆七上八下的心，到此才有了踏實的感覺。

舟入君山內港，龍志光率領帮中精英，在碼頭列隊相迎，但是却不見項傳馨的太師祖，當兩人相互對揖時，冰怪所見到的却是一個衣衫破舊，邋遢無比的糟老頭兒。

「老前輩，如何當得起。」

「你已經當起了！還說，我們喝酒去，別管他們。」冰怪在他一手輕撫之下，飄然而去。

「傳馨，代我欵待紫姑。志光，你等一下過來搬酒好了。」

「遵命。」

「遵命。」

項傳馨和龍志光異口同聲回答了他太師祖的吩咐。

等到他們兩個老頭兒酒醒，已是三天三夜了，項傳馨的太師祖不打一聲招呼，就飄然而去，又展開了他雲遊四海的生活

，冰怪只是四顧茫然，待心神稍定，便問蔡紫姑何處去了。

「稟老盟主，總護法、新盟主兩人，在項前輩的率領下，已下到神井練功去了兩天了，總護法希望老盟主酒醒後，在龍帮主的陪同下，暢遊君山勝景，大約再過五天，他們便可上來。」

「老前輩薄酒勁道如何？」

「可以醉死兩個叫化！那個老叫化人兒何處去了？」

「他老行踪不定，無人知曉。」

「孩子下井練功了？嗯！應該下去看看。」

「晚輩奉陪，只是目前尚非其時，等下次他們上來再要下去時，當爲老前輩領路。」

「如何打發這段時間，難道『唯有杜康』嗎？」

「君山勝景頗多，足夠老前輩流連半月，晚輩担任導遊。現在特來促駕。」

「何地！」

「胭脂井，娥皇、女英殉情之處。」

他們邊走邊談，離胭脂井尙有三箭之遠時，空中突傳唰唰唰三聲，三條矯捷人影直落胭脂井邊。

「老前輩，胭脂井旁已經有外人侵入了！」

「何方神聖？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大概是嫌命長了。」

冰怪話尙未說完，人已飛到了胭脂井旁，只見三個年未及笄的女孩，在井邊嬉遊，冰怪到了不久，龍志光亦隨後趕來，面對此一情況，疑惑多於驚慌，竟不知該如何處理了。

「神聖之地，何來此兩個老蠢物？」

「女娃！不要出口傷人，此地妳來的，我更能來的。」

「自今而後，此地已是聖女帮禁地，無其他企圖的婦女可來，而臭男就要止步了！」

「何物帮派？敢在船帮重地擅劃禁區，這豈不要令人笑掉大牙！」

「不必笑，也可讓你掉牙的！」

只見一個幼女嫩手一揮，龍志光的口唇一痲，兩顆門牙帶血落地。

「姑娘剛剛所用的是何武功？」

「本帮的繞指柔，我大師姊只用了三成功力，若是用上十成功夫，合抱的大樹，也會被她連根拔起。」

「姑娘尊師的姓名如何稱呼？」

「你不配問。」

「龍志光不必問她，我告訴你，聖女帮的女頭目叫任無心。」

「你直呼家師名諱，討打，」說時纖手揮出，只見冰怪微一吐氣，地上寒氣直冒，那位小姑娘連翻了三個觔斗，才穩住脚。

「小姑娘當知人外有人！」

「尊駕何人？」

「何前倨而後恭哩！我是何人？你們也不配問！」

「兩老之一必是冰盟盟主，但不知究竟是那位？」

「老夫就是，娃兒何以知道？」

「晚輩拜見老前輩，家師教我緊急傳言，波斯妖人一批，已將冰盟總舵摧毀，殺戮無數，家師拚死援救，倖免全盤覆滅，請老前輩火速前往天山善後。」

「此話當眞？」

「老前輩，此等不幸事，晚輩豈敢戲言斯人！」

「龍志光，神井此番遊不成了，我必須率部兼程趕往天山，蔡紫姑出井後，囑其暫留貴帮，代我傳藝新盟主，如果事情順利，我再回來君山，不幸被殺，當囑新盟主代爲復仇雪恥。」

「志光一切遵辦，變生倉卒，晚輩眞不知該如何處理，晚輩率衆隨後馳援，如何？」

「不必了，如太師祖歸來，可請其前往天山一行，當可有助冰盟。」

「老前輩先回總壇少進飲食，立刻啓程？」

「不必了，我先走，請吩咐手下火速返回天山，兩位姑娘要否回去見令師？」

「晚輩跟不上，但隨後就到。」

冰怪在一聲長嘯之後，即破空飛去了，兩個娃兒同龍志光同聲驚嘆，且一同凝視碧空，無任神馳，良久之後，始返回現實。

「前輩是龍帮主？」

「正是在下。不知二位姑娘該如何稱呼？」

「晚輩一名蕩魔，一名滌寇，都是敝帮帮主座前傳諭。此次奉命通告武林黑白兩道，波斯妖人入侵，威力驚人，如武林同道聯手抗拒，或可挽刦並造成武林大團結。」

「尊師此舉，造福武林不淺。可否移駕敝帮總壇稍憩？」

「師命緊急，不敢多留，下次叨擾如何？說不定要長住君山。」

「老夫深表歡迎。」

「你歡迎不算，不知道龍五哥點不點頭？」這時滌寇臉見紅暈，低頭撫弄衣角，嬌不勝羞。

「老帮主該知道是怎麼回事吧？」

「姑娘們看過小犬？」

「家師曾詳細描繪過，蕩魔丫頭早已情有獨鍾，故此在君山多留了片刻。」

「蕩魔果然生得標緻，老夫非常喜歡，但願天緣湊合，滌寇姑娘，老夫言盡於此。」

「有帮主此言，我們蕩魔丫頭該吃下了定心丸。」

「滌寇，怎麼老拿我開心，我們別過帮主趕返天山爲要。」

「那老夫送姑娘，歡迎同令師一道來遊君山。」

龍志光送走這兩個少女後，立刻返回總壇，召集所有高手聚會，正在分配人手加强防備，並將此一凶訊分傳各帮各派之時，項傳馨、蔡紫姑兩人帶回龍五哥魚串而入，只見蔡紫姑大廳口便高聲呼叫：「恭喜帮主，賀喜帮主，我們得神藥之助，五哥已練就了最上乘武功，把你太師祖、師父、我的師父和我的武功加起來，也難當他一擊。」

「紫姑前輩，此話當眞？」

「志光，紫姑前輩的話，一點也不假，此眞可喜可賀，看來船帮冰盟眞可遍行中國，造福武林了。」

「師父，大事不妙！我看你們還是趕往天山，越快越好！」

「志光，你到底是在說什麼，我被你攪糊塗了。」

龍志光自知說得太急，詞未達意，便請他們坐下，詳細說明了一切，這下輪到蔡紫姑跳起來了。

「冰盟大難臨頭，盟主快去搶救！」

蔡紫姑拖着龍五哥拔腿要跑。

「紫姑前輩，稍停片刻，緩過一口氣後，我也算一份，你看如何？」

「嗯，這當然是好，志光前輩你有何意見？」

「情況不明，我也說不出什麼意見，你們三人在路上研究好了。」

項傳馨咕咚咕咚乾完了兩罈酒後，便三人乘船取道老河口西上，一路平靜無事，他們已懷疑所謂波斯妖人侵擾天山的驚耗是否事實時，在武當山脚下，突然傳來了激烈的打鬥聲，他們循聲前往，只見一羣身穿紅袍，頭纏紅巾的蠻人，圍毆十餘身着灰衣的道人，他們相信所言不虛，龍五哥便縱身一躍，就如兩肋生翼，立時飛臨了打鬥的上空，在緩緩下降時，舌綻春雷般發話了。

「你們統統住手。」道士停下，穿紅袍的人却仍在環施毒招，這下惹惱了龍五哥，伸指連彈，水火旣濟神功有如酒箭般激射而去，分撞紅衣人的要穴，他們都定立當場，一動不動了。

「爾等何人？敢在武當聖地圍毆出家人？」

靜寂無聲，除了回聲外，毫無反應。

「你等何人？還不快說，否則惹火了我，將你們立斃掌下。」

仍然是沒有反應，這時項傳馨，蔡紫姑也都來了。

「沒錯，他們是波斯妖人，大概聽不懂也不會說中國話，問也是白問。」

「把他們一個一個綑綁起來，押往武當再說！」項傳馨提出了意見。

蔡紫姑便叫武當道士去找繩索，龍五哥留在現場戒備，他們逕去武當找廣靈子了，距虛無觀尙有很遠一段路程，便已聽到了打鬥聲，蔡紫姑立即折回，召龍五哥一同前往，三人聯袂飛入了虛無觀，入眼血流滿地！屍身橫陳，只見一個頭戴金冠，身披紅衣大氅的波斯妖人，正向廣靈子逼降，龍五哥冒火了。

「何方小賊？敢逼迫武當掌門投降！還不快來受死！」

波斯妖人頭子見有人來，立刻轉身朝着他們怒目而視，嘰哩呱啦了一陣，一個打扮較爲斯文的波斯人向他們問話。

「火敎敎主達摩莎・穆罕默德，問你是什麼人？」

「天山冰盟盟主龍五哥，總護法蔡紫姑，盟主師祖項傳馨。你告訴什麼莫殺莫打趕快退出武當，否則他將斃命本盟主手下。」

這人與火敎敎主又咕嚕了一陣之後回話。

「敎主說，他剛挑了冰盟的老巢，那裏又來了一個盟主。」

「此話當眞？」

「冰盟盟主易冰德尙囚禁在天山冰窟中，誰要騙你，不信自己去看。」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告訴那狗才敎主前來受死。」

「你敢口出狂言，難道你的武功遠超過冰怪？」

「不信就出招試試，他挑了冰盟總壇，他是非死不可。」

龍五哥立時閉目運神，勁走過身後，瞬時再張目怒視火敎敎主。

「過來受死！」

他們兩人又咕嚕了一陣。

「敎主說：他看你是找死！」

五哥不待他說，飛身一縱，定立空中不下，立時廳中出現了水火兩極的兩個世界，火敎敎主同他的翻譯想運功抗拒，只是全身軟弱無力，不多時他們兩人便被冰凍火烤，弄成了兩具僵屍，在廳外火敎的餘孽，立時跪滿了一地，高擧雙手，表示投降。

廣靈子與項傳馨爲素識，見此情況，立時擧手三問訊，表示感謝救敎大德。

龍五哥與廣靈子交談數語，聊致慰問之後，即偕蔡紫姑等人趕赴天山，從冰窖中救出了冰怪。

「總算休息夠了！外面情況如何？」冰怪問紫姑。

「火敎滅了，五哥練就了水火旣濟神功！沒事了！」

「誰說沒事了，聖女帮事，還多得很呢。不過是一件喜事，交我老頭兒慢慢來辦！」

（摘自海光週報）

（全文完）

兩期完武俠故事

鐵翅·文
可飛·圖

神馬鐵華陀



山河破碎恨
英雄未舒眉

「是此人，不過，你我之功力可夠應付？」

「依你之見，又該如何？」

「暗中監視，靜等强援！」

「奇怪，他那會到此地來的？」

「亡命之徒，那裏不會去，那裏不會到？何況，此君有名的玉面狐狸，機詐百出……」

兩個精神飽滿，步履從容的大漢，邊說邊已閃入了本縣的大街——西湖大街。又幾個轉折，不見了。

近縣城的場地街的一間行台老店——行商兼酒店的旅棧，正是熱鬧時分，別看縣城小，卻是個旺中帶靜的所在，更奇怪的是：大明朝已亡給了大清，此地是並沒受到較大的兵燹之苦，反而逃難的逃難，避難的避難，灌陽縣成了個畸形熱鬧的所在。

行台老店的老闆姓秦，他是十分懂得生意之道。因此，在這個你來我往，我來你往的幾度推鋸戰！——由名王李定國，與大清的爭奪戰，貴州一省是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可是灌陽，更是越亂越好的，成了個富庶之地，你說他們無恥是可以，你說他們善於應變也成。小百姓，抵抗無力，偷生有方，唉！反正是誰來誰是主，小百姓祇求有活可幹，有錢可賺，有命可活，其他，實在也難怪得他們太多。

借清兵入關，而由此一發不可收拾的，是那個吳三桂，說什麼衝冠一怒為紅顏，而今，他可是貴為平西王，而且統大軍，向滇南深入，形勢又一變啦！貴州可成了個後方，老百姓總算擺脫了刀兵之刦，那就得感謝皇天。

灌陽依然是灌陽！

行台老店依然屹立不倒，生意是越做越發達！

今天，那個專門管打掃兼打雜的老傢伙，也鴻運當頂哪，有個豪客，請了全店的家人喝酒。那個老傢伙焦叔，也分到了一壺。

焦叔，嗜酒如命。焦叔，飽經憂患，對，從他那刀刻劃的面容皺紋上看來，他是一直在那裏哭。至少，哭了有那麼幾十年了似的，以至到今天，他，有了幾文錢，買壺酒喝時——伙計喝酒，也得用工錢買，這是秦老闆的店規。老人的眼眶中，依稀閃爍着淚珠——

焦叔做夢也想不到，今天有個飛來的吃福，拿了壺酒，想喝時，又有了客人來。來的是個鏢局的達官爺吧，老人的看法是這樣，此人身材魁梧，此人穿着打扮，顯得闊綽，何況：腰中跨了口刀，帶鞘的刀。

馬是好馬，雙耳似削竹，四腿堅挺有力，身長丈二有餘，渾身是毛純光亮，說明了，已具千里龍駒的身材，單憑這匹馬，在這個時候——你說太平，不算太平，說不太平，也說不出個不太平名目來，即使沒有義軍的看中，也可能為官軍！唉，大清朝的韃子兵——老鄉，這可祇能暗中稱呼，他們最喜歡馬，會放過了你？除非是有來歷的達官爺。京中大老的護院師父！才敢搖搖擺擺的騎了來。

這位大漢的已牽進了馬廐，當然用一等的好料，清水餵飼！而大漢，一進了個稍坐歇脚的酒堂時，哈哈，好得很，有小二倌已送上了一壺酒，一副盃筷！

「大爺來得巧，這位周大爺請的！」

那邊，有個面色青白少年，卻帶着三分傲然的微笑，而他舉了舉手中盃，是大盃，一仰頸子，他喝下了盃中酒。大漢也笑了笑：「恁這樣個小家子氣？」噢，此君是不滿意盃子太小。

少年面色更變，不是變得難看，而是變得有些雀躍之色。人，已快步走了過來，大漢看了看，眉頭微皺，而小二倌可能是受人之囑，也可能他另有打賞，他是十分快捷的，將大盃換了上來！

「再將來十壺，呃，這位——大叔！」少年的說話，也眞有些分寸：「如不嫌小可！這酒嘛，飲完如覺有興，可再添，小可是暫敬十壺！」

「好啊！」大漢斟酒即飲……而且，豪爽，暢然的，一下子去了十壺！少年幾乎流下了淚，大漢感到有些奇怪。不過，不忙，先飲酒，看他能請自己飲多少？

少年好似見了知己一般，一壺又一壺的，對飲……有幾個酒客未走，當大漢一壺又一壺，一盃又一盃的與少年對飲時，他們可有些後悔之色，看了看面前的酒盃，相互的一聲嘆息，然後，悶悶不樂的走了。臨走時支吾的說了聲：「多謝！」可少年連看也不看，祇顧與大漢推盞換盃。

少年越來越逸興遄飛的大叫道：「爽快！」

門外，可又傳出了驚叫聲……奇怪，什麼事啊！

一個衣衫襤褸，氣息奄奄的婦人，披頭散髮，面色蒼白，一雙大脚，而大脚……血跡斑駁。可是，她却死命的抱緊了嬰孩，怪不得少婦不見了上衣，上衣已作為嬰兒的襁褓……她，那會走到此地來的？不，她是爬來的！因為，有一條若隱若現的血跡！為什麼？人們百思不得其解，女人，她憑什麼？爬到了此地……並且，路，一定走得不少。

先生！女人固然是孱弱的，不過，一個母親，却有着無比的堅靱之力……她們是連天神也不得不有所敬畏，因為；母親；比天神更純潔、聖靈！

本來，我們的大漢，少爺是在飲酒，那個焦叔也在飲酒，時辰已到了過午……是個空閒的檔口。他們——不一定會看到這位可敬畏的母親的，可是，焦叔他飲了酒，引起了他的酒癮，他想走出去看看，可不可以找幾個外快來，譬如代人找些山柴，或者幹些氣力活……不想，才出門，他看見了她，不，首先發現的是嬰孩！事實是；嬰孩在哭，哭聲令老人看見了他的母親。

老人祇會無的叫喊！但，沒人被驚動出來，他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將一母一子——姑且當他是個男孩子吧！拖進了酒堂，人一看到了，而大漢是更有了些惻然之感。他對少年道了聲：「得罪！」人已走近了那少婦前，嗨嗨，別看他是個達官、鏢師，也別看他可能是個護院，總頭等等，其實，他是個粗中有細的人。他已一手扣緊了母親的寸關尺脈——別小看一個十分隨便的脈穴，它却是個人身一切內部腑臟的檢驗站。大漢冷冷的看，冷冷的檢驗，半晌，他笑了笑道：「又來個酒客……」不過，最後，他問了句焦叔：「此地可賣飯菜！」

焦叔明白了，看來，婦人是餓極不支而暈厥的。

酒，被灌了下去。果然，不多久，她悠醒轉。於此可見，母親之所以的偉大之處，當她稍有知覺之時，她第一個詢問：

「孩子——我——的孩子——」

孩子在哭。當哭聲傳入少婦的耳中，她摸索着，焦叔將孩子交入她的懷抱時，她安然了，她笑了！她將孩子的頭部摸啊摸的！當她摸到孩子的鼻、口部份時，孩子不哭了，然而孩子在索乳了！

少年是冷然的，大漢是嚴肅的，焦叔是木然的，誰也視而不見的，可是，秦老闆露面了！因為；小二倌向他報告，秦老闆是十分不滿啊。濕熱的天時，有人打扇的，睡在後統的凉蔭下，這一個午睡，是無上的享受，而今為人打攪了，一個少婦，不，簡直是個丐婦！一個初生的嬰孩，他能給人往店裏讓，誰給錢？這個焦大，放他娘的屁，憑什麼！憑什麼？……

他一路咆哮出來，他在問……焦叔是說話了：「憑她是母子倆！」

啊，母子倆，什麼話？是母子倆就能進店來？天下有多少母子倆？「焦大，我可得告訴你啊！如今，還算是兵荒馬亂，天下，有幾千幾萬的母子倆，我姓秦的該把天下的苦難往一個人的肩頭上？我能嗎

？我夠力嗎？啊！」

「見者有緣！」焦叔面孔冷得如冰的說着。

「嗨嗨，我他娘的，說佛偈了，緣！佛說有四十八種緣，這，又算是那一種緣？我可不希罕，也不冀求這種緣啊……我！說實話，我沒有這種閒錢，眞，我是開店的，我得賺錢，我不能化錢！錢是一切，我，姓秦的就是如此。」

「錢，由我付！」

啊！有了人認了頭，一看，哈哈，又是他，那個化錢如流水的少爺……他是財神，他是不可得罪的。一進門，他先付了赤金百両！哈。買下我間老店也成啊！他又說，請人喝酒，可惜，人，不太領情。即使是新近又再豎起了招牌的靈寶鏢局，那八個鏢頭，十二個趟子手，十六個騾馬伕，可也不想與他對盅換盞，祇是領了一壺情，少年是看了看，他，有些不開心，但，他無法多說。

因此，他祇有悶喝的份，秦老闆是多希望他們多喝，喝得越多，他的收拾越多啊……可惜，事與願違，一天一夜了，他祇是神態鬱鬱的，與人大盃對小盃的飲一次，看得出他是不暢快，秦老闆眞想自己與他對飲，自己，唉，量淺，別說一盃對一盃，人飲十盃自己一盃，照樣，他也得鑽到了桌肚子裏去——

又招攬了一筆生意，好得很啊：「大爺，這，這個，暗人，你是少爺也該明白了吧！所謂暗人！是剛分娩的產婦，進門！進門！不太方便！」

「有錢不方便也方便了吧？」

對啊，哈，也難怪他有錢啊，就是量大啊！量大的人該發財，天公地道。哈哈……來人啊，好好的扶這位大嫂進去。住——最乾淨的房。最好的招呼。對，五錢銀子一夜，這……大爺關照了，什麼也用最好的，那怕安產、補藥、薑醋……好的，最好的……

少婦被扶進去了。她已明白，自己是拜受了位仗義的少爺之恩。她，眞想叩頭，但，她已爲人扶進了間乾燥的房間，記住，在當時，這個乾燥的房間，的而且確是上好的房間。她睡着了，因爲，她的孩子在自己懷抱中，她放心了。自己，已變成了個妖鬼魔婆一般，可相信已脫出了個漩渦中了。以後——她耳邊依稀聽到了一個堅毅的聲音在說：「祇求有後，其他——不必再想……」對，「千棺由門出，其家好興旺，子死孫猶在，親老家不絕……」她，抱住了孩子，睡了，在夢中，她也在笑，對，她不會再哭了。

兄台，你有不少心事？」大漢在問道。

「我，心事？哈哈哈，突然，我信佛了！」

「哦，信佛？」大漢是有着奇怪的表情。

「是，緣——萬法隨緣！我，希望人，漢人，大叔，你不會否認自己是漢人吧？」他說到此地，微一停頓，看住了大漢，而大漢是苦笑了笑，然後，他又說下去了：「我希望漢人能生祭一個垂死人……呃……我不會作詩，但是，我善唱詩。君是我生前所見唯一眞人！我有詩一首，若允一聽，可乎？」

大漢突然發現此人的面色變得慷慨，倜儻，且又夾雜有三分蒼涼之氣！

其時，天色已晚……

詩聲唱出：

「一日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
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
破碎山河休葬骨，顚連君父未舒眉；
魂兮懶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大漢是個性情中人，他無論如何想不到，這個少年竟然會唱出張同敞的絕命詩句。

他不怕死，他微微一笑，有意無意的起身剔了剔的燈蕊，道：「你不怕隔牆有耳。」

「予，垂死之人，予，祇求有人能與我對盃！算是有個漢人生祭我……我一直浪蕩不羈，一直是談笑之間過生涯，我也不會分什麼大明、大清。但是，我記着這一首詩，我想救他，他對我笑，『孩子，老夫是朽腐之人，雙臂已折，讀書人，處於亂世之中，是廢物。我之所以比一般人好，我依然有夷夏之防，我不會，不，決不會薙頭屈節，我，祇能以死來表示，人人思漢：你走，大有爲之身，記住，殺，能殺一個韃子，就代大明報一分血仇……』我——變了，可，不想，殺我的，還是漢人……」

「你……會死！」

「哈哈，至多不過三天……呃，不，祇有二天半了！」

「喔，哈哈，天事可不是那會定斷得了！至少，你，不是閻王爺……」

「他們是啊！不過，呃，還未請教大叔——嗯，我不想請教了！」

「爲什麼？」

「何必又牽累了一人……」

「我不怕與你同飲酒，我就怕被牽累了？」

少年一凜，一雙本來是冷然悽然的眼光，突然一變，變成兩股冷電寒芒般：「前輩——」

「在下唐天卿……」

「啊……神馬鐵華陀！」

「對！」一邊說，一手已指住了少年的寸關尺脈。

「外面有兩個走狗……」

「兩個，哈哈——一共有七個！」

少年心中更是一凜，不過，看唐天卿的神色，他幾乎不敢相信，他，竟然無動於衷——！

七個人，但是這七個人，該怎辦——

「中了腐心掌！」

少年却阻止了唐天卿的說話：「有七個人，我，還可對付幾個，那怕一戰而死！至於你——」

「哈哈哈——七個，在我眼中看來，還不是七隻灶鷄。而今，他們，祇有出氣之份。」

什麼？少年看了唐天卿一眼，雖然，他是聽說過，在東南七省，有一位神出鬼沒的大俠，非但功力非凡，更且精擅醫術。他是既不願喬裝改扮，更不會掩頭藏尾。到今，還敢殺人於鬧市之中，長笑呼飲於酒肆之間的，祇有此君一人。可是，此公極不易撞見，不想，他竟然來到了邊疆地區。

他說七人，當然有七人。而今，他說七人祇有出氣之份，想必，七人已爲他出手料理了。可是，在事實上，他並未出過手……

「不必理會這些，我問你，你中了一掌，祇中了一掌，可是，脈息之中，你，隱然爲水雷所中——傷及內息。你別急，我估計！但願我伙計不錯——你、中掌之地是山巔懸崖。中掌後，你撲下水……但是，你有什麼感觸？你竟然會不用護心胸……以致爲急浪擊中！此爲水雷！水，爲五行之中至陰至狠之物！唉！唉！賢契！我，我老人或者說得錯了！可惜，你，本人已存下不求活之意了——這才爲水雷所傷——」

少年祇有點頭之份兒，他滿面激動，敬佩，蒼涼，傷感之色。他懷疑此公是神仙，他全估中了。連自己中招之地也說對了。

唐天卿又笑了！「天理循環，福善禍淫。我看你不是個悖義背理之人，否則你那會投到了此地，這個酒店客棧。」

少年還在想說些什麼……唐老又在叫人了：「老大爺，別再掩掩藏藏了吧！啊！請進來。」

「我，本不想進來。眞，狗眼看人低……」那個焦叔邊嘮叨，邊走進來了。「你啊，求人，求那些個你認爲上流人，可是，誰理了你？全以爲你是個莫名其妙的少年浪子！」

「我，本就是個浪子。」少年可毫不難堪，並且，他是對焦叔大禮的，叩拜了三拜。

「想死了——唉，說實在話，老頭子也眞沒那個本領，能救你條命。我祇看出你；面色不正，身中奇毒。可不能說出個子午卯酉！好了，活該你命不該絕！神馬鐵華陀他會跑到這裏來——」

「老兄，我也不能担保，能夠救得了他！」

「救不了他，哼，你大可摘了自己的招牌！」

「招牌可不是自己掛的啊！老兄！眞，我，可認不出你老哥是誰？」

「你大爺豐衣足食，名聞七省，提起天門唐，誰不知。不比我，化子，可又不收容。佔山也佔不了！殺人，祇能偷偷的，唉，誰又會認識我？」

「喔！你是黑風玄老焦璜。」

焦叔不禁一凜，對唐天卿看了一眼，「你憑什麼知道我這個野人。」

「憑你一句殺人祇能偷偷的！最近，清軍中，有多少人在捧住個頭睡覺。沒了個頭，可一定有人忘八旦的刀上有血——我的幾位老弟兄在說：這是黑風玄老的手法！還有、你投身在客店中，就是打聽來往的人，看一看。聽一聽，那幾個可以下手——」

焦叔笑了。但是，他又哭了。明白的人是知道，他是在哭自己親弟焦璉，這一個抗清的名將。他死了，死在十分的不幸中，焦璉是病了！其實，爲漢奸的奸計所中。而唐天卿就是爲了此事而挺身向雲貴之地而來，他是希望憑自己的本領，找出下毒的門戶，然後，一舉而撲滅之。

巧是正巧，他才來到了灌陽，便撞見了這個少年。中的是江湖久已不見的腐心掌。不錯，能夠找到使用腐心掌的人，那麼，他可以順籐摸瓜，找出了這千斤原毒的主人。萬一，如果，此人祇是個江湖上邪門邪戶，無行小人，還可說法結果了此人性命——甚至於取得了毒譜解方。反之，此人是個別具雄心的一門之長，並且，手下黨徒不少，那麼，就得另作打算——

但是，他發現了少年的傷中有傷，更發現了焦璜的出現！此中越來越有着個波濤暗潮。唐天卿是個看來大胆，其實是表面大胆，心思極細的人。越是明風大浪，他越是大刀闊斧的斫砍。至於轉彎抹角，暗湧潛伏之事，他是比任何一個人更要小心。

所以，第二天，行台老店是走了三個人。一個是姓周的財神，一個是姓唐的客官，還有一個焦叔。走了人，對一個招商客棧來說，小事一件。送往迎來，慣事而已。可是，今日，不對，因爲，前後竟有七個死人，更有一件奇事，死人週身無傷痕——

雖然，現在是大清順治帝的十六年——此地，依然是有官而無權，有權而無力。死人，比起從前來，少之又少，祇是秦老闆可犯了愁，也不知什麼攪的，一百両赤金的事會傳到了官府的耳中，今天師爺，明天衙役……你來我往，敲去個十両八両——銀子，詐去個三十五十白銀——弄得個秦老闆短短一天內，少了四両肉。

那個產婦又如何？嗨，她的孩子眞的引人疼憐，加上少婦又是個挺能做人的，也不知她從那來的銀子啊，珠子啊……不過，少婦祇說：「是那位周少爺給的。」人們眞能信！所以，三天後，少婦算是換了身乾淨衣服，更打了個小包袱，抱了孩子，走了。

可惜，她可讓幾個女人阻住了。其實，這幾個女人看來不算難看，祇是形色太兇惡。對產婦是問了又問，而她們的後面，有着一輛馬車，車廂四面可以打開之處，全讓鮮艷的綾羅封住。有二個走近，有二個詢問，二個問完了，就由另二個問。四個人是分班輪流的——

產婦是心無疙瘩，所以，她問一句，答一句，十分流暢。最近，灌江是突然間的漲過一次潮。近黃牛墟的那個集鎮，幾乎衝去了不少的鎮集民房。而其他地方，沿灌江的船，被打翻的，也不是十隻八隻。產婦一家，先被河水衝了，又在搭船逃生時，船，又被打翻了……她，還得去找她的家人——

你隨便問吧！問來問去，就是這幾句話。而且，再多問，她是哭了，一家大小，也不知是生死存亡，而你們，有也問、沒也問，試問；她，到底犯了什麼罪。

看的人已經有不少開始在譴責那幾個女的，事實俱在啊，你們又算是什麼呢？官府的，官府幾時又有女流之輩的？是大戶人家，大戶人家就該欺壓家散人亡的？所以，有人在嘀咕，有人在說冷話——

不想，車中不知什麼一來，有幾點星光打出，極快，也極勁的，向人羣中投去——一瞬間，可憐啊，有不少人在呼痛，在哀叫。並且，如果你是稍爲留心的話，

那麼，你會發現了，被打中而呼痛、那些哀叫的人，差不多全是那些口出不遜之言的人。

至於那個產婦！她是你打你的，她祇不過看了看四週，有些茫然，也有些莫名其妙的，其他，她是毫不顯示了她的感情。不過，她是挺關心的，關心那些叫痛的人，如此而已——

車子走了，耳音尖的會聽出了幾個字：「好厲害的苗大娘——」至於誰是苗大娘？沒人知，而那個產婦孭了個孩子，她走了——行動極慢，對啊，至少，她還在產期之中啊。不過，如果你能在她面前，那麼，你會看到她的面色，鄭重之中，夾雜着幾絲淚痕。

莫名其妙的受傷者是一個一個的，讓同鄉同里人，將他們招的招，扶的扶，各各的送回了家。

叫痛受苦者之中，有個盤太根，他是個箍桶篾匠。有幾分氣力，也有個豪爽之名。他也在看熱鬧，他是十分的同情那個產婦，窮人嘛，當然會同情窮人。不理她是個大家的少奶也好，是個官宦巨富之後也成，至少，目前，她是個落難者。尤其是暴發難者，加上是個產婦。是個剛生了孩子的少婦。唉，也眞是令人慚愧，越是你我認爲無知無識的人，嗨，他們都是眞正的人，懂得仁、義、禮、智、信！也因此，他對那些奔走於車馬間的少女，罵得最响，也罵得最狠。可憐，受的打擊，也以他最重。

人家能哼，能叫，盤太根是可憐呀，他是痛得連哼也哼不出，叫也叫不响。看，隨便怎樣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他——中了邪？不，中邪能有那麼多人！

盤太根可憐啊……由日頭——產婦出門時，該是午前時分，中了不知其所以然的暗算後，在鄉里的抬送，回到了家中，他至少受苦受難了有三個時辰。

現在，該是黃昏將近，而晚靄將臨之時，一家家已炊烟升起。祇有盤太根他一家，雖然不至於大哭小號，可也沒人想到了吃飯那件事。盤太根的娘子呼大娘，心兒裏祇有一個念頭，當家男人決不能出事，而今這樣的事，該請醫生。對，她狠了狠心，將自己的娘家帶來的銀簪賣了，請來了本鎮的名醫坤大叔——而且，還得排隊，還得另加車轎費，直到了西末申初，才算將這位坤大叔接來了。

「人太多，唉，看來是世事無盡，醫道有時而盡。我啊，已看了不了奇難雜症了啊——不明白，認眞不明白。盤大嫂，我，不收診費，我不能誤了病人，你們另請高明。」

看來，坤大叔不是個壞人。他不想躭誤了病人，可惜：在灌陽的縣城中，除了他，可眞沒半個好醫生能與他相比——坤大叔的沒法診治，幾乎是斷了他們的求生路。

坤大叔走了。哭聲也就升起了。至於盤太根，躺在床上，連個喘氣也顯示了他的苦痛。更奇怪的是；本來不發覺，現在，漸漸的可看到了，有一股青氣在四肢出現。然後，漸漸的在蔓延開來——盤大嫂祇有哭的份，即使她明白，這種青氣決不是個好現象，但是，她又有什麼好辦法，阻止這青氣的蔓延！

「娘！」一聲清脆的叫聲，本來，大嫂可能會對這些兒女的叫聲覺得討厭、煩心，現在，不對了，大嫂是突然明白，自己本來有丈夫，一切有丈夫，那怕自己的破衣破褲，對，即使破，有丈夫……丈夫就是個神靈，一個將自己可以包在他靈光中的神靈。也即是說；那怕是羞恥，不幸，可憐，可污，在丈夫的神靈下，一切變作神聖、高昂，淨純，幸福。丈夫是有這種不可思議的神力。然而，現在，丈夫將一步步的走入不可知的厄境中。如果沒有丈夫，她該如何？孩子，祇有孩子。

本來，丈夫是第一位，現在，代替他的是：孩子。祇不過，現在，必需讓他們看到：一個神靈的死！

「娘！」是自己的虎兒在叫！奇怪的是，他爲什麼掩掩閃閃——啊，對了，這個死小鬼啊，今天，他出去了一天啦。唉，他到那裏去玩，午飯不來吃——其實，根本也沒午飯可吃。一直到現在……本想發火，可是丈夫在叫，聽得出，丈夫叫得嘶啞而吃力。

「是，虎兒——是——虎兒——」

「爹——你——」一個虎頭虎腦的孩子，看來最多十一二歲，生得挺精壯有力。祇穿了件破褂子！還沒扣紐子呢！他一個虎跳，跳到了床前。「你，可不能出聲，更不可以說出個人名來——你——先吃藥……」

發了昏了，藥？這小子，你那來的藥，什麼藥？這個症兇得很，連坤大叔也不敢發藥，你小子那來的？能給人吃？眞是不懂輕重……大嫂是一手搶過了虎兒的包包——一個小紙包包。

「你作死！」

「媽！別打岔，讓爹吃下，一吃就會好——」

「那來的？能信？」

「虎子媽！給我——」

是丈夫的嘶啞叫聲。她，滿心希望丈夫平安無事，但是，能信嗎？她是個女人，她能不心大心小？

「死馬——當——活馬——醫——」

盤太根是拚了全身的力，吐出了他最後一句話。

「死馬當活馬醫。」宛如當頭棒喝，更是霹靂一震，盤大嫂不得不相信了。是嗎，人家根本不發藥了啊，有藥，能不投？就算藥下人死，自己也算是盡了責——何況，青氣看來越延越快——

她無可奈何之下，將這一小紙包的藥，倒入了盤太根的口中，再灌了他幾盃水！不料，盤太根那個跳啊，翻啊，這一股狠勁，竟然將張可憐的床脚，全給震斷了。你說厲害不厲害？

盤大嫂只能哭，更想抱住丈夫。可是，盤太根的力氣比老虎更大——在大嫂的心目中如此，這樣又跳、又翻，足足的有了半個時辰。盤太根的汗，比一場大雨更厲害的流下來——一個瞪眼，伸腿，盤太根靜了——也可以說是死了。

盤大嫂幾乎也死了，她那簡單又樸實的頭腦，第一個想法是：丈夫讓自己不分青紅皂白的情況下，誤中毒藥，將個丈夫毒死了！然後，想到的是；自己也該死了

……窮人，對死是十分的看得透。活着，反正那麼可憐，死也就沒有甚麼不捨得。

到了這個地步，又可看到一個窮家婦人的沉穩勁。當然，沉穩得有些可怖。她不哭了，反而燒水，她預備代丈夫洗乾淨了身體，以便清清淨淨的見閻王——窮人是想得挺實在；天堂是讓有錢人佔滿了，自己祇能下地獄。就算是下地獄吧，不能骯骯髒髒的……

奇怪，水還沒燒開呢？那邊有人在叫：「虎子媽……該煮些東西吃了吧……」

啊，誰在討東西吃啊——大嫂跨出了灶頭！過來一看，丈夫已坐起來了，甚麼的事……她怔住了！激動。當然是激動，舊時的婦女，可以對死人一無顧忌，對活的，立即有着些男女之分，所以她祇能瞪眼的份。

「你……幹甚麼啊？看看虎兒！叫餓呢！」

呃，對，虎兒，可眞是個寶貝，如果不是他帶了藥回來，丈夫八成得死……一股熱情全給了孩子，抱住孩子那個又親又熱的。虎兒可是神色緊張的說：「娘，可……可不能說出去哩！」

說甚麼？這個……先不理他，丈夫說該煮點東西吃，那是不錯，吃了再說。不知道甚麼的，門外依稀有着車馬聲，自己這兒是個又髒又難下脚的所在。車、馬、自己是一輩子也望不到有這些東西來——煮飯吃！哈，門給推開了。慢慢的，慢慢的推開來，天色已晚，這樣的開門法——眞有些恐怖的勁。

「誰？」大嫂得問個清楚，最低限度，此地，不論如何，是自己主人啊……誰能一些也沒規矩的……

眼前一花，看到了二個——依稀是美貌，而且，鼻端有着股蠻討人歡喜的香粉味……女人，大嫂的氣可就平了一半。又聽得「嗒」的一聲，眼前光明大發，眞以爲，天上的明月，給人摘下了，放在自己的破屋中。也因此，大嫂看到了兩張陰滲滲的臉。本來，挺美挺俊的，這一來，俊美的有些恐怖了。

她倆也不理大嫂，脚底可能裝了甚麼轆轤的，一晃，到了盤太根的床前：冷冷的看住了他！大嫂是個女的啊，多少有了些丈夫最好不准外人看，而丈夫也在看甚麼野丫頭。否則，心中難免有些酸溜溜。

「兩位大姑——你們找我當家人幹甚麼？」

「不准開口……」四個字可眞陰狠厲害的。果然將個大嫂嚇得失了神！不開口，乾喘氣……

「吃了甚麼？爲甚麼不死……」丫頭在問太根。問得霸道，也可說是不通之至。吃甚麼與你們有何干係？不死；哈，閻王不收，小鬼不留，那能死？不過，盤太根是有些渾渾忽忽，說實話是怕。死後餘生，銳氣已退，再說：幾乎的痛死。就是因爲他們！連吃的甚麼虧他也說不上。而今，又再碰見了面，試問，他是一個箍桶工匠，能說個甚麼？因此，祇有搖頭的份。也算說明了，他不知道。

兩個丫頭是冷冷的，手一伸，光芒閃爍之下，太根可看出來了……是兩點豆大的綠色丸藥……久處雲貴邊區的，他們是懂得「蠱」……並且、每姓每戶的神蠱、養蠱、煉蠱、放蠱手法，各各不同。但是，生、死兩法是有些常識，盤姓也是五種苗姓的一家……據說這是盤瓠的子孫後裔呢！本來會種蠱的，可惜在百年前，可能是鬥法失敗，後此不能再在種蠱的圈子中站脚……即使如此，他們依然懂這些規矩——自己並沒有犯他們的規矩，更沒有自認蠱門中人，不該受蠱毒之害的啊……

兩顆綠豆，已說明了來者身份。她們是高手！蠱門中的高手。已能將蠱毒煉成死物——然後，見人血即活……

「你裝鬼——！」

「我裝……裝……甚麼鬼？」

「不裝鬼！那會一見了我們的寶物就怕……」

盤太根可說不出話來了。可是，在門外，卻傳來了一聲曼長呼叫，兩個丫頭是面色微變：手一揚，幾股綠光抖出——然後，面色狠惡的一笑，走了，走的時候是拔去了他們帶來的火把——千里火。門，慢慢的掩上了。而一家三口，個個讓綠影打中，就如中了暗器一般，盤太根是明白，一家三口，死期到了！他們讓毒蠱打中，就是說：他們被種上了毒蠱。非但得死，並且，死得慘酷無比——

車聲轔轔，馬聲蕭蕭，走了，走得不知去向。盤太根一家三口，祇有等死的份。奇怪，門，又漸漸的被推開了。盤太根祇會搖頭，自己的家門，可算有了門的？簡直是有門等如沒門……誰喜歡來，誰就推門而進！

一個黑影進來，她在摸索，他在四處看望，然後，他找到了那盞油燈。眞是好忍性，他找到了油，又找到了幾條燈芯子。她算將油燈的光點得光明些。足以照着整個破屋。然後，看出來，又是一個女人。盤太根依稀記得是個才生過孩子那個不幸的少婦。她來幹甚麼。

祇見她右手五指，扣成個蘭花形，盤太根幾乎嚇得閉過氣去。他；也聽說過父老的提說，這是蠱毒門的手法；最厲害的搜魂爪；那麼，這少婦根本是蠱神世家，否則，能有這好功力，能夠不怕反尅的，逕用這種搜魂爪，又名挑筋剔骨手？

事實擺在眼前，少婦是在盤太根週身撫摸！突然一聲低喝，盤太根祇覺得週身一輕，他眼光算銳利，爲其看出，自己身上有一股綠色光影爲少婦引出。她立即是雙手合攏，全神貫注的搓幾搓，綠光微斂，分明爲她放入了內衣的小佩囊中。然後，她是不言不語的走近大嫂身邊，照辦煮碗，當其在虎兒的身上搜出毒蠱時，她已是滿頭是汗了。看了看四週，她微微一笑道：「仲家門會出省……把無辜也殺害？你們快些走，記住，永不可與她們這些人再朝相，否則，我出手二次，決不能再救你們第三次——還有！誰也不可說出我的形貌！」

門開了！她——少婦走了。盤太根是十分明白，他們一家三人，又在鬼門關邊上，打了個來回。走，唉，走到那裏去……不走，眞担心，那幾個丫頭會再來。

「大嫂慢走……」在樹林中，卻傳來了個極清亮的語聲。

少婦本來是一心在奔走，她爲了救人

，將自己的孩子放在個樹梢間，宛如替他築了個大鳥巢。事實上，救人她已耗費了不少時候。初生嬰兒，初爲人母……雙方是互相牽掛着，她，如果不是爲了救人，唉，她早已走了。其實，她是可以走，並且，現在，經已走得好遠好遠的了！甚至於，該找妥了隱身之地。

可惜，她救人，她就誤了時間……而今，有人的出頭露面，少婦不禁苦笑了。她是個倔强的女人，她也是個偉大的母親，她更是個心細縝密的女中豪傑，任何風吹草動，她立即可以推斷出以後的一切；；一聲「大嫂慢走。」她是明白了，即使自己是小心謹慎，依然免不了黃雀在後之誚。她更加相信，孩子已不在那個鳥巢中了。

「好厲害，也眞好潛形功……」一個身裁十八九歲，生得萬分嬌艷佳麗的少女，在她面前出現了。

「小姐的下人呢？少婦甚麼也不答，先問的是：她的下人！在她看來，下人的去向，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死！

「我的下人，啊，姊姊；母子天性啊，哈，好，不說轉彎抹角的話，我問你，伏蠱神訣到那裏去了。」

「看來，你我是同道中人，仲家有仲家的擅長，龍家有龍家的專門……」

「至於姬家，何嘗沒有姬家自己的獨特……」

「這就對了。」少婦在回答：可惜，她的眼神，是在留意四方——她是眞正的懂得仲家下蠱之法之可怖。

「我問的是伏蠱神訣。」

「我不是已答覆了小姐？」

「我聽不懂……」

「那該我請問你了！孩子呢？」

「孩子……當然在我手中。仲家有仲家的擅長，這一次，我已種下了桂花蠱、夏公蠱，五雲散，香露瘴……」

少婦幾乎厥了過去。聽來平平靜靜，聽來是斯斯文文，可是，在善於養蠱人家來說，這四種毒蠱每一件都可以令人魂飛魄散的，至高無上之毒蠱。而今、種在個才見幾日天光的嬰兒的身上。

仲家苗是比生苗稍好的苗族。族人是吃蛇殺象……他們專門喜歡與毒物爲伍。因此，他們更精於夾雜各種毒物，培煉出更可怕的毒蠱來。第一個培養十八爪金蛛的人，就是仲家苗。因此，他們自命自己的居住地爲野苗山。

少婦是大行家，因爲；她有家傳的伏蠱神訣。可是，四種毒物種於孩子的身上！她就算是天神太姥！她也祇有乾瞪眼坐視愛子之死！母親是偉大的，可惜，她也祇能暗吞淚。她可以爲子一死，而是孩子太小，對頭太强啊！

「可以交出你的伏蠱神訣了吧！」

「我們對蠱神太姥罰過誓的……你，也不會例外，我，不會奢望你的十三爪金蛛參養訣，我——想，我也不會交出我的伏蠱神訣！」

「孩子會死——」

譬如說生。又譬如——沒恩公的相援相助，我們，早已死了——」

「死得極慘。」

「我們會怕死得慘？我婆母可能死得慘：我丈夫可能死得更慘。如果不是一陣狂風，再接一陣暴雨，我，死得或許還要慘。仲家妹子，我說完了……」

「好！不愧是神姥的好兒女！我！讓你見一見你的孩子。可能是最後的一面！」少女是拍了拍手——果然，聞訊即現。在樹林中走出個丫頭來，少婦是認得，就是那個服侍那少女的四青衣之一……

不對，不對！她那會走着浮浮浪浪的腳步……

少女當然也會看出來：因爲，她手中根本沒有抱着個孩子。奇怪——出了甚麼事。不，少女是玉手頻拍！可是，一車一馬，其疾似箭的向少女面前馳來：「妹子，快走……」車中祇傳來四個字，而且，一蓬銀雨般的東西，向少女兜頭洒開，不知甚麼一來，少女已爲這一張網罩住。兜起。並且，根本不理少婦舒服與否，祇見半空中飄盪着個大球般，馬向前直衝而去。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令少婦是呆了一呆。不過，她立即看出，那一蓬銀雨的東西，正是仲家苗的鎭山之寶——金蛛銀蠶網。是用了十三爪金蛛，與苗疆最厲害的九翅天蠶的絲織成的。可以說，他們前人也不知化了多少心血，功夫，才能歛集到這些原絲，再由原絲相配相搭，這才織成了水火刀兵不能毀壞的絲胚，然後由中原騙來不少善於紡絲、織絲的女子，織成了這一面神網。少婦明白！少女是走了，爲同黨救走了，自己呢？自己又該如何？呃，有個丫頭在，對，她是立即奔上前去，希望在丫頭口中，能夠有所明白，孩子到底甚麼樣了。

那想到丫頭是神智昏迷，魂遊太虛般在走，滿面惘然之色，眼神是定住了！她斷斷續續在說話：「好身手……我，打：：不過……你——可，我，不是我……好身手……」

來來去去幾句話。少婦是看出來，丫頭不知甚麼的，讓個好功夫人震傷了，或者擊成了失心瘋……可惜，咱們的龍家少婦，自己才脫不幸，不！其實她還有一大堆心事呢，不過，她自認比丫頭好，至少，她沒讓人打成個失心瘋。因此，她又可憐起這個丫頭來。

「這位妹子，你靜靜，對，先坐下來：：呃，我還有些酒……」邊說，她已將貼身的小水囊取出。這是個綉有幾何圖形，看來十分鮮艷的扁平水囊。其中是放了酒。苗人嗜飲、所以，飲些酒、或者能令那丫頭有些定神作用。

聞到了酒香，丫頭是開了顏。這一來，苗人的粗獷感情，一露無遺了。她抓住了個口，口對口的；飲啊飲——半晌，她抹了抹咀，然後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看樣子，眞舒服，眞過癮……

「姊，你眞好，哈，眞過癮；可……：大小姐呢……其實大小姐；小丫頭的，不合咱們的規矩！可小姐她喜歡。看來，她還有些恨——自己是玉龍砦人……其實，我們是野苗山，玉龍砦人嘛——姊，你說是嘛……」

「是，可是，孩子呢？」

「孩子——啊，」她突然彷彿看見了個惡魔似的：「蘭少爺，不是我，是小姐——冇用——想奪人神訣，不，我——啊——」一聲慘號叫：「好身手——我，打不過你，可——可是不是我——好身手——我——」不對了，面上那會出現一點綠氣。這是仲家苗的神蠱……青竹蠱！面上青氣現，就得搜、捉……不對了，那會一閃即隱。那分明種蠱種在心中。這……除非她清醒，她指明種蠱時的部位，否則，必死無疑！

丫頭死了，死狀極慘。她哭啊，叫啊，抓心，斷指……咬舌……摘眼，一個蠻清秀的少女，讓神蠱弄得大失常態，死時還在說：「不是我……不是我——」

少婦哭了。

「你哭什麼？」是個冷冰冰的語聲。

少婦看了看來人，來人是面巾包住了頭部，祇露出二隻眼睛。唉，少婦是柔聲說道：「人死，總是件可憐事。何況；她爲本門神蠱處死，我無法救她！我對不住她……所以，我哭了——」

「那麼，她對得住你了！」那魁梧漢子的聲音更冷了。

「我與她並不相識——」不對，少婦發覺說漏了，對，不能說並不相識……不過……她搖了搖頭：「大爺，我依稀見過你，姑不論如何，你不可動這具屍首……我，求你，眞，我去採些青竹來，非得青竹，才能燒化了她，而不遺禍他人，否則——會害好多人——無知之人——」

「喔！還有這樣個講究！」

「是蠱，仲家苗善於種蠱，可也不該……唉！害了人還得流毒無窮啊！」

此人的眼光中，透露出異樣的光采。難怪，那個老唐叫我別亂殺人，亂處置死人，眞有些道理——！

「你不想你的孩子了？」

少婦突然站住了！分明，兩顆大淚珠在流下來。但是：「孩子命苦，一定是咱們生前造孽。我，見了死人還會害人而不理？天！還能有更可怕的報應——！」說完，她走了。不，不必你走，有個人阻住了她：「啊！是恩公你啊！」一個年約卅左右，滿面病容的少年現了身。正是那個亂花錢，請求別人生祭自己的人。他臨走時，還偷偷的給了她赤金，及明珠……在他的心中，如此可敬的母親，該受這些禮物！當時，他以爲，始終以爲，祇有二天的生命——

他想不到少婦是個異人——不過，說穿了，龍家苗、仲家苗、姬家苗、盤家苗、嫣家苗所謂五姓苗神，他們是最古的苗人——其實是被漢人最先趕出中原地區的人。由於他們怕漢人的再來打擊，他們爬，他們逃，他們阻山爲險，他們靠祖傳的神法來抗拒漢人，他們被冠以爲苗家。

爲求生存，他們善於登山涉水，他們强壯，他們自有律法，他們變了，也可說，不是變是不變；因此，越來越與中原漢人有所脫節。其實，他們在逼不得已下，對漢人有了仇視心理。即使幾百年，幾千年的交流，苗家對漢人有着一種先天隔閡……而五姓苗家已算是較文明的苗人，漢人則稱之爲熟苗。

他們會養蠱是事實。他們善於殺人於無聲無息，又是一個事實。但是，他們決不會無故殺人。還有，他們反而爲無恥的漢人，欺凌、戲弄得夠苦了！有恨必結仇，結仇必求報！漢苗之間，衝突就發生了。但是，誰又會了解他們淳樸的一面？

他們不會武功，有，也僅是山居野處，或者爲求採集如神奇毒異物，而作防身之用的前人經驗。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他們身强力壯，善於登山涉水，走路比一般人快而長力强，這也不必不認。所以，行台老店的三個江湖異人，決不會看出少婦有什怪異處，而當她是個普通的山居、有力之苗婦，如此而已。

也因爲這樣，你們得了個大便宜——否則，少婦是會死得寃枉——讓他們中任何一人打死，而周民漠，求死的少爺，他也眞能無可解救而糊塗中歸西。至於神馬鐵華陀，你也永不會得到了治蠱、療蠱、除蠱、袪蠱的大法來增益自己那來神農醫經。

人，總是寬大點好，眞所謂：「推前一尺，寸步難行，後退一寸，天地闊廣。」

龍家少婦是做夢想不到再見恩公——她是對人滴水之恩也不肯忘的苗人！所以，她始終認爲他是恩公。而且，她突的驚叫了起來！

「幹什麼？」

「你……你中了金蛛毒蠱了啊！」

「我，中毒蠱？」周民漠是笑了。「本來，我怕，我也傷心過，現在，我不必怕了。人，本來是難逃一死——祇求死得問心無愧，如此而已——」

「你還年輕，心地好，你不該死。」

「中了腐心掌，還能不死？哈哈，而且還中了玉龍砦的天下第一神蠱？」那一邊走出來了四個人。周民漠是認得的。在越城嶺，他們以七對一，自己並不畏懼，苦是苦在那個看來美、媚、嬌、柔的雙燕姑娘。她會面色一變，她會先行出手……

當時，他有了個極大的震動。記得自己東奔西走。奉了李將軍定國之名，設法求見鄭成功——約期水陸並進……李定國是十分的看得起自己，更派了他帳下的黑白雙義，陪伴自己東闖西撞……在野苗山中，他與雙燕見了面……于志義與應君義對自己已有勸阻，雖說苗女情重，却怕有甚變卦，自己不知是撞了什麼邪，也不知中了苗家什麼魔法，竟然對個苗女付出了自己的感情。

雙燕是盡力盡心，雙燕又設計代自己引開了殺手，不料，自己三人是中了苗女的鎖骨散……最後，爲她引到了越城嶺：：自己這才發現，雙燕原來早已有了打算。她就是要將自己交給了自己的情郎，白骨閻王沙曠之子，小閻王沙雲驥。

黑白雙義是厲害的，他倆拚死的代自己打出一條血路。但是，他對雙燕的變心，沙氏父子的譏笑，他突然變成了個傻子——當雙燕的一股金色光影打到時，沙氏父子的白骨腐心掌也在雙燕的蠱毒相輔下，大顯威風：雙義在鎖骨散之牽制下，功力大減，可是，他倆拚命的喝叫不可忘了李王爺的囑託。自己又如何？混帳，簡直是毫無防備下，金蛛蠱是中了身，腐心掌也擊中了背後，腳立懸崖，他算是在萬念俱灰下，摔下了懸崖。誠如唐天卿所說，他根本不防不護的直墮水中，對，爲水雷所傷——！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玉燕子」冷幽蘭帶着小娥在城裏遊玩，十分高興，來至一家「馬回回館」，兩主僕便進入飯館內，裏面客人滿座，十分熱鬧，冷幽蘭正吃着，突見正中的一桌上，一個大漢突然站起直瞪着冷幽蘭，接着更是當衆羞辱冷幽蘭一番，還說出談倫去苗疆，罹染瘴毒而亡，這是爲了到苗疆去探尋一塊七星翡翠，冷幽蘭聽得心頭大震，至今她才知道談倫是爲她而去苗疆的，她感到萬分內疚。但死者已矣，自己也已嫁了段一鵬，除了抱憾又能如何？段一鵬在花廳中正替人療傷，冷幽蘭一時興起，來至花廳旁，正好聽得他們談話……

書妙詞求偶　彈古琴抒情

賴長慶道：「爵爺這麼說，賴某人也就不敢勉強，不過，這件事既是出自聖上的旨意……爵爺既然適逢其會，只怕不便推辭……還是那句話，在戚大人未來之前，爵爺你一切，多有偏勞……今夜我們就不多打攪了，多謝，多謝……」

說着即行由位上站起，連連向着段一鵬打躬不已，一行四人這就告辭離開。

段一鵬微微楞了一楞，待要說些什麼，對方四人已然轉身向外步出，他祇得跟出送客。

×　　×　　×

段一鵬送客返回，意外的發現冷幽蘭就在花廳，不覺神色一變。定了一下神，他微笑道：「妳來了。」

「來了有一會兒了！」

「嗯——？」段一鵬抬頭注視着她，銳利的眼神，像是直看進到她的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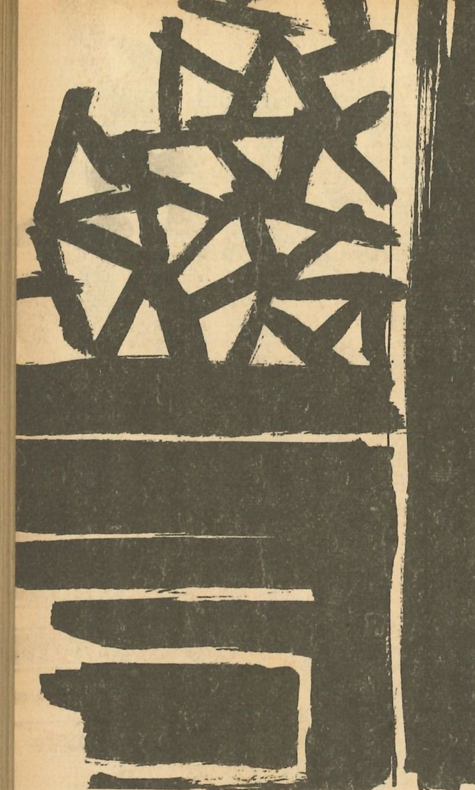
「剛才那幾個人是那裏來的？」

段一鵬微微一笑，總算放下心來，就憑這句話，他就知道冷幽蘭所知不多。

「是大內來的蕃子……來找我治傷的！」

「他們來幹什麼，」冷幽蘭確是很好奇的樣子：「又是誰傷了他們？」

「這——妳以爲他們會告訴我？」



段一鵬端起一碗茶，就口喝着，像是有意在掩飾着一些什麼似的，一雙眸子閃爍不定，好似他有着沉重的心事。

冷幽蘭不禁心裏在大生蹊蹺。

「剛才我聽見你說一個人還沒有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個人又是誰？」

段一鵬頓時神色又爲之一變，搖搖頭道：「這個人妳不認識，與我們也沒有什麼關係！」

冷幽蘭察言觀色，心裏更增疑惑，料必其中有詐，她原想再多問一些，可是看情形段一鵬分明不欲多說，也就不必自討無趣。

這麼一來，她可就把這件事擱在了心裏，反倒促使她存心一探究竟，弄個清楚。

×　　×　　×

「銀鈴公主」朱蕊嫻靜的斜着身子，半倚在靠背椅子上，懶散的伸出了一隻手，讓巴壺公輕輕的把持着——壺公細目輕合，凝神靜思，五根修長的手指，像是在挑動着一具名琴的琴弦，不時的跳動着，每一次手指的跳動，都凝聚着他透剔的靈思。

這間屋子裏，每一個人都靜寂無聲，也祇有各人的一雙眼睛，在此情況下，更顯得靈活，不時的上下轉動着，仔細的在觀察病者與良醫之間的微妙變化。

「冷月軒主」巴壺公總算完成了他別具心思的一番「切脈」工作，心裏的喜悅，反映在臉上的笑容，不覺的給了旁觀者「神武將軍」馮元，「內侍女官」史桂枝無比的信心。

最近以來，公主朱蕊的病情變化，似乎每有進展，每一次當巴壺公宣佈這個好消息時，馮元、史大娘都連帶着沾染了三分喜氣。

這一次也不例外。

祇要看一下巴壺公含笑的面即可斷定，當然他們更渴望着這個好消息，能够由壺公親口說出，得以證實。

「恭喜殿下，此番病勢，越加的大有起色了！」

史大娘忍不住在一旁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這可好了，這可好了……」一時笑得連眼睛都看不見。

馮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先生功不可沒，還請賜告其詳……」

朱蕊喝了一口茶，微嗔道：「好了就是好了，還有什麼好『賜告其詳』的，老爺子，您說是不是？」

一面說，却把透徹明潤的一雙大眼睛瞟向巴壺公，臉上洋溢着由衷的喜悅。

巴壺公聆聽之下，不禁呵呵的笑了。

「一病而百衰，一起而痊癒，殿下果眞是大好了！」

「那是說，我們可以走了。」

一想到離開冷月畫軒，脫離這片危險境地，史太娘禁不住笑逐顏開。

「不——」巴壺公比較持重的說：「還要再等等看，如果照着目前這個發展的情勢，不必在十天之內，就應會有一個轉變的趨勢，我必須要看到了這個境況，診斷之後，才能放心的讓殿下離開。」

馮元點頭道：「這麼說，我們還得在這裏等上十天了？」

「這是最少的日子，殿下如果按照目前的規定服藥，繼續保持着身心的開朗，玉體復元應是指日可待。」

說着，那一雙微微蹙起的眉頭竟自舒展開來。

這是他內心的一個願望，今天終將完成，心裏的愉快，可想而知。

然而，他却也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朝廷的爪牙，已經越來越接近這裏，此時此刻，輕言移動，固屬不智，一意的守護在冷月畫軒，似乎又像是等待着敵人的上門，是否更為明智？

喜的是，公主病情已日有起色，果如所判，如果在十天之內，達到了預期的境界，能使公主病況轉危為安，永遠脫離險境，那麼即使是担承一些兒風險，也是值得的。

為了能使公主心情愉快，早日病愈，談倫早已又搬了回來，仍然下榻在他原來所住的「西軒」，這裏立刻便成了公主十分眷戀，日常往返之處。

馮元、史大娘心裏明白的很，公主之所以得能康復如此之速，這個談倫實在功不可沒，他既是胸懷磊落，仁義兼具的俠士，即使把公主交在了他的手裏，也沒有什麼好担心的，也就由着他們去了。

史大娘總算說出了她的知心話，道：「這可得謝謝人家談相公，要不是他，我家殿下，那裏能復元得這麼快？……眞個的，老爺子……談相公的病可好些了沒有啊？」

包括朱蕊在內，每一個人的眼睛，俱都向着巴壺公臉上望去。

巴壺公原本含笑的臉，忽然間現出了一些牽強：「他……麼？」

朱蕊驀地坐直了身子，問：「他怎麼了？」

巴壺公隨即重綻笑靨道：「他……很好，很好……」

朱蕊這才像鬆了一口氣，却仍然關心的問：「祇是他常常咳嗽，又是怎麼一回事？」

巴壺公微現凄涼的笑着：「這是他病根未去的原因，秋深了，早晚寒露侵體，談先生也許沒有照着我說的按時吃藥，他太任性了……」

「不——」朱蕊說：「你錯怪了他，他每天都吃藥，我看見他吃的……」

巴壺公苦笑着搖搖頭說：「光是按時服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他……」

「他怎麼……？」

輕輕嘆了一聲，巴壺公冷冷的道：「他沒有聽我的話禁絕武功！」

「禁絕武功——？」

朱蕊轉過臉來，盯向馮元：「什麼是禁絕武功？」

馮元乾咳一聲道：「老爺子的意思，是談相公不能動武，不能練功夫！」

巴壺公微微點頭道：「就是這個意思，他的病大忌運功！」苦笑着對他搖搖頭：「他顯然沒有聽我的囑咐，這一點對他的病勢，大為不利！」

朱蕊呆了一呆，吶吶的說道：「原來是這樣，老先生，你以前為什麼沒有告訴過我？現在還來得及麼？……我是說，如果倫哥從現在開始，禁絕武功，還來得及麼？」

「來得及，當然來得及！」馮元忙自插口道：「公主妳只管養好身子，這些事自有巴老爺子負責，妳就別操心了！」

史大娘道：「對了，殿下您自己身子更要緊哪——談相公可是一心一意都為着您，如果殿下身體好，他看着也高興，心裏一高興，自然病就好了，要是您自個不當心，又犯了病，談相公心裏一難受，咳！那可就麻煩了，巴老爺子，您倒是說說，是不是啊！」

一面說，這個史大娘頻頻的向巴壺公䀹着眼。

為了朱蕊的病，她與馮元確是煞費苦心，茲事體大，萬一因此公主病勢再起，功虧一簣，可就大大為之失策，自是壺公所非願見……

朱蕊關心談倫病情，不覺形之於面。睜着水汪汪的一雙眼睛，祇是靜靜地看着巴壺公，渴望着他對於談倫病情的認定。

「殿下不必掛心，談相公武功蓋世，本身底子好，吉人自有天相，我自當盡全力，助他復元如初也就是了！」

說着巴壺公自位上站起，即向公主請安告退。

聽了巴壺公這番保證，朱蕊才像是鬆了一口氣，蒼白的臉上，遂即現出了一些紅潤，情不自禁的綻現了笑靨。

巴壺公看在眼裏，微有所動，却是默默無言的退了出去。

× × ×

習習晚風，輕襲着銀紅紙窗，白銅鶴盞長喙裏吐出的嬝嬝燈焰，其光如銀。拉長了又縮短；縮短了又拉長。映襯着窗前，那一串滴溜溜打團的紫貝風鈴，變幻出奇妙的姹紫鮮紅……偶而互接，觸發的叮叮聲，給人以「靈」性的感召，向着萬籟俱寂的「夜」裏追尋！探討……

今夜她思潮起伏，難以自已，國未破却先已遭到了亡家之恨，母親客死；父親——可憐的亡命之君。猶不知今後將落得如何下場？——

二十年羈旅亡命生涯，早已消磨了「他」的凌雲壯志，但只求像一個尋常百姓人家，終老他鄉，似乎於願已足，祇是這一點起碼的心願，如今看來，也像是侈求了。

「可憐的爹爹……」

一想到她那曾是貴為一國之君；「天子」之尊的父親，除了由衷的尊敬之外，膝下的便祇是同情與憐憫了，深山草堂，父女相依為命，賴幾個孤臣孽子的慨慷孝敬，尚還能維持住他一國之君最後的剩餘自尊，却掩不住他長望故國滿懷憂怨的遐思……深山草堂焉比得皇宮內院？孤臣孽子更不是文武羣臣，春去秋來，年復一年，這日子情何以堪，是以年未邁而鬢先已霜，志猶在其勢已衰……誠所謂「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心裏像是壓着一塊石頭般的那麼沉悶了！

來到「冷月畫軒」已有不少的日子了，主人巴壺公妙手著春，眼看着病勢日起，如果主人所料無誤，再有十天的時間，自己也就要歸去了。

——這該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了。

記得初聞壺公道及時，心裏該是何等欣慰喜悅，祇是不旋踵間，容待冷靜之後，那份欣悅之情却竟然變得如此之淡，淡到一點兒欣喜的勁頭兒也提不起來。

漸漸地，她明白了，這其中關鍵所在，在於那多出來的一個人來……

「倫哥哥……」

想到了談倫，整個的心都亂了，輕輕地喚着他，心緒懨懨，欲笑還顰。

這幾天，她初嚐了戀愛滋味，味美而醇，引人無限响往，或許正是這芬芳的「愛」，醫治了她待將不起的沉疴大疾，果真沉醉在此如芳似醇的愛河裏，該有多好？偏偏一聲臨別的訊號，敲碎了美麗的夢幻，現實果眞是如此的美，如果一旦使人憧憬到和無邊的未來不能發生關聯，無能持續，便祇是夢幻了，儘管這夢幻美到萬紫千紅，幾可亂眞，畢竟它祇是「過眼烟雲」的夢幻而已。

由此，朱蕊却又像是不快樂了。

今夜，她把自己關在房子裏，沒有像往常一樣的走訪談倫，拉着他的手，天南地北的暢談一切。

今夜，她尤其應該去看談倫，告訴他自己即將病愈離山的好消息。

而，她却沒有……

那是因為想了許多，她像是忽然間長大了，明白了許多男女之間的事——也許是最後相聚的十天了，在這十天裏，她不能不對心裏熱愛的談倫，作出一個必要的交待，這就是今夜她異常苦惱煩躁不安的原因。

記憶裏，彷彿聽父皇說過，自己的終身大事，已經許配了人家，對方的遲遲不來迎娶，顯示着重重不便明說的陰影與內幕，畢竟今日的父皇，已非當年獨一無二的眞命天子，任何人妄圖攀上這一門親事，都將可能遭致滅門的慘禍，因而婚事極可能便因此告吹。

想到這裏，朱蕊的臉紅了，一縷芳心，不期然的便繫在了翩翩風采，允文允武的濁世君子談倫身上。

那一天悄悄來到了談倫下榻的「西軒」。「談」不在，却看見了他信筆書來的一首妙詞兒：

『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

這首見之「篷軒雜記」的前人詞句，原著者為高季笛，傳說季笛年長未娶，一日見題於周氏「蘆雁圖」，乃出此絕句，周氏喟然曰：「是將求室也！」即以其女嫁之，這典故，多才的公主是省得的。

為此，她這份坐臥難安，實在難以捉摸談倫的用心，無論如何，談倫借季笛詞反映自己的用情與孤單思偶，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他又是在想誰呢？是自己……抑或是別有所屬？

紫貝風鈴兀自在徐徐轉着，叮叮的細小音階，一聲聲都深入腦海，此時此刻，思維毋寧是異常敏銳，然而一旦昧情於當事者的自身，竟而越趄躊躇，再三不前。

想到情深處，朱蕊有氣無力，彷彿全身虛脫了，設非是隔岸「歸雲寺」的噹噹鐘聲，她簡直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輕輕嘆息着，她欠身站起來，跨過了雙開的紗幔，來到了裏面的套房琴室。

古琴「燕出巢」張翅以待——

她便施施然就近過去，盤足坐定，打了一輪亂指，這才「得音就吟」的撫彈起來。

今夜，她情腸百結，邊彈邊和之以歌聲——

「楊柳青青着地垂，
楊花漫漫攪人飛，
柳條折盡花飛盡，
借問行人歸不歸？」

歌聲戚戚然恰如所訴，至此，她的相思與懷念，早已突破了重重疊障，赤裸的訴諸當前。

一條人影，極其輕靈的現身幔內，轉側之間，翩若飄風，顯然在幔外已佇立多時，自然也就沒有錯過朱蕊的娓娓唱出。

設非談倫，焉得如此身手。

他原待出聲招呼，祇是却不願攪了對方雅興，彼此雖是相交不久，過往却深，大可不必在意這些小節，祇是聽到朱蕊唱出的詩句，一曲既終，再不現身，便有窺人陰私之嫌，這就非要現身不可了。

朱蕊却是懵然不知，前歌七言絕句，出自隋末無名氏所著，本意遊子思歸，無如却隱喻女子思春，待郎要歸之意，以朱蕊之冰雪聰明，玲瓏透剔，焉能會不懂及此？設非她傷及自身，發之眞情，更兼獨處靜室，不虞人知，萬萬不會信口唱出，却是無巧不巧，偏偏被談倫聽見。

像是微風一陣，談倫已來到了朱蕊當前，後者猝然一驚，這才發現——驀地站起來。

「啊——倫哥哥是你……」

「姑娘萬安！」談倫微微含着笑：「……隔牆松子落，幽人應未眠。是妳幽雅的琴音，把我吸引來了。」

「你……」朱蕊面色微窘的笑着：「我還當今天晚了，你不會來了……請坐請坐！」

談倫一笑道：「難道我不該來？」

朱蕊䀹了一下眼睛，半笑着：「又為了什麼？」

「為什麼？」談倫道：「我以為妳應該有什麼好消息告訴我，難道沒有？」

「讓我想想看，你眞的把我都攪亂起來了……」

向着窗戶走了幾步，她遂即回過身子來——

「我明白了，」朱蕊甜甜的笑着：「你是說我的病？是那一個嘴這麼快告訴你的？」

談倫高興的笑着，這一霎，却是像欣慰極了。

「妳猜呢？」

「準是史大娘！」朱蕊說：「她的嘴最快了！」

談倫搖搖頭，只是笑。

「那會是誰？」朱蕊說：「難道是馮大叔……？還是巴老爺子自己……？」

「都不是！」談倫一笑，道：「是烏雷！」

「烏雷？」朱蕊費解的笑着：「可他是一個啞巴呀！」

「是他的臉告訴了我，」談倫說：「剛才他為我送藥來，見他面現喜色，再由巴軒主下午來妳這裏看病，兩件事一經聯想，就可以猜出了一個大概……不過詳情

如何，還有待妳的證實！」

朱蕊吶吶道：「你眞聰明！」

一面說，她站起來，過去自暖壺裏倒了一碗參湯，雙手奉上道：「你自己的身子更要緊，別老惦記着我！」

談倫道了聲謝，接過來喝了一口。

也許祇有他眞正的能體會出目前的險惡情勢，是以下意識裏，也就越加的期盼着朱蕊的病，能早日痊癒，最好能在敵人未能大舉來犯之前，安全離開，將一場看來勢在必發的凌厲凶險，消弭於無形之間，那才是上上之策。

他也曾爲主人巴壺公的「冷月畫軒」設想，史大娘、馮元的安危，俱都可慮，這些人雖然都有一身相當不錯的功夫，祇是果眞面當敵人大舉進犯時，即使加上自己和至青方丈在內，也嫌得勢單力弱。

這些人的處境，祇要一靜下來，每每都會在他腦子裏打轉，祇有一個人的安危，他却是連想也不曾想過。

這個人就是他自己！

「你在想什麼？都傻住啦——」

不經意，朱蕊就站在他眼前，兩隻大眼睛那麼近的盯着他，臉上含着微微的笑容。

談倫心裏怦然一動，只覺得這一霎，她像極了一個人……

已三年多了，他敢情還保有着「玉燕子」冷幽蘭完整記憶，也祇有在面對着朱蕊的微笑裏，才使他忽然憶及，每一次都似帶給他强烈的震撼，心血翻湧，也讓他感傷到，冷幽蘭留在他記憶中的印象有多深！相等的，傷害他有多重！眞正是此生一大恨事！

在朱蕊的微笑裏，他幾乎難以自持——這個微笑，涵蓋着他曾經至愛的人，他曾不祇一次醉心於這個微笑裏，就拿這次苗疆之行，採擷七星翡翠來說，又何嘗不種因於爲博佳人的一笑……？

人的眼睛最能顯示出心裏的思維。透過敏銳的感觸，舉凡七情六慾，都將在眼神裏表露無遺。

如是「恨思」與「情思」！甚至於悵恨的迷惘……一經有心人的明眼觀察，常常是無所遁迹。

一番心神交戰之後，談倫總算掙脫了無邊遐思，目光裏閃爍眞摯，對於面前的公主，下意識裏感到一些歉疚。

朱蕊、冷幽蘭，固然在外形上有所相似，畢竟在內涵上迥然有別，特別是在冷幽蘭不耐深閨寂寞，下嫁於「銀刀」段一鵬之後，她的價値早已不能與當年同日而論，更無能拿來與當前一張白紙般聖潔的朱蕊相提並論。

朱蕊道：「我知道……你在想一個人，可是？」

臉上帶着神秘的笑，神色裏多少有些凄涼，朱蕊像是看透了他的心。

談倫窘笑了一下。

「我知道你還是忘不了她……」朱蕊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道：「我一直都忘了問你她的名字……你能告訴我她是誰麼？」

「對不起……我是太失態了……」

「不必自責！」朱蕊掠了一下滑過肩頭的長髮：「你很誠實，如果你不在意，我倒想對這個人多知道一點，當然，如果因此勾起了你的傷懷，或者是……那就大可不必……你看呢？」

說着，她輕起皓腕，以手支頭，一副留神傾聽的樣子。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她早已留意到了談倫的一舉一動，而對方的這些舉動，却微妙的關係着她……

談倫苦笑一下：「我來這裏，是關懷妳的病情。姑娘不是取笑我——那已是過去了的事情！」

朱蕊點點頭平靜的道：「我知道，而且我還知道她已經結婚了，但是你的心裏却並不能眞的忘記了她……這就足見當年，你們的感情有多麼深了！」

談倫慘笑着搖了一下頭：「事情早已過去了，姑娘，請妳不要再提起她了！」

朱蕊道：「好吧……」她微微一笑：「我可以不提，你能夠眞的不想麼？」

「我能——」談倫似乎已恢復了先時的平靜，壓下心情，道：「我想要知道的是妳的病……？」

朱蕊微微偏過臉打量着他：「你眞的這麼關心我……？」

談倫點點頭，却不知怎麼回答才好。

朱蕊臉上微微現出了一抹酡紅，害羞的低下了頭：「倫哥哥……你……」

「姑娘……」

四隻眼睛對視之下，朱蕊終是羞於出口，輕輕搖了一下頭：「算……了……」

她隨即坐正了，一掃先時的羞澀，正經的道：「我的病已經好了！」

談倫頓時爲之一喜。

「先不要高興的太早！」朱蕊含笑的瞧着他說：「大體上像是好了，不過巴老爺子說，還要再等上十天他才能確定；我是不是就可以離山了！」

談倫欣慰的道：「巴軒主既這麼說，想是錯不會了，十天不是很長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他確是感到很愉快，這是他近日來一直期盼渴望的結果，今天終於被他等到了，一時間，由衷的感到喜悅，笑逐顏開。

朱蕊見他聽說自己病愈，竟像是比他本人康復還高興，一時甚爲感動。

——她亦是至情中人，更兼出生皇族，自幼養成高貴品格，不曾沾染，也從未經歷過一般俗情，但知喜愛隨心，却不慣嬌柔做作，只是幼讀詩書，明禮知恥，再加上天生具來的女孩兒家嫵媚，便自塑造出，世罕一見的卓然閨秀姿態，莫怪乎心如止水的談倫，也每每爲之忘情。

目睹着談倫的欣喜，朱蕊大爲的感動，那雙翦水瞳子裏，一霎間充滿了柔情蜜意。

「倫哥哥，這都要謝謝你……」她吶吶的訴說着：「這些日子要不是你陪着我，我的病絕對不會復元得這麼快，你對我這麼好，我却不知道怎麼來回報你？」

談倫在她含情的眼睛注視之下，不禁有些心旌搖幌，畢竟他意志堅强，是一個固守原則的人——他却同時也有着濃重的感情，就是在此兩者難以兼顧的逆情之下，才自淘冶出他嶙峋磊落的俠士心懷。

朱蕊偏偏獨具慧眼，欣賞到了他的這份卓然不羣。

沒有什麼話說的時候，他們常常平靜

的互視着，那一霎不僅僅情感交流，甚至於他們能互相領會到彼此的心聲，誠然「此時無聲勝有聲」了。

不期然，他們的眼神又自對在了一塊兒……

在談倫看似平靜的眼皮裏，朱蕊却獨自能領會出他內裏並不十分平靜的心，透過那雙眼睛，她甚至於體會出對方血脈裏隱隱燃燒着的愛情火焰。

不知什麼時候，朱蕊已依偎在他的身邊——像往常一樣，她蜷伏在他寬敞的胸懷裏，把臉緊緊地貼在他的胸上……

「唉……」

談倫似有所感的輕輕發出一聲嘆息。

他的一隻手，輕輕落在了公主柔細的長髮上……

「我常常在想，如果早幾年我們認識該有多好……」他似有無限傷感的道：「那時候，一切的情形都將大有不同……」

朱蕊微微的笑着，臉上是醉人的紅。

「現在就眞的晚了麼？……」她吶吶的說：「我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同。」

「有……」談倫苦笑着：「有！很大的不同！」

「爲什麼？」

忽然，朱蕊坐正了身子，眼睛裏充滿了迷惑：「你是說，我快要走了？」

談倫幾乎不敢直對着這雙眼睛，他有過多的傷感，包括對生命的絕望……然而這一切，却不欲對純情可愛的朱蕊道及，爲了顧及對方奇特的病情，他不得不格外謹愼小心，一言之失即可能帶來可怕的後果。

朱蕊見他不說話，自以所料不差，不覺面現笑靨道：「信不信？我會找到你的——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我都會找到你的！」

談倫只是微笑的看着她，心裏却不禁傷感的忖着：傻丫頭，我要去的地方，祇怕妳永遠也找不着的了……

朱蕊忽然抓住了他一隻胳膊，有些兒眉飛色舞，道：「還有，你也可以來我的家裏……」

「妳家裏……？」

「是呀——」朱蕊點着頭：「有什麼不可以？你以爲還像是從前的皇宮內院？早就不一樣了！」

談倫微笑道：「我當然知道……祇是妳家到底在那裏？我却一點也不知道？」

「傻子，我不告訴你，你怎麼會知道呢？」

「妳要不要告訴我？」

「現在不……朱蕊俏皮的扭過身子來：「到我要下山的那一天再告訴你，你知道吧！這是秘密！」

半側過臉來斜瞟着她，模樣兒煞是迷人。

談倫這麼近的看着她，面承芳澤，軟語儘溫，不禁有些難以自持。

畢竟他慣以脚踏實地，不迹幻想，一想到這份快樂與情愛，與自己距離得多麼遙遠，分明不屬於自己時，他便自又換過了一番澹泊心境……

無如面前的這個女孩子，偏是這般惹人眷愛，想要完全保持理智，絲毫不滲出私情作祟，該是多麼困難？

「你怎麼啦？」朱蕊奇怪的在他臉上轉着，道：「今天你怪怪的，都在想些什麼呀？」

談倫笑了笑，道：「是想到妳要走的事……」

他的眼睛裏，自然現出了濃厚的情意，那是一種依依不捨的表情。

「蕊姑娘——」談倫輕輕喚着她：「我在想有一天，我也許眞的會去看你……如果我的病……」

「你的病一點問題也沒有！巴老爺子說過了，他會治好的！」

談倫微笑的點點頭，他發覺到朱蕊今天心情很好，讓一個快樂的人忽然變得不快樂，確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他也就不再多說。

「對了！」朱蕊坐正了身子：「你可願見見我父親？」

「妳是說令尊建文聖上！」

「唉！」朱蕊輕輕一嘆道：「你還是稱呼他先生好了，他老人家現在最怕聽的就是『聖上』這兩個字，像什麼『陛下』、『萬歲』、『吾皇』啦……最好都不要提起，你知道吧，他老人家早已是一個尋常百姓了！」

苦笑了一下，她接道：「在某些方面來說，甚至於比一個尋常百姓更不如！」

談倫黯然道：「我明白……」

朱蕊道：「這麼多年了，他老人家從來也沒有在任何人面前說過一句苦，可是我却知道，他心裏苦極了，你也許不會相信，他老人家今年才不過四十一歲，却已是滿頭鶴髮，頭髮全都白了……」

眼淚在她眸子裏打轉，當着談倫，祇是不好意哭而已。

「……先生是一個極堅强的人，我們都知道，但願他老人家福壽康疆……他老人家健康可好？」

朱蕊緩緩的點了一下頭。

「這就好了……」談倫激動的握住了朱蕊的手：「請妳轉告……先生，他老人家的健康存在，對於所有的人，是一種精神的鼓舞，爲了關懷他的所有百姓，請先生務必珍惜！」

「謝謝你——」朱蕊含笑道：「我一定把你的話帶到，對了——你何不自己當面告訴他老人家？」

談倫想了想道：「妳眞的要我去見他老人家？」

「當然——」朱蕊默默地垂下了頭，微現羞澀的道：「你不願意？」

「那倒不是……」

到此，談倫多少能體會出對方的用心與涵意，心裏確是很感動，也很感傷。

不自覺地，他握住對方的那隻手，握得更緊了，朱蕊緩緩把身子靠後了，却讓自己纖纖柔荑，緊握在對方手裏，這一霎她很平靜，用着一種異樣的眼神，她默默地向對方注視着！

「這兩天我在想……我父親他會喜歡你的……你也一定會喜歡他……」她微笑道：「他老人家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對於文采俊彥的人一向都很賞識，你正是他老人家所賞識的那一類型，說不定你們一見彼此投緣，那可就太好了……對了！」

（未完・十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豹娘子戳瞎自己的一雙眼睛，目的只爲蝶蝶相信自己不是個壞人，蝶蝶見狀，十分痛心，而岳小玉在旁忙用金創藥爲豹娘子敷上，接着豹娘子要岳小玉和她們去找桃源金殿，而要去找桃源金殿，就得上『小刀山莊』找莊主鍾南超帶路才能達到目的地，此時突然來了南宮業和肥鬼高鬼，他們硬要帶走岳小玉，正吵鬧間，豹娘子突然開口叫肥鬼焦金令，肥鬼一聽認得是豹娘子，以前他曾欠豹娘子的人情，見狀便不顧幫南宮業，立即帶同高鬼離南宮業遠去了，而南宮業也只得逃去……「江東五傑」突然找到岳小玉，十分高興……

遇鬼斧神工　談桃源瓦礫

白世儒和舒一照也是又驚又喜，四人立時翻身便拜。

「請恕咱們眼拙，一別十年之後，連大恩人的尊容也忘掉了。」白世儒由衷地說。

豹娘子連忙道：「你們都站起來，不要折煞了我這個苦命女子。」

常掛珠這才長身而起，語聲悲悽地說道：「在十年前，妳身手敏捷，兩眼明亮照人，想不到一別重逢，卻已變成了這樣子……」

鮑正行忽然氣沖沖的衝到小惡女面前，厲聲道：「豹娘子的眼睛瞎了，是不是妳幹的好事。」

小惡女昂起了臉，道：「是，是我把她害成這樣的。你們把我的眼珠子也挖出來好了！」

「妳以爲俺不敢，」鮑正行正待下手，豹娘子已疾聲喝道：「誰動蝶蝶一根頭髮，我就跟他一輩子沒完沒了！」

鮑正行一楞，問道：「蝶蝶？誰是蝶蝶？」

豹娘子道：「小惡女本來的名字，就是蝶蝶，她叫慕容蝶蝶！」

岳小玉「哦」了一聲，心中忖道：「認識了小惡女這許久，直到現在才知道她叫慕容蝶蝶。」

鮑正行盯着小惡女看了半天，然後又忍不住問豹娘子：「這小妮子把妳的眼睛弄瞎了，妳爲甚麼還要處處維護着她？」

豹娘子搖搖頭，道：「我已說得很清楚，我這對眼睛是自己弄瞎的，絕對不關蝶蝶的事，你們千萬不要傷害蝶蝶。」

鮑正行眨了眨眼，道：「這慕容蝶蝶是妳的甚麼人？」

豹娘子嘆了口氣，道：「我是她的褓姆，她是我從小養大的。」

「幹嗎不早點說？」常掛珠立刻一手拉開鮑正行，喝道：「你聽見了沒有？幸好你沒有眞的動手傷害了慕容小姐，否則就算你有三十顆腦瓜子也都給俺一併砍掉下來。」

鮑正行舌頭一伸，訕訕笑道：「倘若俺眞的這麼幹了，就算你不砍掉俺的腦瓜子，俺也得一頭撞死來贖罪。」

豹娘子又嘆了口氣，道：「你們爲甚麼會來到這裏？」

常掛珠說道：「咱們也是去找鍾南超的。」

豹娘子道：「你們認識鍾老先生？」

常掛珠搖搖頭，道：「不認識，以前甚至連聽也沒聽過他的名號。」

豹娘子奇道：「那麼，你們爲甚麼要去找他？」

常掛珠道：「因爲老四贏了錢。」

豹娘子更是莫名其妙：「你們有人贏了錢，又跟這件事有甚麼關係。」

常掛珠道：「當然有關係，因爲舒一照若不是贏了錢，就不會去找『多事星』高處望。」

「高處望？」豹娘子冷笑了一下，「這個王八蛋仍然活着嗎？」

常掛珠道：「他當然還活着，而且生活過得比從前更加舒適了，連姨太太也有五六個。」

豹娘子道：「舒老四呢？你爲甚麼不自己開口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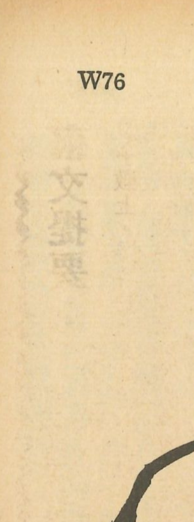
舒一照苦笑了一下，道：「高處望也可算是個武林奇人，但卻很不夠朋友。」

豹娘子道：「你若想交朋友，就得先揀一些不懂得生意經的傢伙。」

舒一照道：「高處望是個生意人，而且很懂得把價錢提到半天高。」

岳小玉忍不住問：「這個『多事星』高處望是做甚麼生意的。」

舒一照笑了笑，道：「從前，江湖上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有個奇人，他叫金百兩。」

「金百兩？」岳小玉一楞，「金百兩跟高處望有甚麼相干？」

舒一照道：「這兩個人雖然沒有半點相干，但卻有着某種共通之處。」

岳小玉道：「有何共通之處？」

舒一照道：「金百兩之所以叫金百兩，是因爲每逢有人問他一句話，他若回答了，就得收取黃金一百兩作爲報酬。」

岳小玉一怔：「這豈不是很容易發財嗎？比方有人問他：『你好嗎？』他馬上回答：『我很好。』於是那人就得付出一百兩黃金作爲報酬，嘿嘿，如此這般問上三幾十次，那還得了？」

舒一照道：「當然不會有人這樣子問他的。」

岳小玉道：「不是這樣問，又會怎樣去問？」

舒一照道：「金百兩又有一個外號叫『百曉神仙』，據說，他的腦袋就是武林中的寶庫。」

岳小玉聽得爲之一呆：「那是甚麼意思？」

舒一照道：「他不但博學多才，而且記性極好，更兼見聞廣博，這還罷了，他手下還有不少奇人異士，對於江湖上的事情，都有着極深刻的瞭解。」

岳小玉道：「那又怎樣？」

舒一照道：「所以，許多人不見了人，都去找他帮忙。」

「許多人不見了人？」岳小玉聽得耳朶直豎，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有人失了踪？」

「對了，就是這個意思，」舒一照訕訕地一笑，道：「倘若有人失踪，而又有人想把失踪者找回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去找金百兩帮忙帮忙。」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他一定可以找得到失踪者？」

舒一照搖頭不迭道：「那當然不是一定的，有些人失踪了三幾天便可以找回來，但有些人一失踪，就可能永遠也不再出現。」

岳小玉道：「那麼，金百兩也算不上很了不起。」

舒一照道：「天下間沒有絕對了不起的人，但金百兩的金漆招牌，卻是武林中人所津津樂道的。」

岳小玉說道：「那高處望現在又怎樣了？」

舒一照道：「高處望可說是另外一個金百兩，他爲人市儈，但卻消息靈通，許多不爲人知的秘密，和許多武林中人的來龍去脈，他都知道得十分詳細。」

岳小玉道：「難怪他的外號叫『多事星』了。」

舒一照道：「他若不多事，也幹不了這一行。」

岳小玉道：「這一行倒也古怪，相信一定會十分多姿多采。」

舒一照道：「本來，俺找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在神推鬼使之下！俺不知如何居然在他的老巢裏躭了大半天。」

岳小玉道：「你在他那裏躭了大半天，他有沒有收取費用。」

舒一照道：「分文不取。」

岳小玉道：「這可夠朋友極了。」

舒一照道：「在他的老巢裏吃吃喝喝，他都分文不取，但後來我只是問了他一句說話，他就要收取報酬，而且一手就是五千兩銀子。」

岳小玉聽得一楞，道：「你問的是甚麼？」

舒一照道：「我問他：『展槍王在那裏？』他立刻就伸出了右掌。」

岳小玉道：「那是甚麼意思？」

舒一照道：「他的手掌十分正常，一伸開就有五根手指，這意思就是說，『想找展獨飛，先拿五千兩來再說。』」

岳小玉舌頭一伸，道：「好大的胃口，你答應了沒有？」

舒一照道：「自然是答應了。」

岳小玉道：「你有五千兩銀子嗎？」

舒一照嘆了口氣，道：「連本錢加上贏回來的銀子，總共有五千零五兩，唉，那五張簇新的銀票，每張都是一千兩正，就是這樣都送到多事星手裏去了。」

岳小玉道：「你在後悔？」

「後悔個屁，」舒一照立時一挺胸膛，道：「銀子又不是脖子，不見了就讓它不見了，又怎值得去爲它而後悔？」

「說得好，」岳小玉點頭道：「倘若花了五千兩而能夠找回展大俠，那是萬分值得的。」

舒一照道：「俺認識展槍王，也敬重他是一條响噹噹的好漢，他失了踪，咱們都爲他十分担心。」

岳小玉道：「多事星怎樣說？」

舒一照道：「多事星說：『展槍王受了傷，而且傷得不輕。』我便追問：『他現在怎樣了？』多事星道：『身在仙境之中。』俺不明所以，又問：『仙境何在？』多事星道：『我不知道。』俺聽了大是不滿，便道：『你甚麼都不知道，還憑甚麼收取銀子？』」

岳小玉聽的不住點頭，道：「你罵得對，他怎樣說？」

舒一照道：「他冷冷一笑，道：『我若甚麼都知道，最少收取三萬兩。』俺心中有氣，差點就想動手揍他，但他接着又說：『我雖然不知道那仙境在甚麼地方，但有一個人知道。』俺連忙問那人是誰，高處望回答道：『小刀鋒下小刀山莊莊主小刀老俠鍾南超便知一切。』」

岳小玉吐出口氣，道：「這中間轉折太複雜，還要收取五千兩，眞是取價不公，大大的不合情理。」

豹娘子却道：「你莫要隨便批評這人，當心自己日後也會有求於他。」

岳小玉忙道：「豹姨教訓得對。」

舒一照道：「就是這樣，咱們就巴巴的趕到這裏來。但小刀山莊不知如何，居然闃無一人，變成了一座空空山莊！」

豹娘子臉色一變，道：「小刀山莊沒有人？」

舒一照道：「倘若有人在山莊裏，咱們也不會渾渾噩噩地跑到這兒來了。」

岳小玉不由地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對豹娘子道：「豹姨，這其中必然大有蹺蹊！」

豹娘子嘆了一口氣道：「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鍾南超何以居然不在小刀山莊裏？」

岳小玉道：「倘若只是鍾老莊主不在，還可以說是他出外去了，但如今却不但鍾老莊主踪跡杳然，便是山莊內所有人等，都神秘地不知去向！」

舒一照憂悒地說：「這下子問題就嚴重得多了，咱們本來只是想找回展槍王的，但現在却還得先找到鍾南超，否則一切都是等如白說。」

常掛珠哼的一聲，道：「這下子，還不弄得頭大如斗者幾稀矣！」

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眞是湊巧之極，咱們本來也想找鍾南超帮忙帮忙的，但現在甚麼都不必說了。」

鮑正行却咧嘴一笑，道：「別灰心，咱們慢慢商量，慢慢從長計議，相信總可以找到一個完善的辦法來。」

岳小玉道：「展大俠身在仙境，會不會就是身在桃源金殿之內？」

常掛珠搖搖頭，道：「仙境和桃源金殿完全是兩回事，豈可混爲一談？」

豹娘子却道：「誰說不可以？桃源金殿本來就是人間仙境。」

常掛珠一愕，道：「妳不是想說展槍王就在桃源金殿罷？」

豹娘子却嘆了口氣，道：「他的確就在金殿裏。」

常掛珠陡地呆住，岳小玉却興奮得跳了起來，道：「好極了，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咱們終於知道展大俠的下落了。」

豹娘子道：「但我們現在怎樣才可以重回桃源金殿？」

常掛珠望着她，道：「妳是從那裏來的？」

豹娘子道：「桃源金殿。」

常掛珠道：「這還不容易嗎？由妳帶引，咱們跟着走，一定可以回到桃源金殿去。」

豹娘子憂愁地說道：「但我的眼睛瞎了。」

常掛珠道：「眼睛瞎了，那是不打緊的，總要妳不要連舌頭也拔了出來，咱們就一定可以去到桃源金殿。」

豹娘子吸了一口氣，道：「這辦法行得通嗎？」

常掛珠道．「妳的記性怎樣？」

豹娘子道：「不壞。」

常掛珠道：「記性不壞就好了，咱們跟着妳，聽妳細說道路情況，遲遲早早，一定可以找到桃源金殿的！」

小惡女望着豹娘子，道：「豹姨，這樣可以不可以？」

豹娘子沉吟了片刻，才道：「可以是可以的，但却不一定成功。」

鮑正行咧嘴一笑，道：「娶妻生子，那是人人之所願。」

常掛珠不覺一怔，道：「你在說甚麼鳥？」

鮑正行道：「俺的意思是說，娶老婆之後就渴望生下一個寶貝兒子，但却不是一定成功的。」

舒一照翻了翻眼，道：「我若討了老婆，可不渴望她生一個兒子，而是最好一生就三胎，三年生三次，三三該九，到了第四年就有九個兒子齊齊叫俺一句：『父

親！哈哈哈！』這才他媽的夠意思。」

白世儒搖搖頭道：「這樣不行。」

舒一照道：「爲甚麼不行？」

白世儒說道：「你若一口氣生下九個兒子，那麼，日後世間上就會多了九個男人。」

舒一照道：「這個自然是的，那又有甚麼不妥當了？」

「不妥當之極！」白世儒道：「倘若人人都像你一般只管生兒子，將來這千千萬萬的兒子豈不是很難找到老婆嗎？」

鮑正行笑說道：「這也容易之極，老四生九個兒子，你和呂足金成親之後，大量生下女兒，最好一生就生十八個，讓舒老四的兒子們娶妻兩個，個個都享齊人之福。」

舒一照撫掌笑道：「此計大妙！」

鮑正行道：「就只怕呂足金這個江東老娘連屁也不放一個，將來老四的兒子個個都要做和尙！」

常掛珠陡地喝道：「混帳！」

鮑正行奇道：「做和尙又沒犯王法，何混帳之有？」

常掛珠沉聲道：「此刻是辦正經事的時候，誰都不准胡言亂語。」

舒一照道：「胡言亂語萬萬不可，若是正經說話那便多說無妨。」

常掛珠瞪了他一眼，然後才問豹娘子道：「桃源金殿是圓是扁，咱們是全然不知的，妳若能繪畫出一個地形圖，相信事情會好辦得多。」

白世儒皺眉道：「豹娘子此刻目不能視物，又如何能繪出地形圖？」

常掛珠一怔，繼而點頭道：「你說的是。」

「不！我可以繪！」豹娘子道：「雖然我看不見，但憑着記憶用手繪出地形圖，那也不是甚麼難事。」

白世儒哈哈一笑，道：「對了，怎麼在下居然想不出來。」

常掛珠道：「那是因爲你這顆腦袋拙劣得可憐之故。」

鮑正行道：「但沒有文房四寶，這地形圖却又如何繪法？」

豹娘子道：「誰有白布？」

白世儒道：「在下有。」果然立刻從懷中取出了一塊白布，然後遞給豹娘子。

豹娘子接過白布，立刻咬破指頭，用血在白布上繪出了一張地形圖。

鮑正行悄悄的對常掛珠道：「她今天怎麼了？總是把自己弄得血淋淋的，是不是有點不正常。」

常掛珠怒瞪着他，道：「你才他媽的不正常！」

豹娘子用血繪好地形圖後，便把它交給了常掛珠。

常掛珠看了半天，搖搖頭道：「俺看不懂。」

豹娘子道：「你看不懂，是因爲我並未寫上地名。」

常掛珠皺了皺眉，道：「沒有地名，却又如何找法？」

豹娘子道：「我不在上面留下地名，是不想留下禍患。」

常掛珠想了想，道：「俺明白了，妳是唯恐地形圖落在歹人之手，將來會給外道邪魔之輩按圖索驥，破壞了桃源金殿的清靜。」

豹娘子點點頭，道：「對了，正是這樣。」

常掛珠道：「若照妳這樣繪畫，咱們現在該向那一方向走才對？」

「向南直下！」豹娘子說道。

常掛珠道：「你們不打算去找鍾南超了？」

豹娘子嘆了口氣。「鍾南超那一邊可能也出了事，但咱們如今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看來還是見一步走一步算了。」

岳小玉却大不以爲然，道：「鍾老莊主若是個好人，咱們決不能見死不救！」

常掛珠說道：「鍾老莊主只是失了踪而已。」

岳小玉道：「好端端的爲甚麼會失踪了？還有小刀山莊其餘等人，又往那裏去了？」

常掛珠乾咳了一聲，道：「這件事的確神秘莫測。」

岳小玉道：「反正小刀山莊距離此地不遠，咱們何不前往看個究竟？」

常掛珠道：「你說得好，咱們立刻前往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俺看不必了，」鮑正行道：「咱們不是剛從小刀山莊走出來嗎？那裏空無一人，再去視察也是於事無補的。」

小惡女道：「你們看不出端倪，但難保我們不會有重大的發現。」

游出海道：「小惡女說的甚是。」

舒一照道：「既然大家都一致同意，咱們就再往小刀山莊看看好了。」

小惡女回頭望着豹娘子，道：「豹姨，妳說怎樣？」

豹娘子道：「這樣也好，我不反對便是。」

鮑正行笑了笑，道：「泥菩薩也可以救人，眞是他媽的妙絕！」

常掛珠瞪了他一眼，喝道：「少澆冷水，須知救人如救火，乃是急不容緩之事，咱們殺將出去再說！」

鮑正行奇道：「小刀山莊那邊根本就沒有人，咱們去救甚麼鳥？」

舒一照道：「人救不成，說不定還會在黑暗之中踩死幾隻螞蟻。」

「放屁！」鮑正行道：「晚間那裏有螞蟻的？」

「你才放他媽的狗屁！」舒一照道：「晚間的螞蟻才最肥最大，咬人特別疼得厲害！」

鮑正行吃吃一笑，道：「跟你開個小玩笑，何必這麼緊張？」

常掛珠忽然走了過來，直瞪着鮑正行道：「高舉雙手。」

鮑正行不明所以，奇道：「高舉雙手做甚麼？」

常掛珠喝道：「這是命令！」

鮑正行一愕道：「若不聽從，那便如何？」

常掛珠揚起右掌，大喝道：「格殺勿論！」

他這一喝，全然不像是在開玩笑，鮑正行雖然胆子不細小，但也不禁爲之嚇了一跳，登時高舉雙手，呆楞楞地望着常掛珠。

但他這麼一舉雙手，那根渾鐵禪杖便落在常掛珠的手裏。

常掛珠把鐵杖把玩了幾下，皺眉道：「沉重之極，卻是聊勝於無。」

鮑正行又是吃了一驚：「爲甚麼拿走俺的鐵杖？」

常掛珠還沒有回答，岳小玉已嘻嘻一笑，對鮑正行說：「這是暫借一用，幸勿介懷！」

鮑正行一怔，問道：「是你要這根鐵杖？」

岳小玉道：「當然不是我，而是豹姨須用鐵杖扶持着走路。」

常掛珠哈哈一笑，道：「好聰敏的岳宮主，一猜就中。」

豹娘子接過鐵杖，淡淡道：「沉重是沉重一些，但卻很合用。」

鮑正行忙道：「既然豹娘子這樣喜歡，俺就把這傢伙送給妳好了。」

豹娘子道：「暫時借用一下，那是很好的，但若要我一輩子使用這根鐵杖，卻是苦事。」說着，悠然一笑，以鐵杖引路，一步一步踏上路途。

× × ×

夜靜，路上只有行人腳步聲。

這一干行人，就是以常掛珠爲首的江東五傑、豹娘子、小惡女、岳小玉和游出海。

小刀山莊已在眼前。

大門是開敞着的，裏面完全沒有人。

常掛珠首先跨過門檻，左右四顧了片刻，才轉臉向衆人說道：「哈哈，過癮之至！」

鮑正行搶了上前，叫道：「有何過癮之處？是不是拾到了三百両金子？」

「財奴！」常掛珠怒罵了一聲，說道：「除了金子和銀子，你眼裏還有甚麼東西？」

鮑正行嘆了口氣，道：「眼淚！」

常掛珠道：「所以你這個人甚麼都不像，就只像個潑婦。」

舒一照也已迎了上來，道：「這裏有甚麼過癮之處？」

常掛珠道：「咱們第一次來的時候，這裏沒有人。」

舒一照道：「現在呢？」

常掛珠道：「也是沒有人，甚至連一隻較像樣的螞蟻也沒有。」

鮑正行道：「這便阿彌陀佛之至。」

常掛珠道：「爲甚麼？」

鮑正行道：「人多便麻煩，現在此處無人，那便樂得耳根清靜，當然是阿彌陀佛之至！」

但他這句話才說完，四周便響起了吵耳之極的鑼鼓聲響！

× × ×

除了鑼鼓聲響之外，還有笛聲、絃琴聲、號角聲、琵琶聲，還有歌聲。

歌聲絕不悅耳，令人聽得毛骨直豎，從心底裏冷了出來。

鮑正行立刻「媽啊」一聲大叫起來，怪叫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舒一照眨了眨眼，若無其事地說：「你幹甚麼了？俺甚麼都沒聽見，你跳來跳去是不是瘋了？」

鮑正行怒道：「你的耳朵，是不是聾了？」

舒一照笑了笑，道：「我只聽見你像猴子般咿咿啞啞地在叫。」他當然並不是眞的沒聽見鑼鼓聲，而只是存心戲弄鮑正行。

鮑正行不再理睬他，忽見山莊四周，都已圍滿了人，而且還有不少火炬在燃亮着。

黑夜幾乎已在這瞬息之間，變成了白晝！

× × ×

原本以爲一片死寂的小刀山莊，忽然間變得熱鬧無比。

逾百男女，個個穿着嶄新衣裳，人人手裏都有樂器，各自在吹奏敲打個不停。

岳小玉看得大爲詫異，忍不住大聲道：「你們在這裏吹吹打打彈彈奏奏，算是幹甚麼的？」

雖然樂聲極是響亮，但他這兩句說話，還是氣力充沛，人人皆聽得清晰可聞。

岳小玉這麼一喝，人人都以爲起不了甚麼作用，誰知奇怪得很，他一喝之下，所有樂聲連同歌聲，都一齊停頓下來。

岳小玉大感詫異，豹娘子也是滿面疑雲之色。

岳小玉忍不住又道：「爲甚麼我一喝，你們就眞的停了下來。」

立刻有人朗聲回答：「宮主有命，屬下等豈敢不從。」此人說來語氣恭謹，絕不像是在開玩笑。

岳小玉聽得一楞，其餘人等也齊聲叫道：「宮主有命，屬下等豈敢不從！」

這百餘人齊齊叫喊之下，聲勢甚是浩大。

岳小玉不禁爲之又驚又喜，因爲他已看見了一個虬髯錦袍漢子越衆而出，而且這人就是碧血樓台總調度沈必理！

「沈總調度，怎麼你會在這裏的？」岳小玉驚喜之餘，又是大感奇怪。

沈必理哈哈一笑，道：「其實，屬下早已奉了公孫老俠之命，必須暗中護着岳宮主。」

岳小玉一怔，道：「你離開了血花宮，飲血峯上又由誰來把持大局？」

沈必理道：「宮中守衞森嚴，而且尚有無數高手坐鎭，屬下早已調度妥當，方始離宮而去。」

岳小玉高興地笑了起來，道：「沈總調度親自調度，自然是妥當的很。」

常掛珠搓了搓手道：「沈總調度要保護岳宮主，那是理所當然的，但怎麼却弄出這許多人手來？不覺得太大陣仗嗎？」

沈必理道：「這裏連俺在內，總共是一百一十二人，其中有一大半，都是本宮開封分舵裏的兄弟。」

岳小玉兩眼一瞪，道：「怎麼？單是開封府分舵，咱們就有這許多兄弟？」

鮑正行笑道：「不單只是兄弟，還有姐妹。」

舒一照道：「壞就壞在這些姐妹都不是怎麼漂亮，有些還令人倒胃的很。」

此言一出，最少有十幾道不滿的目光向他怒射了過來。

常掛珠也怒視着舒一照，喝道：「閉上你的鳥嘴！」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其實，本宮的姐妹們不是美女，就以這開封分舵的姊姊們來說，雖非國色天香，却也並非一般庸脂俗粉可比。」

他這麼一說，那些血花宮的女弟子無不歡呼起來。

小惡女却嘟了嘟小嘴，盯了岳小玉一眼道：「你師父若聽見了，一定又踢你的屁股！」

岳小玉乾笑着，道：「我師父的確最憎厭我拍他的馬屁，但拍別人的馬屁，却是不妨的。」

小惡女「哦」了一聲，道：「我會記住了。」

岳小玉一愕，道：「妳記住這個幹甚麼？」

小惡女道：「將來再遇上你師父，我一定要問問他老人家是不是這樣的。」

岳小玉臉色一陣發白，却不得不嘴硬地說：「隨便妳問個夠！」

豹娘子一直用鮑正行的鐵杖扶持着，忽然道：「小刀山莊裏還有沒有人？」

沈必理立時回答道：「沒有。」

豹娘子吸一口氣，道：「他們往哪裏去了？」

沈必理道：「據本宮分舵所知，鍾南超巳把山莊裏所有的人帶走。」

豹娘子道：「帶走到甚麼地方去？」

沈必理道：「這個就不知道了。」

豹娘子道：「你叫沈總調度？」

沈必理道：「俺姓沈，叫沈必理，是血花宮碧血樓台總調度。」

豹娘子道：「這名堂威勢不錯，嗓子更是挺够响亮。」

沈必理道：「妳是誰？」

豹娘子道：「一個瞎了眼的婆娘。」

沈必理道：「這怎算是回答？」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她這雙招子剛瞎不久，正是心情欠佳，沈總調度最好少點麻煩她爲妙。」

沈必理聳了聳肩，道：「宮主有命，屬下自然不會再問下去。」

岳小玉道：「鍾南超帶着山莊中人神秘離去，此事一定大有蹺蹊。」

沈必理道：「但這是小刀山莊的事，跟咱們好像沒有甚麼相干。」

岳小玉道：「但對豹姨來說，此事却似乎大不尋常。」

「豹姨？」沈必理一怔道，「誰是豹姨？」

豹娘子咳嗽一聲，道：「我就是豹姨，江湖上的朋友也叫我做豹娘子。」

沈必理一怔道：「甚麼？豹娘子？是不是桃源金殿的豹娘子？」

豹娘子點了點頭。

沈必理「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道：「妳怎麼不早一點說？」

豹娘子道：「早一點說又怎樣了？」

沈必理道：「妳若早一點說，俺就不必胡亂猜想了。」

豹娘子說道：「你認識了我們的主人嗎？」

沈必理吸了一口氣，道：「認識，而且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豹娘子道：「是你先認識我們的主人，還是練老宮主先認識我們的主人？」

沈必理道：「那當然是練老宮主先認識你們的主人。」

豹娘子道：「練老宮主呢？」

沈必理道：「他如今有如閒雲野鶴，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

豹娘子道：「這三年以來，他爲甚麼一直不去找我們的主人？」

沈必理道：「他沒空。」

豹娘子道：「爲甚麼會沒有空？」

沈必理道：「沒有空就沒有空，眞正情況，妳去問練老宮主好了。」

豹娘子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他若知道我們的主人給仇家襲擊，金殿桃源也許還會有救！」

沈必理臉色一變道：「妳說甚麼？」

豹娘子凄然一笑，道：「金殿桃源巳給主人的仇家毀了。」

沈必理悚然道：「你們的主人呢？」

豹娘子語聲更是愴然：「死了。」

沈必理陡地呆住，小惡女呆楞楞的望着豹娘子。

過了片刻，小惡女才顫聲問道：「豹姨，妳說的是不是我父親？」

豹娘子點了點頭，道：「是的，他巳給仇家殺了，連金殿桃源也給毀得瓦礫不全。」

——金殿桃源並不等於桃源金殿，這是兩個地點完全不相同的地方。

小惡女盡力思索着，腦海裏彷彿出現了一點點很奇怪的印象。

但這印象太模糊了，她實在無法憑着這點印象聯想到當時眞實的情形。

豹娘子的說話，對小惡女來說，是有着無限震撼力的。

沈必理沉思着，隔了片刻才道：「慕容老人武功那末高，誰能傷得了他？」

豹娘子咬緊牙齦，恨恨的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主人是給內奸所害，才會慘遭橫禍的。」

沈必理道：「內奸是誰？」

豹娘子道：「詹木葉。」

「詹木葉？」沈必理一震，道：「詹木葉不是慕容老人的師弟嗎？」

豹娘子緩緩地點了點頭：「是的。」

沈必理道：「詹木葉武功不如老人，看來是個木訥老實之人。」

豹娘子道：「他不是木訥老實。而是扮豬吃老虎，城府極深的奸賊！」

沈必理遠：「雖說人不可以貌相，但連詹木葉那樣的人都不能信賴，却是一件痛苦的事。」

豹娘子道：「我早就隱隱覺得他靠不住，却沒想到這人竟出賣老主人！」

沈必理道：「詹木葉怎樣出賣了慕容老人？」

豹娘子道：「他勾結仇家，把金殿桃源所在告知對方，而且還在仇家暗襲桃源之前，先行在桃源中施放一種無色無臭，厲害之極的毒氣，使桃源中逾百高手，最少損折內力一半以上！」說到這裏，她面上肌肉完全抽緊，聲音更是凄厲巳極。

小惡女咬牙怒道：「詹木葉這惡賊，如今何在？」

豹娘子道：「我也很想知道！」她這樣說，自然是不知道詹木葉的下落了。

岳小玉却問：「那詹木葉勾結的又是些甚麼人？」

豹娘子道：「流星派中人！」

「流星派？」沈必理一愕，這門派的名字陌生的很。」

豹娘子道：「流星派掌門，叫『天邊一閃』韋難追，本是個夜行大盜，後來糾集了一干臭味相投的賊崽子，便組成了這個甚麼流星派！」

沈必理道：「單憑這個流星派，就可以毀掉了金殿桃源，這種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岳小玉道：「最可惡的還是那個詹木葉！」

沈必理冷笑道：「除了流星派和詹木葉之外，只怕還另有勢力在背後暗中指使着！」

豹娘子把手中鐵杖重重頓了一頓，沉聲道：「沈總調度分析得不無道理，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也誓要把眞正元兇禍首找出來碎屍萬段！」

岳小玉盯着沈必理，忽然問：「咱們現在該怎麼打算？」

沈必理道：「到桃源金殿去？」

岳小玉一怔：「你知道金殿所在？」

沈必理道：「俺不知道，但有一個人知道。」

岳小玉問：「這人是誰？」

「豹娘子。」

「但她現在甚麼都看不見，只怕很難把我們帶入桃源金殿。」

「除了她之外，尚有一人，而且這人就在這裏。」沈必理說。

岳小玉道：「你說的到底是誰？」

沈必理還沒有開口，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已從人叢裏走了出來。

他的頭髮白如雪，又像是銀絲一般，但却很疏落，牙齒也只剩下三幾枚。

但他的眼睛還是很有神采，說話聲音也很响亮。

他一站出來，就用姆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說：「小沈說的這個人就是我。」

常掛珠「嘎」聲道：「你是誰？」

老頭兒「嗐嗐」一笑望着他道：「你今年是不是四十八歲，而且是肖豬的？」

常掛珠面露驚奇之色，訝然道：「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老頭兒又是哈哈一笑，道：「那是因爲你出生之時，老夫恰好也是四十八歲之故。」

常掛珠一怔：「那麼，你今年豈不是九十六歲，而且也是肖豬的了？」

老頭兒微笑道：「正是這樣。」

鮑正行道：「咱們的老大出生之際，你也在場麼？」

老頭兒乾咳兩下，道：「他出生之際，除了他老媽子之外，還有接生的穩婆，除此之外，就只有七八隻老鼠在房子之內鑽來鑽去。」

常掛珠也咳了兩聲，道：「當時你就在房子外？」

老頭兒點點頭，道：「不錯，你出生時，我還輸了十両銀子給你的老子。」

常掛珠奇道：「俺出生，又跟你賭錢有甚麼相干了？」

老頭兒道：「我跟你老子打賭，說這一胎準是男的。」

常掛珠道：「那麼，你不是贏了嗎？怎會輸了的？」

老頭兒道：「你錯了，因爲終於生下了一個女的。」

常掛珠怒道：「好哇，原來你倚老賣老，兜着圈子來罵俺是個女的！」

老頭兒眨了眨眼，道：「我幾時說你來着？」

常掛珠道：「你跟俺老子打賭，賭俺老媽子生下來這一胎準是男的，那麼俺不就是男的嗎？怎麼說不了兩句，却又會變成『因爲終於生下了一個女的』？」

老頭兒怪笑道：「你弄錯了，你出生時，我跟你老子打賭生男生女，但却不是賭你，而是賭阿花生下來的是雄狗還是雌狗！」

常掛珠一愕：「阿花？阿花是甚麼東西？」

老頭兒道：「可以生下雌狗或者是雄狗的東西，你認爲會是甚麼？」

常掛珠想了想，才道：「那當然不會是一個人，或者是一隻貓！」

「對了，」老頭兒笑道：「那時候，你快要出世了，但事有湊巧，你們家裏養的一條母狗也在懷孕，而且也快要生下小狗，所以我才跟你老子打賭，賭賭第一胎生下來的小狗是雌是雄。」

大家聽到這裏，逾大多數人爲之失笑起來，其中笑得最响亮的，就是鮑正行。

常掛珠怒道：「你笑甚麼鳥？」接着一拳向他迎面撞了過去。

鮑正行沒有閃避，因爲那老頭兒已代他挨了這一拳。

常掛珠沒想到這老頭兒的身形如此快速，等到想收拳時已來不及。

但他更想不到的事還在後頭。

那老頭兒的臉，居然硬得就像是一塊鐵殼。

常掛珠一拳擊中他的臉，但吃疼的並不是老頭兒，而是常掛珠自己。

常掛珠又驚又怒，老頭兒却吃吃一笑，道：「千萬不要隨便發脾氣，那樣只帶來更大的吃虧。」

常掛珠雖不服氣，但却沒有發作，只是說：「你的臉好硬！」說着把自己的拳頭一晃，只見指骨部位已然高高腫起。」

老頭兒却沒有再理睬他，只是盯着岳小玉說：「你懂不懂這是甚麼道理？」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前輩的臉，和普通人的臉其實沒有甚麼分別，但內力之佳，却是武林罕見。」

老頭兒不住點頭：「說得對！難怪連公孫我劍那樣的怪人也肯收你爲徒。」

岳小玉吸了一口氣，道：「前輩怎樣稱呼？」

「我姓計，叫計神工。」老頭兒慢慢地說：「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鬼斧大師』！」

「鬼斧大師計神工！」豹娘子突然失聲驚呼：「你眞的就是鬼斧大師？」

沈必理「唔」了一聲，道：「不錯，他就是鬼斧大師，連慕容老人也最尊敬的計老前輩。」

× × ×

江湖有「四大師」。

所謂「四大師」，就是「殺人大師」曾異術、「數理大師」喬攻、「奇陣大師」沙禿鷹及如今唯一仍然活着的「鬼斧大師」計神工！

計神工在四大師之中，年紀最大，也活得最長命。

江湖中人不斷爭奪的玉山羊，就是出自計神工之手。

所以，岳小玉對這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極感興趣。

因爲若不是爲了玉山羊，岳小玉一輩子都不會涉足於武林之內！

× × ×

計神工對岳小玉這個少年，也同樣感到很大的興趣。

他活了九十多歲，甚麼樣的少年沒有見過？

但像岳小玉那樣資質聰穎的少年，他還是第二次遇上。

而另一個這樣的「少年」，如今早已不再年輕，甚至已快將老了。

早在那「少年」還很年輕的時候，計神工就知道他絕非池中之物。

不但不是池中之物，而且應該是個驚才絕艷，百年罕見的武林奇葩。

但當年，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根本就沒有人相信他的眼光。

因爲那時候那「少年」實在是太瘦弱了，根本就不像是一塊可以練武的材料。

但五年後，少年長大了，雖然他沒有變得特別强壯，但却已成爲江湖上最出名的年輕人。

這年輕人在十六歲初次出道江湖，第一戰就已擊敗了司徒划。

司徒划是「長江第一槳」，擅用一柄金槳作爲武器，身經大小戰陣逾百，除了曾經敗在公孫我劍一次之外，其餘戰陣未嘗一敗。

誰也想不到，這個水上梟雄，他畢生第二次敗仗，也是最後的一次敗仗，居然會敗在一個只有十六歲的年輕人手裏。

司徒划敗在公孫我劍手裏，是他畢生以來最大的一個打擊。

爲了這一敗，司徒划潛心苦練武功，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振雄風，再度與公孫我劍一决雌雄，洗雪前恥。

十年後司徒划已成爲長江下游兩岸十一座水寨的總寨主，風頭之勁一時無倆。

但就在他準備去找公孫我劍復仇前夕，他遇上了一個不見經傳的年輕高手，而且在十招之內就已敗陣下來。

那年輕高手沒有殺他，但却殺了他沒有甚麼分別。

——失掉信心的司徒划，雖然在敗陣之後仍然活着，但却已然壯志銷沉，他不但沒有再去找公孫我劍，而且也沒有再見任何人。

「長江第一槳」就此在江湖上銷聲匿跡，誰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擊敗司徒划的年輕高手，他的名字立刻有如旋風一般不脛而走。

他就是後來被江湖中人稱爲「菊痴」的葉上開！

× × ×

計神工是親眼看着葉上開怎樣成名。

葉上開擊敗司徒划的時候，計神工正在長江岸邊持竿垂釣。

他背對着司徒划，也背對着葉上開，但這兩人的戰況，他却聽得一清二楚。

不必看，只是從耳朵靜心去聽，計神工已聽出了這一戰是怎樣進行的。

其後，葉上開與無數江湖高手交鋒，計神工也在附近靜靜地聽着，有時候也會微笑地瞧着戰況怎樣進行。

他從來都沒有爲葉上開担心。

——直至葉上開與「菊谷仙子」皇甫嫣邂逅之後，計神工才開始担心了。

——皇甫嫣是個很清純的少女，她只會愛護別人，而從來都不會傷人。

——但葉上開與她發展的一段感情，却太濃、也太眞了，以致葉上開成爲了「菊痴」。

——痴，就是危險！也是一把無影無形的刀，它可以殺人，也可以毀了自己。

葉上開！

若要說葉上開的事，就算是三晝三夜，計神工也會說它不完。

他現在，計神工面對着的並不是那個武林奇葩，而是依稀有着當年葉上開影子的岳小玉！

岳小玉站在計神工面前，忽然迸出了這麼一句說話：「你還活着眞好！」

計神工笑道：「是不是江湖傳言，說我這個老頭兒早已不在人世了？」

常掛珠接道：「是的，但你不但仍然活着，而且臉龐還硬得像是一塊龜殼。」

計神工兩眼一睜，怪聲道：「你敢罵我是個老烏龜？」

常掛珠道：「這不是罵，是讚！」

計神工却嘆了口氣，道：「我也不跟你計較了！只願天下太平，大家都活得平靜愉快。」

豹娘子忽然沉聲道：「計大師是否懂得怎樣前往桃源金殿？」

計神工道：「是的。」

豹娘子道：「計大師又是如何得以知道的？」

計神工道：「妳怎不問慕容老人？」

豹娘子哀聲道：「他已死了。」

計神工道：「現在當然是問無可問，但他在活着之時，妳早就應該問他：『金殿桃源和桃源金殿的樓宇房殿，是誰負責建造的？』」

豹娘子道：「我問過了。」

計神工道：「他怎麼說？」

豹娘子道：「他只說了四個字：『妳不配問！』」

計神工嘆了口氣，道：「他這樣說話，當時的心境一定很不好。」

豹娘子道：「這許多年以來，他好像一直都不怎麼愉快。」

計神工道：「妳知眞正的原因嗎？」

豹娘子道：「我不知道。」

計神工道：「慕容老人活得不愉快，是因爲唯一可以令他愉地快生活的人，一直都沒有在他的身邊陪伴着。」

「這個人是誰？」

「夏婉婉。」

「夏婉婉？」豹娘子的臉色忽然變了：「不要提起她。」

計神工却冷冷一笑，道：「爲甚麼不要提？難道除了蝶蝶的娘親，就任何女人不能在桃源金殿裏佔一席位置？」

（未完・十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一見等人將小仙子審問，知道三奇山莊有解藥，扶持她帶路，來到熊耳山的三奇山莊，莊主任之奇是化名，相見之下，原來是歸隱的刑部尚書蘇振邦，總管是御林軍副統領江浩浪，彼此都是過去同僚，以爲容易討到解藥，相談之下，管一見知道不對勁，想先發制人，反被他們用機關困住，小仙子却乘機溜走……這邊皇甫雪、黃鶯沿途找到管一見被小仙子誘去三奇山莊的字蹟，便跟踪找尋，被楚雲將皇甫雪捉去，黃鶯循原路回鄭州報警，被韓亭芳攔截，幸沈鷹已到鄭州，派古逸飄、崔一山尋踪趕至，將韓亭芳捉住，三人趕去三奇山莊……

宮廷風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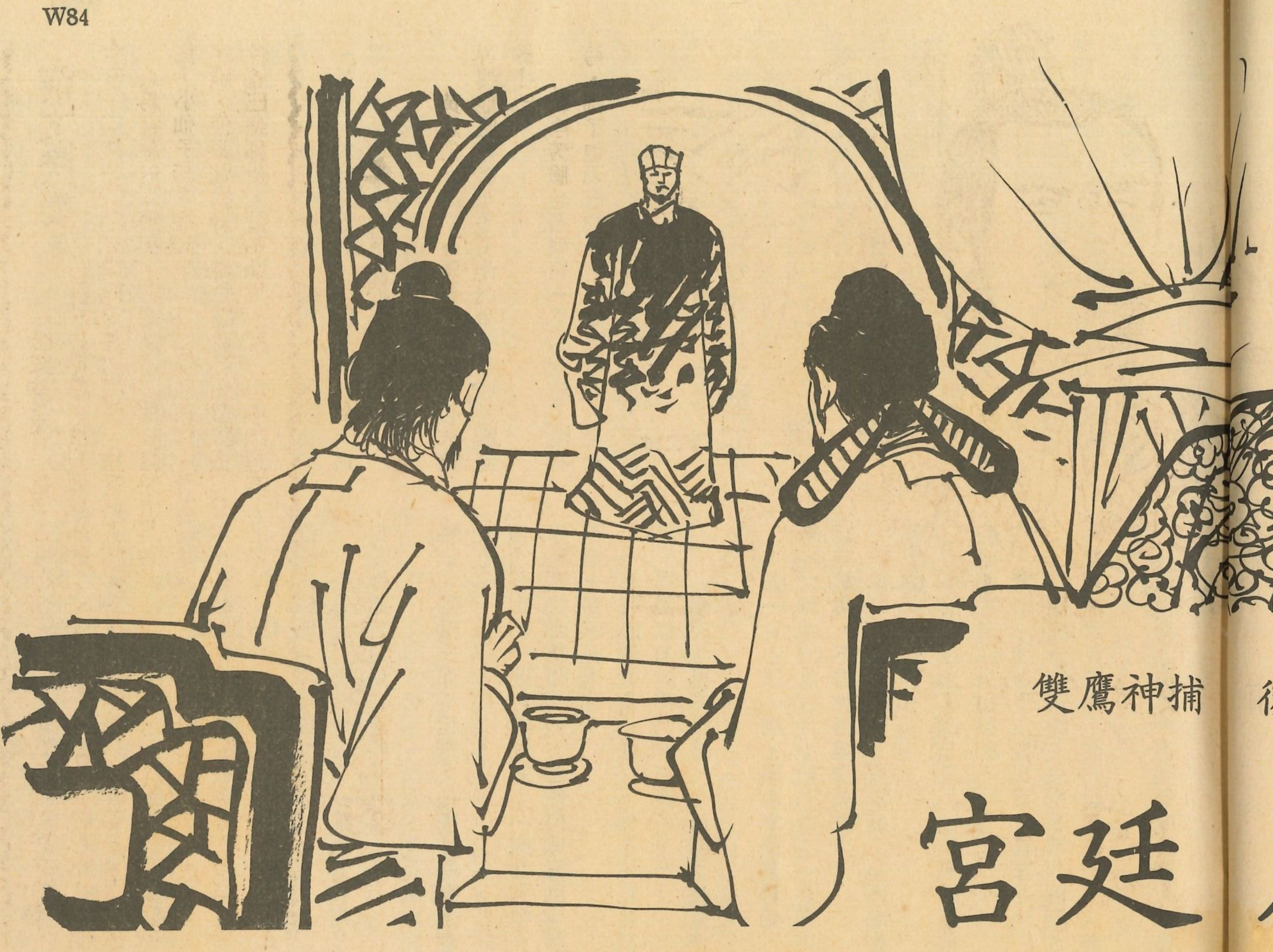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分兩批行動　各找尋目的

黃鶯道：「一刀殺他太便宜了，起碼得讓他吃盡苦頭，這是他對皇甫少俠說過的！」

韓亭芳臉色微微一變，黃鶯已左右開弓，刮了他兩巴掌，他不知道對方還有什麼厲害的手段未使出來，忙道：「啊，我記起了，我好像聽楚雲提過，說三奇莊就在熊耳山中！」

崔一山道：「偌大的一座熊耳山，綿延百餘里，座落在何方？」



黃鶯道：「他這人的腦袋有點問題，要再打一打才會清醒！」說着又摑了韓亭芳幾掌，韓亭芳雙頰頓時腫得好像豬頭！

古逸飄道：「姑娘別怪，像他這種好色的人，不如一刀將他那活兒切下來，免得婦女受罪！」

韓亭芳臉色大變，急道：「且慢，假如我帶你們去，對我有何好處？」

古逸飄也用力摑了他一巴掌，道：「沒你討價還價的餘地，你只能將功贖罪！上馬！」

四人連夜向西行進，黃鶯在路上問道：「你們是怎樣抓住管一見的？」

韓亭芳與楚雲當時便躲在管一見着了道兒的附近，所以十分清楚，便將情況說了一遍，古逸飄長嘆道：「料不到管笑面終年打雁，反遭雁啄眼，姓韓的，你由現在開始，就得求佛祖保佑老管，假如他損失一根毫毛，咱們便在你身上討回！」

韓亭芳暗暗叫苦不迭，深怪自己沒有聽楚雲的警告，終於因好色而遭了殃！

× × ×

那笑聲未止，黃柏志已破口罵道：「小妖女，有種的便滾出來！」

橫樑上傳來小仙子的聲音，她嬌聲笑着道：「我當然無種，要不我便是臭男人了！」

管一見瞪了馮曉年一眼，怪她搜查時忘記觀察樑上的情況，當下咳了一聲，道：「蘇振邦呢？」

小仙子輕輕自樑上跳下來，此刻她已換了一套黃色的衣裙，外披白披風，看來更爲嬌俏，若非管一見尋人着了她的道兒，有誰相信她心腸比蛇蝎還毒？

管一見見她不答，不由怒道：「你不用再端架子，老夫縱然死去不會求你！」

小仙子忽然又問道：「你有沒有運過功？」

管一見更怒，却不便發作。「你這是什麼意思？」

「反正你們不能出來，你何不運功試試？」

管一見大笑，聲音却十分嚴厲：「你以爲老夫會聽你的命令？」

小仙子毫無怒意，只淡淡地道：「隨便你，我肚子餓了，要去找些吃的，等下再陪你聊天！」說着便往內堂去了。

馮曉年道：「這小妖女又在玩什麼把戲？」

黃柏志冷哼一聲，道：「鬼才知道！」端木盛輕輕推一推他，他回頭望去，只見管一見坐在地上沉思，便不敢開腔打擾他。

過了一陣，管一見忽然盤膝運功，衆人以爲他要迫毒，都十分緊張，不料過了半盞茶工夫，管一見便散了功，衆人見他臉色鐵青，知道情況不妙，心情都十分沉重。

黃柏志乾咳一聲，道：「那妖女說要拿東西來給咱們吃，爲何還不來？」

夏雷道：「她給你吃，你敢吃麼？」

管一見淸一淸喉嚨，道：「大家沉住氣，說不定還有生機！」

端木盛等人便暗思辦法，却苦無良策，夏雷忽道：「咱們試試可否將鐵枝扳開！」他跟端木盛合力拉一條鐵枝，却不能動之分毫。

管一見道：「這鐵籠是精鋼所製，你們無能爲力，而且老夫又……」

夏雷忍不住問道：「頭兒，你覺得如何，體內的毒發作了沒有？」

管一見道：「內力仍然沒法聚攏，運功時胸腹漲悶！」

馮曉年咬牙道：「有機會出去，一定要將那妖女碎屍萬段！」可是衆人默算一下，管一見應該在下午到晚間毒發，都很感難過，沒人搭腔。

管一見道：「老夫還未死，你們悲傷什麼？」一頓他又道：「萬一老夫有什麼不測，你們也一定要把此案查清楚，不許壞了我的招牌，事後隱居山林，不可再與朝廷或江湖人物來往……唉，也是老夫連累了你們，當初如不答應佟維雄那官老兒，便什麼事也沒有！」

端木盛說道：「頭兒你這樣說，咱們可受不了！就算咱們一齊死在這裏，也沒人會怪你！」夏雷等也紛紛表示，死而無怨。

管一見笑道：「老夫知道你們不會怪我，是老夫自己心中難安而已！唔，不知老鷹他那邊情況如何！」

端木盛精神一振，道：「不錯，還有沈頭兒他們，說不定蘇振邦等人走得匆忙，是因爲情況有變，這倒是好事！」

夏雷脫口道：「不錯，一定是如此！」衆人都燃起了一絲希望。

管一見忽然道：「住聲，她來了！」

衆人緘口，俄頃果見小仙子捧着一具長長的食物盤，滿臉春風地走過來，道：「眞是天無絕人之路，他們還留下不少食物，你們看有鷄、有肉，還有青菜臘肉！」她用力一嗅，瞇着眼道：「好香！」

黃柏志斥責道：「妖女，你自己享受吧！」

小仙子道：「這不可惜嗎？我的烹調手藝還眞不錯哩！」

管一見冷冷地問道：「小姑娘，你爲什麼不走，蘇振邦他們去了那裏？」

小仙子自顧自將食物盤放在地上，道：「我先把飯端來，再陪你說話！」她一翻身又去了。

夏雷道：「這妖女又不知弄些甚麼玄虛！」

端木盛道：「此女心如毒蝎，不可大意！」

小仙子的話果然沒有誇大，她的烹調手藝頗有水準，衆人聞到菜香，肚子立即咕咕响起。

一回，小仙子又捧了一鍋飯來，接着又拿了碗筷過來，她先盛了六大碗飯，再盛一碗小的，她自言自語地道：「我吃這碗小的便够了！」端木盛等人肚子雖餓，但都冷眼旁觀，沒人理她。

小仙子將飯一碗碗，透過鐵枝與鐵枝間的空隙遞進去，夏雷好幾次要抽刀將其手臂砍下，都爲管一見的眼色所阻。

小仙子嫣然一笑，道：「這些盛菜的碟子太大，拿不進去，委屈你們伸手出來挾吧！」她端起那碗飯，扒了一口，見他們不動筷，臉上現出一副愕然的神情。「你們爲甚麼不吃？」

馮曉年冷哼一聲，道：「這不是人吃

的，咱們可不吃！」

「不錯不錯，這是神仙吃的！」小仙子每樣菜都吃了兩口讚道：「好香，看來我日後可以去皇宮做御廚了！」

她吃了小半碗飯，見他們仍然不動筷子，便笑笑道：「管叔叔，他們都怕死得很，難道連你也是如此？那豈不令姪女失望！」

管一見忽然捧起一碗飯，又伸筷挾了一箸菜，從容地吃着，小仙子眉開眼笑地問：「姪女的手藝兒還見得人麼？」

「不錯，味道正合老夫胃口！」

小仙子喜道：「那你老人家多吃一碗，反正還有飯。喂，你們頭兒都吃，爲何你們不敢吃！」

衆人都隱約猜到管一見的意思，沒有他的暗示也不敢伸手，小仙子道：「我知道了，你們是害怕我在飯菜中下毒，眞是好笑，我自己也吃嘛！」

馮曉年道：「你這詭計，騙得了別人，騙不了咱們！誰不知道你是否在事先服了解藥。」

小仙子轉頭問管一見：「管叔叔，你覺得出這些飯菜有毒嗎？」

管一見不答反問：「老夫剛才問你，蘇振邦去那裏，你還未答！」

小仙子噘着嘴道：「我昨天跟你們一齊見他，怎知道他去那裏？就算他要通知我，也沒時間！」

「他還有甚麼巢穴？」

小仙子道：「我跟他們眞的不認識，我只認識楚大哥而已，楚大哥是個有志氣的人！」

管一見暗哼了一聲，又問：「你爲何不離開這裏?反正咱們也跑不出去！」

小仙子嫣然一笑：「我喜歡跟你聊天，所以才用機關困住你！」

馮曉年插腔道：「你懂得使用這裏的機關，還說未來過？」

「我是無意中發現的！」

管一見道：「你害怕老夫死掉，無人會替你解那『海枯法』吧？」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誰說你會死？我看你還可以活一百年！」

管一見剛好吃了一碗飯，便將碗放在地上，把臉一沉，說道：「你還敢來耍老夫？」

小仙子一臉委屈地道：「姪女怎敢，你不相信便問問他們，看他們會認爲你活不到一百歲否！」

黃栢志罵道：「妖女，你不用花言巧語，那天你怎對咱們頭兒說的？」

「今天我說的沒錯，今日的話也是眞的！」

管一見心頭一動，不由拿眼望着她，暗暗忖測她的意思，小仙子道：「你那碗飯有解藥，不信你再運功試試！」

管一見默默運功，夏雷道：「姑娘要用此法來交換？」

小仙子淚光欲滴，道：「我眞的是被蘇振邦那老匹夫出賣的！」

黃栢志問道：「他出賣你甚麼？」

「他們偷偷溜掉，完全不理我的安危，可是讓我見到他！便再請他吃一根『神針』！」

「你身上還有那追魂奪魄甚麼，甚麼神針的麼？」

小仙子「噗嗤」一笑道：「是『奪命鎖魂索魄追神閻王神針』！」她笑得十分天眞：「我是騙你們的，那種針只叫『追命閻王針』！」

端木盛等人見她這樣說，都半信半疑，小仙子又道：「你們爲何不吃飯？」

黃栢志一聽，立即端碗大吃，其他人也紛紛動筷，端木盛問道：「既然你有意解開這段樑子，爲何不開啓機關？」

小仙子把菜推到鐵籠邊，道：「等你們頭兒『醒』來再說吧。」

此刻管一見運功正在要緊關頭，只見他頭頂上冒出絲絲白烟，小仙子心中暗驚：「這老兒的內功比師父還厲害！」嘴上却笑嘻嘻地道：「眞好玩，管叔叔頭頂還會噴烟！」

再過頓飯工夫，管一見身子响起一陣「必必剝剝」的聲音，又過半晌，只見他緩緩睜開眼，神光湛然，小仙子拍手說道：「管叔叔，你完全沒事啦，姪女沒騙你吧！」

管一見道：「你開了鐵牢，老夫替你解制吧！」

小仙子高高興興地跳上横樑，神態就像個小孩子。俄頃，只聽「刷」的一聲，那鐵籠巳升上屋頂，不見踪跡，小仙子跳了下來，黃栢志與馮曉年便將她圍住，管一見喝道：「讓開，老夫不能食言！」

小仙子對他倆扮了一個鬼臉，乖乖坐在地上，道：「要如何運氣，請叔叔指點一下！」

管一見根本是騙她的，有甚麼「血枯法」，當下也不說破，伸手隨便在她後腰輕輕戳了兩下，道：「行了！」

小仙子不能置信地問：「這樣就將禁制解開？」

管一見悠悠地道：「你不相信老夫的功力？」

小仙子只好笑道：「管叔叔武功天下第一，姪女怎敢不相信？」

夏雷忽然抽出刀來，這次管一見不但沒有阻止，而且轉過身去，小仙子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帶咱們去找蘇振邦！」

小仙子叉起腰，道：「我不帶你又能奈我何？」

夏雷道：「夏某雖然一向不欺侮單身弱女，但此事重大，今日就說不定了！」

小仙子將雙臂繞在胸前，悠閒地道：「我才不怕！」

夏雷刀快如閃電，「刷」的一聲，那刀巳架在小仙子的脖子旁，冷冷地道：「你還要不要命？」

小仙子也笑問道：「你要不要命？」

夏雷一呆，咬牙道：「你莫以爲我不敢殺你！我敢相信，沒有你帶路的話，咱們還可以找到蘇振邦！」

小仙子無視於夏雷的寶刀，還走前兩步，說道：「管叔叔，咱們現在還是寃家麼？」

管一見沉吟了一陣才道：「老夫一定要偵破此案，保住招牌，爲達此目的，可能要犧牲一些細節！」

「這樣，您老人家是要犧牲我了！」

「只要你說出蘇振邦的去向，老夫絕對不會難爲你！」

小仙子「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管叔叔眞的這般相信姪女?你可能會對這句話後悔的！我隨便說個地方，你便肯放我下山麼？」

管一見心頭一震，忖道：「這丫頭果然不好對付！」但一時語塞，沉吟不語，小仙子却又道：「姪女眞的不知蘇老匹夫去了那裏，不過，我願意跟你們一齊去找他！」

黃栢志道：「找到他，你又可以置咱們於死地，你以爲咱們不知道麼？」

小仙子沒有理會他，仍問管一見：「管叔叔，你還未答應我！」

管一見想了一下，才說道：「好，老夫就暫且相信你，不過你這人令人難以放心！」

「你又要在我身上下禁制？」

管一見忽然揮揮手，說道：「算了，大家以信爲先！我問你，你認爲他會去那裏？」

「一定是去找皇帝老子！」

「去那裏？」

「姪女眞的不知道，不過楚大哥一定會知道。」

「楚雲又在那裏？」

「他的下落，姪女也不知道，不過我不會出賣他！」

管一見忍不住問道：「楚雲跟你到底是甚麼關係？」

小仙子眼圈兒忽然一紅，道：「這世上只有他對我好，不管他叫我做甚麼事，我都會聽他的！」

馮曉年插嘴問道：「你師父呢？」

小仙子說道：「不好，她經常打我罵我！」

管一見說道：「她只是恨鐵不成鋼而已！」

「不，她……她經常無理取鬧……罵我長得太漂亮，所以我便偷偷跑出來！」

「你師父住在那裏？」

「神仙谷！」小仙子又道：「我不會再告訴你！」

管一見道：「老夫也不再問你，咱們下山吧！」

「且慢！」小仙子忽然有點不好意思地道：「你們都去喝水吧，喝得越多就越好！」

夏雷問道：「爲甚麼要喝水。」

「那些飯有問題……」

黃栢志叫了起來：「我早知道你不會安着好心。」

「防人之心不可無嘛！」小仙子道：「我怎知道管叔叔會吃那一碗飯?給他解藥他也未必相信……而且我也想試試他的胆量！他中了神針之毒，吃了那碗飯，剛好可以化解體內之毒，沒中神針的，吃了反而有事，不過大瀉一場之後，便沒有事了！」

馮曉年道：「我頭兒吃了飯，你明知飯有問題，便不該再叫咱們吃！」

「誰叫你們口口聲聲叫我妖女，我不該讓你們吃點苦頭麼？」小仙子道：「你們再不去，便來不及了！」

管一見道：「聽她的話，快去！」端木盛等人不敢怠慢，都跑到後面去了，小仙子咭咭地笑着，笑得十分開心。

管一見覺得有點奇怪，問道：「你將毒藥和解藥藏在甚麼地方，爲何老夫查不出來？」

小仙子格格地笑道：「連你也查不出來，所以我才覺得開心，現在不告訴您，也許以後我會自動搗開這個謎底！」

管一見縱横湖海數十年，面對這位小姑娘，竟有點手足無措之感，心中暗嘆：「莫非老夫隱居兩年，智力便退步了！」

過了好一陣，才見端木盛等人垂頭喪氣地走過來，小仙女笑得花枝亂顫，馮曉年罵道：「都是你，你還敢笑！」

「對不起！我看你們現在下山也不太適合，等我替你們做一頓午飯贖罪吧！」

黃柏志道：「你自己吃吧！」

馮曉年道：「我去做飯！」說着去後頭了，忽然端木盛與夏雷等人又相繼向後堂奔去，小仙子再度大笑。

管一見沉聲道：「你常以戲弄別人爲樂麼？」

小仙子噘着小嘴，道：「玩玩嘛，有何打緊！」

「你跟老夫到裏面搜查一下！」

小仙子不敢反對，跟着管一見到內堂搜查，看來三奇莊的人並不太多，他們亦走得很忽忙，衣服都來不及收拾，管一見猜不到他們爲何會捨下自己突然離開，有點悶悶不樂。

到了下午，衆人一齊下山，管一見派黃柏志東行報訊，自己則帶人仍向西行，沿途仍留下標記，以作聯絡。

× × ×

黃柏志身負重任，不敢怠慢，急急趕路，只是他們乘來的坐騎，巳全被蘇振邦帶走，迫得步行，長途跋踄，自然不及乘馬，加上大瀉一場，體力不支，走到天黑，便到洛陽城歇息，準備明天一早買馬代步。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黃柏志便買了一匹快馬，沿官道向東疾馳，巳時未過，迎面馳來幾騎，來勢洶洶，他忙將馬拉開，沿邊緣而馳。經過那幾匹馬時，忽聞「咦」的一聲，他下意識轉頭望去，却看到幾張熟悉的臉龐！不由脫口叫道：「崔老前輩，古老前輩！」

古逸飄與崔一山也認得他，齊聲問道：「你們頭兒呢？」

黃柏志見崔一山懷中躺着一條漢子，又有一位唇紅齒白青年，便道：「此事說來話長，兩位前輩可否借個地方談談？」

古逸飄一指不遠之處的一座小樹林，道：「就到那邊去吧！」

黃柏志問道：「崔大俠，你懷中那人受了傷？」

崔一山道：「此人叫做韓亭芳，咱們正要從他身上查探皇甫少俠的下落！」

黃柏志驚喜交集地問道：「三哥被他們抓住了麼?對啦，他一定知道楚雲的下落！」

說着衆人巳到林裏，古逸飄封住韓亭芳的暈穴，先替黃鶯介紹，黃柏志也不客氣，急不及待地將別後的情況說了一遍。

崔一山與古逸飄互望了一眼，心中都盤算起來，半晌古逸飄才道：「莫非那皇帝老子逃掉了！」

崔一山道：「這個可能性不大，可能京師那裏發生了什麼事，事關重大，所以蘇振邦帶人悄悄進京！」

黃柏志道：「咱們頭兒也認爲一定是他們內部出現了問題！」

古逸飄道：「咱們快追老管吧！」

崔一山道：「等等！」他拍開韓亭芳的暈穴，問道：「蘇振邦和楚雲不在三奇莊，他們會在那裏？」

韓亭芳臉色忽陰忽晴，崔一山一看便知道有蹊蹺，當下忙加上一句：「只要你帶咱們找到皇帝，咱們便放你離開，絕不難爲你！」

韓亭芳苦着臉道：「韓某信得過你們，不過只怕他們不會放過我！」

黃柏志道：「咱們不說，有誰知道你出賣他們？」

「怎會不知道？我追黃姑娘沒回去，楚雲不用猜也知道！」

古逸飄不耐煩地道：「那你到底說不說？」

「韓某有個條件，你們在事後要保護我，直至把他們全部逮捕之後！」

崔一山道：「沒問題，你說吧！」

「他們在潼關外有個巢穴，皇帝是由『兩極仙翁』負責運出關的，大概是藏在那裏！」

崔一山喃喃地道：「兩極仙翁便是那兩個老怪，一高一矮，一使『丙火神功』，一使『癸水神功』的麼？」

「不錯，這兩人負責看守皇帝，他倆武功既高且怪，在關外罕有敵手！」

古逸飄冷哼一聲：「不用你替他倆賣膏藥！你這小子還不老實，潼關之外，地方偌大，那巢穴到底在何處？」

「在一座古墓中，機關重重，裏面的情況，我也不太熟悉，只去過幾趟！」

「那你的職位是什麼？」

「中原方面的聯絡負責人，楚雲的職位跟我一樣，不過他頗得上面的信任，知道的比我多！」

黃柏志趕緊再問一句：「你說的上面是誰？」

「眞的，我不知道！」

「那你憑什麼聽令於他？」

「有好處誰不肯聽？連兩極仙翁都肯，韓某還會猶疑麼？」

「楚雲是什麼來歷？」

「沒人知道，不過他好像對六盤山那裏的情況十分熟悉，也許以前在那邊活動，也可能楚雲只是個化名！」

黃柏志再問：「鄭州知州沙大人，是你們殺的麼？」

「是的，黃新泰奉命到他那裏臥底，不過沙逸志也是咱們的人！」

古逸飄訝然問道：「既然如此，爲何殺死他？」

韓亭芳道：「信陽城的怡香院是他開的，咱們利用他這個關係，擄走皇帝，又怕沈鷹和管一見會查到他頭上來，所以將綫索切斷！」

「既然皇帝已落在你們手中，你們還有什麼顧忌？」崔一山問道：「侯掌櫃也是你們的人？」

「龍門客棧是我們這邊人開的，侯建元只是個小角色！」韓亭芳道：「至於如何要切斷這些綫索，我只是奉命行動，不知就裏！」

崔一山續問：「那座古墓有多少個高手？」

「不會太多，只是機關重重，不知路徑的人，寸步難行！」

「你們這邊還有些什麼高手？」

黃柏志在旁再加上一句，道：「京內有那些大官跟你們勾結，你們準備扶誰登基？」

韓亭芳說道：「好像還未決定……我只知道京師中已有很多大臣答應支持新君，最重要的是得到一些掌握重兵的大將支持！」

古逸飄道：「上了道再慢慢問，否則追不上老管了！」

黃鶯很緊張地問道：「不知皇甫少俠他……」

黃柏志安慰她：「三哥一定能够吉人天相，現在咱們只能先救皇帝了！」

衆人再度上路，由於有了確實的消息，所以，到洛陽城，黃柏志立即去衙門，過了一會才回來，黃鶯問道：「你去做什麼？」

「我將皇上被囚於古墓的消息寫了一封信，着人速送上京師給佟大人！」

崔一山道：「送去京師只怕佟維雄也未必收到！」

「放心，還有一封信是交給解大人的，他只是個小官，料不會引人注目！」

衆人再度上路，黃昏已經過三奇莊，到晚上他們便找到管一見留下來的標記，看來他們是要出潼關的，由於冬夜無月，找尋標記十分困難，因此衆人到達一座樹林，便索性停下來過夜。

次日再度西行，午後終於在三門峽附近追上管一見，管一見問明了一切之後，十分高興，可是又爲古墓的事而担憂，暗道：「假如顧思南在此便好了！」顧思南對機關消息及開鎖十分了解，以往每遇這種困難，都由他負責。

小仙子見韓亭芳表現軟弱，在他腰上踢了一脚：「你有沒有出賣楚大哥？」

韓亭芳冷哼一聲，道：「你跟着他們，比我更加背叛！」

「胡說，我又不是你們的人，什麼背叛不背叛！楚大哥只叫我逮住管叔叔，可沒叫我不許跟他們在一起！」

「那你爲何解了他身上的毒？」

「是他自己解的！」小仙子又踢了他一脚，痛得韓亭芳呱呱大叫。

管一見制止小仙子虐待韓亭芳，和顏悅色地問道：「你們把皇帝捉去，爲何不加以殺害？」

韓亭芳道：「他現在死了沒有，韓某可不敢担保，只知道開始時他不飲不食，但後來也肯進食，估計他怕死得很，不會自尋短見！」

端木盛接問：「太子呢？」

「也未死！」

「爲何不殺死他？」

「聽說『上面』不想將事情弄大，造成內戰，所以希望說服皇上自動退位給新君！」

「這也不是太難的事，皇上怕死，自然會答應。」

韓亭芳苦着臉，說道：「他好像還未答應。」

管一見忖道：「皇上這次倒也聰明，只要他寫下一紙詔書，那條命便完蛋了！」當下他見再掏不出什麼，便下令上道，小仙子不知打着什麼心思，一路上都傍在管一見旁邊。

他們過潼關後，天色才黑，休息了一夜，次日再度西行，原來那座大墓便在咸陽城外，管一見舊地重遊，心生感慨（詳見拙作「陵墓驚魂」），不過此座陵墓與上次那座不同，而且相隔兩三里，上次那座是隱蔽的，這次却是露出地面的。

墓碑已不見，就是石仲翁和石馬也都已殘缺不全，管一見問道：「咱們如何進去？」

韓亭芳道：「我每次進去，都有人帶路！」

「如何跟裏面的人聯絡？」

韓亭芳指着一座沒有頭的石仲翁道：「你們推開那座石仲翁……」

管一見解開他的痲穴，道：「由你來吧！」韓芳亭舒展一下四肢，然後走前，雙臂抱住石仲翁，向左一轉，再向右轉動兩次，然後再向後一推，石仲翁退後尺餘，只見地上有個拳頭般大小的小洞！

韓亭芳拾起三塊小石頭，依次拋進小洞，良久，才聽到石頭着地之聲，管一見迫近幾步，右掌遙對韓亭芳的後腦，傳音道：「假如你答錯一句，老夫便一掌斃了你！」

韓亭芳點頭表示聽見，半晌下面忽然傳來一個怪異的聲音：「黃泉路上正寂寞，喜聞土墳添新鬼！」

那聲音十分難聽，令人覺得好像來自地獄，韓亭芳蹲下對着那個小洞道：「昔日戲言身後事，如今一一到眼前！」

地洞內又飄出聲音：「生爲人君死爲雄！」

韓亭芳又開口答道：「青天黃泉侍君側！」

地洞飄出來的聲音比較自然，問：「誰？」

「中原聯絡人！」

「入地獄何事？」

韓亭芳轉頭看了管一見一眼，才說道：「管一見已被咱們抓住，奉軍師之命送來！」

「等等！」地洞裏傳來這兩個字之後便不復再聞，韓亭芳立即將石仲翁推回原位。

小仙子道：「咱們一進去便抓住他，不就行了！」

韓亭芳苦笑道：「有這般容易，韓某便不用担心了！」

小仙子不服地道：「難道他的本領比天還高，咱們這許多人都對付不了他？」話音剛落，衆人所至之處，忽然微微震動起來。

管一見急道：「大家小心！」

「蓬」的一聲，一隻石馬忽然仰天倒在地上，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裏面傳出一個聲音：「地獄之門已爲君打開，請進！」却不見有人出來！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推着韓亭芳向那洞口走去，衆人跟隨在後面。

× × ×

再說崔一山與古逸飄剛離開，沈鷹便令手下們改換裝束，又拿出雲飛烟的易容藥來，給他們應用，須臾，衆人便裝扮成一隊商旅，押着一輛馬車出城。

佟維雄與沈鷹比較矚目，所以坐在車上。黃昏之前，他們便過了黃河，繼續北進。

沈鷹在車廂裏，抽着旱烟，問道：「佟兄對京師裏的大員，心中有沒有個底？估計有那幾個人比較難靠？」

「這很難說！」佟維雄雙眉深鎖，憂心忡忡。

沈鷹噴了一口烟，續問：「那麼有那幾個比較可靠的？」

佟維雄嘆了一口氣：「皇上失踪的時日已不短，國家無主，人心震盪，現在我也不敢肯定誰可靠，誰不可靠！」

沈鷹有點不悅：「老夫沒要你保證，凡事總要有個比較，難道你認爲府上便一定可靠？嘿嘿，說不定亂黨已派人潛伏在府上，等你回去送死！」

佟維雄臉色一變，道：「小弟矢志不變！」

沈鷹用力敲掉烟灰：「老夫不是太子，你不用在我面前矢志，老實說，你準備直接到你家去？」

「有何不可？」

「理由老夫剛才已提及！」

佟維雄沉吟了一會兒，道：「翰林院學士華千山華大人在皇上遇事之後便回京，對京裏的現今情況，必較了解，而且他是皇上的紅人，不如去找他吧！」

沈鷹冷冷地道：「此人在皇上遇事之後，便急急離開，只怕有問題，不能去找他！」

「給沈兄這樣一說，小弟也方寸大亂了！」

沈鷹又裝了一鍋烟，緩緩地吸着，忽然抬頭問道：「孔尙古孔大人跟你交情如何？」

「一般，不過他在翰林院內，你不担心？」

「孔修撰（修史的官名），爲人秉正，以老夫之見還可以信任之！」

「你跟他有交情？」

「談不上，不過見過幾次面而已，就先去找他了解一下！」

佟維雄搖搖頭。「他官太小，只怕所知有限！」

「不，他不是一般書呆子，此人胸懷大志，在翰林院裏修撰編寫的歷史是讓皇上看的，你該知道有多少成眞實！所以他在家裏另編一册，由太祖寫起，這一本肯定比較接近事實，起碼寫他心中要寫的，是故他對各地民間的風俗，和對朝廷政策的反應十分留心，老夫與他認識，便是由此而起的！」

佟維雄問道：「他向你打探民間的反應？」

「還有管一見！」沈鷹噴了一口烟，道：「這種人一般比較耿直，相信他不會跟亂黨同流合污，而且他爲了替歷史留下眞實的一頁，一有風吹草動，必會默默觀察，雖然亂黨不會看上他，但他會用他的眼睛看，是故一般情況他應該會知道！」

佟維雄道：「只要沈兄認爲此人可靠，小弟沒有異議。」說着車子已停下歇宿了，兩人的交談，至此暫停。

次日，他們改爲乘馬，速度快了許多，不一日便到達京師之外，此刻他們乂化裝爲商旅，到永定門前見有許多官兵，荷槍插刀檢查進出的人，沈鷹臨時改變不進城。

佟維雄道：「小弟在這附近有位遠親，咱們到他家去！」

沈鷹問道：「安全否？」

佟維雄道：「這位遠親只是位小富，家裏有幾間房舍，人口不多，乂是遠親，甚少來往，除了家人之外，別人不知小弟有此親戚。」

於是衆人在他的帶領下，走了兩里多路，便來到一座小莊院前，佟維雄去拍門，半晌便有人來開門，那門公見外面有這許多陌生人，吃了一驚，佟維雄忙道：「請問姚遠兄在家麼？請告訴他一聲，說他那位在城內的遠親來探他！」

門公年紀不小，看來在姚家已當了不少年長工，只是認不出佟維雄來，便問道：「請問大爺貴姓？」

佟維雄壓低聲音，道：「敝姓佟！」

門公眨眨眼，遲疑的問道：「可是那位……」

「您心知便行，別叫出來！」

門公見他神秘兮兮的，便道：「老爺在家，大爺們請進來再說！」他將家人迎進大門，關上門乂引他們上大廳。「大爺們且坐一會兒，待老奴入內禀告！」

話音剛落，裏面已有人高聲問道：「姚家慶，什麼貴客到？」

佟維雄道：「姚表哥，是小弟！」

門公姚家慶已叫道：「老爺，是佟大人！」

俄頃只見一位身裁瘦削，臉目清癯的老頭，自內拄柺出來，見到佟維雄，神情一愕，道：「佟表弟，你今日爲何這般打扮？」

「一言難盡，將來有機會再告訴你！」佟維雄道：「這些人都是小弟的好友，都是非同小可之人，咱們準備在你家裏住幾天，料表兄不會拒絕？」

「你肯來舍下，這是愚兄的榮幸！」

姚遠連忙吩咐下人去準備茶水點心。

沈鷹道：「姚兄不用客氣，嗯，這幾天城內有什麼情況麼？」

姚遠看了佟維雄一眼，佟維雄忙道：「小弟剛自中原回來！」

這些天來，城內好像有點緊張，大隊官兵在各處街巷巡邏，幾處大門駐守的官兵就更加多了，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姚遠忽然打了個哆嗦，問道：「表弟，不是朝廷發生了什麼事吧？」

佟維雄道：「小弟也不知道，但估計不會是大事，要不，早就亂了！」

「但願如此，否則就苦了百姓了！」

佟維雄心中暗道：「假如這次眞要改朝換代，只怕我比任何人還慘！」他忽然想起家內的老少來，甚爲他們担憂。

吃過晚飯後，佟維雄將沈鷹拉到房內去，輕聲道：「老沈，小弟有許多事求求你……」

沈鷹一怔，道：「佟兄有事請說，老夫辦得到的，絕不推辭！」

「沈兄若有機會的話，請先到舍下一行，把這封信交給內人或犬子！」佟維雄自懷內掏一封信來，沈鷹一口應允，將信收進懷內。

× × ×

二更將盡，臘月夜風如刀鋒凌厲，刮得地上塵沙飛揚。

這是個打死狗也不出門的日子，沈鷹却在這個時候離開姚家，爲了避免讓人發現身份，他頭上扎了一塊黑布，臉龐也用黑布捂着，一身灰布衣褲，腰插烟桿，快步向城門馳去。

此刻城門緊閉，牆頭上不斷有官兵在巡邏，風燈光如白晝，沈鷹等了許久仍未有機會，只好冒險，他拾起幾塊小石頭，向左邊的一串風燈射去。

那串風燈應聲落地，沈鷹第二塊石頭和第三塊石頭已相繼射出，緊接着，城頭上的另外幾串風燈也跌了下來，上面登時傳來一陣吆喝聲。

沈鷹身子如離弦之箭射出，至城牆脚，身子凌空拔起，勢子將盡之時，只見他右手飛出一條細𦈏繩子，繩子末端繫着一隻小鐵鈎，那鐵鈎鈎住城垜，沈鷹借力再上，身子已翻了上去！

他雙脚不停，一邊收繩，一邊向城內方向奔去，兩個起落，已落在城內街道上，他雙脚一錯，射上一棟平房屋脊後，蹲身伏下！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疾如白駒過隙，城頭上那些官兵，只見一抹黑影掠空而過，眨眼便不知去向，尙以爲自己眼花看錯！就連沈鷹自己對這一連串動作，也十分滿意。

城頭上一陣凌亂過後，乂歸于平靜，沈鷹這才躍到後巷，向內城方向奔去。

京城深夜沒有行人，但巡邏的官兵隊伍却不少，一隊隊穿梭巡弋，使沈鷹行動速度大受限制。

孔尙古住在崇文門附近，沈鷹好不容易才來到他家前，見門簷上掛着一盞寫着孔府的風燈，知道沒有找錯，便輕輕越牆而進。

牆後是座小院子，一株臘梅在寒風中盛開，冰冷的空氣，帶着絲絲的香味，沈鷹曾經來過，駕輕就熟來至書房外，只見紙窗內懸着棉布帘子，黑不隆冬的，看不到裏面情景，沈鷹正想踏上走廊去寢室敲門，忽聞書房內有個咳嗽聲！

沈鷹大喜，忖道：「莫非他還未睡？」不假思索，便伸手扣門。

房內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夫人你先睡吧，下官寫了這頁就回房！」

沈鷹再扣門，裏面傳來一陣沙沙聲，一忽門便拉開了，那人乍見一個幪面人，驚愕之下，張口欲叫，却被沈鷹快一步，伸手封住他的啞穴，然後輕聲道：「兄台勿驚，老夫是昔日江北總捕頭的沈鷹！」他關上門後，再將幪面巾拉下。

那人正是孔尙古，此刻驚魂稍定，欲言無聲，沈鷹道：「請孔夫人莫高聲張叫，老夫便替你解開啞穴！」

孔尙古點點頭，沈鷹依諾解開其啞穴，孔尙古喘了一口氣，說道：「沈大人請坐！」

沈鷹見書桌上文房四寶齊全，還有一大叠寫好的稿子，孔尙古連忙拉開抽屜，將寫好的稿子放進去。「孔大人好用功，夤夜不眠，爲歷史留下遺跡，崇高精神，令人敬佩！」

孔尙古乾咳一聲，說道：「沈大人不是歸隱山林，不問世事了麼？爲何夤夜蒞臨寒舍？」

沈鷹道：「老夫本想就此渡過殘年，奈何被佟大人拖下渾水！」

孔尙古沉吟了一下才道：「佟大人忠心耿耿，令下官更爲敬佩！」

沈鷹見他拖到主題邊緣，便開門見山地問：「老夫敬佩孔大人的錚錚風骨，因此不惜冒險來問您幾句話，不知孔大人肯否賜告？」

孔尙古忙道：「沈大人的爲人下官素來欽佩，只要下官所知，當無不言！」

「沈某先謝了！」沈鷹道：「皇上失踪的事，你當巳知道！」

孔尙古不正面作答。「華大人回朝之後，跟幾位王公商量，此事只通知朝內三品以上的高官！」修撰只是個從六品的小官，照理不該知道，但他這樣說，等于知道，沈鷹果然沒有看錯人！

沈鷹抽出烟桿，邊裝烟邊問：「朝內的大臣有何反應？」

「反應不一……詳細情況便非下官所能知道的了！」

沈鷹將桌上的油燈取來，把烟絲點燃，長長吸了一口，淡淡地道：「孔大人，您言有不盡吧！」

孔尙古咳了幾聲：「孔某忠于皇上，這點請沈大人明鑒！至於旁人的反應，事關重大，孔某不敢亂說，恐累及他人身家性命，下官担當不起！」

沈鷹道：「老夫也不喜探取別人的隱私，不過此事關係到社稷，關係到萬千個百姓，也可以令歷史改寫，其重要性相信你比老夫還淸楚！老夫再度下山，不是爲了官復原職，而是不欲蒼生受苦！」

孔尙古側頭問道：「也許新的更勝舊的！」

「但自皇上即位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新君再英明不過擴大版圖而已，但如此一來，窮兵黷武，戶姓仍要受苦！」沈鷹乂噴了一口烟：「最怕的是會由此爆發一場內亂，斯時若外夷乘勢攻華，會是什麼局面？」

孔尙古低頭不語，沈鷹忽然冷笑一聲：「孔大人自詡忠于聖上，在這十萬火急之際，却不敢用實際行動表示，也有愧你這太史公的稱號！」

孔尙古尷尬地說道：「沈大人所說的，乃至理之言，但萬一看錯了人，後果也堪慮！」

沈鷹道：「可否請孔大人先將朝廷的情況說一下？」

「現在根本沒人上朝，雙方都是暗中行事，保皇黨以梅國舅爲主，贊成另選新皇的則以衞國公爲首！」

「他們準備奉那位爲新王？」

「本來欲奉譚王爲帝，但爲譚王所拒，現在好像要奉寧王！」

「譚王現在何處？」

「也在京師之內！」

「寧王那邊有什麼大臣？」

「聽說神機營和三千營的人馬都被他們拉攏過去，梅國舅那邊只有三軍營！」（西門丁按：五軍、三千、神機合稱三大營，爲駐京軍隊）

「皇上失踪巳將兩個月，他們還不舉事，原因何在？」

「看來他們還未有十足的把握，因爲九門守軍員被他們拉去一半，但御林軍在統領秦輝的掌握中，他們倒是忠心不二的，所以他們不敢輕易妄動！」

「城內平靜麼？」

「表面上看來十分平靜，其實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沈鷹敲掉烟灰，問道：「以孔大人之見，誰人在這件事中，最起作用？是不是衞國公？」

孔尙古笑道：「死了一個衞國公，寧王還可以另一位代替他！」

沈鷹深覺有理，道：「這樣說來，豈非要擒下寧王才成？」

「不錯，只能生擒，不能格殺，如此困難太大了，莫說他如今深居簡出，而且居所四周，都有神機三千西營的官兵守衞着！」

沈鷹忽然想到一個問題：「皇上曾對寧王不住麼？他爲何要同室操戈？」

孔尙古道：「古往今來，爲了一個權字，殺盡多少人？父子相殘尙且如此，何況兄弟乎？沈大人大概也聽過玄武門之變吧？」

「難道譚王便不想登基？」

孔尙古咳了一聲，道：「這也非人人均有此野心？」

「老夫想去見見梅國舅，不知有何辦法？」

「下官也沒辦法。」

沈鷹問說道：「佟大人家可有什麼事嗎？」

「應該沒有，九門駐軍有一部分駐紮在他府上，外人不能輕易進去。」

沈鷹見沒有什麼可以再問，便長身道：「多謝孔大人相告，老夫告辭了。」

孔尙古緊張地問：「沈大人，你知皇上仍安在否？」

沈鷹不假思索地道：「皇上仍在，是管神捕保護他的！」他言畢便離開孔家。

由於他由孔尙古口中得悉情況，知道情況還未大亂，心頭稍安，便決定進入內城到佟家。

崇文門比永定門戒備更嚴，幸而此刻巳近四更，巡邏官兵都巳十分疲乏，加上連日來不見有人偸偸進城，因此未免有所疏忽，是故沈鷹仍能順利進城。

沈鷹去過佟維雄的提督府幾次，因此老馬識途，來至府前，只見牆內有燈光透射，而府外乂有巡邏的官兵，戒備極之森嚴，沈鷹估計沒法順利逃過耳目，只好現身。

一隊官兵立即將沈鷹圍住，喝道：「來者何人？」

沈鷹取出佟維雄的信，道：「在下奉佟大人密令送信給佟公子！」

一個火長（十人之長，等於現今軍隊之班長），接過信道：「好，請退！」

（未完・七）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三公子遇上粉羅刹，連忙叫鍾木蘭、明珠通知徐廷封，自己把她攔截，當場斃命，犧牲自己成全衆人。徐廷封、雲飛揚趕至，粉羅刹聞响哨撤走……衆人收隊，獨不見鍾木蘭和明珠，原來鍾木蘭要爲蕭三公子報仇，應作人魯徵厨師，下毒不成，却偵知人魯設陷阱誘徐廷封等人入宮擊殺，連忙報訊，慘遭殺害，徐廷封聞訊折回，三魯出動天河上人、粉羅刹截殺，雲飛揚殿後迎敵，雖然殺了天河上人，自己却被粉羅刹殺害。徐廷封悔恨莫及，幸小子已取得破解迷魂法的七煞琴音，準備對付粉羅刹，徐廷封和王守仁聯絡採取行動……

琴彈斷魂曲　天地人伏誅

明珠將感受說出來，大家都非常奇怪，然後傅香君、朱菁照、徐廷封相繼一試，結果都一樣。

最後到小子，對音律小子一竅不通，由衆人一番指點才能夠依照曲譜彈出來，却是越彈越清响，與衆人彈出來的顯然不同，但也彈不了三段，便弱下來，一問小子，可不是內力散渙，乃是越彈所需的內力便越多，竟然接續不上，無以爲繼。

衆人也這才明白，曲譜乃是配合白蓮教的內功心法才能夠發揮威力，南偷與前白蓮教的教主不老神仙乃是兄弟，原是白蓮教出身，所學所授，當然是白蓮教的內功。

也雖然只是彈了三段，陸丹呆木的面上已然有了變化，但是到衆人發現，琴聲已弱下來，陸丹面上的表情變化亦相繼消失。

要在短期內增强內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雲飛揚的遺書中却記載着這樣的一種方法，乃是借助少林易筋經內記載的內功心法，再導入本門的內功心法。

萬法歸宗一少林，更何況白蓮教源出於少林，內功心法原就有許多互通的地方。

易筋經乃無爲大師贈與雲飛揚，而雲飛揚亦答應傷癒之後送返少林寺，在情在理，應該在得到少林派的同意後才可以翻閱，但權衡輕重，也顧不得那許多的了。

×　×　×

在小子徐廷封苦練易筋經天龍訣同時，人魯亦開始進行她的陰謀，皇帝在他的迷惑下首先下旨恢復朱君照的爵位，隨又在早期宣佈身體多病，禪位朱君照。

滿朝文武百官無不震驚，要反對却那裏反對得來，皇帝接又下旨選擇吉日良辰，設壇祈福。

這當然又是人魯的主意，設壇祈福，只是藉口，目的在將異己一網打盡。

手脚也就動在祭天所用的三牲之內，一般諸侯王公祭天所用的三牲，有豬羊，另外配搭鹿或鷄鴨，就是不可以用牛，是爲少牢，皇帝祭天則用豬牛羊三牲，稱爲太牢，人魯打的也就是那條牛的主意。

她的計劃是將那條牛的血以有毒的血完全換去，到祭天之日，那條牛當衆屠宰，只要牛仍然是活生生的，一定不會有人懷疑，那自然會毫不猶疑的將混有毒牛血的酒喝下，解藥在手中，不由他們不唯命是從。

而爲防萬一，由白蓮教徒組成的一隊心腹錦衣衛亦準備臨塲監視，三魯再加上一個粉羅刹，應該就萬無一失的了。

一切計劃都是秘密中進行，徐廷封雖然知道設壇祈福必然是人魯的主意，却想不透有何不妥，要阻止文武百官前去，亦是有心無力。

設壇祈福既然目的在祈求上天保佑皇帝龍體早日康復，除非擺明要跟皇帝過不去，否則還是要去的，王守仁亦是身不由己，唯有將兵符交給徐廷封，待機行事。

江彬高陞方面亦探到白蓮教徒調動的消息，徐廷封更加肯定設壇祈福是一個陷阱，亦唯有調兵遣將，看能否及時找到證據，又能否及時制止。

×　×　×

日子終於到了，在時辰將到之前，文武百官已齊集天壇，徐廷封亦整裝出發，傅香君隨行，會合江彬高陞與所屬趕到附近。

小子行動是到了最後一關，由明珠與朱菁照護法，準備行動完畢立即動身，闖入皇宮，以七煞琴聲將皇帝震醒，再趕到天壇。

只要皇帝及時醒轉，局勢便可以扭轉，小子身負重任，也早已收起平日的嬉笑心情，依照易筋經上記載的內功心法，誘導本身的內力眞氣，終於將任督二穴打通，一時間內力眞氣循環不絕。

小子一連運行三通，肯定沒有錯誤，任督二穴確實已通，並非錯覺，那份喜悅實在難以言喻，不由自主的高興得跳起來。

他易筋洗髓，內力眞氣充沛，一跳便上了樑上，也就一隻猴子也似在樑上連翻上了多個觔斗，風車也似的轉動，連藏在懷中那塊碧玉刀也轉得飛出來。

明珠與朱菁照被小子這一下突然而來的舉動嚇了一跳，再看見小子這種舉動，知道是什麼回事，也都很高興。

他們也都看見那塊碧玉令，不由自主伸手去接，小子却是後發先至，搶在她們前面，將碧玉令接下，一面大嚷：「你們看，我練成了。」

朱菁照立即問道：「你內力眞氣怎樣了？」

小子道：「要多少有多少。」

朱菁照大喜。「那是可以彈完那闋七煞琴音的了。」

「應該可以的。」小子滿懷信心地移步到案前，碧玉令往琴旁放下，雙手隨即按在琴絃上。

他雖然沒有明珠那樣的一雙巧手以及天賦，但這些日子下來勤學不倦，且又是只彈一闋，正所謂熟能生巧，彈起來非獨流暢，也什爲動聽，只是說不出的詭異。

越彈所需要的內力也越多，小子內力循環不絕，琴聲貫徹始終。

陸丹呆木的面容琴聲中又開始有了變化，一時喜，一時怒，朱菁照看在眼內，不由自主走近去。

「你怎樣了？」朱菁照到底忍不住開口。

陸丹沒有回答，面上的表情變化，越來越迅速，也越來越複雜，朱菁照明珠甚至小子都以爲這是醒轉時必然的變化，到他們發覺不妙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挽救的了。

明珠朱菁照越聽越覺得琴聲妖異，四方八面襲來，整個腦袋逐漸爲琴聲佔據，除了琴聲以外什麼也聽不到，想不到，然後血脈開始賁張，眼前所見一片血紅。

明珠當機立斷，連忙收攝心神，也就在這時候，一隻老鼠從樑上掉下，混身冒血。

小子立時驚覺，一看明珠朱菁照的情形，雙手不由停下，與之同時，陸丹狂叫一聲，口吐鮮血，仆倒地上。

明珠朱菁照狂叫聲中亦驚醒，一看這種情形，左右伸手一齊將陸丹扶起來。

血繼續從陸丹的七竅中流出來，他的眼珠在轉動，目光落在朱菁照的面上，突然脫叫一聲：「郡主——」

朱菁照又驚又喜，方待說什麼，陸丹目光已轉向小子。「小子——」

「我——」小子一樣是又驚又喜。

他一個「我」字才出口，陸丹七竅鮮血突然一陣狂湧，身子同時一挺，也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

朱菁照明珠立即發覺，伸手一探，發覺脈搏已斷，氣也沒有了，朱菁照不由抓着陸丹的手搖撼起來，陸丹的屍體立時倒下去，連帶朱菁照也倒了下去。

朱菁照的眼淚再也忍不住狂湧而出，明珠看着朱菁照陸丹，走到小子面前。「你可是胡亂來彈——」

「那有這種事？」小子連連搖頭。「除了這闋曲譜我根本不會別的，彈了這麼多遍，又怎還會錯誤。」

「你彈來却是聽得人很不舒服。」

「我却是完全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其中一定有問題——」明珠焦急起來。「這我們應該怎樣？就是入到皇宮，找到皇帝，一彈將他彈死了，還不是天下大亂？」

「沒用的東西！」小子一股怒氣上湧，便要將琴抓起來擲碎在地上。

明珠手急眼快，一把將琴拿過，小子只有將碧玉令抓起來擲出，他氣在上頭，根本沒有考慮到碧玉令的重要，明珠要接住那裏還來得及。

眼看那塊碧玉令會落在地上，一開爲二，當中飛出了薄薄的另一片碧玉，正飛向明珠身上。

明珠伸手接住，細看一眼，脫口嚷道：「你看——」

小子奇怪的接過，只見那片碧玉上刻着十六個字。

「倒轉陰陽，左右易位，正則斷魂，反則醒魂——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以你方才那樣子彈出來的乃是斷魂之音，倒轉來才是醒魂。」明珠隨即將琴左右調轉，放在小子面前案上。

小子懷疑的看着。「之前我不是試過這樣，你却是說我一竅不通，連琴如何擺放也不懂。」

「根據碧玉令的指示，現在可是要這樣彈才能夠將離魂彈回來。」

小子道：「天曉得碧玉令指示的是否這回事？」

「除了這回事還有那回事？」明珠一面推動小子的手一面催促。「你還不彈來看看？」

小子無可奈何的伸手彈去，在明珠的意念中，這樣彈出來的琴聲一定會更怪異，那知道恰恰相反，竟然一反方才的妖異，變得異常的柔和悅耳，甚至令她有仙樂飄飄的感覺。

明珠越聽心裏便越舒服，不由脫口嚷出來：「應該就是這曲子的了。」

小子停下來。「是又怎樣？陸丹可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人死當然不能夠復生。」回答的竟然是朱菁照。「既然已經找到眞正的破解方法我們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你——」小子怔一怔。

「陸丹不死，根本不知道其中錯誤，所以他死得並不是全無價值。」朱菁照擦乾眼淚站起來。「我們再不趕去，也不知還要死多少人。」

明珠點點頭，拾起那分成兩邊的碧玉令，合起來，遞給小子。「我們走——」

「該死的白蓮教祖宗，玩這許多伎倆。」小子一面罵一面還是將碧玉令收起來，再挾起那具七煞琴，與明珠朱菁照動身離開。

× × ×

小子明珠朱菁照都曾經進出禁宮，再加上有高陞的心腹手下接應，並不難進入豹房的承恩殿。

三尊俱已外出，五燈使者亦只剩下紅燈使者以及所屬一羣女殺手留下，都換了宮裝，與姜紅杏侍候及監視皇帝，人尊並不是沒有考慮到可能再會有人偷進來，只是不以爲能夠有什麼大作爲，明知道皇帝給救出去必死，她絕不相信徐廷封還會這麼笨做這種事。

天壇祈福誰都會想到必然有陰謀，徐廷封一定會全心全意去找出陰謀所在，全力解決，所以人尊也全力集中在天壇附近，準備將敵對的一方一網打盡。

醒魂曲的出現當然是他意料之外。

紅燈使者原就不是小子的對手，小子也知道時間無多，動了殺機，經過雲飛揚的指點，再又有徐廷封敎予天龍訣的招式變化，他武功的高强，絕不在徐廷封之下，紅燈使者三劍刺他不中，已被他奪得空隙一衝而進，連環三脚都踢在紅燈使者的身上，將那個紅燈使者踢飛丈外，當場吐血身亡。

他又奪刀在手，一連劈倒了七個女殺手，擲刀再殺一個，便衝到姜紅杏面前。

姜紅杏短刀在手，一刀架在皇帝的頸子上，嬌笑道：「你若是走近來，我便將皇帝殺掉。」

剩下來的女殺手不約而同向姜紅杏靠近，明珠朱菁照以及高陞的心腹手下眼看這種情形，只有停下手。

小子目光一轉，冷笑。「我又不是朝廷中人，你將皇帝殺掉，與我何干。」

語聲一落，他一步便跨前，姜紅杏聽他這樣說不由一怔，忙又喝一聲：「那我殺掉他好了。」

她的手同時一緊，朱菁照明珠齊皆面上變色，小子却若無其事的說道：「這許多人看着，你只管將皇帝殺掉，看有什麼結果。」

姜紅杏不由又一怔，小子即時五指一彈，七煞琴霹靂一聲驚心動魄，彈的正是醒魂曲。

皇帝應聲混身一震，姜紅杏亦不由心頭一盪，明珠把握機會一個飛鉈射出，正中姜紅杏的手腕。

這是小子敎給她的護身絕招，這時候用作救人一樣有效，她與小子也已有默契，才配合得恰到好處。

姜紅杏冷不提防，短刀脫手，眼前人影一花，小子亦踏着天龍步竄至，接連三脚將她迫退。

明珠朱菁照立時左右上前，護在皇帝左右，小子沒有後顧之憂，身形展開，飛撲姜紅杏，幾個女殺手上前阻擋，都被他迅速擊倒。

姜紅杏也接不了十招便兩次給打翻地上，花容失色，她知道不是對手，也就索性不抵抗，展開一面楚楚可憐的表情，半敞衣襟，胸膛迎着小子，突然嬌呼一聲：「你這樣狠心，就殺死我好了。」

小子一怔，姜紅杏乘機一掌插向小子的咽喉，她快，小子更快，底下猛起一脚，將姜紅杏踢飛丈外，撞在一條柱子上，小子天馬行空般緊接跨至，再一脚，姜紅杏再也禁受不住，口吐鮮血，一個身子貼着柱子爛泥般倒下。

剩下來六個白蓮敎的紅燈女殺手立時大亂，四散逃命，但隨即被高陞的心腹手下截住，先後死於亂刀之下。

小子不敢怠慢，將琴左右倒置，放在皇帝面前，急急彈奏起來。

皇帝原是有如白痴一樣，口中念念有詞，都是一句：「傳位朱君照——」一直到琴聲霹靂般一响，才有如電殛一樣，混身一震，然後面上逐漸現出疑惑的表情。

一闋醒魂曲未蓋，皇帝的神智已然完全清醒過來，目光一轉，疑惑的突然問一句：「我怎會這樣的——」

高陞的心腹手下連忙跪下，高呼萬歲，小子却站起來道：「我們得趕去天壇的了。」

語聲一落，他也不管皇帝那許多，身形展開，往外疾掠出去，明珠朱菁照左右跟上。

皇帝要叫住，却那裏叫得住，眨眼間，已失去三人踪影。

「你們隨我快快趕去天壇——」皇帝隨即吩咐。

看情形他非獨經已回復自我，也恢復記憶，甚至已知道這期間發生什麼事。

× × ×

祭天的儀式簡單而隆重，自然是由朱君照主祭，一直到屠宰三牲，都沒有事發生。

徐廷封傅香君一旁看着，實在奇怪。

「儀式到喝下牛血爲止，他們還不採取行動，到底在等什麼？」徐廷封還想不透。

傅香君聽着心頭一動，脫口道：「莫非就是那些牛血有問題？」

徐廷封面色一變，再望去，只見朱君照將杯高舉，正在請文武百官將混入牛血的酒喝下，再也忍不住，一面從藏身的地方躍出來，一面大呼：「喝不得——」

傅香君眼見這種情形，亦只有躍出。

這一下來得實在突然，非獨文武百官嚇一跳，人尊亦一樣意外，她怎也想不到徐廷封竟然會這樣子與傅香君闖進來。

朱君照到底心虛，一驚之下竟然不懂叫人將徐廷封截下，也竟然說一句：「這個酒何以喝不得？」

人尊看着聽着，心裏有氣，方喝一聲：「來人——」那邊王守仁已把握機會大聲問：「是了侯爺，這個酒到底有什麼問題？」

徐廷封一看朱君照的反應便更加肯定，振吭回答：「酒中有毒——」

「胡說！」朱君照急喝。

傅香君隨即嬌呼：「是否有毒，大家拿銀器一試便清楚。」

這也是最簡單的方法，朱君照忙又大喝道：「這是爲皇上祭天祈福之酒，那一個——」

他話還未說完，文武百官已有人拿銀器放進酒杯內，隨即齊皆色變。

人尊看見這種情形，不由一聲：「罷了——」

也就在這時候，一陣琴聲從遠處傳過來，天地二尊一聽，面上變色。「七煞琴音——」

人尊細聽，搖頭。「可不是斷魂曲，即使是，對我們也沒有影响，我們練的是白蓮敎的內功，除非敎主那種功力，否則不必担心，當今天下，又那裏有人練得白蓮敎的內功又有敎主那樣的造詣？」

天地二尊齊皆點頭，人尊雖然那樣說，面上也毫無變化，心裏却總有些不大舒服。

那不錯並非斷魂曲，却肯定由七煞琴奏出來，而且聽着總是有些不知怎的。

朱君照却在這時候走近來。「聖母，我們應該如何是好？」

「沒用的東西！」人尊怒罵一聲，揚手射出一支烟花火炮。

埋伏在附近的白蓮敎徒立即衝殺出來，喊殺連天，高陞江彬亦同時指揮軍兵從

較遠的地方趕來搶救。

人尊早知道徐廷封這樣現身早有防備，搖頭一聲冷笑：「徐廷封，你壞我大事，我饒你不得。」

她哨子已在手，接一吹，「粉羅刹」獨孤鳳離弦箭矢也似射至。

人尊也是有意示威，指令獨孤鳳殺入文武百官當中，五六個武功自恃孔武有力，立即迎上，徐廷封叫也叫不住，一面掠前，一面大呼：「讓開——！」

天地雙尊左右上前阻截，徐廷封天龍訣身法展開，一繞而過，還未來到粉羅刹身旁，那五個武官已被粉羅刹擊殺地上。

粉羅刹半身一轉，再殺二人，徐廷封傅香君已到了，天地二尊反而退到人尊身旁，他們都知道粉羅刹除了控制她的人尊外，不分敵我，只知道見人就殺。

他們也樂於看徐廷封如何倒在粉羅刹手下。

粉羅刹一遇上强手，果然便放棄其他人，猛向徐廷封撲擊。

徐廷封任督二穴早已被猿長老打通，眞氣內力循環不絕，又經雲飛揚指點，再參透天龍訣的變化，功力倍增，身形變化的巧妙，抵消了粉羅刹强烈的攻勢。

粉羅刹久攻之下，跡近瘋狂，哨子再催促，動作更迅速，徐廷封連閃帶避，再接十七擊，到底閃避不了，只有運起十成功力，硬接粉羅刹雙掌的疾擊。

霹靂暴响，徐廷封倒退了一步，也只是一步。

强勁的內力兩人之間流竄，粉羅刹幪面的布亦被捲去，傅香君一眼看清楚她的眞面目，不由怔住。

「鳳姐姐——」她脫口一聲，便要撲前去，徐廷封忙攔住。

獨孤鳳連隨又撲攻，徐廷封再接一擊，這次竟然倒退三步，心中吃驚，忙問傅香君：「她到底是什麼人？」

「雲大哥的妹妹！」

「什麼？」徐廷封簡直懷疑自己的耳朶。

獨孤鳳接又襲至，徐廷封的內力不覺已收回很多，連連被迫退十多步。

人尊眼見機不可失，狂吹一下哨子，示意獨孤鳳全力出擊，與之同時，七煞琴音漫天而至，竟然將哨子聲蓋過，獨孤鳳也顯然大受影响，雙掌抬起又放下。

徐廷封若是這個時候出手，不難將獨孤鳳擊倒，他當然沒有這樣做。

人尊當然更奇怪，循聲望去，只見小子在明珠朱蒨照保護下盤坐在天壇的瓦面上，雙手鼓琴，她也知道琴音必定有問題，急喝天地雙尊：「殺人毁琴——」

天地雙尊雙雙掠出，朱君照也不慢，奪過旁邊一個錦衣衛的配刀，一面叱喝道：「蒨照，你還不滾開？」一面揮刀殺向前。

人尊接又吹响哨子，獨孤鳳却完全沒有反應，隨着琴聲眼神殺機盡散，也逐漸明朗起來。

徐廷封看在眼內，知道琴音生效，精神一振，身形展開，不攻獨孤鳳，反截天地二尊。

他天龍訣身法迅速而矯活，人在半空，雙掌兩脚便分擊天地二尊。

人尊一見更怒，一口眞氣提起來，再吹那個哨子，「波」的一聲，哨子却被她的眞氣震碎了。

獨孤鳳同時一下子醒過來，目光轉動，最後落在傅香君面上。

「香君？」她的語聲充滿了疑惑。

傅香君尚未回答，獨孤鳳目光又轉動，目光落在人尊的面上，瞳孔一下子收縮，面上露出了苦痛的神色，這片刻，她顯然省起了很多事。

「是你——」她好像要問人尊很多事，但兩個字出口，便沒有說下去。

「是我在懸崖下救了你的命。」人尊似存着一綫的希望，暗中取出了第二個哨子。

「我殺了哥哥——」獨孤鳳突然又說出這句話。

人尊心中一陣絕望，放下哨子，蓄勢待發。

傅香君也發覺獨孤鳳神色有異，尖聲急呼：「鳳姐姐——」獨孤鳳身形已拔起來，撲向人尊。

「你恢復神智如何是我的對手？」人尊一笑，十成功力運起刀，準備一擊將獨孤鳳擊殺。

她當然沒有忘記獨孤鳳體內的藥力並未消退，但仍然有信心應付得來，最主要是她太清楚獨孤鳳的武功，知道破綻所在，她却是忘記了獨孤鳳滿胸悲憤，已决定跟她拚命。

這種情緒下，獨孤鳳非獨會全力出擊，而且會捨生忘死，情形與受制於哨子的時候並無分別。

人尊的判斷果然準確，左掌封住了獨孤鳳的勢攻，右掌緊接插進獨孤鳳的要害，一連七下。

獨孤鳳却毫不理會，忍痛不退反進，雙掌同時插進人尊的體內，人尊連插七下，獨孤鳳的雙掌亦深深的插入她體內，所有的內力同時迫進去。

人尊的五臟肺腑立時被獨孤鳳强勁的內力摧碎，獨孤鳳緊擁着她倒下，面上殘留悲苦的神色。

傅香君看着心都要碎了。

天地雙尊看見人尊倒下，不由一陣慌亂，徐廷封知道白骨魔功的死門所在，再配合現時的武功造詣，原就已穩佔上風，看見天地雙尊攻勢一頓，露出破綻，立即搶入，雙掌連印天尊靈台、太陽、中府三處穴道。

天尊死門一換再移，還是被截個正着，中府穴上挨一掌，面色驟變，當塲氣絕身亡。

地尊一見勢色不對，轉身便走，徐廷封身子翻騰，半空中倒擊而下，雙掌連環疾擊，只攻向地尊靈台、中府、太陽三處穴道。

地尊身形盤旋，一面招架，一面閃避，沒有天尊，白骨魔功厲害的招式根本施展不出來，徐廷封全力搶攻，他如招架得住，不過七招，靈台穴便中一掌，他的死門立即移到太陽穴。

徐廷封經驗所得，身形翻騰倒掛而下，一式「雙鋒貫耳」，將地尊的死門封在太陽穴內，再一壓，地尊不由口吐鮮血，倒翻地上，呻吟慘叫。（未完．五十）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美人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問美芝娜被綁架的原因，又到麻子老三處查蒙麗莎亦沒有頭緒，去問湯比德亦未有找到她的下落，只查出她是「千手觀音」女老千，仍未離開賭城，忽然在一幢別墅發現幾名大漢將蒙麗莎、費新押上車離去，游天虹、湯比德、小牛跟踪至一座古老大屋，見江南帮的首領江七星兄弟審問蒙麗莎，她說出是受蘇北帮指使，要求協助江南帮向蘇北帮採取報復行動，江七星答應，先將費新放走，湯比德不聽游天虹的勸告，出面叫蒙麗莎離開，卒被誣爲扒手拘入警局。游天虹、小牛回酒店之後，費新來要求救蒙麗莎幷說出過去經過……

作惡多端　法網難逃

「這正好給世人一個教訓，那就是說：做過壞事的人很難擺脫罪惡的糾纏，即使你立下决心改過，魔鬼還是會到處跟踪着你。」

「是的，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意志不够堅强的人，往往就此抱恨終身。」費新感慨地搖頭嘆息：「這一次，蒙麗莎把蘇北帮的秘密向江南帮的江氏兄弟洩露，我眞担心事情一旦讓蘇北帮蘇正他們知道了，那時事情可能又有麻煩。」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我眞不明白，蒙麗莎何故要作出這種安排？」

游天虹苦苦沉思片刻之後，又看着手表，差不多是下午四點了。

他回頭又對費新說道：「現在我們要出去一會兒。」

費新懇求地說：「可否讓我留在這兒休息一會？我實在太倦了。」

「你不理會蒙麗莎了？」

「叫我怎麼樣去理？除非你們肯帮忙我，否則，我只好等她『完成任務』之後，再回到我的身邊來。」

「那麼，你在這兒躺一會兒吧！我們大約在黃昏之前就可以趕回來。」

師徒二人離開賭城大酒店之後，便趕往碼頭。這時候，艷舞客輪已經抵埗了，乘客已經魚貫離開檢查關卡。

小牛一直是沉默寡言，這時他才問出一句：「我們來這裏幹什麼？」

「想辦法到船上去看看。」游天虹說：「我們必須弄清楚左拉治的身世。」

「但是，我們如何可以入內？」

「想想辦法吧！」

就在這時候，小牛突然用手碰了游天虹一下：「師父，你看那是誰？」

游天虹望向閘口附近，但見人頭湧湧，一個份外高大的男子站在那裏，他正是香市的警探黃泰。與他在一起的，是來自香市的另一名警探。

游天虹走過去跟他招呼，原來香市另一批警探正是乘坐艶舞客輪到賭城來，目的當然也是爲了協助黃泰他們辦案。

游天虹半開玩笑地說：「你的同伴眞講究享受，除了爲使眼睛吃冰琪淋之外，我實在想不到他們何故要浪費時間。」

黃泰笑道：「艷舞是一種藝術，我的同事都是極之有藝術修養的人。」

游天虹道：「如果坐水翼船，可以節省了不少時間吧？」

「大俠士，你忘了我們在查案嗎？我們的人希望在船上找出更多綫索來。」

這時小牛忽然興奮地叫了起來：「師父，你瞧！原來是辛尼！」

果然，以探長助手辛尼爲首的一隊香市警探，正浩浩蕩蕩由關卡裏走出來。

在夏維探長的一班助手之中，辛尼最了解游天虹師徒二人，難怪小牛一見了他，就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而興奮得叫了起來。

由於辛尼在船上展開了極精密的偵查，所以游天虹師徒二人大可不必再到船上去一次。

在汽車上，辛尼把他在客輪上調查的結果，告訴了游天虹和黃泰等人。但是，大部份的資料都是十分陳舊的。游天虹和黃泰早已從船員的口中知道了。

只有一件事是他們過去未知道的，那就是替代貝加演出艷舞的左拉治，曾在船上做過一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

原來來往香市與賭城之間的客輪之上，經常有人開賭。當然，他們不會是賭場裏的人，而是一些江湖上的老千們。

不久以前試過有一次，左拉治從旁提醒一個入局的迷途羔羊，令他及時收手，不至陷入老千局中，大概是因爲這樣，開罪過一班老千。會不會就此種下今日的禍根？那就不得而知。不過，在船上工作的船員，一直未敢把這些資料向兩地警方人員透露，這次辛尼可不知憑什麼方法從一名船員的口中查到了這寶貴的綫索。

游天虹聽了辛尼的陳述之後，覺得這是老千們的辣手報復也是極有可能的事。但是，費新的說法——老千們有心要害蒙麗莎亦未嘗不可。

車子直開往賭城警局。在途中游天虹已經把比德的遭遇對辛尼和黃泰說了。

及至抵達賭城警局時，他們才知道湯比德已經離開了那裏。

根據警局中人說，湯比德是由一名律師担保他出外候審的。

辛尼是奉命到這裏來查案的，所以他必須向賭城警局的負責人報到及交代一下。

「千門奇俠」游天虹心裏的疑團却無法打開，他和小牛離開辛尼等人，請街車趕到江氏兄弟的住宅去。但是，那兒已人去樓空。

大鐵閘上了鎖，裏面沒有人。

游天虹驚奇，說道：「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小牛說道：「他們可能是聞風而遁！」

「但是，誰請律師担保湯比德出去？」

「說不定就是湯比德他自己。」

「他的證件既然在江氏兄弟手中，現在既然人去樓空，他怎麼辦？」

「是的，還有蒙麗莎呢？」

「她自然是跟江氏兄弟在一起的。」游天虹又說：「今晚似乎是關鍵性的一晚，江南與蘇北帮在什麼地方決一死戰？」

「兩個老千集團碰在一起，說不定會反臉的，那就有好戲看了。可惜，我們不知道他們將在什麼地方會師，否則，去看看熱鬧倒也不錯。」

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道：「費新會不會知道一些綫索？照計，蒙麗莎多少總會向他透露一些事的吧？」

小牛道：「對了，我們可以返回酒店去，找他來問問。」

師徒二人於是又匆匆趕返酒店裏去，但是，費新已經不知所踪！」

小牛悻悻然說道：「我們不應該放過那騙子。」

「騙子？」游天虹怔了一怔！

「是的，他是一個愛情騙子，說不定他也在騙取蒙麗莎的愛情呢。看他油頭粉面的，誰知道他是不是眞心愛着蒙麗莎？」

游天虹找遍兩間房，沒有隻字片言留下。他喃喃地說：「這似乎不合情理，我們這麼大方，讓他留在這裏休息，爲甚麼他悄悄走了，一個字也沒有留下？」

他們也向侍者查閱過了，侍者根本就不知道房內有人。

這麼看來，費新是故意避過侍者的視綫，偷偷離開這兒的。但是，他去了那裏？

說不定他躺得悶了，跑到樓下賭場去。如果他在這情形底下還有心情去找消遣的話，那就難怪小牛也懷疑他是個愛情騙子。

游天虹心中這麼想着，便與小牛分別到樓下賭場去。

但是，找遍了二樓和地下各賭桌，却也找不到費新的影子。

游天虹說：「說不定他担心着蒙麗莎的安全，趕到某個秘密架步去了。」

「可是，那秘密架步在甚麼地方？」

游天虹想了一陣，忽然對小牛說：「快跟我走吧！」

「到那兒去？」

「找麻子老三去，他一定知道蘇北帮的架步在甚麼地方。」

師徒二人正併肩步出賭場之際，迎面走進兩個人。他們是「賭城五鬼」之中的酒鬼成，與那賭鬼義。

「眞巧！又遇上了兩位。」酒鬼成呼着游天虹，問道：「有甚麼消息麼？」

「沒有，你呢？」游天虹反問道。

「有一點，我們找到了一個人。」

「誰？」

「美芝娜。」

游天虹渾身抖顫了一下，問道：「她現在甚麼地方？」

「我們軟禁着她。如果你要見她，必須答應我們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就是不要阻止我們的行動。」

「如果你的行動合理的話，我也沒有甚麼理由阻止吧。」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替黑鬼森報仇。」酒鬼成說。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說：「好吧！我們互不干涉，你就帶我去見美芝娜。」

賭鬼義有點猶疑起來，他對酒鬼成道：「大哥，我們豈可輕信外人？」

酒鬼成道：「這個人不同其他，千門奇俠是江湖上有名的義氣人物。」

「你過奬了。」游天虹笑了笑。

酒鬼成拍一拍賭鬼義的肩膊，說道：「你獨個兒去接替喪鬼明，我帶游老兄去見見美芝娜。」

這時，賭鬼義無可奈何地跑進去了賭場中去。

游天虹不知道他們在進行何種勾當，爲甚麼賭鬼義要去接替喪鬼明？

他覺得不便追問，師徒二人也只好跟住酒鬼成走。

三個人乘坐一輛街車，匆匆趕到一條街道中央的一幢舊樓去。

他們剛登上了梯間，就聽到了一陣古怪的聲浪，好像有人在追逐，又好像有人在打架。聲音正是來自二樓。

小牛忍不住問：「怎麼一回事？」

酒鬼成不由自主叫出了一聲：「糟糕……」話未說完，已經放開脚步，一直奔跑到上二樓。

游天虹和小牛師徒二人緊跟在後面，只見酒鬼成開門入內之後，高喝了一大聲：「阿松，你瘋了嗎？」

游天虹看得清楚，美芝娜正躲在一角落發抖。

她的樣子怪可憐的，淚流滿頰，衣服破爛了，露出了半個乳房。而色鬼松對她虎視眈眈，直至到給酒鬼成喝了一聲，他才如夢初覺地怔了一怔！登時又有如洩了氣的皮球。

「他媽的！你這色中餓鬼！」酒鬼成衝過去連摑了色鬼松幾巴掌！

色鬼松不敢還手，只是以手臂掩護住他的頭部而已。

美芝娜鬆了一口氣！倚在牆上，閉上了眼睛，深深呼吸了一下。

要不是親眼看見，游天虹實在也不相信酒鬼成如此大義凜然威風八面！他當初以爲「賭城五鬼」不過是三流九教中蛇鼠一窩的壞蛋而已。現在看來，「賭城五鬼」未必個個都是壞人。起碼，眼前這個酒鬼成還有一點江湖的氣概！

酒鬼成對游天虹道：「你要問她什麼便去問個明白好了。」

游天虹走到美芝娜面前：「爲甚麼你要離家出走，又不上班去？」

美芝娜道：「我怕他們對付我。」

「他們？你指誰？」

「就是曾經綁架過我的人。」

「你可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美芝娜搖搖頭：「我不知道。」

酒鬼成挿咀道：「我們查到了。向她提過警告的人，極有可能就是一個老千集團裏面的人。」

「老千集團？」游天虹又是怔了一怔，「到底是那一個老千集團？」

「我們正在設法找尋正確的答案。」酒鬼成說道：「剛才你在賭場裏沒有看見嗎？我已經派人輪流去監視一些人，其中一個，就是美芝娜見過的，我懷疑那傢伙是屬於蘇北帮的人馬。」

「蘇北帮？」

「是的，這是一個老千集團的名稱，首領是蘇正。我們知道那傢伙曾經參加綁架美芝娜，美芝娜已經認出了。現在我們跟他們鬥耐性，只等他一離開賭場，我們就把他擄回來。」

游天虹又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是蘇北帮的人呢？」

「蘇北帮的老千們，在這裏各處賭場十分活躍，我本身也是江湖中的人，怎麼會不知道呢？」

這時候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酒鬼成爭先去接聽，竟然是賭鬼義打回來的。他在電話中說：「大哥，那傢伙開始兌回現鈔，看情形他要離開賭場啦。」

「只有一個人離開？」酒鬼成問。

「是的，他是贏家，我剛才看見他交了大批籌碼給一名侍應生兌現。」

「喪鬼明走了嗎？」

「還沒有。」

「你和他可以將那傢伙制服嗎？」

「如果只有他自己，當然可以，但是，誰曉得門外有沒有人等他？」

電話掛了綫，游天虹冷眼旁觀，不必再問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酒鬼成不再放心留下色鬼松，對游天虹道：「我們不想功虧一簣，煩二位留在這裏保護美芝娜小姐，可以嗎？」

游天虹道：「只要你相信我，大可以放心去，早些回來。」

「我當然放心，否則我也不會帶二位到這裏來？」酒鬼成回頭又對色鬼松道：「阿松，快些跟我走。」

色鬼松於是隨着酒鬼成一齊離去。

屋子裏這時也只剩下了游天虹師徒二人和美芝娜。

美芝娜輕透了一口大氣，神色較爲輕鬆地說：「你二位是來自香市的，既然與此事無關，還何必捲入漩渦？」

游天虹苦笑道：「我們本是來渡假的，但命中註定如此，有什麼辦法呢？」

美芝娜道：「聽說你們因爲找我不到，跟賭城五鬼打了一塲架，是不？」

「是的，那是在府上。」

「眞不好意思，要你們爲我而生氣。」

「不！不好意思應該是我們。因爲府上許多東西都毀壞了。」

「五鬼已經告訴過我。不！現在黑鬼森死了，只得四鬼了。」美芝娜嘆氣說：「其實，我也想查明此事眞相，找出眞正的幕後人，替左拉治伸寃雪恨，所以我才會躲了起來。」

「但結果還是給他們找到了你。」游天虹說：「我眞難明白，何故在浴室見到你時，你的神情却是那麼輕鬆？」

「有什麼辦法？」美芝娜苦笑一下，「我雖然愛着左拉治，但他畢竟死了。在高等浴室做事，笑容是必修課程，所以，即使心情更壞，對住你們這些人客也得笑容滿面。」

「現在你本來應該上班了。」游天虹看着腕表，又問：「你的家人呢？」

「父親返葡國去了，他是個沒有良心的傢伙，拋下了我們之後，就只得那麼一間爛屋，可惜這兒的屋却不及你們香市的來得値錢。母親一氣之下，帶着弟弟到鄉間去住。她本來就是香市一處鄉間的人，但我却爲了左拉治的緣故，寧願留在這裏。想不到，現在連左拉治也死得不明不白。」

「左拉治是個什麼人？」

「他是一個混血兒。在這地方，像我和左拉治一樣的，實在爲數不少。」美芝娜又說：「不妨坦白點對你講明白，我與左拉治本來是同居的，他沒有親人在這裏，一直在我家中。所以，他死後就有人要求我，不准我多咀。」

游天虹覺得混血兒是兩種民族的結晶，他們往往會把父母不同的血統混合成另一種優良的血統，因此，混血兒往往會美得動人。但是，不知是否由於二種民族的生活習慣各異其趣，他們的父母大多數是不會維持到終老的。

因此，家庭的悲劇，也就往往因而產生，美芝娜不過其中之一而已。

不久，酒鬼成與他的三個弟兄，已經順利得手。這時游天虹師徒二人只見他們押住一個中年男子回來。這傢伙生成一雙老鼠眼，進來之後便溜溜而轉，生氣地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賭鬼義用力一推，那男子一個踉蹌跌向地板之上。

酒鬼成道：「這裏可以成爲你的葬身之地，亦可以成爲你的客店。如果你能講眞話，我們很快放你走，那麼，這裏豈不是等於閣下的客店麼？但是，你不說眞話，那就難保你活得成了。」

那傢伙由地上爬起來，神色十分冷靜。他拍拍身上的塵埃！

突然他伸手到衣袋裏去，喪鬼明就要制止他，但酒鬼成道：「他身上沒有武器，放心好了。」

那傢伙的鎮靜，實在令人驚訝，他吸着了一口香烟，慢條斯理地說道：「你們可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一個老千，有什麼了不起？」賭鬼義想起在賭桌上的慘敗，他似乎對這輩老千份外憎恨。

「那麼，你們想發財，就應該張大眼睛，行遠一些。」

「什麼？你……你以為我們向你打刦嗎？」賭鬼義等人忍不住笑了起來！

酒鬼成這時已將美芝娜由那邊帶過來，那男士看見她，當堂呆了一陣。

酒鬼成問：「認得這位美麗的小姐麼？」

「是你！」那傢伙恍然大悟。

美芝娜冷然一笑：「你當然應該認得我！可不是嗎？」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那傢伙剛才的冷靜不知跑到何處去了。

他突然想走，但四鬼早有了準備，把他團團圍住，那裏會走得這麼輕易？只見十六條拳腿，加諸於一個身體之上，打得那傢伙站不起來。

游天虹走過去勸開他們。

小牛忍不住也說：「這樣太不公平。」

酒鬼成冷然一笑道：「對付老千，怎麼可以講什麼道義與公平？」

話未完，四個人又合力把那傢伙的衣服剝光了，懸在屋樑之上。

小牛要過去制止，但却給游天虹拖住。

酒鬼成問：「你叫什麼名字？」

「林平。」

「你們為什麼要綁架美芝娜？」

「我們只是叫她少說廢話。」

「現在，輪到我叫你少說廢話了。」酒鬼成把皮鞭一揚，「啪」的一聲，又是響得震耳欲聾。

「你們到底是那一路朋友？」林平還是極力保持冷靜。

「我們沒有你這種朋友。」酒鬼成第二鞭又響了起來！

這一鞭抽打在林平的赤裸身體之上，痛得他直叫起來！

酒鬼成冷冷地問：「告訴我，你的來頭是什麼，也許對你會多少有點好處。」

「我早對你說過了，我是林平啊！」

「別裝蒜，我要知道你的後台老闆是誰？」酒鬼成道。

「什麼後台老闆……」

話未說得完，鞭子又「劈劈啪啪」的，打到了林平的身上去！

「你如果沒有後台老闆，誰給胆你出來橫行？」酒鬼成又說：「老子可以慢慢去查，但是，我暫時沒有這一份耐性。」

林平的胸前和背脊，佈滿了一條條的血痕。林平終於忍受不住肉體的痛苦，說：「我正是蘇正大哥的手下。」

「果然沒有猜錯。」酒鬼成又問：「你們的架步在那裏？」

「你問這來幹什麼？」

「啪」的一聲，酒鬼成沒有答話，鞭子又在抽打着林平。

游天虹和小牛師徒二人看得心裏有點不忍，但是想到老千的可惡，同情之心也跑掉了。

林平痛不欲生，想反抗又沒有這種力量。其實被吊在屋樑上已經是一件苦事，加上皮鞭的抽打，就是銅皮鐵骨也會渾身疼痛。

「請你們不要再打了，你要我說什麼，我都說就是了。」林平說道。

酒鬼成道：「那你現在就說好了。」

「在二龍大馬路七十九號。」

酒鬼成示意賭鬼義把地址記起來。他又問：「黑鬼森這個名字，你大概也聽過了。是不是？」

林平道：「是的。」

「那麼，殺死黑鬼森的，當然又是你。」

「不！不是我……」林平震顫顫的，好像担心皮鞭又會打下來似的。

「不是你，那麼是誰？」

「我不知道……」

那個「道」字根本未說出口，「啪」的一聲，林平的胸前又加上了一條血痕！

「告訴我，黑鬼森是誰殺的？」

「我是眞的不知道。」

酒鬼成又想加上一鞭，游天虹走過去叫住他：「讓我問他！」

酒鬼成道：「這種人不打是不成的，你何必可憐他？讓他吃够了苦頭，他自然會講眞話的！」

「不！先讓我問他幾句！」

「好吧！我尊重你，要是你問不出結果來，讓我再給些顏色他看看。」

游天虹於是仰首問林平：「黑鬼森是不是你們集團裏面的人殺的？」

「我想是的，但我眞的不知道誰動手。」林平說道。

「我相信你。」游天虹又問：「你是奉了誰的命令，先把美芝娜綁架，然後警告她切不可對警方作供？」

「蘇大哥叫我們去做的。」

「是不是蘇正？」

「是的。」

「那麼，誰殺左拉治？」

「……」林平訥訥說不下去。

「拍」的一聲，酒鬼成的手中鞭凌空打了一個圈，作勢又要打過來！

林平不敢怠慢，連忙說道：「是黑鬼森動手殺左拉治的。」

游天虹道：「那麼，又是誰的主意？」

「蘇大哥用錢收買黑鬼森。」

「你們蘇大哥為什麼要殺左拉治？」

「也許是因為他太多事了。有一次我們蘇北帮的人在客輪上設枱，準備引一個富有人入局，却給左拉治從中破壞了……

「本來我們曾向他警告，但那小子不知死活，竟敢向我們勒索。蘇大哥忍無可忍，便決定把他幹掉。」林平終於供出了眞相。

「但是黑鬼森替你們做了這件事之後，你們為什麼賴賬？」游天虹又問。

「蘇大哥担心他會洩露眞相，所以派人殺他滅口……」

酒鬼成不待林平說完，就怪叫起來道：「眞卑鄙！」

游天虹對酒鬼成道：「請忍耐一下，讓我再問他幾句好嗎？」

酒鬼成不再作聲。於是游天虹又仰首去問林平；但林平雙手被吊在屋樑之下，再加上皮鞭的不斷抽打，這時正滿額大汗，差不多昏了過去。

游天虹看見這情形，又對酒鬼成道：「先解下來吧！否則他可能就此死去。」

酒鬼成示意賭鬼義等人，動手將林平解下來。這時林平已陷入半昏迷狀態。

酒鬼成拿來一壺冷水，迎頭潑下去，咬牙切齒地說：「別詐死，振作起來！」

游天虹蹲下來問：「蒙麗莎這名字，你可曾聽過？」

林平搖搖頭。

游天虹又再問道：「那麼，千手觀音這個綽號呢？」

「聽說她……她是個美麗的高手。」

」蘇正一定認識她，是不？」

「我不知道，不過，蘇大哥是一帮之主，自然是個老行尊，老千這一行，他很少不認識的。」

「那麼，蘇正在你們的面前，有沒有提過這個人？」

「沒有。」

「殺黑鬼森的，自然是你們蘇北帮裏的人，是不？」

林平點點頭：「他是蘇大哥的左先鋒——飛刀手何大雄。」

游天虹又問：「今晚，我知你們蘇北帮的高手們又將設枱，是不？」

「是的。」

「在什麼地方？」

「是在一間私家俱樂部裏，對象是一個富有的印尼歸僑。」林平說。

「那間私家俱樂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大清楚，因為我不是負責這件事的。」林平想想又說：「好像是……是南灣。詳細地址我實在不知道。」

「你很合作，謝謝你。」游天虹站了起來，對酒鬼成道：「現在我們要設法找出那家俱樂部的地址，你們打算怎麼樣？」

「我們當然願意跟你在一起，直至到殺了蘇正這傢伙，替黑鬼森報仇為止。」酒鬼成又說：「但是，這廝也該死了……」

「不……不！」林平突然跪着行過來，緊緊地抱住了游天虹的腿，懇求着說：「先生，請你救救我！我已經盡我所能，把一切都已告訴你們了。你們不要殺我，你們不要殺我……你……」

游天虹對林平說：「冷靜一點！」然後他又對酒鬼成道：「我向來不贊成殺人，除非迫不得已。這個人很合作，饒了他吧！」

「但是，他會成為禍根！」

「相信不會的，事情結束之後，把他交給警方。現在先設法安置好他！」

酒鬼成過去跟賭鬼義等人商量一番，然後過來對游天虹道：「好吧！我們就把他綁起來，暫時留在這裏。」

林平鬆了一口氣。

酒鬼成道：「至於那些錢……」

游天虹明白他們的意思，說道：「那些寃孽錢，我不會要的，你們要了它吧！」

酒鬼成道：「不，我們只是準備萬一鬥不過蘇正他們的時候，留下一條後路。因為我們『賭城五鬼』在拜把的時候，切鷄頭燒黃紙發過了誓，所以殺身之仇一定要報。」

「現在我們就去找蘇正。」游天虹又說：「但是，美芝娜又怎麼樣？」

酒鬼成道：「如果她離開這裏，也同樣會出問題，不如把她一起留下來，待事情了結之後，再安置她好嗎？」

游天虹沒有意見，於是林平與美芝娜二人分別被他們綑綁起來。

「四鬼」與師徒二人趕到二龍大馬路去。可是他們竟發現七十九號是一間空屋。

酒鬼成生氣地說：「他媽的，林平那傢伙竟敢欺騙我們。」

游天虹道：「未必！在這種情形底下，照道理林平不敢胡亂說謊。」

「但是，這裏為什麼又會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可能是風聲緊。老千們的巢穴，往往在剎那之間搬空。根據我在江湖上的經驗所得，這是慣見的事，但在一日之內，兩個老千集團同時撤退，却實在是罕見的了。」

「兩個老千集團？」酒鬼成不明白地嗌住了游天虹。

游天虹道：「還有一個是江南帮，江氏兄弟的住所也在今天撤空了。」

酒鬼成道：「到底為什麼他們會不約而同的一齊撤走的？」

「我也不知道。但是，江氏兄弟要和千手觀音聯手對付蘇北帮。這却是我親耳聽到，親眼見到的協議之一。可惜，我們不知道那家私家俱樂部到底在那兒。」各人正乘車離去，就看見大批軍警由街口那邊開來。

軍警迅速將七十九號那幢大宅包圍起來。

「四鬼」與師徒二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蘇北帮果眞是神通廣大，也許他們早已知道有此一着，否則，他們又怎會聞風先遁？

游天虹不禁怔怔地說：「說不定香市和賭城的警方也找到了綫索，所以大舉出動，四處捉拿老千了。」

賭鬼義突然說道：「快把車子開往賭城酒店去。」

各人異口同聲地問：「為什麼？」

賭鬼義道：「說不定蘇北帮人還留在賭場裏。」

於是各人驅車趕到賭場大酒店地下賭場去，但是，蘇北帮的人一個也不在那裏。

游天虹說：「現在，他們可能連俱樂部也不會去。」

「是的。」酒鬼成洩氣地說：「風聲這麼緊，他們可能……」

話未說完，已經有人接續說下去：「對了，碼頭，快些趕往碼頭！」說話的是喪鬼明。

但是，游天虹却說道：「沒有用的，省回一些氣力好了。」

喪鬼明道：「為什麼？他們可能會逃到香市去的。」

「如果他們公然由碼頭乘船離去，相信警方會得心應手。」游天虹又說：「看情形，如果我們能查出南灣那家私家俱樂部的地址，也許還有一綫希望。」

酒鬼成道：「這件事由我們去辦吧！」

「那麼，我們分頭進行吧。」游天虹說：「我們要去找香市來的警探。」

「警探？」酒鬼成忽然面色一沉，「不，我們絕不同意去找警探。」

賭鬼義也說：「我們不喜歡循法律手續去替黑鬼森報仇。」

喪鬼明道：「對了，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方法。」

色鬼松道：「你們是香市來的，也許還不明白本地的法律。」

游天虹苦笑道：「我怎麼會不明白？這兒的法例對你這種人最不利。」

色鬼松道：「你知道就好了，這裏殺人最多送去充軍，但强姦則可能被判死罪。」

酒鬼成道：「所以，我們不喜歡利用警方人員去找出兇手來，正是這個緣故……」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有把聲音加插入來：「你不喜歡我們，但我們却喜歡你！」

各人回頭一看，是數名彪形大漢。

「四鬼」以為他們是蘇正的人，就要一齊行動起來！

但是，包圍住他們的人却拔槍相向，有人喝道：「不准動！」

又有人叫了過來：「我們是警探！」

游天虹和小牛也為之大吃一驚，因為對方即使是警探，他們也十分痳煩。

果然，有一名警探過來向他們警誡：「你們被逮捕了！」

酒鬼成沉聲問道：「我們犯了什麼罪？」

「謀殺！」那警探頭目說。

「謀殺？」酒鬼成反問一句：「我們謀殺了誰啊？」

「林平和美芝娜。」

「什麼？他……他們死了？」酒鬼成神經質地叫了起來。

其實，此話一出，「四鬼」與天虹師徒二人無不爲之大吃一驚！

是的，美芝娜與林平二人怎麼會死去的，他們這六個人眞的是莫名其妙。但是，要警方人員相信他們的說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於是，各人被帶到現場上去，只見林平與美芝娜這時已經死去！他們都是被尖刀刺殺的，現場上血漬斑斑，極之可怖！

游天虹向警方人員解釋，但他們還是不相信，還把各人落案。

各人終於被帶返警局中去。

游天虹靈機一觸，要求見來自香市的警探們；但是，辛尼與黃泰等人都已經出去了。

他們接受了一連串的問話，但是，游天虹却無權去問警探們是如何發現美芝娜和林平屍體的。

這裏不是香市，游天虹在香市認識許多警方人員，有不少都了解他的爲人，但是，在這裏却沒有人認識他。即使有，也沒有人可以帮得他的忙；除非找到辛尼他們。

游天虹和小牛師徒二人被扣留起來，跟「四鬼」們在一起。

酒鬼成抱歉地說：「連累了你們二位，眞不好意思！」

游天虹苦笑道：「命中如此，有什麼話好說呢？不過，美芝娜和林平，到底是給誰殺死的？他們又怎會到那裏去？」

酒鬼成道：「那是我們『賭城五鬼』藏身之所，有人找到那兒去不奇！奇在那兩把尖刀，我懷疑又是蘇北帮的人幹的！」

「如果是蘇北帮的人，爲什麼不把林平救走，反而殺了他？」

「很簡單，他們手段毒辣，殺人滅口絕不稀奇。何況林平又失去了巨欵，傷勢嚴重，他們殺了他倒也乾手淨脚。」

游天虹覺得酒鬼成言之有理。

他看了看腕表，嘆口氣說：「這個時候，可能正是兩個老千集團交鋒的開始，我們眞是缺了眼福呢。」

鬼酒成道：「如果他們今晚根本不成局，也就是說兩帮人可能已經偷偷離開了本埠，那麼，黑鬼森的殺身之仇，將永遠無法報復！」

賭鬼義道：「我們起碼要設法把游天虹老兄師徒二人送出去。他們也許比任何人更有辦法。」

喪鬼明突然隔住鐵欄叫了出來：「喂！你不是陳納老哥嗎？」

一個穿制服的警員走過來：「喪鬼明，怎麼會是你呢？」

酒鬼成這時立刻把握機會，對他說：「陳納老兄，設法替我們辦妥一件事，給你一千元代價！」

陳納「嗯」了一聲，把手指擱在唇邊，左右張望了一番道：「別那麼大聲，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好了。」

酒鬼成回頭問游天虹：「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我是說那些香市警探！」

「他們是辛尼與黃泰。」游天虹說道：「相信你要找到他們任何一人，我們也可能被担保出去，如果幸運的話，連那一點嫌疑也可以洗脫。」

於是酒鬼成對陳納道：「設法替我找二名來自香市的警探，他們是辛尼和黃泰。告訴他們，他們的朋友有難了。」

陳納點頭，又低聲問：「辦妥了，到什麼地方去收錢？」

酒鬼成道：「我們的錢都在包頭裏，不會欠你的，放心吧！」

「好吧！」陳納又說：「如果你們有足夠的錢，我還可以替你們找個律師。」

「暫時不必了，謀殺疑犯不准保釋的。只要你儘快把那二名香市警探找來。」

「嗯！讓我出去運動一下，說不定很快就會有好消息回報！」

陳納說完就匆匆跑了出去。

× × ×

在南灣一間新型的別墅之內，正有二名豪客在那兒展開了一場龍虎鬥。

據說，其中一個男子是來自印尼的富有歸僑，而另一人却是當地的殷商云。

其實，他們的眞正身份是什麼，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這是一個沙蟹局，注碼很大，其中一方輸了很多錢，此人滿頭大汗，旁觀者也在替他焦急。那是由於他的外表非常老實，這種人最易令人同情。據說，此人就是印尼歸僑了。

許多人都在替他感到不値，因爲每一個上了年紀的老歸僑，他們的錢都是有血有淚的。在外捱足了幾十年牛馬，好不容易才積蓄下這筆錢財，却在刹那之間在賭桌上輸掉，難怪有人在替他暗嘆不値！

但是，輸光了桌面那一大堆花花綠綠的鈔票之後，他還不肯收手。

他的對家並非什麼殷商名流，其實就是蘇北帮的首領蘇正。

因此，有人在焦急，也有人在偷笑。替那老歸僑焦急的，自然是來俱樂部消遣的紳士淑女，暗自偷笑的當然是蘇正。

蘇正眞的是做到了天衣無縫，幾乎一絲兒破綻也沒有。他成功的地方是令到對方在不知不覺中，輸得心服口服，但是，最可惜的，就是他貪得無厭了！

當那位老歸僑把一大疊美鈔揚出來時，他就感到心情興奮。

是的，這些錢註定是屬於他的。

他非常有把握，那不是狂妄，而是憑他的經驗告訴他：跟這種老實人賭博，他有十拿九結的本領。因此，他幾乎忍不住由心裏笑了出來。

那老歸僑聲音有點發抖地問：「我用這……這些美鈔，可以嗎？」

蘇正非常有風度地說：「老伯，我勸你還是收手吧，這些錢，你還是省下養老吧。今晚你手風不好，已經輸了不少！」

其實，他恨不得把對方的手錶和墨水筆也一併歸納到自己的口袋裏來。但是，他口頭上這麼一說，旁觀者不知內幕的，那反而覺得蘇正是個紳士派的賭徒。

但是，那老翁却變得渾身發抖，他手顫顫的，把那一大疊美金向桌上中間一推，說道：「我從來不相信什麼手風不手風，就賭這一手吧！」

蘇正眞的是喜不自勝，他以爲要贏了這麼一大疊美金，相信還得費一點時間和心神，想不到那老者竟然不堪一激！

於是蘇正笑了笑，問道：「老伯，你想怎樣子賭法！」

「揭牌吧！」老翁說：「那樣比較省時間得多了。是不？」

「揭牌？」蘇正頗感意外。

「是的，每人只須揭一張牌，大者，大到葵扇A，小者，小至紅階磚2……

「換句話說，誰揭開的牌是最大的葵扇A，另一家就不必再揭了，相反，揭到了最小的紅階磚2，另一家也贏定了。」老翁解釋時，聲音在微微發抖，但却非常清楚。

蘇正突然感到猶疑起來，因爲這種孤注一

擲的賭法，是非常危險的。

他瞥了派牌的男子一眼，那是他安排在這家俱樂部的一名打手。那男子示意他不要賭了。但是，蘇正覺得可惜！

約略估計一下，桌面上那一疊美鈔，總有十萬八萬之譜，以一開七計，也有數十萬元。何況市值接近一開八呢。

數十萬元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問題却是這一局將會是蘇北帮歷史性的一局了。因爲完成了這最一局之後，他們就會偷渡到另一個地方去。

正因爲沒有後顧之憂，蘇正才不會輕易放過了這千載一時的機會。

於是他對老者說道：「你想清楚了吧？老伯。」

「別嚕囌了，你到底賭也不賭？」老翁咆哮着說。

「好吧！」蘇正說：「派牌。」

「慢着！」老者站了起來，「我說揭牌，一人揭一張牌，不是派牌。」

「對不起，我說錯了，我的意思是叫他洗牌。」

但老者又說：「先換一副新牌！」

俱樂部的主持人立即送上一副新簇簇的撲克牌。蘇正開始担心了。他担心對方要提出換人——換過派牌的人。

雖然牌不用派，只是洗牌，但這也十分重要，如果沒有這公證人暗裏帮忙，他輸贏的機會只是各一半。但是，如果這個公證人不調走，他幾乎十拿九穩。

由於注碼太大，俱樂部主持人親自監視，包括代他們計算注碼在內。

因爲一個用美金，另一個用本地貨幣，兩者之間，必須相等。結果，化費了不少時間，才令到雙方的注碼平衡起來。

看一看，蘇正面前的鈔票，只留下了幾張一百元面額的。其他的，都搬到桌面的中間來了。

撲克牌經公證人放在中間，最高一張牌是每副新牌都有的後備牌——那是一張獵人像。公證人所以這樣做，顯然是担心有人認得上面第一張牌。在場的人也認爲絕對公證！

老者問：「誰先動手去揭？」

「敬老得福，老伯，我讓你先揭！」蘇正非常有把握。

但是，俱樂部的主持人說：「誰先揭，誰的贏面最大，因爲誰先揭出葵扇A，便算是贏定了。因此，我提議二位擲骰決定先後。」

老者道：「這也公道！」

「我當然沒有意見。」蘇正覺得誰先誰後他都贏定了。

一副用玻璃紙封好的新骰送上，總共是三粒的！

俱樂部主持人說道：「根據點數多少定先後，點數多的是先，少的是後，二位有沒有意見？」

蘇正與老者同時答道：「沒有意見！」

蘇正首先順手將三粒骰子往桌面一拋，那是三點，五點和六點，加起來是十四點。

老者輕輕一扔，那三粒骰竟然全是六點，加起來便是最大的十八點。

蘇正心裏開始感到不妙，雖然現在只不過是擲骰定先後，並不是正式賭博，但是，當他看見了這情勢，心裏也有了一種莫名其妙的預感。

但是，一切既已成定局，他也只好順其自然。

他不知道老者會揭出一張什麼牌，但他却有絕對把握去揭出那張葵扇A。那是由於他手上的磁性戒指可以令到他變爲得心應手的魔術師。

當然，只有他才明白，俱樂部中所有的簇新撲克牌，都經由他的手下做了手脚。每副新牌中的葵扇A，都暗中塗了一些金屬透明漆，只要蘇正把磁性戒指湊過去，那張葵扇A便是他的，簡直有如變戲法一樣。

老者開始揭牌了！

所有的旁觀者都在替他緊張起來，雖然輸贏與各旁觀者無關，但老者那沉重的面色，那震顫顫的手，那額角上豆大的汗珠兒，處處都表示出他的懦弱與毫無把握！

因此，各人同情之心，亦油然而生！

大家都希望老者贏，當然也有人祈禱着，希望他輸。這一股人自然是蘇正和蘇北帮裏面的人，這些人有不少雜在人羣中。

差不多所有到俱樂部來尋消遣的人，都集中到這賭桌的四周來。千百隻眼睛都集中在老者那隻手上。

牌揭開了，所有在場的人，個個都驚叫起來！

那老者熱淚盈眶，他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因爲那張撲克牌正是：葵扇A。

「這是不可能的！」蘇正突然拍枱，叫了起來！

俱樂部主持人道：「你說什麼？」

「這簡直是一個老千局。」蘇正站了起來，同時向他的手下示意。

但是，老者有理沒理，却把枱面所有的鈔票放進一個布袋中。

蘇正欲待制止，俱樂部裏的人已經包圍過來，但是，蘇北帮衆已紛紛發難！

蘇正伸手去搶奪那一袋鈔票，但是，那老者一出手，「叭！」的一掌擊向蘇正的面孔之上。原來這位老者絕非弱者，他的出手實在驚人！

蘇正被打得慘叫一聲，滿面鮮血，倒向地上！

就在這一刹那間，電燈熄滅了。黑暗中只聽到了人聲驚叫，一片混亂！

轉眼之間，俱樂部之內變得有如世界末日一樣。

混亂中，有人拖住一個女子由後門飛奔而出。那女子並非別人，正是「千手觀音」蒙麗莎。

蒙麗莎剛才在俱樂部中所扮演的，就是那個老者，燈光與化裝的技巧配合了她那驚人的演技，簡直是天衣無縫！

不但蘇正看不出一點兒破綻，就是與她串謀的江氏兄弟，也嘆爲觀止。

但是，燈光的突然熄滅，令到「蘇北」與「江南」兩帮的人都爲之措手不及！

蒙麗莎失魂落魄地跟那男子逃走，一輛汽車早在街口接應。

她以爲那男子是她的情郎費新，但當她登上了汽車之後，仔細看清楚，她才驚叫起來：「怎麼是你？」

「開車！」那男子命令着。

於是車子如箭開出。

蒙麗莎極力掙扎，但那是沒有用的，背後有人用槍抵住了她的背部。

坐在她身邊的男子，正是她的丈夫曾仁富。在後面以手槍指住她的，就是私家偵探湯比德。

曾仁富生氣地說道：「你這蠢材！我已經有足夠的金錢供你享用，怎麼你還要幹回老本行？」

蒙麗莎比他更生氣，她大聲喝問道：「費新呢？」

「你還提那騙子幹什麼？」

「騙子？誰是騙子？」

曾仁富道：「費新是個愛情騙子！」

「你瞎說！」

「我不跟你辯論，你問問後面的私家偵探湯先生好了。」

湯比德道：「是的，曾先生一點沒有說錯，費新的確是個愛情騙子。我們現在帶你去看看，他令你上了他的當！」

「我不相信！」蒙麗莎道：「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相信！」

「到時你就要信！」湯比德道：「曾先生要不是及時趕來，你便上了人家的當。」

蒙麗莎大怒道：「你這個傻瓜，令我前功盡廢了！」

「什麼前功盡廢？」曾仁富與湯比德異口同聲地問。

「我原本要蘇北帮與江南帮互相殘殺，然後坐收漁人之利，但是……」

「但是，你的目的達到了。」曾仁富道。

蒙麗莎道：「那一袋鈔票……」

「錢財乃是身外物，你再不走，就會給他們活活生宰。」

蒙麗莎嘆着氣，往後身子一靠，流下了熱淚，她黯然問道：「爲什麼你老是不肯放過我呢？」

曾仁富道：「只因爲我愛你！」

「但是，我愛的却是費新……」

「他不過想財色兼收……」

「我不相信！」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湯比德道：「我化了不少工夫才查出費新騙了你的錢之後，躲在這裏！」

曾仁富一邊拖着蒙麗莎下了車，一邊對她說：「他身邊有三十多萬元，以及你的一大批首飾，這證明你的確愛煞了他。可惜……」

三個人這時已走進了酒店之內。

曾仁富捉住蒙麗莎的手臂走進了電梯，湯比德道：「費新與一個女人躲在這裏享福，你却要爲他去冒生命的危險！」

三個人出了電梯，一個侍者走過來問：「開房麼？」

「不！」曾仁富把一張鈔票塞到他的掌心，「請問費先生在那一間房？」

「噢！」侍者彎腰攤手，「請過來，費新先生是麼？」

「是的。」

「他住在六零九號房。」

侍者舉手就要敲門，但給曾仁富制止。曾仁富道：「不要驚動他，我們是老朋友！」

說着，又是一張鈔票塞過去！

於是侍者會意地笑了笑，輕輕把門開了。

房間裏很靜，但當各人入內企定了之後，就可以隱約聽到了陣陣急促的呼吸聲，床上一男一女赤裸裸的擁抱在一起！

曾仁富低聲問：「看見了嗎？那就是你心目中的多情種子！」

蒙麗莎出其不意地按亮了燈！

燈光一亮起來，只是那床上一對男女立即出醜！

那男子，果然就是費新。

那女子，年青，貌美，身裁更加動人！

蒙麗莎直氣得七竅生烟，她立即就要飛撲過去！但却給她丈夫和湯比德二人分左右挾持着！

床上的費新和那女子在驚愕中拉過床單遮醜，湯比德另一隻手中，却握住了一支手槍，槍嘴對準了他們！

蒙麗莎氣得涕淚交流，哽咽着說：「費新，想不到你原來是個騙子，你眞殘忍！」

費新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十分委屈地說道：「麗莎，聽我說！我中了人家的詭計。」

「什麼？詭計？」蒙麗莎冷然一笑，「我其實中了你的詭計才是眞的，我不該聽你的慫恿，跟你私奔……」

曾仁富說道：「算了，我們還是走吧！麗莎。」

「走？不！」蒙麗莎說道：「我還要跟他算賬呢。」

「不要傻氣，錢財是身外物，讓他騙了便算啦，只要你的感情是屬於我的就行。」曾仁富深情地吻了她一下。

費新已經下了床，而腰間正圍上了一幅床單。

湯比德叫道：「不要動！」

費新還是走過來：「傻瓜，你不敢開槍的！你是香市的私家偵探，只要做得太過份，你就會被人吊銷執照！」

湯比德果然在略一遲疑中，被費新一動手，立刻就奪去了他的手槍！

蒙麗莎在這一刹那間，竟然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曾仁富更加呆在一旁！

費新得意洋洋地笑了起來：「笨蛋！你們原來個個都是笨蛋！」

蒙麗莎怔了一怔：「費新，你說什麼？」

「說什麼？我說你們全是笨蛋，那當然包括你也在內。哈哈……」

「可是，你剛才不是說過了，你中了人家的詭計麼？」蒙麗莎說。

「詭計？是的，本來我想告訴你，你丈夫請人灌醉了我，或者讓我吃了迷幻藥等等，因爲我實在担心你因愛生恨，奪過了湯大偵探的手槍殺了我！但是，現在……」

「現在你以爲佔盡了上風麼？」

「當然，包括你在內，只要誰先動一下，我都有權殺了他！」

「好不威風啊！」

「當然，人生得意須盡歡，現在我也不妨告訴你，麗莎，我本身就是一個大老千。」費新笑了笑，「我父親給老千們弄到破產，結果自殺死了，所以，我非常憎恨老千。」

「但是，你太殘忍了，你怎麼可以連我的情感也騙掉了？」

「怪只怪你自己過去也是一個老千。本來，我由外國回來之後，一心要找各路老千師爸報仇，但是，不幸認識了你，你喜歡我年青英俊，本來我可以順手推舟，騙你丈夫的財，再騙你的色……

「但是，後來回心一想，我需要個助手來協助我推行一連串的計劃，其中一項就是美人計。」

「你不要說了！」蒙麗莎痛哭失聲。

「傻瓜，你哭什麼？」費新說道：「你丈夫不是剛剛說過了麼，他還是一樣的愛你！」

「但是，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蒙麗莎掩面痛哭！

「這是什麼時代？女人越多男人越馨香，哈哈哈……」

費新的笑聲未完，突然「啪」的一聲，蒙麗莎重重地摑了他一巴掌！

他完全想不到有此一着，口鼻血一齊冒了出來，白色的床單也染上了鮮血！

費新老羞成怒，舉槍瞄準，就要射殺蒙麗莎。但她一點也不恐懼！

「砰」然一聲，子彈來自門外！費新棄槍捧手，雪雪呼痛！

站在門外的是一名警探——賭城警局中的一名探長。陪伴着他一起來的是辛尼和黃泰等人。

「好演技！」辛尼拍着手走了入來，「費新，你這種人才應該去拍電影。」

跟着出現在門外的，是「千門奇俠」游天虹和小牛師徒二人！

他們是得到了一名警員陳納的帮助，把辛尼和黃泰這二名香市警探找到的。他們交換了一連串的情報之後，查出了南灣俱樂部的所在，於是大隊警員就根據游天虹這情報，開到南灣。

雖然他們來遲了一步，但游天虹和辛尼等人，總算在黑暗中發覺一對黑影在俱樂部逃出，當時游天虹還以爲他們是蒙麗莎與費新。直到現在才知道是曾氏夫婦。

他們是跟踪到這兒來的。

至於俱樂部現場，則交由賭城警局的人去處理。結果不用說，「江南帮」與「蘇北帮」的老千們都一網成擒！費新無話可說，他承認利用蒙麗莎那熟練的老千手法替他報仇，同時也替他賺了不少金錢。當然，所謂被「蘇北帮」的人要脅，也是假的，那三十多萬元，一早由費新收了起來。

費新哄着蒙麗莎說，賺夠了錢便與她遠走高飛，蒙麗莎絕對相信了他。

愛情，愛情，愛情就是這麼迷人的一回事！結果，蒙麗莎却因爲不滿現實，而墜進了這情慾的陷阱中。費新愛的却是另有其人——就是現在躺在床上的女人。這女人叫碧姬，由外國一直追到這裏來。她以爲費新變了心，企圖陷害他，所以，她一邊把一支發射過一粒子彈的手槍，偷偷放在費新的行李中，一邊去殺麗莎——

麗莎命不該絕，碧姬錯殺了左拉治。由於當時環境黑暗，她以爲十拿九穩，事後迅速把兇槍投入大海。

可惜，費新一直未知她化了裝跟踪自己，否則，蒙麗莎早就被發覺了破綻。

至於黑鬼森，他確實奉命去殺一個人，但這個人是貝比——法國艷舞男郎，但命案發生之後，他在匆忙中不敢動手——雖然當時貝比也病倒在該輪船上，但黑鬼森已在慌張中把手槍投入了大海中。

事後，爲了交代，黑鬼森乘機抵賴對方不交代清楚，硬要蘇正的人給代價，結果亦難逃一死。

至於蘇正要殺貝比，正是因爲蘇北帮的人在船上設局出千，曾給貝比識破，因而含恨在心，但左拉治也同樣對一個幾乎被騙的人提醒過他，所以船員對辛尼的提供也是正確的。

這些事實，事後警方都在碧姬的口供中獲悉。

蘇北帮與江南帮的老千們，想不到會給這些案件牽連，他們担心警方找上門來，所以紛紛搬走。但一時之間，却未搭上門徑偷渡，只好暫時躲了起來。

蘇北帮還想撈一大筆才走，想不到反而給「千手觀音」反噬一口！

「賭城五鬼」家中的林平與美芝娜二人，都是給蘇北帮的人殺的，因爲他們知道黑鬼森死後，其他「四鬼」要報仇。當「飛刀手」何大難找上門時，不見「四鬼」，但却給美芝娜見到，於是殺人滅口。情形一如「四鬼」所料，何大難省得將受了傷的林平帶走，一刀順手殺了他，把所有的罪名推給「四鬼」。

至於費新所以出現在小牛的房內，是他帶了那三十萬元無處可收藏，當他發覺被人跟踪時，便躲入小牛房中，後來他才知道跟踪他的，正是碧姬，這就是他後來失踪的原因——其實他不過與碧姬躲起來。但想不到結果還是法網難逃！

（全文完）

鐵獄飛龍

（本文承自第34頁）

康王曾堅邀他同赴臨安，但是小虎子沒有去。康王已經救出來，他要做的事情也做完，他在集古軒中，坐了一回，又慢慢踱到了一條巷子中，那是他第一次見到鮑廷天的地方。

那是，他中了飛刀于彬的毒刀，是鮑廷天救了他的。當時的情況，彷彿是歷歷在目。當時，他毒已漸發，有天旋地轉的感覺，而現在，他站在原來的地方，靠牆站着，一樣感到天旋地轉。

鮑廷天死了，小虎子只要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會出現鮑廷天那種血肉模糊的樣子，和鮑廷天眼中那種充滿了憤怒，鄙夷的目光。小虎子感到他的身子在微微發抖，他閉上了眼睛，緊緊地捏着手。就在這時，他聽得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小虎子並不睜開眼，直到就在他的面前，忽然響起一聲大喝，道：「就是他！」

那一聲大喝，雖然只有三個字，但在這三個字中，却充滿了怨毒之極的憤恨！

小虎子吃了一驚，睜開眼來，他看到有五六個人，站在面前，那五六個人，全是雄赳赳，氣昂昂，一望而知，是武林中的豪傑之一。

其中一個，正伸手指着他，指着他的手，在劇烈在發着抖，那人的臉上，全是傷痕，有的還未曾結痂，他在一再地說：「就是他！就是他！」

小虎子定了定神，道：「閣下認識我麼？」

那人的聲發顫着，厲聲道：「你燒成了灰，我也認得你，石牢中，是你下手殺死了鮑廷天！」

小虎子陡地一震，另外那幾個人，神色也自大變，一時之間，只聽得「錚錚」，「鏘鏘」之聲，不絕於耳，各人都拿了兵刃出手。

小虎子的嘴唇，也在發着抖道：「我和鮑大哥一起去救康王，現在，總算將康王……救出來了！」

那人發出一聲大喝，道：「你這畜牲不如的東西，還敢狡辯？」

在那人身後的兩個人，「刷刷」兩劍，已向小虎子當胸刺了過來，小虎子身形一避，避開了那兩劍，急叫道：「你們聽着，你們那麼多人，一籌莫展，我不是那樣做，怎救得出康王來？」

那幾個人中，有個比較老成的，疾聲喝道：「是你殺了鮑廷天，是不是？」

小虎子心頭一陣劇痛，道：「是！」

那人一聲怒吼，「呼」地一聲，一枚流星，已然向小虎子的胸口揚了過來。

小虎子大叫道：「且聽我說！」

那人一動手，令各人暫不要動手，小虎子嘴唇發着抖，他想將心中的話說出來。然而，當他抬起頭來，望到了那幾個江湖豪傑臉上的那種神情和他們的目光時，他感到自己不論怎樣說都枉然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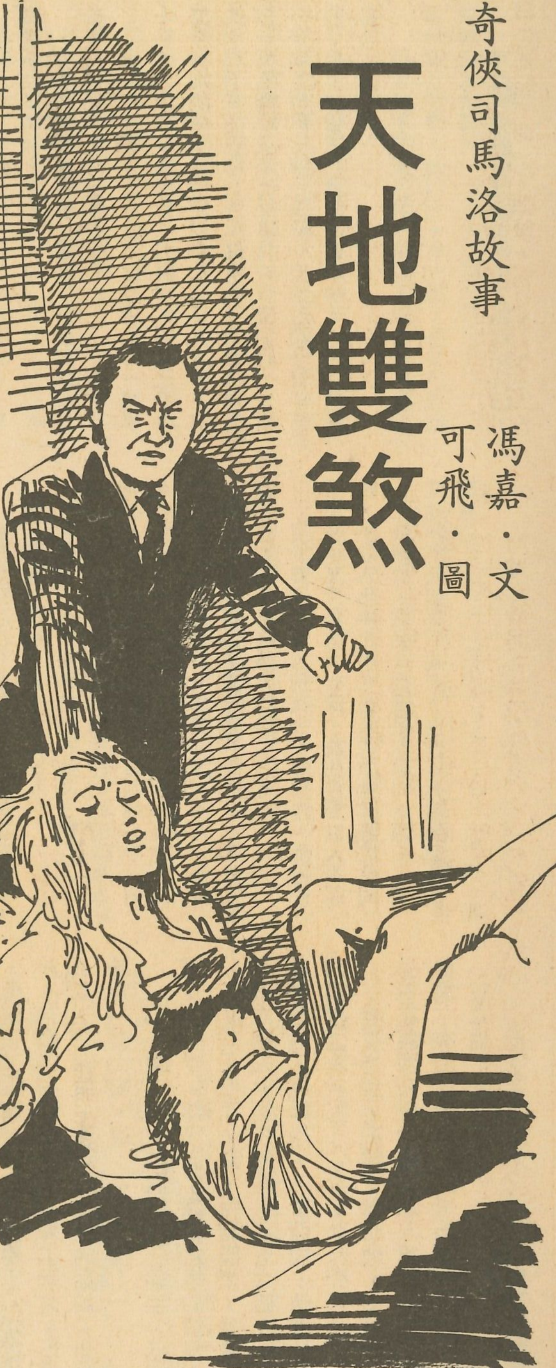
他並沒有出聲，只是閉上眼睛，在他還能思想的那一刹間，他在想：我究竟錯在哪裏？

（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明妮以上級的身份，命令司馬洛又去偷彼得生上校的玉龍，司馬洛還未知道她是蝎黨天煞，便去找大力士山圖、蒙妮姐夫婦，三人從山上將繩子垂落懸崖下，直達軍營彼得生的宿舍，將藏在保險箱的玉龍一起吊上山，神不知鬼不覺偷走了。另方面杜明妮也命令地煞張萍到碼頭工人工會領袖波哥處強行搶奪那一塊名貴的玉，亦很順利的奪到，還將波哥和一個金髮女郞殺掉。當張萍離開荒郊寓所後，被囚禁在裏面的情報局史勿夫逃出來，帶警探回來搜出眞杜明妮的屍體，而司馬洛尚未知道，還回來向杜明妮報告玉龍已得到了……

奇兵突出　煞星殞滅

司馬洛從大衣袋裏取出一隻紙包，輕輕放在梳粧桌上。「又是一件美得難以置信的禮品，要不要欣賞一下？」

杜明妮搖頭：「祇要是眞的就是了，我對他並不欣賞，我祇是喜歡鑽石。」

「是眞的！」司馬洛說：「已經由我這位專家檢驗過是眞的！」他忽然上前，輕輕攬着杜明妮的腰。

「你幹什麼了？」杜明妮連忙推開他的手的，但司馬洛的手離開她的腰，却又放到更高的地方去。杜明妮笑不可仰地撐拒着：「別胡鬧吧，司馬洛！」

司馬洛把她拉轉身，緊緊抱住她，吸住她的咀唇，不讓她再有機會說下去。久久，他才把她放開了。杜明妮微微喘氣，而司馬洛微笑：「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是愛玩遊戲的，現在工作都已做好了，不是玩遊戲的時候了嗎？」

「但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做好！」杜明妮嚴肅地說。

「什麼意思？」司馬洛有點吃驚地問：「不會再有第十一塊玉的吧？」

「不是玉，是張萍。」杜明妮說：「看看那張地圖吧！」

司馬洛却沒有放開她，仍然是摟着她的腰而和她一起走到梳粧枱前，拿起那張地圖，看到了那紅色的交叉。他皺眉：「這是一座島！」

「嗯！」杜明妮說：「我剛剛得到情報，地字煞星明早在那座荒島會面。時間是早上九時。」

「我希望他們都自相殘殺死掉了！」司馬洛說着又把咀唇向杜明妮咀唇逼近，而手又在她的身上活動起來。

「司馬洛！」杜明妮低聲叫道：「我們得在那裏等着他們！」

「爲什麼我們要去呢？」司馬洛問：「爲什麼不派大隊警探去埋伏着？」

「但——這是你的工作——」

司馬洛的手和口都在忙着，使杜明妮不由得不半閉着眼皮，欲就還拒。他聞着她鬢髮間發出的幽香，在她耳邊說：「這並不是我的工作，我們的協定祇是由我把那些玉偷到手，並沒有包括殺掉這一對煞星！」

「但你自己——」

「不錯，」司馬洛說：「我和張萍也有些私人的帳要算的，但如果你一定要我明天就算，那就得付出代價了！」

「什麼代價？」杜明妮問。

「代價就抱在我的懷中！」司馬洛說着騰出右手來看看腕錶：「還有幾個鐘頭才天亮！」

「你那位美莉又怎樣了？」已經被了挑動情慾的杜明妮開始感到一種自豪的滿足！

「她已經走了，」司馬洛輕吻她的耳朵：「她的丈夫來求她，發誓以後不再做什麼換妻遊戲，於是她答應再試試和他一起！」

「原來我就是後備軍？」

「你知道不是的！」司馬洛的嘴唇離開了她的臉部，而輕輕向下遊移：「怎樣，我們交易嗎？」

「但我已穿好了襪子。」杜明妮說。

「幸而你祇是穿了襪子。」司馬洛說：「但是襪子並不碍事，你用不着脫下來的！」

「唔——好吧——」杜明妮緊閉着眼睛。現在如果司馬洛不和她「交易」，她眞會把他的耳朵咬下來的。

「這一次。」司馬洛輕輕咬她的耳朵：「我不會讓你熄燈了。」

他們果然沒有熄燈，而床上又掀起了暴風雨，杜明妮瘋狂得像海上的龍捲風，把司馬洛捲在核心，直至雨過天青才把他放鬆。當杜明妮癱軟地倒在床上閉目喘息時，司馬洛便爬起來，坐在她的旁邊，在燈光下打量着她的肉體。用「打量」這形容詞是因爲他正以冷酷的心情在看，而並不是在欣賞。

這個姿勢果然勾起了他一些記憶，而且又有那顆黑痣。他伸手開了床頭燈，然後又調上頭上的大燈。在柔和的床頭燈光之下，他把一隻枕頭放到杜明妮的頭邊，半遮着她的臉，然後挪到床尾。現在他相當肯定了，他又記起這件事開始時他是怎樣進入富商賈富仁的屋中，怎樣看到一個被枕頭遮住了頭部的女人裸身躺在床上，而他祇記得她有一具很動人的肉體，和兩腿之間有一顆黑痣。就像他面前的這具肉體一樣。剛才杜明妮穿襪時他便已在鏡中看到的了。

司馬洛怔怔地看了一會，杜明妮推開那隻枕頭，伸一下懶腰，看見他那目光灼灼的表情，不禁笑起來：「這個姿勢好不好？要不要改一個？」

「不用了。」司馬洛彎身在她臉頰上輕輕吻了一下，就像普通的情人在做愛之後一樣，但他的心却是其冷如冰的。他表面上若無其事地伸脚下來，走向浴室，說：「我既然已經拿了代價，就得做工作。讓我洗過一個澡，我們就起程吧！」

「好的。」杜明妮說：「讓我打一個電話給法國情報局的朋友，他們也許能派一兩個帮手去的。大隊軍警去會打草驚蛇，但派兩個便裝人員該不怕的！」

「好主意。」司馬洛說：「我已經忙了一整晚，實在不能做太多的工作，多兩個人帮手總是好的。」他走進了浴室。

杜明妮拿起電話，打的却是張萍所住的酒店的號碼。她說：「史勿夫先生嗎？我是杜明妮。關於聖馬丁島的事，你可以多派人去嗎？……是的，我和司馬洛先生會在天亮前到達……唔，我們會租一部快艇去……什麼，你分不出人去？但你自己去？那更好了，我絕對信任你的身手……很好，我們在島上見吧！」她掛了電話。

她剛才好像是和一個人對話，但實在祇是她一個人在說話，而那邊的張萍是一直沒有開腔的，但她相信張萍已經明白她的意思了。

司馬洛洗好澡之後，杜明妮也在去洗澡。當她抹着身子出來時，她看見司馬洛已經穿好了衣服，正拿着一隻小型手電筒般的東西，而把一條一條幼幼的鐵絲塞進去。杜明妮好奇地問：「這是什麼呢？」

司馬洛攤開手掌讓她看看掌中拿着的七八支小箭：「這是一隻小型機關槍，不過射出的是小箭。看，祇要這樣一扭，小箭就——」

「哦，我記得了。」杜明妮說：「就是你那出名的射箭筒，藏在鞋底的。」

司馬洛聳聳肩：「原來我這射箭筒是那麼出名的。那麼看來我是得換一件秘密武器了，不然，下一次碰到的敵手，可能首先就要拆開我的鞋底，而繳了我這寶貝！」他把射箭筒放進搭在椅背上那件大衣的袋裏去，站起身來：「要不要我帮助你穿衣服？」

「你會替女人穿衣服？」杜明妮笑起來。

「沒有實際經驗。」司馬洛說：「不過替女人脫過那麼多了，穿上大概不成問題吧？」

於是司馬洛動手帮助杜明妮穿衣服，但還沒有穿上第一件就放棄了，因爲第一件就是那副乳罩，他就無法把它套好而扣上扣子。杜明妮咭咭笑着，終於還是自己穿上了。

司馬洛走到露台門前面，看看外面的天空，還是很黑，像夜晚一樣，但再過大約一小時天就會亮的。他說道：「我們走吧！」

杜明妮點點頭，從五桶櫃的抽屜裏拿出一把小型手槍，放進衣袋裏，她身上現在是穿着一件厚厚的滑雪大衣，衣領連着罩頭的帽子，很有禦寒的功效。司馬洛也披上了大衣：「很可惜這樣冷，如果是夏天，我們也許還可以在沙上做愛。」

「即使是夏天。」杜明妮說：「也恐怕我們沒有時間玩那個了。我們現在是去做一件工作。」

他們就乘坐司馬洛開來的車子向海邊進發，杜明妮看着天色漸漸放亮了，心裏便愈來愈覺緊張，恐怕司馬洛會忽然想到要買一份報紙。幸而沿途沒有經過什麼報攤。

他們在一個釣魚人聚會的海灣停車，那裏的水邊塞滿了出海的快艇，準備租給出海的釣魚人。而雖然是這麼寒冷的天氣，這個海灣也頗不寂寞；冷天是也有冷天裏可釣的魚的。

司馬洛和杜明妮就以釣魚人的身份租了一艘快艇，和租了釣魚的魚具，出海而去。起先一段路程中，他們經過頗多別的釣魚人的船，但漸漸，海面便變成空蕩蕩了。當那座小島在第一綫朝陽之下呈現眼底時，水平綫之內已看不見有任何船艇。

司馬洛看看天，一點雲也沒有，看來今天是個很晴朗的日子。

「仍然覺得可惜我們不是來玩的。」司馬洛說。

「担心一顆子彈來迎接你吧。」杜明妮說：「張萍他們可能已經在那島上。」

司馬洛並不担心張萍會馬上開槍打他。如果杜明妮是一個有古怪的人，那麼遠道把他引到這裏，看來一定另有目的，而不致會在他未有機會上岸之前就一槍殺掉吧？

杜明妮却是有點担心的。她的計劃就是讓司馬洛和張萍來此決一個高下，以滿足張萍的報復心理。照道理，張萍是會盡量讓司馬洛慢死，而首先把他戲弄一番的

。如果她的猜測沒有錯，在「戲弄」的過程中，張萍就會給司馬洛找到機會消滅，這之後，她就可以動手來殺死司馬洛了。

但張萍不大氣近來的脾容易捉摸，說不定他會在未靠岸之前就給司馬洛一槍，那就比較困難了，因爲這之後就得要勞動她去親手死張萍了。

那座小島在眼前漸漸變大了，可以看到島中央那座高高的燈塔，和周圍那青葱的樹林。陽光還未直接射到皮膚上，水面的寒冷直透到人的骨頭深處，似乎什麼厚衣服都擋不住。

司馬洛首先取出杜明妮那副强力望遠鏡，向岸邊的樹林瞭望一番，覺得沒有什麼可疑，便把船向這岸邊靠去。船的馬達聲音響極了，如果島上有人等着，那麼這聲音等於大聲宣佈他們來了。不過，也沒有別的辦法了。這樣冷的天氣，如果游泳過去，上岸時可能已經變成了冰條。

司馬洛在差五十碼到岸時，關閉了馬達，船便乘着餘力無聲地向岸邊接近過去。他們已可以聽到林中鳥聲嘈吵得很。

船在幾塊礁石之間靠了上去。清晨的鳥聲在枝頭吵得很刺耳。站在樹林的邊緣，司馬洛看看錶，說：「依照你的情報，他們應該是還有一個鐘頭才到達的！」

「但可能他們其中一個已經來了。」杜明妮說：「讓我們到處找找吧。」

「分開？」司馬洛笑着問。

杜明妮微笑：「我能照顧自己的！」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分開找。」他抬頭，看見太陽已開始升起，而陽光直接射到他的身上了，於是他脫下大衣：「我有點熱了，這大衣用不着，就掛在這樹枝上做個記號吧，一會兒我們再在這裏集合，怎麼樣？」

「很好。」杜明妮說着又拉住司馬洛的手，似乎十分誠懇地說：「你要小心，司馬洛，知道沒有？」

「我會小心的！」司馬洛在她臉上輕輕一吻，便拿出槍來，向右邊去了。

當他看不到杜明妮的踪跡時，他便扭開腕錶，向那無綫電對講機中低聲說：「你在哪裏，公爵？」

「我已經在樹林中很久了。」公爵馬上回答：「那小子正在等着你。不是必要的話別殺他。」

司馬洛說道：「我倒是想親手把他處理！」

「叫我動手怕也不能。」公爵說：「我已差不多冷僵了。這樣的天氣裏潛水到這裏來並不是好玩的事。下一次，給我好一點的差事行嗎？」

「一定！」司馬洛笑起來。

「那傢伙正用槍對着你。」公爵又說：「但他似乎並不準備開槍！」

「這是可想而知的。」司馬洛說：「他太恨我了。而且他一直認爲他是比我高手！」他說話時祇像是在看錶，如果張萍是在看着他，他不會以爲他是在和什麼人通話的。剛才在酒店房中，當他進浴室洗澡時，他已用這錶型無綫電通話器，向公爵求助了。

而公爵答應了帶幾個人潛水到這島上，但實在他們則是比張萍先到的。

「你大可以放心。」公爵說：「我們在你的背後掩護着的。」

「謝謝！」司馬洛關了無綫電對講機，便繼續前行。

忽然，不知什麼地方傳來「噗」一聲經過滅音的槍响，司馬洛便覺得手上一震，槍被一顆子彈打開了。他忙彎身去拾，又一顆子彈打中了槍柄，乒一槍滑入了草叢中。司馬洛保持着彎腰的姿勢沒有動，靜靜地等着。

張萍輕鬆地吃吃笑着從一棵樹後出來了，手上拿着一把性能優良的槍。那是一把最新型的狩獵用的手槍，火力非常犀利，如果再裝上了長柄，就又可以當作長槍用。

司馬洛冷冷地看着他：「我們又見面了，眞有緣份！」

「嗯。」張萍說道：「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讓我們了結一下我們之間的未了緣吧！」

「怎樣了結呢？」司馬洛問。

「我要殺死你！」張萍說。

「你祇要一扳槍機就可以做到了。」

張萍微笑道：「這樣不是太便宜一點嗎？」

「你以爲我會一個人踏入這個陷阱？」司馬洛鎭定地說。

「陷阱？什麼陷阱？」張萍問。

「那女的不是你一路的嗎？」司馬洛問。

張萍微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搖着頭道：「當我殺了你之後，我就會殺她！」

張萍到底是在蝎黨受過嚴格訓練的，他覺得沒有必要透露身份，所以這樣說了。但同時他也暗吃一驚。司馬洛是什麼時候知道了杜明妮的身份呢？他又作了什麼準備？張萍連忙用眼角四面望望，却看不到有什麼人。公爵和他那幾個手下是都躲在樹上的。

司馬洛迷惑地說：「你的意思是說你和那女人並非一黨的嗎？」

「別用這些無意識的問題來拖延時間了。」張萍說：「我又不是要馬上殺死你。」狡猾地吃吃笑：「我是會給你一個反抗機會的，來，我們到燈塔裏去吧，那裏面有一片乾爽的空地。」

「你的意思是有胆量放下手槍和我較量？」司馬洛問。

「是的。」張萍說：「但你別以爲是你的激將法成功，其實是我早已有這樣的打算。在沒有外界干擾時，我是比你高手的。如果你打得倒我，你就可以離開這裏，現在快開步走吧，免得我失去耐性而就在這裏開槍！」

於是司馬洛回身，向島中的那燈塔的方面走去。他心裏放心得多了，因爲張萍的計劃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他最怕的祇是槍，因爲任何武功都無法阻止一顆槍彈鑽入他的身體的。既然張萍不打算用槍對付他，那就罷了，以張萍的身手，即使拿着刀子他也不怕，祇要別用槍就行。

那燈塔的木門已經不在了，大槪是已給風雨剝破，而剩下來的碎片也已給風吹掉。總之，入門之處是沒有阻擋的。司馬洛首先走了准去，看見裏面果然是空蕩蕩一片，什麼都沒有，而一度螺旋形鐵的樓

梯就在中央的地面伸起，旋轉着一直伸到一百多呎高的塔頂。樓梯的周圍便是一塊直徑大約五十呎的士敏土空地，地上滿是鳥糞，牆壁的縫隙間及梯底掛滿了睡覺的蝙蝠。與光亮的外面對照起來，這裏面陰暗如墳墓。

司馬洛忽然用手圈着嘴巴尖叫兩聲，迴音困在狹小的燈塔內來回激盪，十分刺耳，一時蝙蝠亂飛，兩隻大海鷗刮刮叫着，從開在幾十呎高處的小窗子飛出去了。

「閉嘴！」張萍給這些聲音嚇了一跳，而很不高興地喝令。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就來動手吧！」說着一脚把張萍手中的槍踢飛。

張萍一時給聲音嚇得分了神，也想不到司馬洛會這樣大胆，所以沒有提防，槍便飛出了門外，躍進草叢中。他的臉怒得脹紅了，但接着又現出一個猙獰的微笑，而張開兩臂，向司馬洛逼近。

司馬洛退後兩步，輕鬆地笑起來：「有沒有刀子，張萍？有就拿出來吧！單憑那雙手，你是沒有希望的！」

張萍咬着牙齒，臉上的肌肉在跳動着：「我就要用這一雙手扭斷你的頸子！」

他忽然輕輕一躍，便貼近了司馬洛，而一掌擊向司馬洛的喉嚨，司馬洛一側身便避開了。張萍跳開，又跳前來進攻。於是他們便展開了這場奇怪的肉搏。

司馬洛這已不是第一次和張萍交手，所以早就洞悉了張萍的專長跳躍，於是他採用另一種戰略，並不向張萍追擊，祇是等張萍跳過來才出手，以逸待勞。於是張萍有點氣喘，而且不耐煩起來了。而司馬洛臉上那滿不在乎的表情更使他急怒攻心。心裏一怒，精神便不集中，於是他給司馬洛覷個空撈住了手腕一甩。

他打着轉直跌到牆邊，蓬然的一聲，撞到那石牆上，一時間給震呆了。

司馬洛微笑：「現在後悔你的自信心太强一點了吧，張萍？」

張萍好不容易才站直了身子，有點懼怕，但是更加憤怒。他小心地一步一步向司馬洛迫近。司馬洛又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姿態，但其實他心中却是嚴加戒備的，因爲到底張萍並非平庸之輩，他故意表示輕視，祇是一種激將法，張萍怒火如焚的時候，就比較容易對付了。

張萍又開始向司馬洛進攻，仍然運用他那靈活的縱跳本領，而司馬洛則照樣沉着應戰，以靜制動，消耗張萍的體力。很快，張萍又給他摔了一跤，這一次則是撞到中央的鐵梯上。

張萍踉蹌地爬起身，痛得唇皮翻起，露出牙齒。司馬洛哈哈笑起來：「張萍，你記得珊珊嗎？這一下是替珊珊摔的。她死得太無辜，我答應過她要向你算帳的。」他的臉色忽然一沉：「當你給摔到再也不能動時，我就要把你的小鬍子一根一根拔下來！」

張萍惶然地四面望望，似乎想找尋一件武器，但燈塔裏却是空蕩蕩的，一件拿得起在手的東西也沒有。

司馬洛上前一步，張萍忽然大喝一聲，騰身躍起，一式雙飛腿向司馬洛胸部撐過來。司馬洛右足滑前，上身仰後，堪可避過張萍的雙脚，同時右掌向張萍的脚跟疾抓。但張萍很快又把脚縮回了。

於是二人又開始搏鬥，而過了三分鐘，張萍又露了破綻，被司馬洛架開一隻手掌，而同時在他肚子上擊了一拳。張萍痛得不由自主彎腰，司馬洛的膝蓋又隨即提起，撞中他的面門。

張萍嘩叫一聲，好像一隻斷綫風箏一般直跌向十多呎外的牆壁，被牆壁所阻才站定了，而口鼻都在流着鮮血。

司馬洛得意地微笑：「好了，張萍，現在我要代表珊珊替你拔鬍子了！」

張萍的眼睛一睜，手慌張地向後面摸，忽然拉開一塊鬆了的石頭而伸手進牆洞裏。司馬洛要撲過去，但又覺得距離太遠，便祇好閃到燈塔中央的鐵梯後面。

張萍的手從牆洞裏抽出來，拿着一把手槍。司馬洛在鐵梯後面一時呆住了，因爲自己手上沒有武器，而唯一的門口又是在張萍身邊，他不能逃出去。他想不到張萍會先在這裏藏一把槍！張萍站起來，猙獰地吃吃笑着，滿面的鮮血使他的臉更加恐怖。他說：「司馬洛，很可惜你沒有鬍子！但你總有可拔的毛的！」他開了一槍，槍咀加了滅音器，槍聲並不响，子彈擊中鐵梯的梯級，「乒」一聲彈開了。

司馬洛再不遲疑，便沿着鐵梯跑上去，因爲祇有一條路可逃了。

張萍哈哈笑起來，笑聲在空洞的燈塔中迴响着：「好主意，很好的主意。好，我就讓你跑到塔頂，然後讓你跳下來！」他跑到梯脚，又放了一槍，子彈又打中一級梯而彈開了。他笑着叫道：「跑得快一點吧，司馬洛！」

司馬洛果然跑得更快了。那窄窄的鐵梯是螺旋形的！就像螺絲的紋般不斷向上轉着伸去，人跑在上面就也得跟着旋轉，所以很快司馬洛便已轉得頭昏眼花，幾乎連上下左右也分辨不出了，但他的脚還是沒有停。他一定得把他和張萍之間的距離加大，因爲張萍有槍。頭昏得實在厲害，跑着轉着，轉着跑着，果鐵如梯不是有扶手，他早就要掉下去了。

接着他已到了頂，在塔頂的地上坐下來喘氣，而世界在眼前不斷旋轉，他眞想就這樣躺下來，緊閉眼睛睡着去了。但他不能睡，他首先要扭開手錶向公爵求助。

他扭開了手錶的掣，低聲說：「快，公爵，我在塔頂，他有槍，正在上來！」

「馬上！」公爵回答。

世界漸漸停止了旋轉，司馬洛望望塔頂這塊狹小的地方。這裏空得和塔底一樣，唯一的分別祇是小一點，和可以憑欄外望。但有什麼用呢？一百多呎高，他不能就此跳下去的。這燈塔荒廢已久，也許以前這上面總有些用具放着的，但如果有的話，便是早已給風雨吹掉了，因爲現在是什麼也沒有的，祇有那剝落的石牆，和銹蝕的欄杆。

張萍的脚步聲「篤篤」地响着，他正從容不逼地慢慢走上來。他的哈哈笑聲又在空洞的燈塔內迴响。司馬洛聽見他在叫：「找着什麼防身武器嗎，司馬洛，司馬洛，你不會找着的，因爲我已上去看過，什麼東西都給我丟掉了！你有一副很好的頭腦，試試用這副頭腦來和我對敵吧！」

「你還是乖乖投降吧。」司馬洛說：

「我還有些朋友在島上，他們要來了！」

「你在騙誰？」張萍說：「如果有人在的話，他們剛才爲什麼不出現？」

「我以爲你想公平地决鬥！」司馬洛說。

「現在不是很公平嗎？」張萍吃吃笑：「你比我高强，所以你該讓我一把槍。這好比賽馬，實力强的馬應該讓。」

「你終於承認你是低手了。」司馬洛說。

「是的。」張萍說：「有什麼關係？反正你要死了，如果你想死得舒服一點，你現在就跳下去吧。因爲當我上到來時，我就會把你弄到恨不得早早死去，然後我才把你推下去。」

司馬洛沒有回答，而張萍踏着鐵梯，繼續走上去。當他走了大半截時，下面忽然有了雜沓的脚步聲，有人跑進來了，有人在叫：「司馬洛，你沒事吧？」

「還好。」司馬洛在上面回答：「現在你放下槍吧，張萍，你是巳經完了！」

張萍深吸一口氣，伸頭出去向下望。五個男人圍住了鐵梯，都拿着槍，正仰頭望上來。其中一個是公爵，他叫道：「好了，朋友，下來吧！」

張萍忽然哈哈大笑，笑聲淒厲，使人毛骨悚然。剛才的叫喊對話沒有再驚動那些蝙蝠，但他這一次的笑聲却使六七隻蝙蝠從沉睡中驚醒，繞着鐵梯亂飛。

「你在笑什麼？」司馬洛問。

「我在笑你還是難逃一死。」張萍說：「因爲仍然沒有人能阻止我上來殺你的。他們還不能上來！」

他忽然加快脚步向上跑，鞋子把鐵梯碰得鏗鏗地响，而鐵梯很快就跑完了，再轉了一轉，他就可以看見塔頂的地面，他正得意地微笑時，忽然一塊一呎立方的石頭滾動着出現在視綫中，跳到梯級上。而沿着鐵梯滾下來。張萍大叫一聲要避開，但衹可容一人上落的鐵梯是那麼狹，沒有轉圜的餘地，而且有欄桿阻着，使他也不能俯身出梯外躲避，石頭很快就到了面前，他放了一槍，槍彈祇是把石打崩了一點，而絲毫不能阻擋石頭的去勢，接着石頭便沉重地擊中了他的腹部，使他丟了槍，向後打了一個跟斗，石頭從他身上滾過，而沿鐵梯滾下去了，張萍用軟弱的手扳緊欄杆，扶持着。但第二塊石頭又來了，滾過他的頭部，使他的神經暫時失去了主宰，他惶急地站起身，第三塊石頭擊中他的胸部，他便飛越出鐵梯的欄桿外，而向一百多呎下面墮去。

當張萍墮到地面的聲音傳上來，而那幾塊石頭也隆隆地滾到塔底的地上時，司馬洛才放心地伸頭出去。

張萍的屍體屈曲地躺在塔底的梯邊，死後看來是更瘦小了。公爵他們幾個人却沒看張萍的屍體，而正在關心地向上望。司馬洛擺手說：「不要緊了，我沒事！」

「下來吧！」公爵說。

司馬洛回頭看了一眼那堵救了他的命的牆壁。原來燈塔因爲年代久遠，那石砌牆壁的灰泥巳經剝落崩鬆，所以司馬洛能迅速地挖下了幾塊石頭來作自衞的武器。張萍雖然在事先曾上來巡視過，倒也沒有料到會有此一着。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才第一次有空感到腿子是多麼疲倦。連撑了那許多級的梯級跑到這上面來，即使身體强壯如他，也頗有點吃不消的。他慢慢地沿着鐵梯走下去，好在下樓梯却是一種鬆弛的運動，能鬆懈上樓梯時得到的疲勞。

× × ×

在水邊，杜明妮巳回到他們分手之處，正在抽一根香烟。鎮靜如她，也不禁緊張得手有點顫了，司馬洛和張萍的決鬥進行得怎樣了？爲什麼還不回來？會不會兩個都死了？不，不會兩個都死了？不，不會有這麼好運的，更可能是張萍巳死了，而司馬洛受了一點傷。如果司馬洛受傷就更好了，這樣他就更容易解決。今天，她是非要解决司馬洛不可的，如果讓司馬洛回到巴黎而看到報紙，那便一切都完了。

她好像有點冷似的抖了一抖，而拿了司馬洛那件大衣披到肩上，旋頭四望，仍然沒有人來。於是她便在一塊大石上坐下。現在她的容色焦灼，看來蒼老得多，而美麗也大減，簡直顯得有點猙獰了。

當她抽完了那根香烟，而把烟蒂丟在地上時，一陣脚步聲傳來，她抬頭，看見司馬洛從林中出來了。司馬洛就停在樹林邊緣，二十呎之外，看着她。

「怎麼樣？」杜明妮站起身來，現出很關心的樣子：「你沒什麼吧？」

「我沒什麼。」司馬洛說：「我巳殺死了地字煞星張萍。」

「哦。」杜明妮說：「天字煞星呢？她來了沒有？」

「她巳經來了。」司馬洛說，「而且還在這島上。可是，我不想殺她。」

杜明妮臉上一條肌肉顫動了一下：「爲什麼——你怎麼不走過來？」

「我想問妳一個問題，杜明妮！」司馬洛說：「你知道你的腿縫之間有一顆很特別的黑痣嗎？」

杜明妮咽一口唾沫：「你是昨晚看見的！」

「不錯。」司馬洛說：「但我昨晚巳不是第一次看見。而且昨晚的看見使我記起了不久以前，我在賈富仁的床上，也曾看到的一個裸體女人。她的臉面被枕頭遮着，但她有着一顆同樣的黑痣，而且是一具同樣的身體。這不是很有趣嗎？」

「很有趣。」杜明妮說：「你以爲這又證明什麼呢？」

「這看你怎樣解釋了。」司馬洛說：「我們一起工作了雖然沒有許多天，但你似乎從不打算和本地的情報局或者警方聯絡，這也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

杜明妮聳聳肩：「我不能在這裏證明我是誰，所以我們不如先回巴黎去吧。」

「好主意。」司馬洛說：「但我贊成你在大衣下面的手中那條槍收起來。很對不起，我在你洗澡時巳經鎅短了撞針。」

杜明妮臉上掠過一陣慌張。

她忽然把手從大衣下面伸出，手上果然拿着那把小手槍。她的手指扳動槍機，一連幾下，而槍果然祇是發出空洞的格格之聲。

「這似乎巳經證明了你是誰了，對不對？」司馬洛說着開步向她走過去。

「不要動！」杜明妮喝令着，另一隻

手伸出來了，手上拿着司馬洛那射器筒。

司馬洛停住了，搖搖頭說：「沒有用的，杜明妮。你這位天字煞星，原來除了偷偷摸摸之外就沒有其他本領了嗎？」

「別告訴我你把彈簧也拆掉了！」杜明妮猙獰地微笑。

「沒有。」司馬洛說：「如果你一扭它，它也會射出一支小箭。但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扭它了。」

「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嗎？」

「有的。」司馬洛說：「理由就是我在射箭筒的洞口塞了一塊炸藥，祇是小小一塊，但剛够把你炸成粉碎。所以如果你一扭它，小箭不會射中我的，因爲它會射中炸藥，而和你一起爆炸！」

「我不信！」杜明妮聲音有點發抖。

「不信也不要試。」司馬洛說：「我想你活着，因爲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想問你很多問題的，把它丟下吧！」

杜明妮把射箭筒抬高一點，對準司馬洛的心臟。司馬洛連忙揮手：「不要！不要！即使裏面沒有炸藥，你也逃不掉的。你看，你巳被包圍了！」

這時，公爵等幾個人就從幾個方向出現，手裏都拿着槍指着杜明妮。

杜明妮的臉色忽然轉成白色，臉肉難以控制地發抖。接着她忽然一咬牙，扭動射箭筒。

司馬洛下意識地一跳到一棵樹後，但小箭並沒有射來，而杜明妮所站之處忽然紅光一閃，閃光過後才傳來那轟隆一聲，震力使各處的樹葉沙沙地落下，好像下雨似的。閃光過後是一團黑烟，黑烟消散之後杜明妮巳不在那裏了，就像她是一位魔術師，表演了一幕遁術。她剛才坐過的那塊石頭則巳變成焦黑。司馬洛嘆一口氣，他知道杜明妮並非遁走了，而祇是分散了，現在，在那塊石的周圍，都可以找到她的骨碎和肉碎。

× × ×

當司馬洛和公爵正準備離開那座島而想辦法去與當局聯絡時，就聽見一陣柔和的馬達聲，一艘白色的小型水翼船正掠過水面，向島上疾進。他和公爵等人忙躲回樹後靜觀其變。

水翼船開到了水邊，滿身都貼着膠布的史勿夫帶着一批武裝人員跳上岸，其中一人還是穿着制服的帮辦。看見那套制服，司馬洛才比較有信心地出去迎接。

「你一定是司馬洛。」史勿夫和他握手：「我見過你的照片。我是接任哥頓的。」他大略地把他來了之後的遭遇說出。

「你怎會找到來的？」司馬洛問。

「你們住的前一家酒店有個老色狼，看中了那母狗，一直注意着她，從的士司機那裏知道她搬到了那間郊外酒店。我帶人去查時他就告訴我們。我去郊外酒店找，你們巳不在了，但我看見那張地圖，在這島上有個記號……對了！那母狗呢？」

司馬洛聳聳肩：「如果你有一隻放大鏡，你也許還能看見她。她有一部份可能在你的脚下呢！」

史勿夫皺眉：「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司馬洛說：「坐下來，讓我慢慢告訴你吧！」

（全文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天橋算命人

北京天橋——

凡不是北京城的人，進了北京城，不會錯過到天橋去逛逛的機會。

就是北京城的居民，一有閒暇，也免不了去遊賞一番。

因爲天橋實在是個消閒好去處，算命拆字的、耍猴子的、舞刀賣藝的、賣狗皮膏藥的、變戲法的、擺針綫香品攤兒的、唱戲的、還有茶館酒樓，幾乎花錢的玩意兒，應有盡有，嘻笑聲、金嗓子、破喉嚨、鑼鼓聲，鬧哄哄的一片，東一堆，西一攤，令人目不暇給。但這地方，也是四方滙聚，三敎九流雜處，最最複雜的塲所。

這一天下午，天橋上，一家客棧的泥磚矮牆處，圍着一堆人，令人奇怪的是，這堆人開始互相竊竊私議，最後竟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發出聲息，一個個像中了邪一樣，眼睛直往人堆中望，與四周喧笑哄天的情形，形成强烈的對照，而且人羣愈圍愈多，經過的遊賞客都因這種異常的情形，被吸引了過去。是出了什麼奇事？

從人堆頭上向中望去，原來是個算命攤子；一張四方桌，擺着一些紙張墨硯，坐着一個算命先生。頭戴方巾，枯黃的臉色，死氣沉沉，好像餓了兩三天沒吃飯，穿着一件洗得快發灰的黑布長衫，左眼還貼了一塊黑膏藥，僅露的右眼也緊緊閉着，對四週好奇圍觀的人，不聞不問，像在打坐修養，他這副樣子，令人看了就會惡心。

一言斷生死

可是那桌邊掛的一條長布旗上，口氣却大得出奇：那是寫着——「神卜算命鐵口無二」八個大字。

這還不算，方桌上橫擱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的更令人觸目驚心，那是：「一言斷生死」五個中型草書。

中國自古以來，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對陰陽五行，生死休咎之學，可說都相信得近乎迷信，因此，對此痛下苦功，別出心裁研究的人也不少，因各人觀點不同，代代流傳，形成繁雜的支流門派。如拆字算卦的有什麼「奇門遁甲」、「七星燈」、「先天八卦」等等。相法又有「蔴衣」、「柳莊」等等門戶。

至於排八字更有「鐵關刀」……等等雜說。

因此，任何人的生辰年月日時排成八個字後，若找十個算命先生，却會變成十一種演繹解釋，各不相同，甚至是相互詆毀。

爲什麼十個人有十一種解釋呢？因爲被算命的人，最後也會莫知所從，不知道聽誰的好了！故而凡是替人算命卜卦，吃這口江湖飯的人，都不敢把話說得太滿，有點道行的，演繹時多少會保留一點，以免萬一不靈。而完全混飯吃的，則言詞之間，根本模稜兩可，不着邊際。

可是，這位貌不驚人的算命先生，那兩塊招牌，却口氣大得嚇人，但是若以爲這許多人圍着看他，那又錯了。

憑幾個大字，任何人都免不了存疑，而許多人眼睛眞正望的方向，却是在算命者身後，糊在牆上的一塊大紅字。

那紙上右一半寫着八個字：

「甲　寅

甲　寅

甲　子

甲　子」

而左一半却有四句批註：「凡生辰八字與此相同者，今年必死無救，不過——山人有禳解之術，信者可來一問。」

這就是眞正吸引人的原因。不但因爲這番話口氣大胆，沒留絲毫餘地，而且懂一點的人，覺得這副生辰八字，雖有點問題，却並不是一副絕命八字，是以不少人都在詳細研究。加以批註說得太斬釘截鐵，神乎其神，因此，研究的人都有點把握不定，至於不懂的人，却在等結果，希望會有人提出反駁。

等的人果然沒有失望，在足足焦候了個半時辰後，果然有人開口了。

「請問山人大號？」

開口的是個氣度文雅的長鬚老者，看樣子像個飽學儒士。

一直端坐閉目的算命先生，右眼微微睜開一綫，瞥了老者一眼，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淡淡道：「山人自號天智——」

老儒微微一笑，道：「好一個響亮的名號，老朽常來天橋，這地方的算命卜卦攤子，不下於十餘處，每一個老朽都很面熟，閣下好像面生得緊！」

天智山人神色似乎顯得有些不耐煩，淡淡說道：「在下是初到此地，請問老先生有何指敎？」

老儒一指那張紅貼道：「那是誰的生辰八字？」

天智山人冷冷道：「在下並非是指定那一位，而是根據流年哲理，推斷出這副絕命八字，用作在下招牌鐵證。」說着，指指桌上「一言斷生死」那塊牌子。

老儒皺眉說道：「閣下似乎推斷錯了吧？」

天智山人鼻子一哼，反詰道：「老先生對此道也有研究？」

老儒謙虛地一笑，說道：「好說，好說，有研究談不上，不過，最近曾稍獵涉而已！」

天智山人緊逼地問道：「研究了幾多年？」

老儒回答道：「時間倒算不短，約有七八年了吧！」

天智山人冷笑一聲道：「不瞞老先生說，在下對此一門窮鑽苦研了三十年，如無獨到見解，豈能來天子脚下亮相，老先生既僅僅只有七八年時光，嘿嘿，還是免開尊口吧！」

這番狂妄自傲的口氣，加上那種不屑一顧的神色，大出衆人意料之外，俱皆不禁一愣！顯然，吃這行飯，也算是一門生意，任何人也見過這種不怕得罪人的算命先生。

老儒始是一呆，顯然他想不到會碰這麼一個釘子。繼則氣得臉色發青，長鬚輕顫，嘴唇蠕動說不出一個字來，半晌，才驚過一口氣，怒叫道：「閣下算是什麼話，老夫只是據理問疑，否則，你就不必把這副八字亮相公佈，今天你若說不出個道理，老夫說不得要拿你投官，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四周圍堵的人羣都禁不住羣起鼓噪，顯然，他們對這位算命先生的神態大表不滿。

但是天智山人神色依然鎮定如恒，獨眼一掃，搖了搖手，壓平了哄聲，正要說話，厚厚的人牆外，倏響起一陣吆喝聲，大聲喝道：「衆位鄉親，讓一讓，對不起，借光！借光！」

只聽得外圍的人羣頓時響起一聲輕呼：「金百萬！」人頭像潮水一般，紛紛讓開了一條通路，裏面的人扭頭望後一看，也個個露出尊敬的神色，紛紛退讓。

只見一頂軟轎，停在人擠人的甬道口，轎兩旁站着四名青衣家丁，正打開轎簾，一個穿着錦緞長袍，紅光滿面，滿身富貴的圓臉老者，從轎中緩步跨出，走到算命攤前。他正是北京城中首屈一指的巨富金百萬，因爲這位金百萬不但富可敵國，而且結交的全是當朝權貴，名門公卿，因此北京城的老少婦孺，可以說沒有不知道的。

此刻，金百萬雍容地走近向天智山人微微一笑道：「據家丁傳報，先生休咎通神——」

話方說到一半，倏瞥及牆上那副八字，眼光頓時發直，臉色驟起激烈的變化，一陣青，一陣白……

那算命先生一見金百萬表情又驚又怒，神色也是一動，忙問道：「員外是來算命？」

金百萬舉起輕顫的手，一指牆上，鐵青着臉色，怒道：「你憑地把我的生辰八字貼在牆上？」

此言一出，圍觀的人神色皆是旣驚且惑。可是那位算命先生似乎早已料準會有這句話，淡淡一笑道：「員外言差矣，在下剛才聲明過，這僅是山人依據流年，推斷出這副絕命八字，以警世人，想不到却會與員外的生辰巧合……」

金百萬怒斥道：「胡說——」

天智山人冷冷道：「哲理自有根據，當着大庭廣衆，豈是能信口胡言的！」

這些圍觀的人羣，表情皆驚奇不止，尤其一些幸災樂禍的人，皆等着看一塲好戲，看看這狂妄自傲的天智山人，究竟會說出什麼道理？

蓋那牆上的八字旣是絕命，但金百萬却是旣富且貴，而且人也好好活着，那有一夭折之相，這樣一個活對證，倒眞是現成的測驗。

金百萬似已被算命的肯定斷語所震住，立刻說道：「你倒說來聽聽，那八字什麼地方不好，本員外也算過命，別人都說不但富貴俱全……從來也沒有人說過不好的……」

天智山人哈哈一笑，道：「那些人只是阿諛你員外，目的在錢，再說他們也未必窮通……」

「哼！我倒要聽聽你的見解！」金百萬怒氣冲冲的打斷他的話。

一旁的老儒却不笑接口道：「話由人說，見證却是活的，以金員外一生富貴榮華，誰能說這副八字不好？」

天智山人冷笑着道：「在刦不在數，在數刦難逃，生死之事，誰都昧於今日，不知明日，眼前之事，猶如鏡花水月，你能保證天無不測風雲，人無旦夕禍福？」

老儒一呆，金百萬話已衝口而出：「那麼，你說這副八字壞在那裏？」

天智山人淡淡道：「山人當然會解釋清楚，但若光白說……嘿……嘿……」故意頓住話頭。

金百萬冷笑道：「要多少潤禮？」

「百両純金。」天智山人答得非常乾脆，但圍堵的衆人都嚇了一跳，好大的口氣！

金百萬厲聲道：「千両黃金也有，只怕你拿不出眞章！」

天智山人死氣沉沉的臉色上，閃過一絲詭異的神色，道：「聽了之後，員外酌量着給也不遲！」

說着緩緩起身，指着牆上那張大紅紙解釋道：「這副八字天干四柱皆爲甲，地支四柱年月二支爲寅，日時二柱爲子，甲在五行之中屬木，寅爲火，子爲水，但最壞的一點是甲木雖衆，却缺土，無根之木難成林，若地支四柱皆是火，倒也成一格局，木能生火，火有木燒，命註位尊權重，生殺予奪。可惜的，時日二支是子水，子水爲水中最厲害凶兇的水，套用俗語，等於是地流洪水，一發即行氾濫，加上寅火爲火中最弱之火，猶如冬之日，暮之夕陽，被水一冲，鮮有不熄者。今年是甲辰年，屬龍，又是水，龍爲天，天地二水夾攻，等於上有豪雨，下有猛水，現在巳交十月之令，秋冬肅煞，明日更是癸亥日，又是大水一場，依推斷，逃不過明晨子時生死大關。」

這一番話說得金百萬臉色又是大變，但口中猶自不信地道：「你這不是胡說吧？其他算命的，說我地支雙寅雙子爲『水火相濟』，不但不相冲，而有相尅相生，互濟爲用之妙！」

天智山人緩緩坐回椅上，淡淡道：「那種推斷根本是奉承，聽不聽在你！」

一旁老儒却接口冷笑道：「金員外何必聽他扯胡！以你老一生，有多少人能及，依老朽見解，根本是一派胡言。」

可是金員外却是當局者迷，事情關己，心情無法不亂，又盯着算命的道：「你說我活不過明晨子時？」

「不錯，君子言凶不言吉，依命直斷，絕無虛言！」

金員外臉色蒼白，抖聲道：「你不是寫着有禳解之法麼？」

「不錯，但另有代價！」

「說說看。」

天智山人獨目向金百萬臉上一掃，道：「尊相印堂雖黑，但黃庭，驛馬間，却仍有紫黃之氣隱騰，最近似得珍奇，對財物頗有所獲，對麼？」

金百萬神色又是一震，吶吶道：「你……怎麼知道？」

天智山人嘿嘿一笑道：「命是根本，相是機運，山人對此下過苦功，豈有看不出之理。」

金百萬神色瞬息數變，那番準斷之言，使他不能不信，蓋方在昨天，他在東琉璃廠的古董店中，購到一塊龍形碧玉，鑑別之下，正是萬金難求的奇珍。

於是他急急道：「先生究竟要多少代價？」

天智山人笑道：「好說，員外家資千萬，對金銀多少，諒不乎，這樣，在下包你能逃一刦，就拿你那塊龍形碧玉作爲代價如何？」

金百萬臉色又是一變，吶吶道：「這怎麼……行，改作現金如何？」

「不要。」

老儒冷笑道：「看樣子，你是早巳心存欺詐了！」

此言一出，金百萬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驚慌的神色又變成怒意，冷笑道：「原來閣下以算命作幌子，有所圖謀而來！」

天智山人神色一冷，寒聲道：「笑話，員外是自己找來的，在下雖以此爲生，可沒有上門請過誰，員外不信便罷，怎可出言辱人？」

金百萬厲色道：「若我明天不死，你怎麼說？」

天智山人冷冷道：「在下這半年之中，天天在此，絕不會走，若斷驗不準，嘿！要我命都可以！」

「好！」金百萬氣冲冲地一揮手，率了家丁離去。

× × ×

第二天大清晨，北京城中倏傳出了驚人的消息，富可敵國，身體並無不適的金百萬倏然無疾而終，死在床上，而且以當時情形及死後驗身，不像是被人謀殺，巧的是死時正是凌晨子時正。

同時，一件剛買回來的奇珍，倏然不翼而飛。

這消息立刻轟動了北京城，居民相互奔告，自然，話題的中心，也落在那位剛到北京天橋設攤謀生的算命先生天智山人身上。

於是，天智山人一夕之間，由人變了神，居民轉輾相告，大清早，天橋上各色各樣的攤子還沒有擺開，那家客棧門口，就圍立了一大堆人，都在等候那位算命先生，未見過的人想瞻仰風采，見過的人，想爲自己算算命。

儘管金百萬之死，鬧得北京城轟轟動動，天橋上人頭鑽湧，但那位天智山人却像沒事人兒一樣，到辰時才姍姍走出客棧，慢吞吞地擺攤蘆旗……

於是，等的人爭先恐後地要算命，幾乎擠垮了方桌……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天智山人的算命生意忙得吃飯時間都沒有，但是找他算幾時會發財，會飛黃騰達的人，都沒有得到回答，得到的只有幾句話：「君子問凶不問吉！發財升官，半靠命，半靠人，問了反而會難過。」

但問生死的人却奇驗非常，說你明天死，絕不會等到後天。

三個月中，被他算準會死而死的人不下十個，而且有一椿巧合，死的差不多皆是武林人物。

關於天智山人的傳說，像風一樣，愈吹愈遠，遠至大江南北，蜀中南粵，都知道北京城中出現了這麼一位神卜奇人。

於是，天智山人變成了一個謎。

三山五岳，四海五湖的人的武林人物，俱往北京趕，他們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却是查探他究竟是誰？

然而到達北京的許多名門高手，有許多人突然失踪了，更有的死在北京城外的荒郊上。

死的人身上都有一張詳細批註的生辰八字紅紙，而巧的是八字都是「甲寅、甲寅、甲子、甲子、」八個字。

失踪的武林人物却像銀河中的殞星，消失得無影無踪。

於是——

武林中轟動了，與失踪有關的親友，紛紛而來，查探失踪人物的下落，死去人物的死因。目標——當然是那位一直在北京天橋上擺算命攤兒的天智山人。

然而，就在武林震動，江湖紛亂之際——

那位天智山人却也失去了踪跡。

時間，剛好自他出現天橋的半年後。

自此，再也看不到那位天智山人，於是許多人，包括武林中幾位絕世高手，都在查覓這個神秘卜者的下落。

難道他眞有神鬼莫測之機，未卜先知之能？

他與那些死了的人，及失踪的人，有關連麼？

這一切都成了一團謎。

於是在謎的中間，展開了江湖亘古未有慘烈血腥的一幕。

而有誰知道，這是一件部署的非常周密的陰謀呢？因爲這樁陰謀實在詭譎得令人難以想像。

於是，舊謎未解，却又發生了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演變……

天上灰濛濛的烏雲，像快要堆壓在人們坐的頭頂上。

空中一片片羽毛，隨寒風，飄飄飛舞，往地上落。

北京城的四周，巳變成了銀色世界，正是大雪天氣。

時令剛過新正。

家家戶戶都關着門，歡渡一年一度的新春節日，通衢大道上的行人，因風雪的關係，也分外來得稀少，可是這一天大清早，北京城的城門剛剛開啓，衝進入一人一騎，行色急促地，直馳向城西駙馬府大街。

馬蹄翻飛，濺起一路積雪，馬兒及騎士的口中，皆冒出陣陣白氣，顯然是一路急趕，沒有停下休息過。

騎士頭戴遮風狐裘帽，一身銀白色披風，以這身打扮來看，很像富家子弟，年紀似乎也不大，因爲他低頭御騎急奔，很難使人看清他的面目。

陡然間，只見他一勒絲韁，在一座擺着石獅子的高大石庫門口停了下來。

石庫門上一方大招牌：「四方鏢局」四個漆金大字，令人有雄豪威嚴的感覺。只是時間太早，大門還沒有開，那騎士抬頭望了一下，才悠悠吐出一口氣，喃喃道：「到了！」人巳急急下馬，把遮風帽往腦後一堆，露出一張英俊挺拔，不同凡俗的容貌，嘿！年齡不過十八九左右、原來竟是位富家俠少。

他，神色之間，微露焦灼，急急伸手拍動門環。

砰！砰！砰！一陣門環急響下，大門猛被拉開，一個穿着棉襖的伙計，鑽出半個身子，叫道：「大清早，門敲得這麼急，找誰啊？」睡眼惺忪，氣虎虎的樣子。

那位俠少倒並沒有計較，一拱手道：「大師傅，抱歉，請向局主通報一聲，說小可有急事求見！」

伙計鼻中方自一哼，巳見年青人從披風中掏出一張大紅帖子，遞了上來，伸手接過一看，上面寫着「晚 江南世家二代武家騏拜」……頓時神色一變，慌忙哈腰打躬，說道：「小的該死，不知是武少俠，快請進來坐，小的立刻通報！」一側身，開大門，躬身引那位年輕少俠進了堂屋，急匆匆地一撩通往後院的門帘奔入。

要知道江南武家在武林中盛名久著，巳死的「神風劍」武尚義被譽爲劍中之神，在世時江湖上尊爲江南一隻鼎，加以武尚義一生急公好義，任何糾紛，只要憑江南武家四個字，立刻消形，由此可見黑白兩道人物對武家的尊敬。

就是傳到這位獨子武家騏手上，仗着乃父蔭庇，加上家傳獨門絕學十八路「神風劍法」，近二年來江湖上也博得不少聲名，在年輕一輩中，被譽爲傑出人物，何況武家騏的母親「鐵手觀音」柳江妝尚在世，是以武尚義雖巳死去多年，門譽却始終不衰。自難怪那店伙一見拜帖立刻恭敬起來。

以這樣的家世，武家騏應該不會遭遇什麼困難才對，可是，以他的焦愁神色看來，却像遇上什麼急事，進門後連坐也不坐，負手踱着方步，來回走着，一副不安的樣子。

沒有片刻，門帘後響起一陣急促的步履聲，接着門帘一撩，走出一位古銅臉色，身材頎偉的老者，一見武家騏，立刻呵呵大笑，拱手爲禮，朗聲道：「新正初春，想不到武世弟會光臨，老朽失迎，請世弟不要見怪！」神情之間，透着極爲歡愉親切。

武家騏忙抱拳施禮道：「周局主如此稱呼，晚輩實不敢當。此來，第一是向老局主拜年——」

四方鏢局局主周成忙哈哈大笑，截口道：「老朽倒是不敢當哩！世弟怎地同老朽這般客氣起來，尊府與老朽雖走動不勤，論交情也不算淺哩，快，到後堂坐，老朽爲你引見一些武林成名高手！」

武家騏忙道：「啊！想不到局主還有客，晚輩因有事相詢，局主賜告完了，還要趕回去，盛情只好心領了！」

周成這時目光一瞬，才發覺武家騏眉宇之間困倦而焦急，不由愕然道：「世弟究竟有什麼急事？大年初，風雪大，這麼長途奔波？」

武家騏愁容復露，問道：「請問局主，舍妹來過否？」

周成啊了一聲，訝然道：「令妹還未返家？」

這句話顯然表示他巳看到過，武家騏神色更急，道：「局主能否賜告，舍妹到北京城是那一天，幾時走的？」

四方鏢局局主仰首想了一想，道：「三個月前，武二小姐曾駕臨敝局，見過老

朽，和她同來的還有湖南陳家堡的陳惠芬女俠……」

武家騏接口道：「不錯，陳家堡大小姐與舍妹爲手帕之交，這次也是陳女邀舍妹出來玩的，她二人幾時走的呢？」

周成道：「當時老朽就欲請令妹及陳家小姐落脚舍下，但她們稱難得到北方來，要玩得痛快一些，見過老朽後，沒有談幾句就告辭了，自此之後，就沒有再見過，老朽以爲令妹已回府了哩！」

武家騏皺眉嘆道：「不瞞局主說，晚輩一路前來，能想得到的地方，都找遍了，都沒見影子，同時湖南陳家也曾到寒舍打聽陳女俠的下落，因此發覺二人失踪得有點奇怪，故而家母極爲焦急不安，命晚輩出來打聽！」

周成皺眉道：「這倒奇怪了，舍妹與陳女俠會不會去別的地方遊山玩水？」

武家騏嘆道：「這怎麼可能？不論玩得怎麼高興，大年夜也該回家團聚啊！晚輩是初二出的門，過了年還不見這丫頭影子，再說舍妹出門時，家母還告訴她年前一定要回家，她從不敢違背家母的話，若不是遇上什麼事沒有不回家的道理啊！」

周成點點頭，嘆道：「唉！老朽不是責備世弟，一個女孩家，怎麼能放心她出遠門，雖然武林人物，不拘世俗之禮，但世弟及令堂也太大意了。」

武家騏焦愁更深，嘆道：「都是那陳家堡大小姐，說什麼北京城出了個神卜，算命奇驗，把那個算命先生渲染得天上少有，人間少見，說動了舍妹之心……唉！眞活見鬼！」

周成一聽這番話，神色頓時一變，急急道：「你是說令妹也爲了天橋傳說，慕名算命來的？」

武家騏見了這位老局主表情，不由一怔，問道：「是啊！局主覺得有什麼不對麼？」

周成一頓脚，道：「糟！」

武家騏心頭一驚，頓感不妙，也變色道：「糟什麼？您……」

周成的神色已非常凝重，嘆了一口氣，搖搖手道：「武老弟，此處說話不便，到了後堂，你就會明白，來！跟老朽進去再說！」

也不等武家騏反應，一拉他的手，就撩起門帘，向後屋走去。

武家騏心中更加迷霧重重，不由暗忖道：「這位江湖上個性出名爽直的老鏢頭，什麼事使他這等神秘，莫非他已知道我妹妹遭遇到什麼嚴重事故？」

心中思索着，人已行過天井，到了後廳門口。

廳中是靜悄悄地，可是武家騏在脚步跨入後，目光所及，心頭不由又是一愕。

靜悄悄的廳中，竟坐滿了人。不但沒有談笑風生的現象，而且每人的神色皆凝重焦愁，形成一股沉甸甸的凝重氣氛，令人欲窒。

誰都知道，四方鏢局局主周成非常好客，江湖人物識與不識，只要到局子裏說慕名拜訪，都會受到極豐盛殷勤的招待，以是博了個「鐵刀孟嘗」名號。

因此座上客滿，並不算奇，然而這種異樣的氣氛，却不由不使武家騏感到意外了。

而且座中有幾位是江湖極負盛名高手，如個子瘦瘦，終年一襲黑衣的「追魂三判」郭明，紫面碧眼，年已六十的「二湖龍王」蕭天經，還有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迴風柳」章婷女俠等，武家騏都有過一面之識，如今竟皆坐在廳中，神色黯然，像有着無窮心事。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愕然中，只見周成說道：「來，來，武老弟，我來爲你介紹，這位是『天南一劍』尙一飛。」

說話間指着右手一位五十餘歲身穿白色單衫的清癯老者。

武家騏忙一抱拳道：「久仰，想不到在這裏幸睹尙大俠風采。」

周成沒等尙一飛客套，又拉過一步，指着隔座一位二十餘歲文士道：「這位是鄂中『七煞書生』，莫英風莫大俠！」接着：「落魄指」方如羣、「散花掌」鄭正因、「飛天怒鷹」蔣仁……介紹到「追魂三判」郭明及「二湖龍王」蕭天經等時，郭明已同時起身抱拳微笑道：「咱們與武公子算是舊識了。」

等把座上客一一介紹完畢後，周成目光一掃，語氣非常沉重地道：「各位諒已知道這位就是譽滿江湖的江南武家二代公子，據武公子剛才稱，武家小姐也已經失踪了！」

此言一出，座中人都皆愕然於色。接着響起一陣輕輕訝聲，似乎都微感意外。

這也難怪，武家交遊廣闊，人緣極厚，就連正宗佛門少林一派對武家非常尊敬，竟然也有人動了上腦筋，那傢伙不是沒長眼睛，就是根本目無餘子了。

然而武家騏聽了周成宣佈，心頭却更加震動了，極快地忖道：「他說：『也失踪了』，這『也』字莫非表示座上這些聲名赫赫的高手都是找人來的？」

想着，再也沉不住氣了，目光一掃，急急道：「各位長者難道也有親友失踪了嗎？」

紫臉碧眼，神態極威的「二湖龍王」蕭天經首先嘆息一聲，說道：「不錯，在座的幾位都在找人和找兇手，想不到武二小姐也會失踪，看來這件事越加神秘嚴重了！」

周成接口道：「唉！話慢慢說，武公子，你坐下來休息一下，反正有這麼多人，早晚要商量個頭緒出來！」說着已把武家騏按在中間一張座椅上。

武家騏此刻已心亂如蔴，急急道：「蕭大俠府上是那位失踪了？」

蕭天經唉了一聲愁容滿面地道：「是老朽獨生女！這丫頭本來野得緊，沒事愛亂跑，這一下可野出了毛病！」

武家騏又移目對郭明詢問道：「郭大俠呢？」

「追魂三判」郭明嘆息一聲道：「是犬子……」

「啊！」武家騏驚呼出聲道：「華亭世兄也失踪了？」

要知道郭明手中雙判向極少出手，同時爲人謹愼，輕易不招惹人家，但一出手，從不讓對方走過三招，七七四十九招「陰陽筆法」江湖上有「一筆分陰陽」之譽

，其子郭華亭得傳七八，功力已算一流，如今也遭到失踪命運，怎不使武家騏驚愕失聲！

「追魂三判」郭明此刻點點頭，武家騏又移目注視「天南一劍」尙一飛道：「尙大俠府上是那位失踪了？」

尙一飛眼圈倏然一紅，黯然道：「寒舍倒並無人失踪！」

武家騏方自一怔，却聽得尙一飛接下去道：「只是拙荊死了！」眼眶在說完後已經湧出兩行清淚，神色悲痛，只是强抑着未失聲而已。

「啊！」武家騏心頭一震，道：「原來尙夫人已仙逝……」

周成却一嘆道：「人生自古誰無死，只是尙夫人暴卒在北京城外荒郊上，實使活人痛心，死者難以瞑目！」

武家騏幾乎跳了起來，驚呼道：「難道是被人謀害？」

周成搖搖頭道：「說謀害，身上了無傷痕，說病發，尙夫人年紀不過四十餘歲，平素極爲健康，否則也不會從天南到北京來，唉！事情實在令人摸不出頭緒。」

武家騏皺眉道：「難道一點綫索也沒有？」

周成嘆道：「綫索倒有一條，只是太令人迷惑！」

武家騏奇道：「局主何不對晚輩說一說？」

周成望了一望悲痛的「天南一劍」，嘆道：「武公子，這件事老朽等下再詳細告訴你，尙大俠伉儷情深，此刻若再提起，豈不令尙大俠更加傷神？」

武家騏一聽這番話，雖是滿腹謎團，却不敢再問下去，却見「天南一劍」尙一飛一拭淚水道：「周大哥不說，讓我來說，拙荊屍身上雖未發現什麼傷痕，但在衣衫上却貼着一張紅紙！」

武家騏忍不住好奇之心大起，脫口問道：「紅紙？這是什麼意思？」

「天南一劍」尙一飛道：「紅紙上寫着八個字甲寅、甲寅、甲子、甲子。」

武家騏聽得一怔，道：「這是生辰八字嘛！」

「不錯，下面還有八字批註：命中註死，莫可挽還！」

武家騏心頭一震，道：「難道尊夫人的生辰，就是這八個字？」

「天南一劍」神色黯然地道：「一點不錯。」

武家騏失聲道：「天下那有這麼巧合的事……」

話未說完，周成已長嘆一聲，指着「七煞書生」莫英風，道：「巧的還不止這點，這位莫大俠尊翁也遭到同樣命運！」

武家騏目光發直道：「難道莫老爺子的八字與尙夫人生辰完全相同？」

「七煞書生」黯然點頭，武家騏困惑地搖搖頭道：「這怎麼可能？莫大俠尊翁應該是上了年紀的人，除非同年同月同日生，相同的生辰必須要輪流一甲子……」

周成接口嘆道：「莫老爺子是位長壽翁，已過百歲，與尙夫人年齡正好相差一甲子。」

武家騏不由一呆，周成嘆了一聲，又爲武家騏指點其餘在座人物，不是女兒失踪，就是兒子不見，形形色色，聽得武家騏心中愈來愈感覺沉重。等周成一一說清楚後，武家騏暗暗一算，除了死去二人外，整整失踪了十六人，恰巧是八男八女。

不由神色凝重地道：「這等奇事，連續發生，不知各位有懷疑否？」

「追魂三判」道：「豈止是懷疑，老朽覺得其中詭譎重重！」

武家騏神色一振道：「這麼說，郭大俠也知道問題必在那個神秘莫測的算命先生身上了？」

周成嘆了一聲，道：「這點何庸置疑，可是那個算命的是那一路人物？什麼來歷？憑咱們這許多幾十年的老江湖，竟摸不出一點門徑，令人困惑的就在這點問題上！」

周成說完話，廳中這麼多人個個神色黯慘，垂眉不語，氣氛更低沉凝結，顯然是知道了關鍵所在，却不知從何下手。

武家騏目光悄悄一掃，心中暗暗着急起來。

天下這麼大，往那裏去尋自己的胞妹呢？找不到人，又怎麼向母親交代呢？同時，他又不敢把這種惡耗帶回告訴母親，惟恐母親愛女心切，萬一傷神急出病來，又是樁痲煩事。

武家騏心中七上八下，正拿不穩主意，突聽得廳門口厚厚的重帘一撩，一股寒氣，驟然湧入，他回首一看，原來就是剛才通報的伙計，急步而入。

只見他手中持着一張大紅拜帖，到「鐵刀孟嘗」周成座前哈腰稟道：「老爺子，兩淮金大爺、金三爺駕到！」

周成接過紅帖，瞥了一眼，忙起立道：「快請！快去說有請！」

伙計立刻躬身而退，周成勉强露出一絲笑容，道：「兩淮金氏昆仲駕到，想不到今日小局子裏竟風雲聚會！」

可是在座諸人聽了這話，不但未露笑容，目光都透着問號，把周成臉上保有一絲笑意，也逼了回去，消失得無影無踪。

武家騏心中也敏感地一怔，暗暗忖道：「莫非又是有什麼人失踪了？」

這時，廳外起外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周成急急一掀帘簾，迎了出去，只聽得他宏聲道：「想不到賢昆仲駕到，老朽先拜個晚年！」

接着一人答道：「周局主請勿多禮，在下兄弟來不是拜年，却是有事相詢！」語氣有點不順。但見重帘一掀，已進來兩個人。第一個是年紀約四旬的紫衣勁裝漢子，身裁魁梧，長方臉滿顎蝟鬚，極爲勇猛，第二個却是臉色白皙，像個儒生，一身錦綢湖水色長衫，氣度極爲倜儻瀟洒，肩頭都插着精鋼長劍。

這時衆人都起立抱拳相迎，「飛天怒鷹」蔣仁先開口道：「賢昆仲素來三位一體，怎不見金老二同來？」

滿顎蝟鬚的漢子，神色一沉，道：「咱們老二已魂歸道山！」

又是一樁不幸的消息，但諸人微微一愕外，並未現出太多的驚奇，對這消息並不太感意外。

但周成却皺眉道：「原來賢昆仲是爲此而來，可是北京城荒郊連續出現武林同道十二位遺體，老朽個個代爲收殮，却並

未發現金二爺的遺體啊！」

儒士悲痛地回答道：「咱二哥是在淮中身故！」

「哦！」周成神色釋然了，還未說話，却見滿臉蝟鬚的金老大倏對周成冷冷道：「耳聞周局主座上客常滿，樽中之酒永不涸，果然名不虛傳，咱們兄弟本來有事相詢，不過現在已不必了，只是有件事請求，不知局主能賜允否？」

周成被這番話反而說得迷糊起來，忙說道：「老朽行鏢南北，靠的是朋友，金大爺有事請說，只要老朽辦得到，無不答應！」

金老大喝了一聲道：「好！不愧是孟嘗之號，咱們兄弟只是想借局主的場子一用！」

「場子？」周成不由一愣，就是在座諸人也無不意外一怔。

金老大抱拳道：「情非得已，不知是否俯允所求！」

周成忙道：「好說，好說，賢昆仲只要用得到，隨便使用！」

說到這裏，皺眉道：「只是賢昆仲做什麼可否賜告？」

金氏兄弟對最後一句話並沒有回答，僅雙雙抱拳，同聲道：「局主答應，咱們兄弟就先謝了！」

「謝了」二字餘音方落，陡然一反手，同時抽出肩上長劍，一指「追魂三判」郭明，金老大厲喝道：「郭明，別裝着沒事兒一樣，替咱們兄弟滾出來！」

這一突然變化，不但使諸人大驚失聲，「追魂三判」郭明及周成不由皆神色大變。

武家騏目光一轉，也不禁發楞了，因爲以每個人的神色判斷，那位「追魂三判」與這兩位金氏昆仲，似乎並沒有樑子，這究竟是件什麼事呢？

金氏昆仲在指名喝罵後也不等反應，老三反踢一脚，掀開身後重帘，兄弟二人脚下一墊，已倒縱出廳，雙雙仗劍屹立於天井之中。

天空中仍飄舞着片片雪花，天井中的冷酷與廳中的煥熱，彷彿是兩個季節，兩個世界！

「二淮三傑」中的老大「虬髯客」金煥及老三「淮陰公子」金寅，雙雙仗劍屹立，在寒風中，鼻中冒出一陣陣急喘的白氣，襯着臉上濃厚的殺機，使四丈方圓的天井，更加上一層酷寒之氣。

大廳中的人此刻皆紛紛湧了出來，「鐵刀孟嘗」周成及「追魂三判」郭明早已搶在先頭，尤其郭明對這突發的情勢訝多於驚，抱拳道：「二位與郭某爲道義之交，郭某在什麼地方得罪了賢昆仲，竟使二位以劍相待？」

老大金煥哈哈厲笑道：「郭老兒，你早該清楚，別在衆人面前裝他媽的孫子，亮你的紫金雙判，咱們兄弟今天要當着武林朋友面前，看看你『追魂三判』有多大的來頭？」

這番話連損帶駡，聽得「追魂三判」臉色又是一變。

只見他伸手入衫裏，刷地一聲，二支尺來長的紫金判官筆已握在手中，作色道：「賢昆仲既不願說，郭某也不便多問，今天就憑雙判領教領教賢昆仲劍上絕學就是！」說着已緩緩上前二步。

要知道他兒子無端失踪，早已一肚子憂鬱，無處發洩，豈能當着這麼多南北高手面前，受這等奚落閑氣？

一旁的「鐵刀孟嘗」却慌了手脚，身形一晃，已攔在中間，雙手連擺，對金氏兄弟道：「有什麼誤會好說，賢昆仲能否看老朽薄面，且別動手。」

老三「淮陰公子」金寅冷冷道：「老局主，這不關您的事，來時咱們已向您大哥打過招呼，借地之情，只要咱們不死，將來再拜謝，現在請您大哥讓開，今天不是咱們兄弟死，就是那郭老匹夫亡！」

話說得斬釘斷鐵，一些餘地也沒有。

「鐵刀孟嘗」苦着臉連忙道：「賢昆仲這是何苦，當着這麼多武林朋友，縱有什麼過節，也可把話兒說清楚，讓大家評評是非曲直，若眞是郭大俠不對，自應受適當的裁處，但若賢昆仲有話放肚子中不說，就容易令人生起誤會了，老朽是一番好意，希望二位靜心想想！」

武家騏雜在羣雄中，對「鐵刀孟嘗」這番說詞，不由暗暗佩服，平和婉轉，不失雙方面子，暗道：難怪他走鏢三十餘年，從未失手過，就憑這點應付工夫確是常人難及。

果然，「二淮三傑」老大金煥厲怒之色，轉變得非常悲痛地道：「周大哥可知道我二弟死在何人之手？」

周成微微一怔，金煥已伸手指着「追魂三判」郭明吼道：「就是死在郭老匹夫兒子手下！」

此言一出，不但郭明神色大變，就是在場羣雄也不由怔愣得目光發直起來。

誰也想不到父親在到處找兒子，兒子却跑到淮中去殺人。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郭華亭的功力雖然不俗，但要說能夠殺死名震二淮的「鐵胆金剛」金石文，誰都有點不敢相信。

「追魂三判」這時愕然焦急的道：「金老大，你莫非是看錯人了吧！」

金煥冷笑道：「咱們兄弟眼中揉不進砂子，你那小子不但上門挑釁，而且口口聲聲是奉父之命，對我二弟猝下毒手，嘿！各位評評理，咱們兄弟該不該報仇？」

羣雄一時皆默然，顯然，對這件事，誰都不好表示意見。

「追魂三判」却急忙說道：「那有這種道理，我郭某對賢昆仲素來敬重，怎麼會叫他去殺令弟，而且也沒有殺人的理由啊！」

金寅狂笑一聲接口道：「看來你郭明還不如兒子來得敢做敢爲，你兒子說得好，『二淮三傑』徒負虛名，在二淮地面招是生非，今天我郭華亭奉父之命，要你們三兄弟立刻退出江湖，否則就手下無情。這番話就是你兒子說的，想不到你老子敎唆了兒子，竟不敢承認！」

「追魂三判」聽了這番話，氣得臉色發青，脫口道：「胡說！」

他語意是指他兒子，但金氏兄弟却誤會了。金寅長劍一振，凄厲地笑道：「咱們兄弟從不說謊，同時也沒有把這段深仇胡亂套在你郭大俠頭上的理由，話已說明白——」

（未完‧一）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相神尼制服藍雲之後，便和金貴入白家，發現一枝短劍，知道白銀鳳和金瓊華藏身在李家的壽棺內，便再轉回李家將她們救出，收白銀鳳爲徒兒，然後出來向修羅門孫堅石說清楚，不可再和白氏家族結怨，孫堅石初時和丁中齊爭論，一定要索回楊苓——白銀鳳，二人正在爭持不下，見到無相神尼，勸諭不要結怨，在神尼面前，不敢逞兇，只好唯唯諾諾而去，雖然心有不甘，只有收隊回去向修羅大帝報告，金浩早先已接到鄭君武出師玄妙觀不利的報告，知道劍仙們都活在世上，都和白氏家族有關，暫時不敢造次，決定隱匿不動，隨後再算……

陰謀詐寶礦　白家先遭殃

林煌自裏面走出，低聲問道：「老么，楊苓那丫頭抓到了沒有？」

孫堅石沒有回答他，問道：「帝君爲什麼事發脾氣？」

林煌道：「老六帶人殺進玄妙觀，那些雜毛已經聞風藏起來了，只剩下太白雙妖和烈火尊者秦炎，經過五劍主追捕，眼見秦炎成擒，太白雙妖都已成爲網中之魚，却不料半路上殺出來個程咬金！」

孫堅石問道：「是不是六丁神斧丁中齊？」

林煌頷首道：「他跟李金貴在一起，非逼着五劍主把人放了，武揚跟他動手被他打傷，我們趕到，無可奈何之下……」

他話聲一頓，似是想起什麼，問道：「老么，你怎麼曉得丁中齊出現？莫非你也……」

孫堅石苦笑道：「我不但碰到了丁中齊，而且還有一個無相神尼……」

「無相神尼？」林煌神情大震，道：「你是說當年二聖中的無相神尼？」

孫堅石還沒回答，只聽得室內傳來修羅大帝金浩的吼聲：「林煌！你站在門口鬼鬼祟祟的說什麼？」

林煌回首應聲道：「稟報帝君，是孫令主回來了！」

金浩大聲道：「老么，進來啊，站在門口做什麼？」

林煌低聲道：「老么，帝君在生氣，說話小心點！」

孫堅石點了點頭，隨同林煌入了室內去。

那兩個守門的力士，將石門又關了起來。

× × ×

孫堅石一入室中，立即便見到修羅大帝踞坐在錦榻上，滿面泛金，戴在頭上的那頂金冠，不住的顫動，顯然心情極爲激動。

鄭君武默然坐在榻前的錦櫈上，面色凝肅，連他們進來都沒回頭看上一眼，顯然受到叱責，心裏正在難過着。

孫堅石暗暗嘆了口氣，隨着輪椅滑過去，朝修羅大帝金浩一抱拳，道：「十令主孫堅石參見帝君。」

金浩揮一揮手，道：「老么，不必多禮。」

他迫不及待地問道：「金瓊華和那名叛徒捉到了沒有？」

孫堅石道：「稟告帝君，沒有。」

金浩一拍錦榻，怒道：「沒有抓到人，你回來做什麼？」

他所坐的那張錦榻是整塊白玉雕龍的，上面再舖上錦被。

那種白玉的玉質極爲堅硬，較之鋼鐵的硬度差不了多少。

但是修羅帝君這一怒拍下，錦被破了一大塊，棉絮化粉碎了不算，連那塊玉床都碎裂巴掌一大塊。

那兩名站在錦榻之後的捧劍童子，都嚇得臉色大變，似乎立足不穩，可是孫堅石依舊神色自若。

他微微一笑，道：「稟報帝君，這次就是帝君親自出馬，也只有無功而退！」

修羅大帝金浩喝道：「什麼？」

他的眼中神芒如電射出，手上的肌膚和面孔一齊泛起金色，顯然是在震怒之下，已無意中運出了修羅門秘傳的「金甲神功」。

孫堅石還未及答話，林煌已出聲道：「帝君，堅石遇到了昔年武林二聖裏的無相神尼！」

金浩臉色一凝，驚聲問道：「無相神尼？」

他深吸一口氣，抑住洶湧的心潮，問道：「老么，你沒有看錯吧？」

孫堅石道：「是無相神尼沒錯，她的容貌沒變，就跟當年我所看的畫册上所載的一模一樣！」

他微微一頓，又道：「只不過她的眉毛更長了，拖到了面頰之上，面色却紅潤如同四十歲的中年人。」

修羅大帝金浩頹然道：「這些老不死的，全都在同一時候，聚集在南陽府做什麼？」

他撫着玉床那缺了一塊的地方，喃喃自語道：「莫非她也是趕來給抱玉眞人祝壽的？」

林煌道：「稟報帝君，依小弟之見，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爲了開採那座價值連城的寶礦。」

修羅大帝金浩哦了一聲，道：「老三，何以見得？」

林煌道：「昔年武林二聖中，無垢神僧已修成六通，早就不知去向，姑且不談，無相神尼早年以一柄『綠波寶鏟』成名，據說四十年前，她已能以氣馭鏟，飛行百步，取人性命，經過這些年的修煉，大概已練成傳說中那種飛行絕跡、御器行空的地步。」

金浩臉色抽搐了一下，沒有說話。

因爲像這種境界，就算他再修煉一百年，也無法達到，更別說修羅門的心法有更大的隱憂，往往在煉到頂峯時，不知何時就會走火入魔，從此形骸自焚，化爲灰燼。

林煌繼續道：「那柄綠波寶鏟，傳說是昔年西天竺章伽大法王留下的，較之萬年寒鐵尤要重上三倍，鋒利上三倍，乃是不知多少年前，天外飛來的一塊殞石，經由三十名煉鋼師費了十年光景所淬煉成的，攻堅裂石如同摧枯拉朽，鋒利無比！」

修羅大帝金浩道：「這只是傳說而已，記得當年我還爲此特別問過先師，先師當時的答覆，也不能肯定。」

林煌道：「姑且言之，我們姑且聽之就是了，不過如果綠波寶鏟眞利於攻山，那麼……」

修羅大帝金浩拊掌，叫道：「對了，抱玉眞人就是要借用她的綠波寶鏟攻開地穴。」

孫堅石懷疑地道：「如果那座寶礦當眞是在一座火山之上，那麼攻開地穴，豈不是會加速地底熔岩爆發？」

金浩一楞，道：「對呀，這麼說又說不通了。」

林煌略一沉吟，道：「老么，你且將此行的經過情形說出來聽聽。」

孫堅石於是將這兩天來，追捕楊苓的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他還沒將結果說出，室中衆人一齊大驚失色。

金浩駭然道：「什麼？楊苓竟然會是白家的二女兒？這眞是令人不敢相信！」

孫堅石道：「我親自聽神尼說的，並且親眼看到她們進入白家大院，當然是眞的。」

鄭君武一直沒有開口，這時也忍不住一拍大腿，道：「眞是好深的心計，好毒的手段！」

林煌苦笑了一下，沒有吭聲。

金浩側目望着林煌道：「三弟，當年挑選弟子的事是由你所經手的，你……」

林煌道：「此事小弟失算，願負一切責任。」

修羅大帝金浩搖了搖頭，嘆道：「現在還談這些做什麼？我看……」

他略略一頓道：「我們不要再向白家報仇了，就此回返塞外老家去，好吧？」

此言一出，室中的三大天魔一齊大驚失色。

可是他們却沒有一個人敢表示意見。

因爲每一個人都已經想到了白家得到海外七仙及無相神尼之助，修羅門自此將永遠無法與白家爲敵。

與其等待白氏家族來進攻，而坐以待斃，還不如退回塞外老巢，徐圖他日東山再起……

修羅大帝見三大天魔沒有人吭聲，驀地一拍玉床，恨恨道：「老夫好恨哪！」

他這下用的力道更大，那座玉床齊床腿之處，整塊崩裂開來。

站在他身後的兩名捧劍童子，一齊後退數步，這才避過碎石迸濺。

孫堅石駭然道：「帝君！」

修羅大帝金浩嗔道：「老夫接受先師衣缽以來，卅年沒有寸進，反而使得本門蒙羞，匿於地下，所冀望的是有朝一日能重出江湖，滅了白氏一門，重振我修羅門之盛名，可是如今眼見再無希望，老夫眞恨不得自戮於先師遺像前！」

人活着，永遠是在等待與希望中。

修羅大帝金浩若非爲了那個將來一統武林的大目標，又怎會忍受如此大的痛苦

與恥辱，苟活在地下宮室之中。

如今他的希望已經幻滅，等待也成了空，也難怪他會生出自戮的念頭。

林煌忙道：「帝君，不可輕生。」

修羅大帝苦笑道：「三弟，老天要跟我作對，把那些隱居數十年的劍仙都找出來，帮着白家的人來對付我，你叫我如何能活下去？將來，可說是毫無希望……」

林煌道：「帝君，事情還沒到完全絕望之際，我們還有路可走？」

金浩吸了口氣，抑制住激動的心情，問道：「三弟，你的思路縝密，你且說說看，我們還有什麼路可走？」

林煌道：「剛才么弟說過，無相神尼手裏捧着一個淨瓶，對不對？」

孫堅石不知道林煌爲何會突然問起這個問題，爲之一怔，頷首答道：「不錯，那隻淨瓶高約尺許，無相神尼一直捧在手裏。」

林煌道：「據說南海有一處泉眼，裏面流出一種特殊的冷泉，這種冷泉奇寒無比，我想無相神尼的淨瓶中盛的可能是那種冷泉。」

金浩恍然道：「老三，你的意思是說無相神尼此次來南陽府，果然是爲了協助抱玉眞人開掘那座金礦？」

林煌頷首，說道：「咱們來個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一面撤退，一面佈下萬鈞炸藥，先行引發那座寶礦下的地下火眼……」

他的眼中露出煞氣，道：「這樣一來，那些劍仙隱俠猝不提防，必然會被炸成粉碎，如果能引發火山爆發，甚至連白家一家老小全化爲飛灰。」

他這個計劃，實在太過於大胆與毒辣了。

室內衆人聽了，一齊臉色大變。

鄭君武深吸了一口凉氣，道：「三哥，你有沒有想到，萬一火山爆發，附近方圓數里，都會受到波及，死傷的人該有多少？」

林煌滿面殺氣道：「要成大業，必需下決心，這種霹靂手段使出固然傷人極多，却能拔去我們眼中之釘，有何不可？」

孫堅石搖頭道：「三哥，這麼做，有干天和，依小弟看不應該……」

林煌道：「什麼有干天和，天既不容我們，我們還管什麼天理？」

鄭君武道：「三哥，你這麼做，想想看會死多少人？區區一千二千，甚至要五萬十萬人……」

林煌道：「只要能除去白家那些人，能除去那些老不死的，就算死十萬人又怎樣？」

鄭君武道：「可是，你有沒有想到，萬一失敗了，又怎樣？」

林煌道：「這就是我說的第二條路了，萬一失敗，我們就退回塞外……」

鄭君武冷笑一聲，道：「到那時，像抱玉眞人等七仙能容得了我們？」

林煌道：「我們退回教裏，請求教主出頭，請出都天十二神魔現身，好好的大幹一場，誰叫那些老王八蛋們不給我們路去？」

鄭君武和孫堅石倒吸一口氣，面面相覷，沒有作聲。

金浩這時方徐徐地道：「好，就照三弟之言，咱們孤注一擲……」

林煌道：「帝君，這不是孤注一擲，我們還是有退路的……」

修羅大帝道：「不管怎樣，反正我們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是拚個形神俱亡，也在所不惜！」

他握了一下拳，說道：「三弟，你傳下命令，一面收拾東西，一面搬運存放在半半園的火藥，今夜就動身，入山埋下炸藥。」

× × ×

無相神尼等人站在白氏大院的門口，默默的等候着。

金瓊華蹲身在門邊的一處機關動了一下手。不一會便有一個佝僂着腰的老頭來開門。

李金貴進去過兩次，都沒見過那個滿面皺紋的老頭，只不過寬廣的庭院裏，倒是跟早些日子一樣，儘是雜亂的野草。

顯然這裏已經荒蕪了很久：都沒有整理過。

金瓊華見到那老者，問道：「阿毛，大小姐在吧？」

那個佝僂着腰的老者是金瓊華的一個遠房堂弟，跟隨白家也有很多年了。

自從那次修羅門夜襲一役後，身負重傷，脊椎骨一直沒法伸直，一身武功也等於半廢，只能看看門，掃掃地。

他見到了金瓊華，昏花的眼睛似乎一亮，道：「大姊，妳回來了，大小姐一直在唸着妳呢！」

他似乎沒想到門口還站着那麼多人，楞了一楞，道：「大姊，這些人……」

金瓊華道：「阿毛，你看看這位，可認得她是誰？」

阿毛盯着白銀鳳看了一下，搖頭道：「我沒……」

他突然間似乎想起什麼，一怔之後，道：「她好像姑奶奶……」

金瓊華笑道：「阿毛，你的眼睛沒有花，她就是二小姐啊！」

阿毛幾乎跳了起來，顫聲道：「二……二小姐，是銀鳳小姐？」

白銀鳳喚道：「毛叔你好！」

阿毛眼中流出淚水，道：「二小姐，有十年不見了吧，沒想到妳長得這麼大了，出落得這麼標緻……」

金瓊華截斷了他的話，道：「阿毛，你還不去稟報老爺，咱們家有貴客臨門，請老爺快出來迎接貴賓。」

阿毛哦了一聲，道：「大姊，老爺已經閉關，家裏現在由姑奶奶在作主。」

金瓊華道：「姑奶奶已經出關了？」

阿毛頷首道：「她是昨天時出關的，哦！我這就去稟告姑奶奶……」

說着，轉身便往裏面飛奔而去。

金瓊華揚聲道：「阿毛，告訴姑奶奶說南海無相神尼已經到了。」

阿毛應了聲，飛奔而去，金瓊華關好大門，請無相神尼前行。

他們才走出數步，只聽「呱」「呱」兩聲，兩隻巨大的黑鷹，從屋脊上飛了下來，朝他們撲面而下。

那兩隻大鷹翅膀張開，足足有二尺開外，還未撲到，翅上搧起了風沙已掩入眼

鼻。

金瓊華趕忙叱了聲道：「大黑、二黑快些退回去，不可驚嚇了貴賓！」

那兩隻大鷹似乎聽得懂話，在空中一個轉折，旋了一個大弧，便飛回高聳的屋頂而去。

牠們那雄峻的模樣，嚇得跟在李金貴身邊的羅小鶴直伸舌頭。

李金貴好在已經遇到過一次，這回又是白天，所以不甚畏怕。

但也被那巨大的風勁弄得眼睛都睜不開來，心中砰砰直跳。

無相神尼微笑道：「白施主養的兩隻神鷹乃是天山絕頂的異種，雖是畜牲，橫骨未化，却也深通人性……」

金瓊華說道：「這兩隻畜牲刁得很，有時候壞起來，誰的話都不聽，半個月前，一個玄妙觀的道士進來，就被牠們啄死的。」

她所說的這件事，李金貴清楚得很。

那次他是聽白玉鳳的話假死，實際上却是躲在家裏面。

當時，有一個自稱來自九華山的寒星道士，可能是受玄妙觀主玄法道人之託，過來查驗李金貴的生死狀況。

那寒星道士不了解白家的底細，遂命李佃戶領他到白家去。

結果，他們才到了二進院子，便被停歇在白菓樹上的大黑二黑所撲倒。

那兩隻神鷹雖然對付的是寒星道士，但兩翅搧出來的大風，却使得李佃戶都已立足不穩，跌倒於地，滾出老遠，撞昏在樹幹上。

當時，李金貴已隨在白玉鳳的身後，進入了白家大院裏。

他親眼見到寒星道士手持長劍在與兩隻神鷹動手。

僅僅是幾個呼吸之間，寒星道人便已立足不穩，被大黑一翅搧倒，二黑趕了過去，兩爪便將他的胸腹抓開了一個大洞。

李金貴幾乎都看得呆了，嚇得楞在那兒，不知該如何是好。

多虧白玉鳳將兩隻神鷹喝住，這才將昏迷半醒的李佃戶揹起，帶至白玉鳳的房裏加以救治。

他在揹起父親的時候，清楚地看到大黑雙爪將寒星道士的屍體抓了起來，往屋後飛去。

因此他深深地了解這兩隻大鷹的厲害，大概連虎豹之類的野獸也逃不出牠們的利爪之下。

那兩隻棲在屋上，似乎聽到了金瓊華的話，左邊那隻較大的黑鷹，搧動了一下翅膀，發出「呱呱」的叫聲，好像在向她抗議。

× × ×

金瓊華笑罵道：「這兩隻畜牲，還不服氣呢？」

白銀鳳問道：「奶娘，這兩隻老鷹是什麼時候養的？記得以前我離開的時候，我們家還沒有……」

金瓊華道：「這還是妳爹在妳去後第三年，到天山去採藥時，無意中在一座絕壁邊發現的，那個時候，這兩隻老鷹全部都中了蛇毒，奄奄一息，多虧妳爹替牠們拔毒療傷，這才救了牠們……」

白銀鳳伸了一下舌頭，道：「大黑、二黑這麼厲害，還會中毒，那條蛇不知道是什麼蛇？」

金瓊華說道：「據老爺回來時說，那條蛇頭上長了角，身上有肉翅，通體金黃色……」

李金貴聽到這裏，忍不住啊了一聲，道：「那是王蛇？」

白銀鳳望了他一眼，道：「你怎知道了？」

李金貴被她眼神一瞪，頓時有些手足無措起來，囁嚅地道：「我……我是在一本雜記上看到的。」

白銀鳳道：「哦！書上面怎麼說？」

李金貴道：「書上記載，這種王蛇產於漠北極寒之處，壽命極長，百年以上者，頭上長角，脅生肉翅，通體變黃，不但飛行絕壁，速若奔電，並且能噴毒霧，人畜當之立斃！」

他頓了頓，道：「這些都是書上記載，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金瓊華讚道：「李公子說的對極了，老爺回來之後，也說過那是條百年以上的王蛇？可見公子博覽羣籍，難怪我們玉鳳姑娘會慧眼獨具……」

丁中齊放聲大笑道：「阿貴看來木訥，實則大智若愚，深具慧根，不然本門祖師豈能在幾十年便已推算出他將是光大本門的……」

他們邊說邊走，這時已經去過了一個圓月門，進入第二進，前面便是迴廊連繞的樓房所在。

丁中齊話聲未了，發覺眼前一亮，一個白衣麗人繞行迴廊，姍姍行來，在她的身後遠遠的跟着兩名青衣丫鬟……

那個白衣麗人長髮如雲，虛虛挽了道士髻，也沒有什麼裝扮，僅是一襲白色羅衣，閃閃發光，但是氣質自然華麗高雅，令人不敢逼視。

丁中齊只覺全身一窒，話聲頓停，忖道：「這個女子一定便是白衣玉女白嫦娥了。」

他昔年藝成出師，在江湖上行道不及二年，足跡所履僅是數省，並沒有見過白嫦娥。

可是白衣玉女的大名，却是在江湖上喧騰了許久，震動了九大門派。

當然，那時固然是因爲火雲魔童藍雲跟在她身後，蓄意地用毒功，施放毒蠱，殘害追隨白嫦娥身後，要作護花使者的各派傑出高手，而驚動武林。

但是白嫦娥的美麗，與卓然的風華，才是引起那場事端的主要原因，否則那時少林掌門悟本大師不會說她是「小妖女」了。

丁中齊當時在洛陽大豪處，便曾聽過在會的兩省豪傑，將白衣玉女白嫦娥當作談話的話題。

那時白嫦娥儼然已經成爲武林第一美女，而被人渲染得更加離譜，甚而有人爲了一見白嫦娥，而跋涉長途，還有人爲了她的美而打賭，甚至鬧出人命……

這一切一切的傳聞，當時的丁中齊聽了，僅只一笑置之，因爲在他的心中，湘靈姑娘才是天下第一美女。

他萬萬料不到，他心目中的天下第一美女，却由於命運的播弄，而淪落爲賣色神女……

從那一晚遭到打擊之後，他便回到黃山師門，再也沒有行走江湖，也就沒有完成他當時想看看白嫦娥，想拿她跟湘靈比較一下的想法。

事隔二十多年，他料想不到，却在白家親眼見到了這位昔年轟動武林的第一美女。

白嫦娥這一出現，彷彿使得那死寂的庭院，在一刹那間活了過來。

她那婷婷的玉姿，就跟謫塵的仙女一般，使得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爲之一亮。

丁中齊在略一凝神之際，却又懷疑起自己的眼睛，認爲這個白衣麗人絕非是昔年的白嫦娥。

因爲，她太年輕了。

就算白嫦娥當年乘着香車離家出外時，只有十六歲，那麼事隔廿餘年，她如今也應是四十上下的中年婦女了。

可是眼前這個白衣麗人，無論怎樣看，都只有廿多歲的模樣。

她那清麗出塵的秀靨上，肌膚仍然潤滑如玉，瞳仁依舊漆黑深邃，朱唇猶自紅潤，雲鬢烏黑，不見一點灰芒……

丁中齊這個意念剛自腦海掠過，便聽到金瓊華喜悅地道：「小姐，妳出關了？」迎了上去。

那白衣麗人露出編貝似的皓齒，燦然一笑，脚下有如行雲流水般的向着金瓊華行來。

她邊行邊說道：「瓊華，妳回來了？昨晚我聽到金鳳說妳出去了好幾天，沒有消息，心裏急得不得了，正想要出去找妳呢……」

她們兩人這一行近，更互相襯托得格外特出，醜的更醜，美的更美了。

丁中齊不禁暗嘆口氣，饒是他跟隨抱玉眞人卅年了，依舊沒有勘破色相一關，而感嘆上天的不公，將美的人塑造得如此美，醜的人都弄成這麼醜……

金瓊華那雙鷄爪似的枯手，緊緊握住了白嫦娥的一雙素手，與奮地搖擺着，道：「小姐，我這番出去，苦頭是吃了一點，可是收獲却很大，妳猜，我把誰帶回來了？妳絕對想不到……」。

白嫦娥目光在丁中齊等一行人的身上掠過，說道：「阿毛跑進來說，妳從南海回來了，還帶了好多的貴客，我正奇怪着呢……」

金瓊華笑着，罵道：「阿毛這個糊塗蛋，眞是愈老愈糊塗了，我才出去幾天，怎麼又到了南海？我是說南海無相神尼來了。」

白嫦娥啊了一聲，霍然動容，說道：「無相神尼也來了？瓊華，妳怎不早一點回來告訴我，也好讓我出門迎接神尼老前輩……」

她將金瓊華的手一摔，疾行而來，到了距離無相神尼大約七尺之前，斂衽下拜，肅容道：「神尼老前輩聖駕光臨，弟子白嫦娥有失遠迎，尚祈恕罪……」

無相神尼虛虛一托，阻止白嫦娥跪了下去，道：「阿彌陀佛，女檀越不必多禮，貧尼來得冒昧，尚要請女檀越原宥。」

白嫦娥恭聲道：「老前輩太客氣了，妳老人家聖駕光臨，我們請都請不到，那敢……」

她的話還未說完，白銀鳳却已忍不住心中激動，喚道：「姑姑！」

她這是非常失禮的行爲，是以白嫦娥也不由爲之一怔，目光一凝，道：「這位姑娘是……」

白銀鳳說道：「姑姑，是我，我是銀鳳！」

白嫦娥驚哦一聲，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當年白銀鳳被白儀方連夜送走，自此從未回來之事，白嫦娥當然是知道的。

不過，她是事後才知道。

爲了這件事，他跟白儀方還大吵一次，認爲白銀鳳年紀還小，便被派出去執行「死間」的任務，是太殘忍了。

可是白家當年遭到修羅門的傾巢夜襲，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修羅大帝金浩求愛被拒，惱羞成怒。

其次才是白家擁有的那本「少陽眞解」，引起了以邪道入門的金浩所垂涎。

因而當白儀方將一切利害關係，向白嫦娥剖析之後，白嫦娥的怒氣也就沒了。

就由於這樣，她對於白銀鳳更加的感到歉疚，認爲白銀鳳是背負着她所肇下惡因的包袱，而投向一個痛苦的深淵，因爲追根究底，白家那場禍事，本就是由她白嫦娥而引起的……

白嫦娥自此之後，更加的勤習白家眞傳心法，更加的刻苦自己，爲的是能稍爲減輕心理上的愧疚與痛苦。

她對於留在家裏的金鳳和玉鳳反倒不關心，而關懷的是那遠留在修羅門的白銀鳳。

十多年前，當她獲悉修羅門隱居在南陽城外的地下秘室，便是爲了要就近照顧白銀鳳，而竭力主張遷移到這兒來的。

白儀方拗不過她的主張，遂購下這座廣大的庭院，定居於此，遙遙地監視着十餘里外的圓覺寺。

在這段日子裏，白銀鳳除了入門後的三年內沒有動靜，在以後的時間，每隔三個月都利用機會將修羅門的消息傳出來，送到白儀方的手裏。

白嫦娥所關懷的不是修羅門訓練了多少殺手，添置了什麼武器，或者金浩的內傷是否痊癒，而是白銀鳳的安全是否有問題。

白儀方爲了害怕白銀鳳的身份暴露，嚴格的禁止白家的人跟那化名楊苓的白銀鳳接觸，是以這長長的十年裏，白嫦娥從未見過白銀鳳。

她只是在幻想裏，將白銀鳳的模樣，拿來跟逐漸長大的白玉鳳相比。

她絕未想到，那派出去以楊苓的身份潛伏在修羅門中的白銀鳳，會在突然之間，重返家門。

儘管她這些年來功力大進，修爲深湛，在遽然之間見到白銀鳳，也禁不住全身大震，驚得呆了。

× × ×

她的朱唇微微的顫動一下，好一會方始問道：「妳…妳是銀鳳？」

白銀鳳眼中噙着淚水，頷首道：「是的，姑姑，我回來了！」

白嫦娥顫聲道：「妳……妳怎麼回來了？」

金瓊華嘆道：「唉！銀鳳爲了救我，不惜暴露身份，將我……。」

白嫦娥再也沒有懷疑，激動地喚道：「哦！我的乖孩子，妳眞是回來了！」

她張開雙臂，將哭喊着衝過來的白銀鳳擁抱在懷裏，眼中已沁出淚水，也不知是喜抑是悲。

她緊緊的抱着銀鳳，喃喃地對她說道：「銀鳳，委屈妳了，好孩子，太委屈妳了……。」

白銀鳳輕輕地飲泣着，那瘦削的肩膀不住地抽動着，似乎要將這十年來所受的委曲一齊從淚中傾瀉出來。

這一幕動人的親人會面，不僅金瓊華看了陪她們落淚，就連身爲局外人的丁中齊也爲之感動之極。

無相神尼雖是勘破世情，但這人性中至情至聖的感情流露，也使她唏噓不已，頻頻垂眉低誦：「喃嘸阿彌陀佛。」

這兒反到是李金貴和羅小鶴看得莫名其妙，弄不懂到底是怎麼回事。

羅小鶴拉了拉李金貴的袖子，低聲道：「阿貴，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李金貴也低聲道：「我也不清楚，不過，清海，我跟你說，這裏是白家大院，你少開口，免得惹麻煩，知道嗎？」

羅小鶴點頭道：「我曉得。」

他似是想到什麼，話聲一頓，道：「阿貴，我跟你說過，我叫羅小鶴、清海的法名只是我在玄妙觀裏混飯吃時……。」

李金貴見他越說聲音越大，連忙打他一下，道：「小鶴，你小聲點好吧？」

羅小鶴伸了伸舌頭，只見那擁抱中的白嫦娥已聞聲望了過來。

她的面頰上還沾着淚水，猶如梨花帶雨，更使人看了心動。

羅小鶴雖然只是十幾歲的孩子，但他自幼流浪各地，心智較同年紀的人成熟，這一看到白嫦娥那張嬌麗沾淚的面靨，只覺心頭砰然作響，幾乎恨不得跑過去替她將淚水拭去，然後將她摟入懷中，小心呵護……。

當然，他心裏是這麼想，却被她那令人不敢逼視的光芒，逼得連正眼看她一眼都不敢，趕緊垂下了眼睛，望着自己的腳尖。

白嫦娥目光掠過李金貴和羅小鶴身上，這才記起自己的失態。

她趕緊輕輕的推開了白銀鳳，自襟下掏出一條絹帕替白銀鳳拭去淚水，低聲的說道：「孩子，妳回來就好了！不要難過了。」

白銀鳳激情地道：「姑姑……。」

白嫦娥道：「妳不要怕，無論有什麼事，姑姑都會替妳扛下來！」

她輕輕地拍了拍白銀鳳的背，然後拭去流在自己面頰的淚水，再收起了手絹，推開了白銀鳳。

她的動作是如此的優美，使得丁中齊等人都看呆了。

丁中齊雖然資質愚鈍，在名師教誨之下受業多年，都未能得到新傳，但他見過天下最卓著名望的一些劍仙隱俠，目光自然與衆不同。

白嫦娥那一連串的動作，在李金貴的眼裏看來優美極了，甚至覺得比戲台上的花旦，所表演出來的動作還要好看得多。

但在丁中齊的眼中，她的每一個動作，都蘊含着武學中的至理。

似乎，她的姿式動作，正與天體運行的節奏相脗合，就跟雲的飄移，花的綻放，草在風中拂動一樣，富於美的韻律……

丁中齊暗暗驚訝，忖道：「想不到這位昔年的武林第一美女，如今在武學上的修爲，今已到達如此高的境界，用不了幾年，她就可以進修上乘大道……。」

白嫦娥掖好了手絹，朝無相神尼微一襝衽，道：「晚輩一時忘情，在神尼之前失態，尚祈見宥。」

無相神尼單掌立胸，道：「阿彌陀佛，大千世界即是有情世界，女檀越眞情流露，的是難得。」

白嫦娥面上浮起一絲微笑，道：「白家大院自從遷來南陽，已有十多年從未來過訪客，今日羣賢畢至，嫦娥却效小兒女之態，有所失禮，萬祈各位恕罪。」

說着，朝着丁中齊等人襝衽又行了一禮。

丁中齊等忙抱拳還了一禮。

白嫦娥道：「各位請入內奉茶。瓊華，妳領路吧！」

× × ×

這座白家大院外表看來頹敗，野草叢生，荒蕪之極，實則內部極爲華麗。

李金貴以前來過兩次，却都沒有進過大廳。

當他一踏進廳內，立刻被那古典華麗的傢俱擺設，地壁上懸掛的巨幅字畫所震懾住。

這整個大廳足有四丈見方，空闊寬敞，除了傢俱之外，地上舖着兩塊厚厚的波斯地氈，牆角擺着花木盆景，仍然顯得有些空調。

李金貴目光在壁上瀏覽一下，發現那些字畫都是歷代名人的眞蹟，不禁爲之咋舌。

如果拿這個跟他家比較，那麼簡直有雲泥之分，差得太遠了。

羅小鶴一生之中，何曾見過如此華麗的大廳？

他一進入廳中，幾乎覺得手足無措，連邁足的力量都沒有。

金瓊華引領衆人入廳之後，白嫦娥也挽着白銀鳳隨後進入，那兩名青衣丫環則隨侍在她們的身後。

衆人分賓主之位落座後，白嫦娥立即命兩名青衣丫環奉茶待客。

白銀鳳傍坐在白嫦娥的身邊，不住好奇地打量廳內陳設，似乎要從裏面找回她兒時的記憶。

李金貴雙足踩在那厚厚的波斯地氈上，只覺自己彷彿踏在雲端一般，心裏虛虛的，很不踏實。

他的目光挪過丁中齊的身上，只見他一個壯碩的身軀，坐在巨大的太師椅中，彷彿一座山堆在那兒。

他的衣襟已經紮好，不再敞開，顯然進入如此華麗的大廳，面對如此美貌的麗人，使得他那狂放之態收斂不少。

李金貴的目光從丁中齊挪過，落在羅

小鶴身上，只見他縮在太師椅裏，雙手併合着擺在腿上，中規中矩的，却反倒像個小猴子。

只有無相師太坐在那兒，面色如常，表情沒有變化。

李金貴忖道：「如果早曉得玉鳳家這麼漂亮，我該在回家時，換件好衣服，這個樣子上門，實在是不太雅觀……。」

一念及此，他反倒有些不自在起來。

這時，他只見金瓊華湊在白嫦娥的身邊，不知在說些什麼，白嫦娥的眼中突然射出兩道冷厲的寒芒，凝注在蜷伏在丁中齊那雙大脚邊的藍雲身上。

李金貴自然不清楚藍雲和白嫦娥之間的一段恩怨，他的目光隨着白嫦娥的視綫望向藍雲，只見他睡在厚厚的波斯地氈上，仍然沒有醒過來。

他不禁有些欣羨，心中暗道：「總有一天我也得弄條像這樣的地氈來，擺在臥房裏面，晚上就睡在上面，也不知有多舒服。」

想起家裏那張木床，以及在玄妙觀裏睡的竹床，他眞恨不得就此躺在地氈上，嚐嚐那是什麼滋味。

當然，這只是孩子的想法，事實上，廳內這麼多人，他是絕對不可能如此失態的。

「不過！」李金貴忖道：「如果整個大廳裏只有玉鳳和我，我一定要躺在地氈上，打它十幾個滾！」

他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聽得白嫦娥「哦」了一聲，道：「原來六丁神斧丁大俠也來了，瓊華，妳怎不早說呢？」

他欠身道：「丁大俠大駕光臨，妾身失禮，未曾……。」

丁中齊敞聲大笑道：「白姑娘不必客氣了，老夫是個山野粗人，也不懂得什麼客套，妳也用不着跟我太多禮，免得我難過。」

白嫦娥微微一笑，道：「不知丁大俠此來是……。」

丁中齊道：「老夫是奉敝門師叔極樂眞人之命，一方面是陪小師弟返家省親，另一方面則是要見白儀方白居士，有事相商。」

白嫦娥一聽丁中齊提到了極樂眞人之名，也爲之霍然動容。

她的目光在李金貴和羅小鶴兩人臉上掠過，實在看不出這兩個土裏土氣，顯然沒有半點功夫的鄉下孩子，會是名動天下，被目爲一代劍仙的極樂眞人之徒。

她緩聲道：「家兄閉關未出，此地的事務，一切由妾身處理，丁大俠有什麼要事，可跟妾身明說，或許妾身能够……。」

丁中齊略一猶疑道：「敝師叔書有信函交由老夫帶來，不過他老人家是要老夫親自交給令兄。」

白嫦娥爲難地道：「這個……。」

這時，那兩個頭梳雙鬟的青衣少女，一個端茶，一個托着菓盒進來。她們默默放下茶點，然後又默默的離去。

白嫦娥道：「各位請用茶點。」

無相神尼道：「女檀越，貧尼認爲無論如何、白居士是當家之人，此刻應該請他破關而出才對。」

白嫦娥說道：「老前輩，家兄此次入關是爲了修煉少陽大能力，絕不能加以打擾……。」

無相神尼微微一笑，道：「這麼說，女檀越能作主答應，讓銀鳳隨貧尼遠赴南海？」

白嫦娥驚喜交集，側目望着白銀鳳，問道：「銀鳳，此事可眞？」

白銀鳳回到了十年不見的家中，心裏的感觸極深，童時的舊夢，依舊仍在記憶中縈繞。

她聽得白嫦娥之言，點了點頭，說道：「姑姑，這都是老師太的恩典，我……我……」

略爲一頓，她又道：「不過，這一切都要經過爹爹的同意，姪女才能拜師，何況……。」

無相神尼接下去道：「女檀越、銀鳳的意思是，她已違犯貴門的門規，眼前仍是待罪之身不能就此隨貧尼一走了之，必須稟過令兄才行。」

白嫦娥道：「銀鳳此次貿然返家，暴露了她的身份，使得家兄多年來的苦心，都付諸流水，固然違犯門規，但她動機純正，不僅救了瓊華，並且還將火雲魔童也擒來……。」

她的目光凝望了躺在丁中齊脚下的藍雲一下，眼中很明顯地露出强烈的仇恨之意。

她的話聲一頓，繼續道：「這個孽畜昔年施毒殘害各派年青高手，以致使得本門的聲譽受損，並引起修羅門的夜襲，所以溯本追源，他才是本門的鉅敵大仇。銀鳳此次將他擒來，已經立下一件大功，妾身担保她可以將功贖罪，不致受到門規之處罰。」

白銀鳳道：「姑姑，謝謝你。」

白嫦娥朝她微微一笑，道：「銀鳳，好孩子，我該謝謝妳爲我做的這件事。」

她話聲稍頓，道：「本來銀鳳能蒙老師太看中，收爲入室弟子，是她的榮幸，妾身不能不答應，可是家兄……。」

無相神尼淡然一笑，道：「所以，這件事還得白居士承諾才行，對不對？」

白嫦娥道：「家兄到底是一家之主，這種重大的事情……。」

丁中齊道：「不僅是這件事，白姑娘，我奉命是要來將妳第三個姪女白玉鳳帶回無名谷去。」

白嫦娥哦了一聲，訝問道：「這是爲何？」

丁中齊笑道：「白姑娘，妳也許這段時間在閉關之中，不知道我這小師弟跟玉鳳姑娘已是一雙愛侶，他們兩個又都是本門祖師仙去時留下的秘柬上面，所揀選的金童玉女。」

他望着滿面訝容的白嫦娥，大笑道：「白姑娘，妳驚訝的是令姪女年紀輕輕便已結識敝師弟？還是因爲本門祖師之神通廣大，竟能預知數十年後之事？」

他的笑聲宏亮，說話有如打雷，在空曠的大廳裏都響起了迴響。

白嫦娥秀眉微蹙，緩聲的說道：「這眞是奇妙之極的一件事，妾身不敢說不相信。」

丁中齊道：「所以追根究底，非要請令兄白儀方白居士出關才行。」

白嫦娥道：「可是家兄曾經佈下三層禁制，以防有人侵入，他閉關的秘室，這種禁制妾身不能破……。」

無相神尼道：「女檀越，這個無須煩惱，貧尼可以効勞。」

白嫦娥猶疑一下，道：「可是家兄此次入室閉關是爲了修煉少陽大能力，萬一中途破關，會不會干擾他的修煉，甚至會因而導致走火入魔？」

丁中齊頷首道：「嗯，這個問題不能不考慮。」

他出身道家清虛門，抱玉眞人也經常閉關修煉，是以他深知中途破關而出，對修道人的影響。

所以他聽了白嫦娥的話，不由得有些猶疑，道：「如果家師或敝師叔來此，這不成問題，因爲有他們二位老人家護法，任何邪魔外道也無法入侵，可是……。」

無相神尼道：「阿彌陀佛，關於這點女檀越可以放心，貧尼可以代爲護法，那三重禁制也不成問題。」

白嫦娥道：「祇是師太老前輩應允，妾身絕對可以放心。」

她稍稍一頓，道：「只是那秘密之外三重禁制的問題，能否讓妾身想個法子先撤去？因爲如果仰老前輩佛法破去禁制，恐怕家兄會在心靈上受到震驚，而導致不良後果。」

無相神尼頷首道：「女檀越考慮的也是。」

白嫦娥道：「老前輩，不知佛駕能在此停留多久？如果有一天的時間可容妾身找出撤去禁制之法……」

無相神尼搖頭道：「貧尼沒有這麼多的時間了。」

白嫦娥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無相神尼道：「貧尼此次從南海來，是應抱玉道友之邀，共襄消弭鐵筆山地下火眼之盛舉……」。

白嫦娥驚問道：「鐵筆山的地下火眼？老師太，怎麼妾身從未聽過此事？」

無相神尼道：「那鐵筆山地下火眼，自亘古以來，便已有了，只是時機未到，而未能爆發出來。」

她的眼中露出慈祥的光芒，道：「本來抱玉道友在廿年之前，就已修至道行圓滿，可捨棄肉身，回歸金闕，便是因爲念及鐵筆山地下火眼，即將爆發，所以就坐鎮火眼之上，以一身玄功壓抑地下岩漿之上……。」

她說到這裏，輕輕吁口氣，繼續道：「那地下岩漿如果爆發，方圓十里都將成焦炭，無論人畜，在熊熊的烈焰之下，都將無可倖免。抱玉道友抱悲天憫人之心，以一身玄功坐鎮火眼之上，寧可捨棄一己之榮寵，不願就此仙去，要爲萬千黎庶挽此浩刦，貧尼深爲敬佩。是以此次應邀而至，便是助他一臂之力，以寶鏈鑿開火道，澆以南海冷泉，而消弭此一大災。」

白嫦娥幾乎聽得目瞪口呆，也不敢置信。

× × ×

因爲像這種玄之又玄的事，縱然白家是個神秘而玄奧的家族，她也鍊成了少陽眞解上的一些神通，但是她還沒練成飛行絕迹，變化遁行的無上神通。

她自然不會了解，那較她高出不知多少層次的劍仙們的所作所爲，以及他們的一些異行奇事。

白氏家族與修羅門在過去的廿年中，一直在仇恨的圈圈裏打滾，所有的成員，都懷抱着要滅絕對方的深仇大恨，那裏會想到有人會捨棄一己的生命，爲廣大的黎庶謀福？

如果無相神尼所言不假，那麼抱玉眞人在過去的廿年裏，便一直是坐在那個地下火眼之上，以一己的修爲，在壓制地下岩漿的爆發。

他寧可放棄仙業，仍然留在凡塵，在爲黎庶忍受熾熱岩漿的炙烤，這等胸襟、這等抱負，怎不令人欽佩？

良久，白嫦娥才定過神來，道：「我們白家遷來南陽已有十九年了，却一直沒有發現此事，說來慚愧之極！」

無相神尼道：「仇恨能矇蔽人的眼目，貴門這些年來，一切的心力都用在如何復仇之上，怎會有時間去查勘附近的山脈地形之變異？」

白嫦娥默然無語，面上湧現羞慚、難過的表情。

無相神尼道：「阿彌陀佛，貧尼過於言重了，不過貧尼昔年曾與白劍青老施主有一面之緣，今日又與銀鳳有師徒之緣，故此不得不曉舌。」

白嫦娥戚然，說道：「老師太教訓得是，可是我們白家世代白衣，與世無爭，却遭此大刦，一家百餘口，僅餘數人，怎不叫我們這些倖存者不痛心疾首，亟思報復？」

無相神尼長嘆了口氣，道：「寃寃相報，何日能了？阿彌陀佛，貧尼就算有迴天之力，也無法解此心結，只不過爲衆生悲……」。

她垂下長眉，又低低的誦了聲佛號，嘴裏喃喃不停，也不知道在唸什麼經。

室內一片靜寂，只有她那喃喃的誦經之聲低低的響起。

羅小鶴從茶點端上之後，便一直默默地吃着那精緻的八寶盒中擱置的各式精巧點心。

那些點心美味之極，是他這一生從未嚐過的，是以吃完一樣，又是一樣，簡直嘴巴都沒停過，根本就沒有注意室中衆人所說的話。

這時，突然靜了下來，他目光一閃，發現了幾乎每個人的神色都有些不對，連忙把抓着的幾顆糖蓮子擱回盒中，縮回了手。

他望着無相神尼喃喃的唸着經，不知室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用手肘搗了搗李金貴。

李金貴側目望來，羅小鶴朝無相神尼那兒呶了下嘴，擠了一下眼。

李金貴見他那樣子滑稽，忍不住笑了出來，低聲道：「小鶴，你在作什麼？」

羅小鶴正要說出來，只見丁中齊朝這邊一牛瞪眼，趕忙縮了一下脖子，正襟危坐了起來。

無相神尼突然高聲誦讚了三聲佛號，然後問道：「女檀越，貧尼時間已經無多，妳是否已經決定？」

白嫦娥知道像這種前輩異人得罪不得，並且從長遠的利益看來，白銀鳳投入無相神尼門下，白玉鳳被清虛門收爲弟子，將來定是白家強有力的奧援。

有極樂眞人和無相神尼做爲靠山，修羅門何足道哉？

是以她權衡利害得失，也顧不得白儀方留下的動不得驚擾修煉的訓誡，道：「弟子一切由神尼老前輩作主，但求不要使家兄受到傷害。」

無相神尼頷首道：「如今時間不多，貧尼也顧不得炫耀賣弄了，待我先跟白施主說幾句話。」

她將那隻尺高的淨瓶放置在桌上，然後走到地氈中央問道：「女檀越，令兄在何處閉關？」

白嫦娥忙應道：「他在假山底下的秘室。」

無相神尼問道：「什麼方位？」

白嫦娥道：「東南方。」

無相神尼面向東方盤膝坐了下來。

她深深地吸了口氣，道：「貧尼現在所施的乃是佛門大光明法，在座的各位都是有緣，請各位無論見到何種異象出現，都別驚嚇出聲。」

丁中齊聽她這麼一說，曲指一揚，彈出一縷強勁的指風，閉住了羅小鶴的「睡穴」。

李金貴不明的問道：「師兄，你怎麼啦？」

丁中齊道：「老師太要施術了，那猴崽子沒見過什麼世面，我担心他會受驚，所以讓他睡個覺。」

他叮囑道：「阿貴，你聽到老師太的話了？等會無論見到什麼異樣，都不可驚叫出聲，知道嗎？」

李金貴見到丁中齊神色凝肅，連忙點了點頭。

無相神尼雙掌合什放在胸前，默然盤坐在地氈上，沒一盞茶光景，她的身上忽然冒起一幢白光。

那幢白光越來越大，聚集在她的頭頂，起先如同銀盤，漸漸擴大成面盆一般大小。

隨着那幢白光的擴大，裏面逐漸顯現影象。

李金貴凝目望去，只見那白光裏顯現的是一間石室。室中一張石床，床邊的一個石砵，盛有清水，石砵下有一堆黑漆漆的東西，既像蓄薅，又像樹根，也不知到底是什麼。

在那張石床之上，盤膝坐着一個白衣人，由於他一身白衣，是以只看到繫在腰際的黃色絲穗以及垂在胸口的三綹長髯。

至於他的面孔則看不清楚，彷彿頗爲清癯。

李金貴心中的震駭與興奮，眞是難以形容。

他一直對這種靈異神奇的法術感到興趣，並且也親自體認過白玉鳳爲他佈出的禁制。

當時，他認爲那是一種極爲神奇之事，然而此刻一看無相神尼所施的「大光明法」，這才覺得大開眼界。

他雙手緊握着，正在凝神的注視着那幢光暈，只聽得白銀鳳發出一聲短短的驚叫。

目光一閃，李金貴望將過去，但見白銀鳳左手背捂住了嘴，右手緊握着白嫦娥的手臂，凝目望向那幢光暈，滿臉驚駭之色。

他撇了一下嘴，說道：「到底是女孩子，沒有見過什麼世面，驚嚇得成這個樣子。」

心中雖是這麼想，不過他也明白，這定是無相神尼施法將白儀方閉關的地室映現出來，以致白銀鳳見了之後，才會如此驚駭。

無相神尼沉聲道：「白施主，貧尼南海無相貿然入關，請勿受驚。」

李金貴聞聲又將視綫放回無相神尼頭頂的那幢光暈上，只見就在這一刹那，那盤坐在石床上的白儀方，似乎受到驚擾，霍然站了起來。

白儀方驚駭地問道：「老前輩，您在那裏？」

他的聲音似乎隔了一層牆傳來的，顯得低沉而不清楚，可是在靜寂的大廳裏，却聽得極爲清楚。

無相神尼沉聲道：「貧尼此刻身在大廳，只因有急事與施主相商，是以貿然驚擾施主修煉，尚請原諒。」

白儀方駭然道：「天哪！我不是走火入魔吧？您……老前輩，您眞是南海無相神尼？」

無相神尼道：「白施主，請定下神來，貧尼只是略施小術與施主會面，並非施主走火入魔？」

白儀方似乎已經定下神來，朝空中抱拳一揖，道：「老師太佛駕降臨，不知有何見教？」

無相神尼道：「貧尼與施主二千金銀鳳有師徒之緣，故此前來面求施主應允，讓貧尼將她携往南海。」

白儀方訝道：「什麼？銀鳳她……」

無相神尼道：「銀鳳已自修羅門返家，此刻正在廳中，如果施主願意破關，貧尼當設法門，令施主父女一見，否則要等三年之後……」

白儀方道：「在下願意出關，不過外面佈有三重禁制，極爲凶險……」

無相神尼又說道：「這點請白施主稍候。」

她說到這裏，那幢光暈「噗」地一聲輕響，似乎化爲輕霧淡去，轉眼便已消失了。

廳中衆人直看得目瞪口呆，一時還沒回過神來。

無相神尼雙掌緩緩的作了幾個訣印，然後睜開眼睛，站了起來。

她微笑地問道：「女檀越，你已聽到令兄之言了吧？我們這就去開關。」

白嫦娥霍地跪倒在無相神尼的面前，說道：「老師太，請妳也帶我去吧！晚輩我……」

無相神尼虛虛一托，雙手尚未觸及白嫦娥已將她的身軀托了起來。

她肅容道：「女檀越，貧尼與你無緣，不能將你帶走。」

白嫦娥顫聲道：「可是老師太……」

無相神尼道：「女檀越是紅塵中人，塵緣未了，貧尼不能違拗天意，如果將你帶往南海，而害了妳。」

白嫦娥知道不能再勉强，輕嘆口氣，道：「這都怪我福薄，不能列身老師太門下。」

她側目望着身邊的白銀鳳，道：「銀鳳，你福緣深厚，這才能被老師太收歸門下，今後一要用功，不可辜負神尼一番教誨。」

白銀鳳親眼看到無相神尼顯出的神通，那有不信之理？聞聲應道：「姑姑你放心，侄女去一趟南海，一定努力用功，不敢有絲毫懈怠。」

白嫦娥拉着白銀鳳的手，道：「走，我們去迎接你爹爹出關。」

李金貴直到此刻才清醒過來。

他彷彿覺得是做了一塲夢，又像看了一塲變戲法，不知自己是置身夢中，還是眞實的坐在這華麗的白家大廳裏。

他拍了拍椅背，又掐了下大腿，這才發覺自己果然是眞實的坐在椅上。

他定過神來，只見丁中齊也似在默默地出了神，連忙問道：「丁師兄，你說老師太的是什麼法術，究竟是眞的，還是一種幻術?」

無相師太道：「阿貴，世間萬物莫不經過成、住、幻、空四個過程。何者是眞，又何者爲幻?眞即是幻，幻即是眞。」

她捧起了那隻放在桌上的淨瓶，又道：「你們隨貧尼去拜見白施主吧！」

丁中齊俯身拎起臥在地上的藍雲，又爲羅小鶴解了穴道，跟在李金貴身後，向廳外行去。

他走了幾步，這才想了起來，失聲笑道：「哈哈!這個人妖好像成了老夫的包袱，到那兒都帶着他……」

白嫦娥歉然道：「有勞丁大俠了，請把人交給瓊華吧！」

金瓊華接過藍雲，道：「小姐，這個人……」

白嫦娥說道：「你先把他放在後院的竹林秘陣之中，等我見過大哥之後再來處置。」

金瓊華應聲提着藍雲而去。

無相師太隨着白嫦娥步出大廳，往假山行去。

丁中齊等人隨後跟着。

他們繞過迴廊，步下用一塊塊巨大麻石舖就的小徑，曲曲折折的向東南而去。

這兒原是一座設計得極爲美麗的花園，既有修竹、花圃，又有假山、魚池，只是多年失修，無人整理，以致花圃雜草叢生，魚池乾涸無魚。

倒是那座假山仍舊峙立在牆邊。

白嫦娥走過那乾涸的魚池，指着假山前的一片荒廢的花圃，道：「老前輩，從這兒開始，是第一層禁制，一直到假山爲止，共有三層之多。」

無相神尼凝目望了一下，微微一笑，道：「這三層禁制都是昔年白劍靑老施主獲傳紅雲老祖的秘傳，威力極大，且極凶險，貧尼不願就此破去，且將之暫時壓住失效。」

說着，隨見她左手五指一揚，但見一道金光撒處，那條通往假山的雜草小徑，出現一根高七尺的烏黑木條。

無相神尼道：「貧尼先走了。」

她一路當先，向假山行去，衆人隨在後面。

當李金貴走過那根豎在地上的烏黑木條時，他忍不住仔細的打量了一下。

但見那塊木條上用硃筆劃了許多的符籙，反面還刻了兩個猙獰的怪象。

他知道若不是無相神尼施法壓住，大概這兩隻劃上的惡鬼都會出來作祟。

一時之間，他的腦子裏全是些鬼怪作祟之事，小時候從母親嘴裏所聽來的那些鄉野傳說，狐仙野鬼的故事，此時鮮明之極的浮現在腦海裏。

他知道厲害，拉住了羅小鶴，說道：「小鶴，你別亂摸！跟在我身後，小心走路。」

羅小鶴低聲問道：「阿貴，我們究竟到那裏去。」

李金貴道：「去見白家老爺子。」

無相神尼依樣施爲，撒手便是一道金芒，接着隱沒的東西便又重現出來，那第二層禁制反倒不甚稀奇，乃是一面魚網和兩柄魚叉。

她走到假山之前，伸出左掌在假山石上輕拍三掌，低叱一聲，但見一層白霧揚起，衆人眼前一花，面前的假山突然消失，來到了一條通道之中。

羅小鶴駭然大叫一聲，緊緊的抓着李金貴的手不肯放。

李金貴回頭道：「小鶴，不要怕，有我在……」

他在回頭之間，陡見自己身後是一條極長極長的通道，也不知道是通向何處，更不知道他們是從何處進來的。

轉過頭來，前面是一堵石壁，高有數仞，平滑閃亮，既無門戶，也無出路。

他心中正在駭然之際，只見無相無尼一揮大袖，叱道：「開！」

那面石壁傳來一陣「軋軋」之聲，一塊八尺正方的巨大石塊突然縮了進去，現出一個大門。

× × ×

李金貴到這個時候，眞是對無相神尼佩服得五體投地，暗道：「不知道師父是不是也有這種神通?」

一念末了，他只見從那座大門裏，走出一個身材頎長，面貌清癯，身穿白淨長袍的中年人。

那個白衣人頷下蓋着三綹長髯，頭上結了個道士髻，腰上繫了一條黃色絲帶，足登雲履，就跟李金貴方才在大廳中所見的一模一樣。

李金貴大爲震駭道：「果然方才神尼老師太施出的是眞法術，而不是幻術。」

那白衣人朝無相神尼深深一揖，道：「晚輩白儀方，見過神尼老前輩。」

無相神尼道：「阿彌陀佛，貧尼貿然打擾，深感歉疚，尚請白施主原宥。」

白儀方道：「豈敢，豈敢，神尼佛駕初臨寒舍，是白家的榮寵。」

他側身肅容，道：「神尼請。」

無相神尼沒再說話，舉步走進門中。

白嫦娥走了過去，道：「大哥。」

白儀方微笑道：「二妹，妳面上神光浮現，可見已經修成少陽神功，愚兄爲妳慶賀。」

他話聲一頓，目初落在白銀鳳面上。

白銀鳳雖然聽到白嫦娥保證過，但是一見到父親，仍然禁不住心中忐忑，情怯地叫了聲：「爹！」

白儀方雙手一張，道：「孩子，這漫長的十年來，可苦了妳了。」

白銀鳳撲進白儀方懷裏，喜極而泣，道：「爹！」

白儀方摟着白銀鳳，顫聲道：「銀鳳，是爹無能讓妳吃了那麼多的苦，妳能原諒爹嗎?」

白銀鳳這時整顆心都放下來了，想起過去十年裏的遭遇，不禁放聲痛哭。

白儀方輕輕的拍了她的肩膀，柔聲道：「好孩子，好孩子。」

白嫦娥輕輕拉開白銀鳳，道：「銀鳳，這麼大的人了，怎麼可以動不動就哭，別讓外人看了笑話。」取出手絹，替白銀鳳拭去面上淚痕。

白儀方側着臉用袍袖拭去了眼角的淚水，定了下神，這才轉過身來。

白嫦娥道：「大哥，我來爲你介紹，這位是黃山天虛觀的丁中齊丁大俠……」

白儀方抱拳道：「六丁神斧之威名，儀方早就耳熟，只是一直未能認識，今日一見，眞是三生有幸。」

丁中齊抱拳笑道：「白前輩，我丁某人是個粗人，你跟我文縐縐的來一套，我可不習慣，我什麼事都開門見山，直來直去的好。」

白儀方頷首道：「是！是！丁兄說的極是，小弟失察……」

他似是想到什麼，話聲一頓，道：「丁兄盛名在武林近卅年，小弟豈敢……」

丁中齊伸出蒲扇似的大手一揚，道：「白前輩，我稱你前輩，自然是有原因的，等會你自然知道，來，我爲你介紹，這位是李金貴，是我的小師弟，他是我師叔極樂眞人的謫傳弟子。」

白儀方想不到這個身穿褐衣，相貌並不怎麼起眼的鄉下孩子會是身居海外七仙之首的極樂眞人謫傳弟子，禁不住抱拳道：「小兄弟福緣深厚，老夫極爲欣羨。」

李金貴漲紅着臉，抱拳道：「老伯，您好，小侄我……」

白儀方道：「豈敢，小兄弟乃極樂眞人之徒，若按前人之交情，老夫喚你一聲小兄弟已經托大了……。」

丁中齊哈哈大笑，道：「白前輩，我這小師弟稱你一聲老伯是絕對應該的，你也不必謙虛，按禮他應該向你大禮參拜才對。」

李金貴聽他這麼一說，便待跪拜下去，白儀方慌忙伸手挽住，道：「豈敢豈敢，小兄弟這麼多禮，可要折殺老夫了。」

白嫦娥和白銀鳳是知道一點內情的，他們眼見一個執意要下跪，一個執意不肯，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白銀鳳道：「爹你就受他一禮吧！」

白儀方道：「嗨，這怎麼可以，丁大俠，先祖白劍靑與令師是道義之交，若按輩份來說……」

丁中齊笑道：「關於這點家師叔在信中大概會有說明，白前輩，你就老老實實的受阿貴一拜吧，不然他不會心安的。」

白儀方被弄得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只得受了李金貴一拜，然後趕緊將他扶起來。

丁中齊自懷中取出極樂眞人的信函，交給白儀方，道：「白前輩，這是敝師叔親手的信函，囑我面交你看了之後，一切都會明白的。」

白儀方接過信函，籠入袖中，問道：「丁兄，你還沒介紹這位小兄弟是……」

丁中齊笑道：「這位羅小鶴，是我小師弟的生死之交，我準備將他帶回無名谷，說不定蒙哪位師叔看上，也是他的一段根緣。」

白儀方朝羅小鶴抱拳一揖，道：「小兄弟遠來是客，老夫未能好好的欵待，失禮之處，請多担待。」

羅小鶴手足無措，滿臉通紅，也學着李金貴一樣，待要趴下跪拜。

丁中齊一把將他拉住，笑道：「人家阿貴是頭一遭拜見泰山，你猴崽子磕什麼頭?」

白儀方這時才有些明白，側頭向銀鳳望了一眼。

白銀鳳自然明白他這一眼的含意，羞得滿臉通紅，道：「爹，不是我啦，丁大俠說的是三妹。」

白儀方訝道：「玉鳳?」

白嫦娥道：「大哥，你站在那裏做什麼?還不請客人進丹房去坐?有話慢慢說嘛?」

白儀方呵呵一笑，道：「啊！是老夫失禮了！三位請——」

丁中齊躬身走進石門，笑對白嫦娥道：「我走過這麼多的地方，除了方才進你們大廳不用彎腰外，其他的屋子，門都開得太矮了，非躬腰駝背才能進去。」

白嫦娥聽他說得有趣，忍不住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白儀方笑道：「老夫久聞丁大俠的威名，昔年一斧連破太行連雲十二寨，威風凜凜……。」

丁中齊搖手道：「不要提，不要提，那是年輕時的胡作非爲！算不得什麼?」

白儀方道：「傳說丁大俠硬功天下第一，老夫不相信，如今一見方知不假。」

丁中齊大笑道：「什麼硬功天下第一囉，當着神尼老前輩之前，我可不敢這麼說，不然她老人家給我一指頭，我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暫且按下無相神尼等人，在假山下的丹房，談論接白銀鳳和白玉鳳離開白家之事不提。

× × ×

且說金瓊華將藍雲放入屋後的竹林，然後又趕回廳前。

依沿着廻廊過去，只見通往假山的禁制，全都被解除了。

她是見識過無相神尼的神通，心中深爲佩服，也沒深思，急步行了過去。

繞過那座荒蕪的花圃，她突然見到阿毛躬着腰在假山前不知堆什麼東西。

她揚聲道：「阿毛，不要到那邊去，小心設的禁制，如果碰到了會傷害你。」

阿毛是她遠房的堂弟，跟隨她有廿一、二年，還是她那年快返家時，見他孤苦無依，才將他帶來白家，平時做做零工，兼做掃地清洗等雜事。

阿毛由於年老體衰，事實上也做不了什麼事，茲至連庭院裏的草都無力去鏟除



，說來等於在養老，金瓊華當然知道白家是看她的面子才會留他的，是以經常叮囑阿毛要注意禁忌。

多年以來，阿毛一直留在白家，平時除了做些雜物外，閒着便喝兩杯酒睡大覺，從來都沒出事，走近過金瓊華所告誡的禁忌。

是以此刻當金瓊華眼見阿毛突然走到假山禁區，唯恐他不明白那裏禁制的厲害，連忙出聲制止。

阿毛聞聲望了她一眼，繼續躬彎蹲在假山前，在撥弄着他手裏的東西。

金瓊華奔了過去，道：「阿毛，你在作什麼，我不是叮囑過你，不能來這裏的嗎？」

阿毛咧開嘴笑道：「阿姊，我是在清理這些東西？」

金瓊華隨口問道：「什麼東西？」

阿毛道：「這些亂七八糟的，也不知道是什麼？」

金瓊華問：「姑奶奶她們進去了？」

阿毛道：「是啊，他們都到假山裏面的秘室去了。」

金瓊華說道：「你快離開這兒吧，免得……」

阿毛走了過去，道：「大姊！」

金瓊華發現阿毛走到自己身後，也沒多疑，隨口問道：「阿毛，什麼事？」

阿毛突然伸出雙掌，打在金瓊華的背心，直把她打得口吐鮮血，飛跌出數尺之外。

× × ×

金瓊華慘叫一聲，在地上滾了兩滾，勉强撐起半邊身子，顫聲問道：「阿毛，你……你爲什麼？」

阿毛冷笑道：「金花女俠，妳已被我『修羅七秘手』擊中，內腑俱碎，死在片刻了……」

金瓊華吐出一口鮮血，道：「你……你不是阿毛？」

阿毛直起了腰幹，道：「你到現在才知道，已經晚了，金瓊華，對不起了，過去幾年裏，你一直對我不錯，我也不忍心殺你，不過師命難違……」

金瓊華只覺內腑絞痛，一口氣幾乎接不上來，顫聲道：「你……」

她往阿毛這邊爬了過來，鮮血一口口的噴出，染紅了爬過的地面。

她爬了兩尺多遠，實在無力再爬了，顫聲道：「你……你便是修羅門……」

阿毛一笑道：「不錯，我是修羅大帝麾下的大弟子鄒永明！」

金瓊華死死的盯着他道：「你……」

鄒永明道：「我讓妳死得瞑目，就老實的告訴妳，我是在五年前進入這兒的，可是在這之前我足足模仿了阿毛的動作達二年之久。」

金瓊華眼中流出淚水，道：「你……你把阿毛……」

鄒永明道：「當然已經把他殺了。」

他蹲下去繼續搬弄着那包東西，並從裏面牽出一條黑色的長索。

金瓊華急喘兩口氣又吐了一口鮮血。

這回她吐出的是血塊，顯然內臟已被擊碎。

她大聲地喊道：「你要作什麼？」

可是話聲傳出，却低弱得如同貓叫。

鄒永明道：「這堆是江南霹靂堂製的炸藥，我已經運進來二年了，一直都沒有機會用，如今可以將白家的一網打盡。」

說着，他已將火藥引綫牽出數尺，然後取出火摺子來，點燃引綫。

金瓊華拚命的爬過去，想要將那條燒得「嗤嗤」作響的火藥引綫弄熄，却只爬出半尺，便已死去。

她死的時候，雙眼仍然盯着那根繼續在燃燒的火藥引綫，不過瞳仁已失去了光芒。

顯然，她是死不瞑目。

阿毛眼見那條引綫燒起，便轉身而去了。

走出幾步，他回過頭來，已看到金瓊華死去，而那條引綫越燒越短，距離火藥包不足一尺。

他得意地大笑出聲，然後從懷裏取出一盒東西，將盒中的油脂，往臉上塗去，一面奔行，一面用袖子拭去面上的易容。

他這種易容功夫，自然是舉世無雙的易容大師、修羅門的巧手神魔鄭君武所親自動的手。

等他奔出那叢廢棄的花圃，他的面容已經改變，成了一個濃眉大眼的中年人。

他的臉型沒有改變什麼，只是眉目之間完全不一樣，這正是他的本來面目——修羅門下大令主鄒永明。

鄒永明衝向廻廊，然後往前院奔去，因爲他知道再過片刻，火藥便將爆炸，他非得儘快離開不可。

他奔到距離大門不遠，脚步停了下來，想要等待那修羅門廿年來盼望的一刻來臨。

但是他的脚步剛停，耳邊聽得「呱呱」兩聲怪叫，大風劇起，眼前似乎兩朵烏雲蓋了下來。

鄒永明在這兒多年，都以阿毛的身份出現，有時還要餵鷹，那裏會料到老鷹會襲擊他？

他還沒有來得及閃避，只覺頭頂一疼，已被大鷹抓破，接着一爪直探，已將他的胸腹挖開。

鄒永明大概死都不會瞑目，因爲他不明白爲什麼平時相與甚好的老鷹會突然攻擊他。

事實上，這只怪他太早卸裝了。

那兩隻老鷹雖是靈禽，到底是畜牲，他們只認得彎腰駝背的阿毛，不認得挺直着背的鄒永明。

當然牠們會將他當作入侵的敵人。

就在鄒永明的屍體，被兩隻大鷹抓得飛起時，院中響起一聲巨大的爆炸聲。

爆炸聲中，假山裂爲無數的碎石，夾在漫天飄起的衰草、枯木塵灰裏，飛濺開去。

那座巍峨的白家大樓，也受到波及，震塌了一半，大地似在顫抖……

——這是白家的刦難，也是江湖中刦難的開始——

——完——

本書暫時小結，欲知白家生死，以及海外七仙消弭地下火眼，李金貴藝成之後一切情節，請看「劍仙列傳」。並希留意發表日期。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